

作者自序

我在一九七九年帶了太太,孩子舉家從上海遷來香港,為了生活開始營商辦廠,直至一九九七年在身體檢查時,醫生告知由於長期肝病,我的肝病已經開始壞死,最多還有三年壽命。一九九八年去了美國做了肝臟移植手術,非常幸運手術是成功的。那種在生死邊緣掙扎的體驗,極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觀,賺錢似乎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在的躺在床上慢慢康復的時候,一個想法出現在我的腦海。我想寫一本書,寫下從七九年到九八年二十年改革開放中的一個小人物的故事。

七九年到九八年這二十年間,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發生大變革的大時代。我覺得變革主要發生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個體經濟及外資或合資經濟的崛起,從二十年前的零,發展到九八年的佔國民總產值的 40%,如果計入統計的地下經濟,這個比例肯定更高。這一成就不但提高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還改變了整個社會的面貌。

第二個大的變化是整個社會從“文革時期”人人穿藍布衣服,過相同模式的貧窮生活,變成有較多的個人選擇,更多樣化更富色彩,也因此不同人的個性才能愛好得到機會發揮。我們可以看到,在較富足的經濟環境下,一個文藝復興時期正在或者可以說已經在中國的大地上出現。

註解 [vincent1]:

第三個大的變化可能是比較負面的,就是價值觀念的變化,從所謂“大躍進”年代的“假、大、空”一直到改革開放後的“一切向錢看”,中國傳統的建基在儒家思想上的道德觀念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希望籍著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籍著務實的教育,我們中華民族的國有價值觀,能夠結合新時代的新觀念,再次獲得社會的認同並樹立起更高的道德規範。

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記錄發生在這個年代的一個小故事,這種願望是如此強烈,在病榻上就開始了構思和寫作。

由於身體極虛弱,我甚至懷疑自己能否做得到這一點。經過二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這部卅多萬字的書。令自己極感欣慰,我不是一個文學人,以前也沒有過寫作的經驗,這部書權當作拋磚引玉,在這大變革的年代裡留下自己一絲淡淡的痕跡。

最後想提及的是:整個故事都是虛構的,甚至也沒布沙市這個地方,我也無意影射任何人或任何事。但是希望讀者認同,相似的人物或事件是在這個年代裡隨意可見的,我盡量努力想描述出真實的生活。

張立信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一日

新 貴

第一章

小程東頂替入“東方”。美李萍豔驚“小巴黎”。

一九七九年的初夏,蘇南長江岸邊的沙市城,

隨著幾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集體企業如雨後春筍似的,在蘇南

大地上茁壯地成長,農產品加工廠,製衣廠,輕工廠,化工廠,

玩具廠-----一家家新企業拔地而起,國家更在沙市新建了發電

廠,沿江碼頭也重建了,開通了直接去香港及海外的航線,市內

建了很多新樓,市中心還建了幾十層高的大廈,最初是電管局建

的,跟著人民銀行,煙草公司,電訊局都起了高樓,現在有更多

高樓在建,有二家是中外合資的大酒店,聽說還是五星級的,

到處都在大興土木,通往蘇州,南京的高速公路已經開通了,本來

通往四鄉的狹窄道路,都已經重修,沙市從來沒有如此繁榮,從來

沒有如此興盛,大家都在談論做什麼工作好?合資的酒店在招聘

員工,做一個普通的服務員月薪有 600 元!去承包一輛的士,每月

可賺 1500 元,外資企業在招請會計主任,月薪 4000 元!

也有的人自己做生意,聽說有一位李大款,五,六年前跑單幫出身,單槍匹馬到上海販成衣回沙市賣,現在自己開了一家製衣廠,僱了幾佰個蘇北出來的小姑娘,產品出口到全世界!李大款自己的私產有人估是5百萬,有人估是一千萬,沙市哪里有過這麼有錢的人啊!

也有人在家門口擺一個賣茶葉蛋五香豆腐干的小攤子,據說一個月可賺一千多,真是不顯山不顯水,富了沒人知!

城南的舊區則沒怎麼變樣,窄窄的路,鋪路的水泥質量很差,汽車駛過揚起一陣陣好大的塵,路兩側都是一排排火柴盒樣的三層高住宅房,用預製水泥組件組裝的很簡陋的住房,原來在樓側種的花花草草,早給行人踹得不像個樣了,剩下一些根茬,孤另另的有一兩棵小樹,佝僂著伸出細細的枝幹,稀稀落落的樹葉上,積著厚厚的塵,就是下雨也洗滌不清了,樹葉的顏色是灰白的.

沙市化工廠的員工宿舍就座落在這裡.

“程東,”小名叫鐵蛋的一個青年,對著三樓一扇窗口大聲地喚叫.”什麼事啊?”窗口伸出一顆頭來,望著鐵蛋這邊.鐵蛋說:”大伙們都在東面球場打球,你怎麼不來?”

”今天不行,我老爸有話跟我說呢!”叫程東的這個青年大聲回答道.”那你就晚一點來吧!”鐵蛋邊說邊跑,一溜煙的就不見了.

程東的爹正在家里教訓兒子。“阿東!你中學畢業快一年了,好的工作人家不要你,你也做不來.差的工作你又不肯做.一天一天

的日子過得很快.再這麼游蕩下去怎麼個得了!”

”爹”程東的眼睛殷切地閃亮著.回答說:”我是想去上海唸大學,您看到的了,這幾個月我一直都在復習功課.一點都沒荒廢.”程東他爸微微嘆了一口氣,用一種委婉的勸說的語調繼續說道:”阿東,爹也知道你有志氣,不過去上海你就得住在學校里,媽跟爹不捨得你去呀,再說大學一去就得四,五年,每年一千可能都不夠花,爸也實在供不起啊!你再看看那些個教授,工程師,大學問的人,前兩年在文革中整成了什麼樣!听爸的話,還是進國營工廠,生活有保障,有四,五年時間也可昇二,三級了,工資不比大學畢業生少多少.你爹雖然沒什麼文化.卅年里不也熬到一個七級鉗工?廠里面誰見了我不叫一聲”老程師傅”?也把你拉扯到這麼大。今天跟你說明白吧,我已經跟江廠長說好了,下個月我就提早退休.廠里同意你頂替我去工作,江廠長說可能派你去供銷科工作.不管什麼工作,你都要好好幹.別給爹丟臉.爸退休以後也有社辦工廠請我去當技術顧問,還有退休工資,養老金.我跟你媽的日子總過得去了.你覺得怎麼樣?”

“去供銷科是做什麼的?江廠長是怎麼說的?不知道我行不行

啊.”程東有些擔心地問.”上個星期我在他家修理門鎖時江廠長

親口答應我的,他說你是個高中畢業生,來我們廠不會虧待你。”

程東爸回答說.

他把手里的煙放到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地把煙吐了出來,繼續說道:”我的工資 250 元一月,是卅年的老工人了,你是新人,江廠長說可以有 150 元.也不錯的了,想當年我剛上工的時候,一個月才 26 元!供銷科的工作也不過是抄抄寫寫跟外單位聯絡聯絡的事,不會很辛苦的.我瞧著供銷科的人,收入好像比別的部門都高似得.也許是江廠長有心抬舉你.進了廠同事都是你的前輩.待人尊重些,做事勤快些.再說供銷科的汪科長也是個好人,見了人總是笑咪咪的.今天我還見了他,問我你什麼時候去上班?我已經再三拜托他照應你.你下星期一放心去上班吧。”

程東低著頭,用腳尖輕輕地踢著地下,想說什麼又不敢說,沉默了一會終於鼓足勇氣再說下去:”爹,我上班的日子可不可以挪後一個月?我已經答應前面二號樓里小王,陪他一起去溫州辦些貨.大約是些鈕扣和製衣的配件.聽說很好賺的.小王也不要我打本,包吃包住包路費.回來還淨給我五十元錢.來回可能要卅來天。”

程東爹略帶驚訝地張大了眼睛,煙也忘了吸,帶著些火氣問道:”

小王?是不是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欺負了孫家閨女的那個小王?”.

“是的,”程東小心翼翼地答道,他真怕自己老頭子發起火來:”不

過他也不是欺負了孫家的女兒,大家兩相情願的.小王本來就喜歡孫敏.孫伯伯的女兒.現在孫伯伯不准他們見面.不能怪小王.”

程東爹要兒子听话去上班,不想為這事爭吵起來.吁了口氣,平靜了一些,接著說:”嗨,別人家的事,我們也不用去管,我可不喜歡你同那個小王走在一起.他那是正路麼?歪門邪道的,別看他能賺錢,能賺錢也就能蝕錢.風險大著呢!還是在國營企業安份打一份工最好.下個星期一你跟我一起上班去!”

說完了猛地抽了口煙。程東知道再跟爸爭也沒有用.再想一想自己就能掙錢了,每月還有 150 元那麼多,心里也很高興.小王那邊跟他說一聲,讓他另邀別人去吧.老爸不准有什麼辦法.

就這樣程東進了沙市化工廠,在供銷科里當了個科員.

他做事很勤快,每天一早就上班,打掃辦公室,抹乾淨每個同事的桌子,將暖水瓶泡滿開水.不論什麼差使,都樂於跑腿去做.”我新來的,什麼都不懂,希望多多指教,多多包涵.”這樣的客氣話時時掛在嘴邊,所以科里七,八個同事,個個都讚他年輕有禮.不到一個月,全廠上下三,四百人,倒識了一多半.

不過半個月時間,供銷科做些什麼工作小程已經明白了。

可是科里好像並不需要人手.程東來了半個月了,沒辦過一件正事,心中不免有些納悶,看看別的同事,也都不忙,八點鐘上班,通常都遲到十分鐘,然後泡茶吃早點。早點多是在上班的路上買的.吃完早點上廁所,磨磨蹭蹭到九點

多開始辦公了,打幾個電話,有正事也有閒事,嘻哈一翻,再看看當天報紙,也就到午飯時間.午飯以後更是一個人影都沒了.據說都是出去聯絡客戶了.程東坐在空落落的辦公室中,想著究竟有什麼事自己可以幫著做做?

第二天上午像往常一樣,九點多鐘大家開始做事了,科里分工銷售的郝大姐打開了一個信封,高興地大叫起來:””南方”的貨款終於匯來了,拖了六個月了!這些客戶現在越來越不像話,貨款時間越拖越長,這筆錢最好馬上入銀行,可我還要去江廠長那兒去一次,怎麼辦?”

程東听到了立刻跳了起來:”郝大姐,我幫你去銀行.”

郝大姐高興地告訴了他銀行帳號,”入了錢以後,將銀行的底單留在我的桌面上.”小程接口說:”不必了,我替你送去會計部,將會計部的回單放在你的檯面上不就得了?””好!好!”郝大姐笑呵呵的走了.程東轉過身來,向其它幾個同事說:”誰還有去銀行的事?我一起辦了吧!”就這樣,還有四五份單子也都交給了他.拿了一疊單子,小程愉快地向銀行走去.

辦完了入賬的事,小程忽然想到不必立刻回廠.第二天早晨早一點到會計部辦完手續,九點時親自將單據交給科里的同事不是更妥當?想定以後看到還有些時間,聽說小王溫州回來了.不如現

在去看看他.打了個電話,小王正在家,鐵蛋也在,小程就去了.

小王的本名叫王志強,爸爸本來在一家機器廠工作,文革時期二

派武鬥,打折了一條腿,當時大大風光了一陣,被譽為”造反英雄”,

但送進醫院後,醫院里也正在大搞造反,有資格的醫生都給趕去

掃廁所了.沒有好好治療.就此癱了.前二年的廠里硬叫著退

休.收入少了好多,家里生活很困難.小王高中也讀不下去了.退了學跟人做生意.

一年多來也摸到一點門路.專門去浙江溫州販鈕扣回沙市來賣,也賺了些

錢.

程東進門看到小王跟鐵蛋一起,正整理著一匣匣的鈕扣,分成

一份一份,是別人已經訂了貨的.等著送出去.

“嗨!你們倆忙些什麼呀?這回可又發財了!”程東笑著打了個招

呼.

”東哥,你不是上班了嗎?怎麼這個時候有空?”小王頭也沒抬,

邊忙著整理邊打招呼.

“我出來辦點事,辦完了事看還有時間,掛念著你們,溜過來看看.

怎麼?都還順手吧?這次我不能陪你去,十分抱歉.”

“自己哥兒們,怎麼說這個客氣話.我知道你爹不讓你去你也沒有

辦法,鐵蛋陪我去也一樣.再說你已有了一份工,也是大事.怎麼樣?

工作還忙嗎?”

“剛去,還沒個頭緒,還不是大家混飯吃?科里七,八個人,有機會就開溜,坐在辦公室里就閑聊天,要不然看報望天花板.有多少正經事?”

“你就好囉,日子好混還有糧出,什麼時候發工資啊?我們哥倆這一餐吃定了的!要去銀河大酒家!”鐵蛋插嘴說.

鐵蛋本名叫劉鐵成,他爸是個倔脾氣,出了名的劉大炮,得罪了不少人,特別是當幹部的,前年廠里要精簡人手,第一批就給刷了下來,回家以後心情不好,又要憂心一家的生活,突然犯了中風,初初癱在床上,四肢都不能動,一年來慢慢恢復了不少.現在可以坐在輪椅中,自己雙手推著走動.鐵蛋這外號還是小時候他媽叫他的小名,從此就叫開了.也是程東的同學,三個人是最要好的.

“請客沒問題,要不要銀河大酒家那麼闊氣啊,我那一個月工資可能不夠我們三個在那兒吃一餐!這趟溫州跑得怎麼樣?”程東問道.”

路上倒沒什麼事,就是這生意愈來愈難做了.以前跑一趟,像我進的這些花式,大約可以淨賺三成.這是冷門生意,祇不過三,四個人在做.這半年里多了十個都不至.娘希匹的!現在的行情不計路費,毛利才一成半!這次我帶了六千元,毛賺九百,刨了路費,旅館,吃飯,實賺不過二百.路上有強盜,供貨的有騙子,買貨的有賴

賬,唉,真不知怎麼做下去!”小王滿腹牢騷.

鐵蛋接口說道:”你們兩個真是,一個有了個鐵飯碗,一個幾佰上千的賺,我看著你們不知多少羨慕.現在找工作那麼難,有工的還怕給攆出來.做生意又沒有門路,讀書又沒有錢.那才叫難受呢!”說著說著触到了自己的痛處,想到他爹給廠里趕出來,整天在家摔鍋砸碗的,不禁有些鼻濕濕地.

小王見他那樣,捅了他一拳,說道:”怎麼啦?十八歲好漢一條,誰能知道將來怎樣?現在你就幫我做,本錢小我們多走幾次.不定將來都發達了,難說,是不是?”

程東也說道:”怎麼說到這個上面來了,俗語說”蝦有蝦路,蟹有蟹路”哪里就會沒了路呢?鐵蛋,放開懷些.我們不說這個了.嘿,小王我倒是要問你,跟孫敏有沒有”那個”?傳到我爹都知道了.”

”沒有”小王略帶懊喪地說:”我真的是喜歡她,抱是抱過她兩回,再沒別的了,那天也是孫敏邀我去她家,剛拖住她手,她爸就回家了.把我罵到狗血淋頭,趕了出來,這就整條街都知道了.其實我倆就是好了,又有什麼錯?現在苦了孫敏,聽說還挨了她老爸一巴掌,不准她出來.真是老封建.”

”要不要我幫你去傳句話?”程東很有把握地說道.

”你有什麼辦法跟孫敏去說話?”小王問道.

程東說:”那還不簡單?我裝作學校學生會的人打電話去她家,要是她爹媽听電話,就說要通知孫敏開會,要是孫敏自己听電話那就更簡單了.你要說些什

麼?可別太長了。”

小王想了一下說:”你就說我很掛念她.保重身體,我會再想辦法跟她聯絡的.”

好,我這就去打電話,如果要我這個”紅娘”再做什麼,只管開口.”

見他們還在分派貨物,可能要忙一下午.程東就退了出來.

路上見到有一處公用電話,就給孫敏家打了個電話.孫敏媽听的

電話,听出是程東的聲音,一點都沒起疑跟孫敏說話時毫不費力地傳達了小王的話.

第二天一早程東比平時更早就到了科里.收拾乾淨以後,看看鐘才八點十五分.趕緊去了會計科,已經有幾個人在上班了.程東找了位比較熟的,將昨天在銀行入了數的單子遞了過去.十幾分鐘就辦完手續,拿到了會計部的回單.回到科里,同事們絡絡續續一個一個地也都到了.程東仔細地將單子一份一份交到他們手里.

從此以後全科去銀行及會計部的跑腿差事都歸了程東.他不
再是個閒人了.他工作很努力,什麼都肯做.又懂事又會說話,廠里
人緣是一流.

升六日是大日子,發工資的日子.上午十點多鐘,人人都坐在自己的
桌子前.等發工資.可又沒有一個人提到”工資”或”錢”這兩個
字.表面上聊幾句公務上的事,實在的心已經掛在發工資的事上.沒多久汪科
長從會計科回來了,腋下夾著他那寸步不離的深

褐色公文包.進了科長室.那是在供銷科的大房間里分隔出來的一個小房間.又過了兩分鐘,汪科長打開了他小房間的門,一個一個喚名叫起來.叫到名的就進去,拿了一個寫著自己名的大信封出來.人人都邊走邊打開了信封的封皮,也不把錢取出來,就在信封里點著數.程東是最後一個.汪科長叫:”程東”他趕快跑著進去.看到汪科長手里拿了個信封,笑咪咪地對他說:”小程,你是新來的,我因為工作忙,關心得不夠.不過你工作很勤奮,也不計較,很好,很好!”

”程東忙答道:”謝謝科長關心,科里的同事也都對我很好.我一定會努力學習,做好工作!”汪科長將一個信封遞到他手里.對他說:”這是你本月的工資和獎金.里面有詳細的糧單,一看就明白了.以後我還會有其它工作指派給你的.去吧.”

”謝謝汪科長.”程東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桌旁.這是他人人生途中第一次賺到錢,心里很激動,很想看看里邊究竟有多少錢?但當著好多同事的面,不好意思這麼做.他忽然想到可去廁所里找一個廁格不就行了?小程找了個廁格,鎖起來.把錢從信封里取出來.十元一張的大鈔有十五張,另有六元幾毛另錢.一看工資單上工資實付 150 元,還有六元幾毛是勤工獎金.小程的心跳得很厲害,長到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多錢,而且全是自己的!想了想,他將獎金和工資單袋入了口袋里,工資還用信封裝著塞到另一個口袋.那天下午在廠里碰到的人,似乎個個笑咪咪地,大家心情很好.回到科里同事都走了汪科長也不在.辦公

室空空的.程東坐了一會覺得守著也沒意思,就回家來了.

到家看到媽正在洗菜,準備晚飯.他高興地叫了一聲”媽,我今天拿到工資了.””真的?”小程媽高興地回過身來.”你看”小程說著就將裝了工資的信封遞了過去.

小程媽個子矮矮的,略帶肥胖.直短髮插著個髮梳.因年輕時操勞,看上去顯得老些.實在才四十多歲,雖然沒有文化.卻透著精明的氣息.她接過信封問道:”有多少?””150 元.”小程媽又問:”有沒有獎金?””有,有六元多些”此時程東有些後悔,另外收起了獎金,顯得想瞞過他媽.但他媽卻像不介意,祇管將一疊鈔票從信封里取了出來,看到十幾張”大團結”笑得雙眼成了一條線.”阿東啊,你也能賺錢了,媽不知道有多開心.我跟你爹商量過了,你爹還有退休金,我們不用靠你.但媽每月會收你 100 元,幫你存起來,不定將來有什麼用?那 50 元和獎金你就留著自己用吧!夠不夠啊,能省的要省著點,你們後生,還不知道過日子的艱難呢!””媽,我知道了,你放心,我總不會叫你們操心.”

晚上去找了小王和鐵蛋,去一處大排擋,叫了兩個熱炒,二瓶啤酒,三個開懷了一黃昏.

又過了三天,是廿九日星期五.一個很平常的日子,但小程卻覺得科里邊不同尋常.午飯以後通常都不見人影了,今天卻一個不缺都在.大家都在閒聊天,好像在等著什麼事發生似的.果然沒過多久汪科長回來了.夾著個公事包,跟大家點點頭就急急走入他的小房間.房間里忽然靜了下來.跟著汪科長開始招

呼同事一個個挨次入他的房.每個人出來都笑嘻嘻地,手里拿著個信封.像發工資那天一樣.小程正納悶,聽到汪科長叫自己名字.趕快起身進了房,見到汪科長手里拿著個信封,滿臉笑容對著自己說:”小程,這裡面是 200 元,這個月的獎金.這是我們科才有的,不要對外面人講.明白嗎?”

”明白了.”小程接了信封,退了出來.但他滿腹狐疑,不是剛發過獎金嗎?這又是什麼”自己科里的獎金?”回到座位,將那信封封口拉開一些,看到里面一疊十元的大鈔,比工資還多.心里很興奮.四周一看,郝大姐正收拾了桌面的文件起身走出去.小程趕緊跟在她身後輕聲喊道:”郝大姐.”

”郝大姐轉過身來,見是小程,問道:”什麼事?”

”小程問道:”剛發的那個是什麼獎啊?”

”汪科長怎麼對你說的?”郝大姐反問道.”

汪科長說那是咱們科里才有的獎金,不要對外人說.”

”是啊,”郝大姐說道:”咱們供銷科每個月都有些客戶給的回佣什麼的.由汪科長統一分派的,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是發獎金的日子,別的部門可沒有的,所以也不用告訴別人.你分了多少啊?”

”200 元.”

”噢!你是新來的,沒有自己的客戶,所以少一些.””

怎麼才能有自己的客戶呢?”小程問道.

”別著急,”郝大姐邊走邊說:”你先熟悉一下工廠的環境,生產些什麼,怎麼包

裝,過兩天我給你一份詳細的說明書,等你熟悉了商品,汪科長會安排你任務的.別著急,有事找我好了.再見.”說著,郝大姐加快了腳步出廠去了.

程東回到辦公室,見到同事都走了.祇有汪科長還在他的小房間里辦事.他想起在辦公室的書報架上見過一些產品說明書,就過去找了一下,果然零零散散有一些,有些紙上塵都積得很厚了.他揮掉了灰,集攏了一疊,回到自己坐位上用心讀了起來,印證著平時在車間看到的情形,領會得很快.不知什麼時候汪科長已經站在他身邊,問道:”小程,看得懂嗎?”工廠的產品多是日用化工品一些化妝品,並沒有難懂的內容.程東站起來,鄭重地回答說:”基本上都懂,有不明白的我會問郝大姐她們的.”

”很好,很好,等你熟悉了商品,下個月我會分配些工作給你.”汪科長說.”謝謝科長的關心,我一定盡快讀熟這些資料.”

汪科長走了,程東又讀了一會.也走出了廠.

他口袋里有二百多元,先去了一家百貨公司.買了一條嚮往已久的長褲.那是一條深灰色的毛料和的確涼混紡的高檔貨.那料子平滑柔軟,那條褲縫看上去就像鉛筆刀的刀口一樣畢挺.穿在身上又貼身,襯著小程清秀的臉,寬寬的臂膀,更顯出一付英俊青年的樣子.程東自己也很滿意.本來還想再買一雙皮鞋的,怕媽媽說他太浪費了,沒買,想著留到下個月再買吧.

出了百貨公司小程去了銀行,開了一個戶口,留了廿元零花,其它都存了起來.回家路上買了二元錢醬豬頭肉,晚飯時給爹下酒吃.他邊走邊摸著口袋里的

銀行存折.忍不住臉上的微笑.畢竟這是他第一次有自己賺的錢,存在自己的戶口里!

晚飯的時候小程媽將醬豬頭肉上了碟.笑咪咪地拿上桌,又斟了一小杯酒.喜孜孜地對小程爹說:”這是兒子孝順的,您多吃些吧!”老倆口都非常高興.又有二百元獎金的事,小程也不提起了.

日子過得很快,一轉眼小程上了三個月班了.盛暑已經過去,吹來的風也帶著些涼意.小程早已向汪科長要了廠里產品整套的說明書及價目表.有時間就讀,都讀得滾瓜爛熟了.在科里的例會上汪科長也指定過郝大姐”幫””帶”自己,但實際上郝大姐卻從來沒有帶他去訪問過任何一個客戶.小程甚至有一次表示想跟郝大姐出去見見客戶,也都敷衍推卻了,雖然平時有說有笑的,講到這上頭就冷冷的.小程自己想不出個道理,汪科長雖然答應過給他工作,二個月了,也不見提起.心中很煩悶,就打了個電話,邀小王跟鐵蛋吃晚飯.聊聊散散心,再說小王做生意的經驗多些,或者能參謀一下.

他們去的大排擋開在城南的”食街”,那是”為民路”的一段.每天下午五點,工作人員就將兩端的路封了.等著開擋的老闆伙計馬上過來,各佔各的地盤,拉燈支灶,擺檯擺橙,碗碟傢伙很快就鋪排出來,不過半個小時,剝肉聲,切菜聲,吆喝聲,已是一片熱鬧了.二年前政府為安置一些無業人員自食其力,也為了繁榮經濟,便利人民生活需要,開闢了十幾個這樣的小販區,有的專賣衣服手袋,有的專賣雜貨.有的專開營飲食服務.食街就是其中的一個區.辦得非常成

功,有不少開擋的已是幾萬十幾萬的小富翁了.

小程他們三個來的時候正是六點多,雖然天還光著.食街里已經燈火輝煌.肉香菜香夾著微微的身體汗味,爐火的呼呼聲夾雜著大人孩子的吆喝聲,正是一片熱鬧.他們找到了常來幫襯的”張王記排擋”.老闆娘王記熱情地招呼他們坐下了,要了一碟海蜇,一碟凍切牛肉,一碟鹽漬黃瓜,一碟油炸花生,四個冷菜.又叫了炒腰花,回鍋肉,二盤熱炒,三支”青島”啤酒.三個人都餓了,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小程問起溫州的生意,小王說:”拿住一萬元的本.進貨出貨大約一個月,平均約可賺四百元.照現在的情形看將來還會更難做.”

“有沒有別的路子?”小程問道.”我做開了這個生意,別的行當還真不懂.現在日子還可以過,做一天是一天.不過現在路上不大太平,這次去真運氣,我們前面一輛公車就叫搶了,三個人的團伙.還傷了一個乘客.”小王答道.

鐵蛋喝了兩杯,酒就上臉了.紅著臉問道:”東哥你廠里工作好做嗎?”說起這事小程最納悶了,說道:”就這事我想跟你倆商量商量.我派在供銷科,現在事情一點插不上手,科長要我跟郝大姐,郝大姐倒也對我不錯的,但帶我見客的事一提起她就敷衍我了,現在正不知怎麼著手才好!?”

小王呷了一口啤酒,想了一想問道:”你們科是不是有分佣制的?也就是按每個人的銷售額發獎金的?”

小程想了一想說:”大概是的,郝大姐說過,我的獎金是最少的,因為我沒有客

戶。”“如果是這樣,沒人會帶你去訪問客戶的,對他們本身沒好處.萬一你熟悉了那些客戶,科長要他們將戶口轉到由你負責,他們的損失不大了?”小王分析道.

程東反覆再想了想,事情可能正是這樣.但怎麼打開局面呢?祇有自己大膽地去訪問新的客戶.又怎麼做才不會得罪同事,唐突科長呢?小王不知道在這一瞬間程東已經轉了這麼多念頭.繼續說道:“你們廠不是出的”白天鵝”牌的化妝品嗎?化妝品不是要賣給百貨公司嗎?城北區新開了一家百貨公司叫”小巴黎百貨公司”,很大的.我有一個朋友姓李,在那兒採購部做,我也賣些紐扣給他們.要不要我給你介紹?”

再好沒有了!我正要自已去找新客戶,如果說得出你朋友的名字,科長那里我更有籍口了.”

三杯啤酒落肚,大家話更多了.鐵蛋說:“我爹癱在家里.雖有些退休金,但現在物價漲得那麼快,根本不夠用.全靠我跟著志強哥賺一些補貼.這樣的販賣生意不知能不能長做?政策一變又麻煩了.”小王想起這事也總有些不踏實,說道:“唉!說它做什麼?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個世界又有誰知道將來是個什麼樣?”

程東笑了笑說道:“我跟你們想法不一樣,現在上頭說發展經濟是綱,私營經濟合法,先讓少數人富起來,要搞市場經濟.我看是個長遠方針.再像以前那樣國家計劃一切,大家都窮,有什麼好?你們看看,就這條”食街”富了多少人?我敢

說明後年很多擋都會買鋪面開大飯店.你們倆如果做得好,二,三年里不定成了”鈕扣大王”!我們這樣年記和我們爹那一代不一樣,沒聽說廣東那邊好多個體戶開廠開酒店?就我們這邊,也有個李大款嘛!”

鐵蛋望了望小程:”東哥,怎麼就悟出這麼深的道理?照你說我們該怎麼做呢?”

”照我說第一就是做好眼前的事,第二是多學些東西,政治經濟時事,樣樣關心著些.第三就是廣交朋友,消息靈通些.等待機會.有錢人也不都是生下就有錢的,是不是?”

程東娓娓道來,小王跟鐵蛋都听得入了神.其實這些道理小程已經想了好久的了.他總是覺得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他這一輩跟他爹那一輩不一樣,”改革開放”這四個字里蘊含著無數的機會,能這樣講了出來,心里也很得意.

這時,天色黑了下來,來食街吃飯的客人越來越多.張王記這擋五張小圓桌,十個座位已經坐滿了.看看其它攤位,生意也都火紅,街中心還站著不少人,等著坐位.三個又說了一陣,不好意思霸住了位子,跟張王記打了個招呼就走了.走出了幾步,還聽到張王記老闆娘那爽脆的嗓門:”走好啊,下次再來!”走了幾步不遠處,看到街邊沿街一排五間門面的國營”五芳齋”大飯店已經在上鎖打烊了.看了看表才七點鐘.小程忍不住說:”國營企業”就是這麼做生意!”

程東問小王要了在小”巴黎”做事的李姓朋友的姓名電話.第二天上班時找了個空隙.輕輕地敲了敲汪科長辦公室的門,”進來.”傳來了汪科長的聲音.程東

定了定神,鎮定地跨了進去.

“噢,小程.是你.”汪科長像往常一樣帶著他那隨時可以掛在臉上的微笑,趕著寫完了幾個字,抬起頭來問道:”什麼事?”看到小程仍站著,又接著說:”坐,坐.”小程在汪科長對面一張椅上坐了下來,跟汪科長中間隔著寫字檯.這是他第一次跟一位”領導”認真的談話.他理了理思路開始說:”汪科長,城北區新開了一家百貨公司,叫”小巴黎”百貨公司很有規模的.我有一位姓李的朋友在里面做採購,聽說他們每天都售出大量的化妝品.這位朋友正是管進貨的,要不要我去跟他聯系一下,看他們會不會進我們的貨?”

汪科長黑而有神的雙眼直視著程東,程東給他望得心頭有些莫名的驚慌.但他盡力鎮靜自己,不迴避他的目光,靜了一會,汪科長說道:”城北區還有金水橋區,都是新開發區.除了”小巴黎”那邊還開了”金水商場””宏昌超級市場”也許還有另外二,三家商場.那邊比較遠,我們科還沒人去過.新區的消費能力也不知道高不高?你願意去看看?”

”我願意,”沒有絲毫猶豫,小程答道:”我不怕吃苦,路遠些也總有公共交通,沒問題.”

小程明白這是自己正式有業務做的機會,做成了,就像郝大姐她們一樣,在科里也有了地位.更重要的是以後有佣金可以拿。錢,無論如何是一樁誘人的好東西.

汪科長接著又說道:”要出去談業務,就要有業務知識.你自己覺得怎麼樣,有

把握嗎?”“商品,用途,使用方法和包裝我覺得還比較熟悉些”小程說:“但出售價格,折扣,付款條件,不同的客戶似乎是不同的,我還不太明白。”

汪科長不無讚賞地望著他,說道:“你工作積極性很高,領悟能力也不錯,”小巴黎”百貨公司就讓你去試試.”說著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文件來,遞給小程,接著說道:“這是我們廠各種產品的價目表,所標出的價,是我們建議的零售價,賣給像”小巴黎”這樣大的零售商,可以給 40%的折扣,還有額外 5%的折扣是由業務員-----也就是你-----掌握的,如果你給了客戶 45%的折扣,你本人就一分錢的獎金都沒有了,如果你祇給了客戶 40%的折扣,廠里會留下 5%,其中一半會以現金作為獎金派給你,當然你也要應酬好你的客戶,另一半留在廠里統一作為獎金分配,也就是說不單要將貨賣出去,還要賣一個好些的價錢,明白嗎?”小程全神貫注地听著,回答說:“基本上明白了。”

“先談這些,”汪科長說道:“你先去一次,有不明白的地方來問我,我這裡再寫封介紹信你帶去,科里正在印名片,也替你印一份,將來出去就有名份了。”

小程心里十分興奮,畢恭畢敬說了聲:“謝謝科長!”就退了出來。

他覺得科長的話很重要,而且意義很深,自己也沒有懂透,於是將科長的話,原原本本寫在自己的記事簿上,可以反覆再想想。

跟著他打了個電話,找到了小王的朋友小李,約好了第二天去他們百貨公司。

第二天一早,小王仔細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新的襯衫,雪白的衣領漿得硬硬地翻了出來,載一條深藏青色帶小花的領帶,下面穿了深灰色畢挺的新西褲。

蹬了一雙新的閃亮的名牌皮鞋.出門前他媽從櫥房里看到了他,三步併著二步趕了出來.:”阿東,等等,讓媽瞧瞧.”叫住了他.用愛撫的目光,從頭望到腳.說道:”你可真長大了!咱們家幾輩子都是熬苦的粗人,這可不!出了個麒麟了.今天怎麼啦?要去見女朋友啊?”

”沒有,媽,我沒有女朋友.今天要去城北見一個重要客戶.總要穿得整齊些吧.””好,好,你走吧,媽不阻住你.”望著兒子出門,下樓梯走得影都沒有了,小程媽還望著門口,心里甜甜地,暖暖地.

小程進了廠.守門的老陳和其它見到的同事也都望著他笑.科里的同事也都取笑他.對他說:”不要太漂亮啊.”郝大姐更說:”咱們科有了個鳳,不知道有多少鳳會來門口排隊呢!”大家說笑了一會.也就散去了,小程也出了廠,搭車去城北區.

城北區是近幾年發展的新區,小程家在城南,很久沒有來過了.當車駛過分隔舊城和新城的”解放路”以後,景觀就明顯地不同.黑漆漆的瀝青馬路又寬又直,人行道也寬敞,行道樹雖不夠高大,但一棵棵整整齐齊的,都有鐵架子保護著.沿著大路兩側,都是新型的房子,有五,六層的,也有十幾層的高樓.外牆是瓷磚的,或大理石的或玻璃的.在樓宇之間留著一片片綠化的空地,碧綠的草,點綴著一朵朵紅色的或黃色的花.小程雖知道城北區是新,但再也想不到幾年里建設得如此漂亮.

將近目的地了,他下了公車.看了一下門牌號,沿著又寬又平整的行人道,向前走去.走了不多幾步就見到一塊巨型的”小巴黎百貨公司”的霓虹招牌,耀眼地一閃一閃.那是一座四層高的新穎建築,那外型可能真是法國式的,乳黃色的外牆.一排排的落地大玻璃窗.雖是白天,里面卻燈火輝煌,在里面行走的顧客,影影綽綽從馬路上都看得到.

小程進了里面見到燈光柔和但十分明亮,地下是花崗石鋪砌,打磨得呈亮,到處一塵不染,空氣中散發著陣陣脂粉香.他的那一身打扮,雖然令到他媽大為驚嘆,也引來同事們的注視,到了這裡卻沒人望多他一眼.衣著漂亮的男女多的是.

小程問了幾次才找到了頂樓的辦公室.找到了小李.

小李雖然不管這方面的業務,但很熱心地帶他去見負責採購的沈明訓經理.沈經理四十來歲年紀,看上去很和氣可親的.小程先取出汪科長給他的介紹信.沈經理看了以後笑道:”你們就是生產”白天鵝牌”的.本地名牌嘛,我們正在納悶,怎麼你們不派人來聯系.化妝品的銷路大著呢!如果放在我們這兒賣,是個什麼章程,什麼價錢呢?”小程趕緊把產品說明書和價目表給沈經理看.並解釋道:”如果賣給貴公司,可以照價打個六折,還可以同意寄賣,每個月結一次數.””寄賣是一定的”沈經理悠悠地說道:”我們這樣規模的公司是不會預付款的,上海的,南京的,還有些進口的牌子,條件都比你們要好啊!”小程明白敏感的時間到了,汪科長不是吩咐過”你要應酬好自己的客戶.”嗎?問題是

這句話怎麼說呢?想了一想他決定說實話比較好一些,因此說道:”沈經理,我的工作經驗還淺,有不當的地方請多指教.按我們廠的規定,最多還可以再給5%的折扣.但這樣的話我自己就一分錢的獎金都沒有了,如果給貴司40%的折扣,我就有2.5%的獎金.沈經理的關照我當然牢記在心的.”

沈經理對住小程笑了笑,小程正在盯視著他,兩人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神.沈經理接著說:”那好吧,你們也是本地名牌,我們也有多銷一些本地貨的責任,是不是?貨架的位置我等會帶你去看一看。”小程立刻借沈經理桌上的電話打回廠,向汪科長彙報.汪科長爽快地同意了.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

沈經理用電話叫了他的祕書進來,門一開小程就覺得眼前一亮.一個漂亮的女青年站在他的眼前,剪了一個短髮的男孩妝.兩條細眉長長的,下面一對杏眼靈動流盼.細細的腰,修長的腿,穿著白府綢的襯衣,配一條淺花的短裙.明麗大方.看著小程失魂落魄的樣子,沈經理提高了聲音帶著笑介紹道:”這位是沙市化工廠的程先生,這位是我的祕書李萍.”

這時小程才回了神,趕緊站起來伸出了手.李萍大方地握了握他的手.觸及李萍那膩滑溫暖的手.小程像觸了電一樣.站著不知囁嚅了句什麼.沈經理接著說:”二天以後李萍會向你落第一張訂單.以後具體訂貨的事,也由李萍跟你聯系.”小程在怔忡中自己也不知道咕嚕了句什麼.但見李萍笑著點了點頭,退了出去,身子搖擺之時,那短裙微微拽動.到辦公室的門關上了,小程才回過神來.自覺有些不好意思.謝過了沈經理的關照,也辭退出來了.來到街上被冷風

一激,才覺得醒過神來.滿頭腦的李萍的影子,她的頭髮,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和她的身形.迷迷濛濛,如癡如醉,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向汪科長彙報了見沈經理的情形.汪科長仔細地問了一切細節.最後不無嘉許地說道:”你做得很好,這麼看起來城北區還有金水橋區潛力不小,我們要多做些推銷工作.”

小程趕緊接口道:”那邊大的百貨公司不過二,三家.小一些的零售商批發商可能有十來家,這兩個區就交給我吧,我每天都可以去跑.”

汪科長考慮了一下說道:”工作量可能很大的,我擔心你照顧不到,這樣吧,我給你二個月時間,看成績怎麼樣,到時候再決定要不要再派人跟你一起做.”

從此小程成了一個忙人,每天都跑城北區跟金水橋區.不久”金水商場”跟”宏昌超級市場”都成了小程的客戶,他更走遍了這兩個區的大街小巷,所有的小商小店,祇要售賣化妝品的,他都去訪問過.他的客戶增加得很快,變得更有經驗,談起敏感的回佣問題也更有技巧.

不久,科里給每個人印的卡片也發下來了.小程看到自己的職銜是”供銷科副經理”,暗想會不會弄錯了?拿了卡片去問郝大姐,郝大姐笑著說:”你真是老實!給你個副經理當有什麼不好?”

小程還是不明白,說道:”我這麼年輕,又是新來的,怎麼當得上副經理?”

”副經理有什麼了不起?”郝大姐笑道:”沒見有些個個體戶,自己光棍司令就算老闆,印的卡片”xxx 集團董事長”那才有趣了.告訴你,我們全科里的人都

是副經理,汪科長的意思,大家出去見客戶也光鮮些,是不是?”小程听了也笑了起來,他也是副經理的身份了.

自從那天從”小巴黎百貨公司”出來,小程再也忘不了李萍的情形,記得沈經理說過二天以後會打電話來,那天是星期四,小程整天不敢外出,等著電話鈴響.直到下午四點,將近下班的時候,還是沒有李萍的電話.想著是沒有希望了,正想自己打電話去,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拿起電話,傳來”程東先生是嗎?”甜美的聲音.”是的,是的,我是程東.”說得有些咕咕巴巴的.

”我是李萍”又是那甜美的聲音:”沈經理吩咐我向你落一批貨的訂單.你手邊有沒有筆和紙?”

”等一等——有了,請講.”接著李萍像是在讀一份清單,小程跟著一一記了下來.”都記下來了嗎?請盡快送貨.”卡的一聲,對方收線了.程東十分懊惱,自己怎麼干巴巴地,一句好听點的話都沒有?自己怎麼那麼笨?暢然若失地坐在位上一動不動,心跳漸漸平復下來.靜下一想,怎麼會事?我這不是戀愛了嗎?自失地一笑,心中甜甜的.

這是程東拿到的第一張訂單.

第二章

俏李萍賓館會情郎,王志強旅途過劫匪。

城北區跟金水橋區的業務開發出乎意外的好.到第二年的春天,小程每月的銷售量.在科里已是名列前茅,多次受到科里和廠部的表揚.更加實在的他荷包里錢越來越多.每月一次他都會約沈經理或其它客戶採購負責人喝一次咖啡,在閒聊的時候送上一個裝滿佣金的信封,送出去的錢越多,也意味著他自己的錢更多了.自己心里經常都在計算,每月的收入超過了幾千元.很有一種成功感,坐在公車上,望著週圍的乘客,會覺得高人一等,究竟月收入超過幾千元的人不是很多的.小程買多了些新衣服,新鞋.媽媽常常嘮嘮叨叨,覺得他太過浪費.

“小巴黎百貨公司”小程找藉口去過很多次.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見到李萍.也見到過幾次,但不知怎麼搞的,每次除了談公事,其它的話一句都說不上.曾有一次小程鼓起了膽量,有些突兀地邀李萍:”我請你吃晚飯好嗎?”但李萍客氣地拒絕了.從此小程沒敢再邀請過她.

很快半年多過去了,為業務上的事,他們倆每星期都要通一,二次電話,畢竟是相當熟悉的了.小程在心里好幾次對自己說:”下次李萍再來電話,我一定要再邀她出來一次!”但有很多次仍是氣餒了.不敢開口.一天,李萍又來了電話,落了訂單,小程知道她又要收線了.急急地喊道:”李萍!李萍!”

李萍答道:”什麼事?”

小程鼓足了勇氣說道:”今晚有沒有空?我請你吃晚飯好嗎?”電話里靜了一靜,小程听到了自己的心跳聲.”好吧,”又傳來了李萍的聲音:”幾點鐘?在哪里?”

”七點鐘,在銀河大飯店.我在門口等你?”

”好,到時見.”李萍收線了.

小程高興地跳了起來.他很想大聲地告訴全世界的人听,他有一個像李萍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小程帶著滿臉的微笑,忙著處理了桌面上的工作.趕著去銀行提了一些錢,又趕去就近的百貨公司,買了一個最大最貴的絨熊公仔.他听李萍說過她是喜歡公仔玩具的.跟著趕緊回家,換了衣服,穿一件新的淺灰色鑲淡藍色邊的毛料夾克.白襯衣鬆開了頸項上的一粒扣,衣領瀟灑地分開著,筆挺的淺灰色毛料西褲配上一雙黑色呈亮的皮鞋.對著鏡把頭髮也梳理了一下.時間才六點整.去餐館似乎還太早一點.再轉念一想如果李萍到得早了那怎麼辦?想到這里他急急就出門了.到銀河大飯店門口,看看手表才六點廿分.他進去訂了一個位.出來站在門口等著,手里提著一個碩大的塑膠袋,裝著大熊公仔的袋,帶著幾分傻氣.

銀河大飯店此刻是沙市最高級,最豪華的飯店.來進餐的人出出入入川流不息.小程不敢疏忽。左右張望著等著李萍.忽然在人群中他看到有一個額頭

一閃,他的感覺告訴他李萍來了.迎過去一看果然是.李萍短髮梳理得很熨貼,穿一件低胸淺綠色的 T-恤.她雪白的肌膚和胸部玲瓏的曲線凸顯無遺,披著一件輕柔的白色外衣,下面是一條黑色的緊身褲.穿著一雙露幫的高錚鞋.渾身上下散發著青春艷麗.

“李萍,你好.”程東笑著迎上去.

”程東,你好.抱歉我遲到了一會.”

程東一看錶已是七點一刻了.想不到時間過得那麼快.小程忙說道:”不晚,不晚,我也是才到,已經訂好位了,我們進去吧.”進到里面才看見地方寬大,裝修豪華.穿著緊身旗袍的小姐帶著他們入了座.喝了口茶,點好了菜,小程就想著說些什麼呢?

“謝謝你們公司給了我們那麼多訂單.”小程畢竟想到了一句話.

“你就是為這個請我吃飯的嗎?”李萍笑吟吟地問道.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很能幹,幫沈經理做那麼多事.”

“你才能幹呢!那麼年輕已經昇了副經理!”李萍滿臉微笑,顯得更加撫媚.

“李萍,你真漂亮啊!”程東望著她,不由自主地帶些突兀地說了出來.

“你的嘴倒是很甜的,別指望我太開心啊,對我說這話的人很多的呢.”

“我是真心的.”程東有些不好意思.臉也紅了起來.他趕緊轉換了一個話題:”

你在”小巴黎”做了多久了?”

“一年,”小巴黎”是家新公司,老闆是香港人.一年前開始招人,我報了名,他們

見我是大學畢業生就錄取了我。沈經理是老闆的小舅子，是親信，幫他管著公司的。”李萍答道。

“你是大學畢業生？怎麼可能？”小程不無驚奇地問道。

“當然是啊，不騙你的。”李萍又笑了。

此時飯菜陸續上來了，程東和李萍兩人都喝了些啤酒。紅暈升上了李萍的臉，那笑容更是甜美。

“我不是說你騙人。”程東趕快自辯，“不過十八歲高中畢業，要大學畢業最少都要廿二歲，你哪有廿二歲呢？”

“我是神童唄，十五歲就高中畢業了，你信不信？”李萍格格地笑著說。頭髮也顫動著。

程東望著她，也跟著笑，他體會到李萍也是喜歡他的。

過了一陣兩人都靜了下來，李萍一本正經的說道：“你真是個死腦筋。我讀的是北嶺大學經濟系函授班。讀一年，有文憑，大學同等學歷，一點都不假。”

提起這個話題，小程不免有些沮喪。說道：“我高中畢業，成績全班第一名，想考大學，但我爸不給，說不舍得我出門，又供不起學費。其實也是我爸看不起有學問的人。他讓我頂替到廠里工作。雖然收入不錯，但我總覺有小小遺憾。”小程這麼說著，覺得跟李萍有一種親近感，很高興有個女孩子肯傾聽他心中的苦悶。

“那我可不如你了”李萍還是那麼高高興興地：“大學入學試，數理化三科我全

都不及格,沒學校收我.把我爸我媽都氣壞了,到現在我還記得他們那個生氣樣,都怪我不好,不爭氣對不對?.我爸說現在不比”文革”時期,學位很重要.當年的那些黨委,團委,現在都有了”經濟師””高級經濟師”的頭銜.一定要我去讀大學的函授班”.

“讀函授班難不難?”小程突然想起他在江廠長和汪科長的名片上,都看到”高級經濟師”的頭銜.

“難?我都畢業了還有什麼難?”李萍笑著說:”祇要你准時付學費,到時候文憑自會寄給你,我還算好的,還讀了幾句經濟學,還有賣假文憑的呢!”學位”越高給的錢就多一些,有什麼難?”

小程听了也笑起來了.兩人越說越投機.吃完了飯李萍急著要回去,說是媽媽限定了時間的.叫了一輛的士,提著那個熊公仔,小程送李萍回家去.一路上兩人挨得很近,一陣陣淡淡的少女氣息襲來,小程真希望這的士就永遠這麼開下去.不要停下來.

回到家里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平常日子父母已經睡下了.但今天他們好像是在等小程回來.一進門媽就嘮叨開了,”阿東,你去了哪里了?這些天都不見你影兒,不要玩太多啊,看你這身打扮,要使多少錢?-----”

小程打斷了他媽的話,說道:”媽,我招待一個客戶晚餐,吃完飯就回來了.有沒有什麼事?”他媽說道:”你爹要跟你說幾句.”小程拉了張椅子坐了下來.望了一眼他爸,他覺得這一年里爸似乎又老了些,額上的縐紋更深了些.老人家深

深吸了口煙,緩緩地呼了出來,說道:”阿東,這幾年改革開放,雖說很多人收入多了,但像我跟你媽這樣,日子也不好過.退休金是定死的,加得很少,但物價的上漲卻好快,你的工資每月已給了你媽一百元,我們也不想花你的錢.我是在想啊,我有一手開鎖換鑰的好手藝.現在每天都有熟人,鄰居找我幫忙,何不自己擺個開鎖檔.說不定生意很好,你看怎麼樣?”

小程望了望爸爸,心中閃過一絲愧疚,每月多給媽一,二百元,對自己來說不是難事,何至於令爸爸媽媽擔心?小程說道:”爸,你身體怎麼樣?真要開檔也許會很忙的.再說我們家住在內街樓上,那招牌向哪兒掛?”

“我的身體壯著呢,沒事幹也悶得慌.你有沒有什麼主意?”

程東猛地想起了鐵蛋和他的爹,他們家住在沿大街的一樓里.有二扇窗正對著大街,已經有人家打開了窗在那里做生意了.

“爸,我倒有個主意,鐵蛋,就是劉鐵成他們家有兩個窗戶對住大街的,那兒附近已經有人掛牌在做生意了.他們家那地方准行.”

“就是那個癱著的老劉家?我跟老劉還是棋友呢!昨天還將軍了他一盤!”說到得意處小程爹微微笑了起來.”祇是不能淨麻煩人家,還得合計合計.”

小程媽插口道:”那劉嬸一家日子過得艱難啊.老頭子癱了,那一點離職金不夠用,兒子也沒有固定收入.我們能幫他們一點才好啊.”

小程忽然想到一個計劃,說道:”那二個向街的窗戶就是鐵蛋房間的窗戶,要他讓出來是絕無問題的.他爹雖然癱了,坐在輪椅上,手還是可以動的.爸的這個

開鎖擋不如邀了他爹一起做,爸如果出去開鎖,他爹可以看住擋,爸也可以教劉伯伯怎麼配鑰匙.一個在外,一個在內不是很好嗎?如果窗口可以擺個擋,賣些香煙,餅乾,糖果,可能不費什麼力,可以賺得更多.”

“阿東說得對,開這麼個擋口,不費什麼錢,賺了錢兩家對分,賺不到錢就收了擋也沒什麼損失.”程東爹興緻勃勃地說道:”你先跟鐵蛋說說,讓他和他爹合計一下,如果有意思,我跟他爹再當面說定.”

第二天小程約了鐵蛋,去到鐵蛋家里.他爹和他媽也都在.那是一個二房一廳的小單元,他爹媽一間房,鐵蛋也一間,中間小廳放一張方桌吃飯.鐵蛋的房間有二扇窗,都是對住大街的.左右的鄰舍已經有人打開了窗在做生意了.

小程說了他爹的意思,鐵蛋爸和媽都高興得了不得,鐵蛋媽說:”程嫂跟程哥都是好人.跟著他們當然不會吃虧.祇是我們當家的沒有技術,也沒有工具怎麼辦呢?”鐵蛋爸坐在輪椅里.點點頭沒出聲.

小程說:”工具我爸有現成的.配鑰匙的技術我爸說很容易學的.看著他做很快就會了,伯伯不用放在心上.如果沒問題了,我叫我爸媽自己來說定.”

很快兩家就說妥了,在一個窗戶上方掛出了”程劉記鑰匙”的招牌.生意出乎意外的好,老程專門出差開門,換鎖,老劉就坐鎮聽電話,接生意,有時間就配鑰匙,配鑰匙的技術並不太難,很快就學會了,一個月過去了,結了一下帳,竟然賺了不少,不兩家都高興得不得了.鐵蛋媽又找人做了個小玻璃柜,窗台也做大了,柜里放著香煙,餅乾,糖果,紙巾.程東媽又找人做了個煮茶葉蛋,豆腐

乾的爐子.放在另一個窗台上.第二個月生意就更多了,二位老媽子有空就過來招呼,不然就是鐵蛋爸坐鎮,生意忙得四位老人家都團團轉.鐵蛋祇能晚晚睡在廳里了.

很快又五,六個月過去了,一天鐵蛋打電話找程東,約他晚飯後一起喝咖啡.語氣好嚴肅,見了面,叫了兩杯咖啡,鐵蛋告訴他孫敏和小王又要好了.孫敏爸爸見女兒一心戀著小王,小王生意又能賺到錢,也不阻止他們了.現在孫敏幫小王管賬.管存貨.小王自己管進貨,銷售.鐵蛋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已經跟小王說了,不再幫他做.準備自己在大街旁開一個修自行車的攤擋.地方已經找好了.小程問道:”開擋要多少本錢?你夠不夠?”

鐵蛋道:”預付租金,買些工具,買一台舊的壓縮機,備些另配件,大約需要五千元.這兩年我存了二千多.我家的鎖匙擋,托你爹的福.也賺了些錢,爸答應給我二千,這樣也差不多夠了.”

小程笑道:”自己兄弟,你也不要客氣.我明天給你一千元.不夠再來找我.不過會不會有些飛仔來找麻煩?黃毛那一幫人越來越不像話了.”

”這一層你放心,就是家里那個鎖匙擋,他們也不敢來搞的.”鐵蛋答道.

小程又問:”聽說他們還向人收保護費,有沒有這會事?”

”有啊!派出所的民警也奈何不了他們,不過沒事,我跟他們都認識的,”兩個又說了一會別的事,很晚才散.

程東去北嶺大學函授課程報讀了兩科:企業管理與化工工程.學費付了以後,很快就收到了講義.面對知識,程東有飢不擇食的感覺.這些知識都是平時要用到,又似乎懂一些的東西.但真要說起來又不懂了.看到講義上將這些問題剖析得清清楚楚.他一頭就栽了進去,那麼全神貫注,都忘記了李萍說的:”祇要准時付學費,文憑也准時寄來了.”這句話.他認真地讀,認真地做完所有指定的作業,每次有關科目的助教也會批改他的作業.大部份都得到了 A 的成績,第二年的夏天,程東得到了函授大學畢業的文憑.從此他的履歷上文化程度這一欄由”中學”改成了”大學”.

程東正式的身份現在是”沙市化工廠供銷科副經理,北嶺大學畢業生.”

在程東忙於推銷,忙於讀書的時候,他也很多次跟李萍約會.一起吃飯,甚至一起看電影.他們相挨地坐著,離得那麼近.程東可以感到她的髮稍触到自己的面龐.可以感覺到她的體溫.可以聞到她身上一陣陣的淡香.程東覺得陶醉,覺得心中充滿著愛.可是他始終沒敢碰一碰李萍.每次送李萍回家,看著她的身影隱沒在她家公寓的門洞裡.程東就會恨自己膽小.為什麼不抓住她的手?為什麼不吻她?懊惱不已.一路往回走一路回味著李萍的音,容,笑,貌.祇有星星月亮伴隨著他,星星在那里眨眼,似乎也在嘲笑他.

那是一個初夏的晚上.程東又約了李萍在銀河大飯店吃飯.在門口等李萍的時候,他再三給自己壯膽.”今天我一定要拉住她的手!今天我一定要拉住她的手!”

像往常一樣,程東訂了一個車廂位,然後到門口等李萍.李萍也准時來了,兩人有說有笑來到了訂好的座位處.通常兩人是面對面坐著的.今天程東讓李萍坐定後,好像很不經意的將手提包及一件外衣扔到對面的座位上.自己就在李萍的身邊坐了下來.李萍略帶詫異地望了他一眼,也沒說什麼.坐了下來,叫了飲料及小菜,他們談論起最近很賣座的電影.跟李萍挨著坐,小程覺得心跳得很快,嘴唇乾燥.精神亢奮.他盡力鎮定自己.慢慢地平靜了一些.他看到李萍的左手,正放在桌邊,十指尖尖,很飽滿,指甲上擦著透明的油,那麼美麗,離開自己的手祇有二吋.他下意識地咬了咬嘴唇.下了大決心伸出自己的手,輕輕地握住了李萍的手.那柔軟溫暖的感覺像電流一樣擊中了他.李萍本來正在說話,也停了下來,她也沒有將手抽開,似乎也在享受這片刻奇妙的感覺.

兩人沈默下來,程東將李萍的手輕輕握住.跟著將手移到她的手腕,她的手臂,她的左肩,她的右肩.將她身子輕輕地拉向自己.他們靠得那麼近,程東可以感覺到李萍的心跳,可以感覺到她肌膚的溫暖.他側過頭望到李萍的眼睛.那熾烈的眼神也在望著他.程東輕輕地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李萍身子移動了一下.更緊地靠在程東的身上.就在這時候,侍應送菜上來了.程東的手放開了.

他倆開始用餐,也閒談幾句.心中都充溢著愛意,明白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同於以前了.

在送李萍回家的路上,程東一直摟緊著李萍的纖腰.李萍的頭靠在程東的肩頭.由得程東親吻她的臉.兩人都陶醉著.

很快出租車停了下來,李萍的家到了.

兩人擁抱著,親吻著,這時,李萍輕輕地對程東耳語道:”今天我爹媽都不在家,你上來坐一會吧.”手拉著手,他們一起進了李萍的家.

生怕給鄰居看到,入了屋李萍迅速關上了大門.二個人手牽著手站在黑暗中.程東隨手將拿著の提包和衣服扔在地上.緊緊地將李萍抱在懷中.不斷地吻她的額頭,鼻子和嘴.他感到李萍の舌伸到自己的口中.他將自己的右手從李萍の襯衣底下溜入去,接觸到膩滑の肌膚.他的手再向上向上.觸到了李萍隆起的飽滿の胸脯,那時候彷彿天地都在旋轉,兩人合成了一體.

過了許久,程東睜開了眼睛,借著窗外透進來的微弱燈光,看到李萍偎依在自己身旁.也正張開了一雙大眼睛溫情地望著自己,程東又吻了一下她的臉,輕輕說道:”李萍,我愛你.””我也是.”李萍說著,用手撫摸著他的肩膀,兩人又愛撫著,再次溫存.

等了一會,激情過去了,他們相擁在一起,程東用手輕輕撫著李萍の頭髮說:”李萍,你嫁給我罷,我會永遠永遠對你好.哪怕要我為你死,也是願意的.”李萍閉著眼,微笑著回答:”你真傻,誰要你死了?先別說嫁不嫁的事,我們的事如果給我媽知道了,她一定要罵我,不准跟你來往的.現在也不早了,你快走吧.如果給鄰居看到就麻煩了.”

兩人起身穿好了衣服,在門洞下又抱住了接吻.程東の手又在李萍の胸前摸索,李萍也緊抱住他.似乎二人可以永遠相擁相抱.

從李萍家出來,帶著夜涼的風吹來.街上還有疏落的行人走過.不遠處有一對情侶站在街道的暗角處接吻.程東覺得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當他走過那對情侶的時候,突然說道:”祝你們幸福!”那麼大聲,把他自己也嚇一跳.那對情侶回過頭來,有點愕然地望著他.

程東也有些不好意思,急走幾步走遠了.

第二天,程東打電話給李萍,電話中一聲”你好嗎?”的聲音,也好像帶了特殊的意義.程東約李萍在”沙市賓館”的餐廳晚餐.餐後程東就在賓館里開了一個房間,跟李萍幽會.

程東的好朋友小王,王志強,正在家里整理行裝,他又要去溫州了.這是一條走熟了的路.這次他帶了五萬元去.其中三萬是這幾年里賺來的,還有二萬是向親戚朋友借的.要給利息的.他小心地將錢每一萬元一紮,再用報紙包起來,然後放在一個小布袋里.再將那布袋放在旅行包的底里.上面放了衣服,毛巾.走這條路是有些危險的,在溫州四郊的長途巴士上,常常發生搶劫的事.最近兩年雖說少了一些,但還是小心為上.

因為兒子就要出門了,小王媽煮了幾個菜,叫了孫敏一起來吃晚飯.孫敏爸爸畢竟拗不過自己女兒,見小王做事很勤,也賺到了錢,最後也默許了他倆的事,將近一年來,孫敏已經像王家的媳婦.整天幫著小王記賬,盤貨,送貨,收錢.又服侍小王爹媽,祇差沒過門而已.

小王爸爸癩得很勵害,閒著沒事喜歡到附近的小公園里,找一般像他一樣退休的老頭擺龍門陣.大家一起吹噓過去的風光時候.將近晚飯的時候,他一癩一癩地回家了.小王媽就埋怨他:”明天兒子就要出門了,我煮了些菜,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出門?”小王爹略帶輕蔑地說道:”好小的事嘛,看你大驚小怪的,我們年輕時造反,鬧革命.那才是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呢!”

”你看你,又來了,癩了腿好威風嘛.總是喜歡吹.”小王媽說道.

孫敏可並不知道小王他爹怎樣會癩的.也不知道小王他爹喜歡”吹”什麼.就說道:”伯伯,說給我們听听,你們那時候怎麼樣?”小王爹一听,就來勁了,長篇大論地說起來.

“那是文化革命的初期,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造反,打倒”走資派”,我廠的工人,在沙市是最早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的.我們廠人多,戰鬥力強,串聯了許多廠的造反隊,成立了”東方紅”造反派.全市數我們最大.我當時是”東方紅造反派糾察隊”的副大隊長.一招手有幾百人跟著我呢!”說到這裡.小王爹的臉上露出一片興奮的紅光.

孫敏接著問:”後來呢?”

“後來市棉紡廠也成立了一個造反隊,也有很多廠的造反派支持他們,他們就叫”支棉派造反隊,”他們其實是”保皇”的.有一次他們開誓師大會.我們決定去衝擊他們.我們三個副隊長,帶了三百多人,將鐵鏟去了頭.拿住了木棍就出

發了.誰知道支棉派的龜孫子幾百人.拿了刺刀.長刀.埋伏在會場四週.我們一到.就給他們圍住了.一看形勢不利.我馬上下令撤.我自己斷後.掩護自己人先走.手中的棍子舞得滴水不漏.誰知道他娘的哪個龜孫子.一刀刺在我的小腿上.我撲倒在地上.那些龜孫子一擁而上.拳打腳踢.我護住了臉.左腿讓他們給踢斷了兩處.”小王爹停了一下繼續說道:”不過我一點都不後悔.我救了同伴們.後來在”東方紅派”的慶功大會上.還帶著大紅花坐在主席台上呢!”

”後來那個什麼”支棉派”又甚麼啦?”孫敏繼續問道.

”後來就來了”軍宣隊”,一切都是軍宣隊說了算,”軍宣隊”說”支棉派”也是革命的.大家也不打了.”小王爹繼續說道.語音里還帶了幾分惶恐.

”那您的腿呢?怎麼沒醫好?”孫敏還是關切地問.小王爹夾了一口菜.沒出聲.小王道:”爸受傷以後.馬上送進了醫院.但那時的醫院也在造反鬧革命.醫院管理亂七八糟.所有有資格的醫生都趕去掃廁所了.也不知是誰給爸接的腿.接錯又重接.折騰了四次.搞成現在這個樣.”說到這里小王突然想起.對他爸說道:”爹.我去見過市醫院骨科的張大夫了.他說你的骨折.要是在當時接好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現在可以將腿骨截斷重接.還會有些癰.但走路可以改善很多.要不要去試試?”

”不要了.”小王爹略帶沮喪地說道:”都那麼些年了.我也慣了.再去動手術.不知要多少錢?我又沒了勞保.算了吧.”

說到這里.大家都沒了情緒.孫敏想了一想.又說了一句:”伯伯.當年您真了不

起啊!”小王爹的臉上掠過了一絲笑容:”吃啊,吃啊,多吃些,”將菜夾到孫敏的盤子里。

第二天一早王志強提著他的旅行包先到了上海,然後換火車去溫州.在溫州酒店住了一夜.轉搭長途巴士,去溫州附近的平安鎮.那兒是鈕扣及縫紉配件生產的集中地.

王志強上了長途巴士,挑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將旅行包放在座位底下,手提的小包放在腿上,就開始打瞌睡.陸續有客人上車.不久就滿座了.司機也上了車.一個個客驗票.王志強也睜了睜眼,把票給司機看了看.車門關上了,車里靜了下來,祇有幾個蒼蠅在嗡嗡地飛來飛去.跟著隆隆一聲,司機開了車,車子帶著一片塵土,駛上了公路.小王又低下頭開始瞌睡.除了一,二個帶孩子的乘客有一些吵鬧,別的乘客也像他一樣,整個車廂都在沉悶瞌睡的氣氛中.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車駛到農村的公路上,來往的車輛也漸漸少了,四周更安靜了.祇聽到蟬的熱鬧鳴叫聲.

突然,小王覺得坐在他身旁的人站了起來,看到他從一個手提袋里抽出一把斧子.那刃口鋒利雪亮.同時有一個高高瘦瘦的人,竄到了車廂門口.從腰中摸出一把手槍.大聲喊道:”打劫,放老實些.”同時轟地一聲,向車頂放了一槍.此時第三個匪徒在車廂後部站了起來,手中拿著一把尖刀.乘客中起了一陣騷動,帶孩子的大人,趕緊用手捂住了孩子的嘴,怕孩子哭鬧起來遭匪徒的毒手.還是那高瘦的歹徒見到局勢已被控制,繼續大聲說道:”大家老實點,老子要財

不要命.我的兄弟走到你們面前時,乖乖地把金銀首飾現金手表交出來,不然的話老子對你不客氣.司機,你就像現在這樣,不准快也不准慢.聽到沒有?”說著用槍柄在司機后腦上敲了一下,”是,是.”司機嚇得抖了起來.

從最後排開始,持刀斧的二個歹徒挨個地搜掠乘客,錢包,手表,金鍊不斷地塞進歹徒手中的旅行袋里.歹徒的恐嚇聲,乘客的哀求聲,不斷地傳入耳中.小王在緊張地考慮著.他身後一排二個乘客已被搜掠過,匪徒去了同排的另一邊,小王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暗中用腳將地上的旅行袋踢到後排去.正在此時他的目光接觸到站在車廂門口持槍匪徒的目光.那兇狠盯視著的眼神,那槍筒上反射的藍光.令他不寒而慄.僵住在座位上.這時拿刀的匪徒已經站在他的面前.大聲么喝:”嗨!快點拿錢.”小王此時才反應過來,他趕快將手提包遞了過去,又除下手表,準備遞過去,那匪徒卻不來接,打開了手提包檢查,祇听他說道:”你一個出差的人,帶這麼少錢.!”

小王趕緊說:”我是探親的,就那麼多錢了.”

此時听到那持槍匪徒叫道:”兄弟,檢查他坐位底下的東西!”

持刀匪徒將手中的手提包交給身後同党,就伸手來奪小王的旅行袋.小王此時什麼也顧不得了.也伸手去搶.只見兇徒右手的刺刀一閃,直向小王的身上刺去!小王本能地伸出左手一擋.刺刀划破了左手的皮肉.受痛以後手一縮,那刺刀直刺入小王的右下腹.接著拔了出來,血淋淋的,刀尖上還在滴血.小王覺得右下腹像被火焰灼傷似的劇痛.趕緊用雙手捂緊了傷口,他感到有一絲暖

暖的液體,慢慢地向下腹和大腿流下去.他恐懼地睜大了眼睛,看著匪徒槍走了他的旅行袋,他們找到了錢,他們癡笑著,一張一張鬼怪似的臉,慢慢淡去,留下一片灰白的背景,小王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小王覺得有人在搯他的”人中”穴,醒了過來.看到一個卅多歲修飾整潔的女人,坐在他身旁,想起了劫匪,想起自己挨了一刀,又感到了傷口處像燒灼般地痛.低頭看到褲帶被人解開了.一塊棉花紗布蓋在傷口上.那女人正用手壓著紗布.紗布都已經滲滿了血.他用感激的眼光望著這個女人.”劫匪已經走了?”這是小王第一個反應.

”你醒了就好了,”這個女人說道:”你用手壓緊這塊紗布.”

小王听她的吩咐,伸出右手,用手指壓住了紗布.那女人移開了她的手,那手上已沾滿了血.這女人繼續說道:”我是護士,你的刀傷如果沒有傷到膀胱,是不礙事的.剛才你是嚇昏了的.現在最好快些去醫院處理.”

小王更用力地壓住了傷口.那女人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此時車上正亂哄哄的.一個人大聲喊道:”司機同志,你現在開去哪里啊?我們該立刻去派出所報警,說不定還能追回錢來!”立刻有五,六個人附和他.小王正想開口,听到那司機大聲喝道:”你們這些人還有沒有良心?車上現在有個重傷的人,我不去醫院去哪兒?”

車很快停在平安鎮醫務所的門口.那司機跳下了車衝著醫務所大聲吼叫:”來人哪!急救重傷病人!”過了一會,出來一個護士模樣的中年女人,問道:”病人

在哪里?”司機指了指車上,那女人上來看了一下小王,”噢!刀刺穿了小腹.”

她趕快下車,朝著門里叫道:“小張,快找人拿架擔架來!”

門里那個叫小張的卻不賣賬,破鑼似地嗓門叫道:”為什麼又是我?人都死光了嗎?獎金沒有得拿,苦差使有得做!我忙著呢!沒空!”

一句一句像棒槌一樣打在小王的心里,他傷口處的血還在向外滲,心里急得什麼似的.又聽到那女人說:”病人傷得很重,你就當是做好事,幫幫忙行不行?”

破鑼似的嗓門又叫道:”做好事!?有什麼好處?你叫小李他們!”

還是不見人影,那護士沒有辦法,又回到車上,對小王說:”我扶住了你,能不能走兩步?下了車再說?”

車上又起了一陣騷動,四,五個聲音一起咕喱咕碌說道:”您還是下車去罷,沒理由我們整車人等在這里?”

小王很無奈的站了起來,在那護士的攙扶下,一步一步走動,每走一步他就覺得傷口里湧出一些血來,特別是下車的兩步,汨汨地流了很多血.等他下得車來,那車隆隆地卷起一片塵,開走了.小王心里很怕,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了.他對扶住他的護士說:”大姐,我身上還有些錢.我出卅元,請哪位大哥抬我進去,好嗎?”

那護士立刻叫:”小張,拿擔架來,這病人願出卅元錢呢!”那叫小張的走了出來,卅幾歲一個小青年,望住了小王,說道:”卅元好多嘛?出五十元,我們抬你!”

小王點點頭.他被抬進醫務所,睡在一張病床上.

在小王褲頭的小袋里還藏著五百元,那是出門的人防身用的.他取了出來,給了小張和他的同伴五十元,還要一疊連聲的謝他們.他又給了那中年女護士五十元,麻煩她打電話通知他在平安鎮的朋友,又通知在沙市的孫敏.

過了一會醫生來了,檢查了一下傷口,說道:”幸虧這裡不是要害,也沒傷到膀胱,我先幫你消毒,止血,包紮起來.但還需要做 X 光檢查及縫合傷口,一共大概需用千把元,你有沒有錢?”

小王的心到此時才安定下來,趕緊說:”有錢.有錢.我的朋友過一會就會來.我的家人明後天也會到,他們會帶錢來.”那醫生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對住病人老是”錢,錢,錢,”他略帶無奈地說:”看完了病不給錢的太多了.醫生,護士也要吃飯啊.我先給你治療,待你家人來了再付錢吧!”

第三章

再升職程東顯才華 售私煙細論“黃毛幫”

沙市這幾天都下大雨.天空像鍋底一樣黑,在那濃密的烏雲底下,有一縷縷灰白色的雲,給風吹得飄舞著,旋轉著,又撕裂了.四散了,雨忽停忽下,極目望去,整個世界都是昏暗的,霧濛濛的.

程東正在辦公室里.廠長和科長都專門找他談過,下星期供銷科將會召開一個重要會議.廠長要來親自主持,會上將研究新的銷售策略.程東有一些想法,很有創意,廠長和科長都要求他好好準備一下,在會上作主題發言.

程東正在聚精會神寫他的發言大綱.有不少想法是他從函授大學的講義中學來的.

經過二年多的努力,程東已經成為科里銷售量最大的業務員,有頭腦有能力又肯幫助人.在科里已經隱隱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這天,外面下著大雨,程東在辦公室里正在最後潤飾自己的發言.忽然電話響了.提起電話是孫敏的焦急的聲音.

：“東哥,不好了,志強在溫州出事了!”孫敏的聲音.

“怎麼會事?不要慌,你慢慢說.”程東問道.

“平安鎮醫務所一個護士打了個電話來,听她說志強在路上遇上了強盜,一刀刺破了肚子,流了許多血,現在正在醫務所里急救,要我們家屬趕快去.東哥,

怎麼辦啊?”說著這裡孫敏再也忍不住,哭了起來.

“孫敏,不要哭.”程東說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那護士還講了些什麼?志強的身體有沒有危險?”

“我問過了,說是右下腹給刺了一刀,流了不少血,但性命是不礙事的.”孫敏忍住了哭泣,回答道.

“孫敏,你去不去?如果你去我陪你去,如果你不去,我和鐵蛋去,保證將志強平安帶回來.”

“東哥,謝你了.我一定要去的.不過還有一件事.”孫敏欲言又止了.

”什麼事?”小程問道.

“那護士說志強關照的,我們要帶些錢去.”

“要帶多少錢?強哥在這裡還有沒有錢?”程東問道.

“那護士說大約一千多,志強這次去帶了五萬元,志強的戶口里祇剩幾百元零錢了.要不就得問志強爸媽,他們也靠平時志強給的家用,不會有余錢的,我爸你是知道的,更說不得了,東哥,怎麼辦呢?我是急死了.!”又哭了起來.

“孫敏,”程東安慰著她.”你不要急,這兩個錢東哥還拿得出.你有沒有那醫務所的電話?跟誰聯絡?”

孫敏說了電話跟那護士的名字.

“這樣,”程東說道,”我現在立刻掛電話過去.弄清強哥的情形,你也要跟家里說一聲,今晚七點我去強哥家,最好你也去,也要告訴他們兩老發生什麼事,我

們碰頭時再講明天的安排,原則上我們一定走。”

“好的,今晚七點強哥家見,”孫敏已經鎮定好多了.

程東在家三口二口扒完了一碗飯,告訴他媽小王出了事,自己明天要去溫州接他,就去了志強家,那時剛好是七點.

進去看到孫敏已在那里.兩眼腫腫的,看起來今天已經哭過很多次了.志強媽正在哭,志強爸看到程東進來,眼神中充滿著期盼,大家招呼了一聲,志強媽邊哭邊說道:”阿東,你跟志強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救救他.”

“伯母,你放心..”程東安慰道,”今天下午我已經跟平安鎮醫務所通過電話.小王照過 X 光,沒傷到膀胱.一點不礙事的,醫生已經替他縫合了傷口.明天就可以下床走路了.我和孫敏明天就走,三天以後.你們就可以看到志強了.”

此時鐵蛋也來了.二位老人家心也定下來了.鐵蛋向他們介紹了去平安鎮的詳細的行程.

說話的時候又下起雨來,雨點打在窗上淅淅歷歷的響.程東看到有雨水從窗台上滲入來,有半截牆已經霉跡斑斑.又看到小王父母,才五十來歲的人,頭髮多已斑白,臉上深深的縐紋,皮膚粗糙,又看到屋角有一個大膠袋.隱約看得出里面是空的鋁質汽水罐.二毛錢一個,有人收購的.想起志強父母一世辛勞.晚景還是這樣淒涼.要是小王真的有個三長二短,這日子不知怎麼過了.就是自己家,這二年自己有了份好工作,父親又有手藝,小生意做得紅火.生活才好一點,要不是這幾年的改革開放,還不是大家都窮?

從小王家出來,跟鐵蛋和孫敏分了手,他一個人慢慢地走著回家.雨已經停了.天空還是漆黑的,空氣經雨水的洗滌,難得地變得清新.他貪婪地做著深呼吸,想趕走令人壓抑的思緒.內心對自己大聲地說道:”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發財.”有了錢才可以免除對未來生活的擔憂,有了錢才可以揚眉吐氣,出人頭地!第二天,程東和孫敏一早就出發了.傍晚就住進了溫州的酒店.安頓下來以後,二人一起到餐廳吃晚飯.孫敏還是非常擔心,可能醫院的護士隱瞞了真相,可能小王實際上傷得好厲害?程東不斷地勸慰她.

“不會的,護士沒必要騙人啊,而且她說得實牙實齒,也不像瞞住了什麼.再說祇要我們帶一千多元來,如果真傷的厲害這麼一點錢怎麼夠?”

“東哥你說的也對,但我就是心慌.他帶的錢不知還在不在.如果全搶走了,我們將來日子也難過啊!”

程東沒有出聲,他暗想這錢一定沒有了,志強也一定是在護錢的時候被刺傷的.否則不會要家里人帶錢來,歹徒也不會無故傷人的.

程東開始轉了個話題,打破了沉默.邊說話他邊看著孫敏.他跟孫敏認識很久了,但似乎從來沒有注意過她,她是一個文靜的,衣著普通的,不特別引人注目的女孩子.但此刻程東看到她:瓜子臉,一雙大眼睛,皮膚白皙,頭髮烏黑,身材豐滿,也長得很漂亮.看到她對志強的關切,不禁也為志強高興.

第二天一早,他們搭了去平安鎮的長途汽車.在車上程東有意地坐在車頭位

置上,跟司機搭訕起來.

“去平安鎮的路安不安全?”程東問道.

“也難說呢,我們總站每一條線都發生過搶劫的事,不過也不太多吧.”司機回答道.

“我一個朋友前天就在這條線上遇到劫匪.”

前天是有一樁,不是我開的車.聽說三個劫匪有槍有刀,還傷了個人,搶去幾萬元呢!”

“公安有沒有抓到人啊?”

“公安?”司機帶一些耶喻的神色說:“他們忙著呢!忙著抄牌罰款分獎金,哪來功夫啊!如果不死人他們理都不理.話說回來,這些搶的,偷的,多是外頭人,最多是湖南,四川來的.初初可能也是好人,想來打工的,後來找不到工作,就一夥一夥的為奸作盜了.他們沒根沒底,作了案,有了錢,這回不知走得多遠了.怎麼去抓他?”

又說了一回,車就到了平安鎮了,很忙就找到了醫務所,見到了小王.

孫敏快步走上前去,在床沿上坐下來,拉住了小王的手.小王忍不住兩行眼淚流了下來.喃喃地哭道:“孫敏,沒了,五萬元沒了.”

“你身體怎麼樣?”孫敏問道.

小王沒答她,還在痛心:“沒了,五萬元沒了.”

這五萬元錢是他三年的心血,是他未來夢想的基礎.其中的二萬還是借來的.

現在,在一瞬間都失去了.

“錢沒有了可以再想辦法,你身體怎麼啦?”程東也走上前來.

小王將他遇劫的情形講了一下.醫生也走了進來,說雖然流血多了一些,但休養幾天就會好了,傷口也沒問題,可以走路,但避免舉重物,三個星期後一切都會正常.程東辦完了離院手術,第二天就帶小王回到了家里.

沙市化工廠的銷售策略會在江廠長的親自主持下開會了,參加會議的除了供銷科的全體人員外,工廠各部門的經理負責人都參加了.江廠長作了形勢報告,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新形勢下,主動地,積極地參予市場競爭的戰略重要性,這是企業生存的基礎,也是企業發展的依托.接著江科長講話,表達了全科同事的決心.

跟著由程東代表供銷科全體同事,提出了促進銷售的戰略構思,內容包括:提高和穩定質量,改進包裝,加強宣傳,樹立名牌形象.同時主動出擊,在鄰近城市設立分銷網絡,重新確定一套科學的價格系統,研究並運用各種科學的促銷辦法.

程東的方案,得到了一致的讚同.會後廠部決定就在供銷科內設立一個”市場推廣小組”,調來了二位年輕的同事,由程東任組長.並將程東的職銜正式升做”供銷科副科長”.雖然這一切廠部的決定都是經過江科長同意的.但程東很清楚地感到江科長有一些酸溜溜地不滿.

工作開始動起來了。兩個青年小李和小張，都幹勁十足，他們首先選擇了蘇州，常州和無錫三個臨近的城市，訪問大的百貨公司和商場，選作分銷點。由於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人民收入增加很快，對化妝品的需求增加很快，市場上供不應求，所以程東好似順水行舟，業務擴展意外地順利。

沙市的電視上也時常看到“白天鵝”的廣告，好幾個大街口也豎起了“白天鵝”的廣告牌。看到這些，程東心中也有一種自豪感。當然照比例的分佣，他是愈拿愈多了。

在事業上一帆風順的時候，他跟李萍的關係令他感到迷惘。他跟李萍的約會還在繼續，有時因工作實在太忙，少通了電話，李萍還會主動打電話來。但總覺得不那麼開心。有一次，約了李萍看電影，程東等在影院門口，當他看到李萍飄逸地走過來，滿臉迷人的微笑，禁不住說道：“你真漂亮！”這是程東衷心的話，他心中的愛。但 李萍答道：“你不要哄我開心，很多人對我這樣說的，好希罕嗎？”一邊還是微笑著。程東接著問她：“是誰對你說的？是別的男朋友嗎？”

“啊！我不跟你說了，你在吃醋了。”

又有一次，在他們幽會的時候，程東問道：“李萍，什麼時候有空，到我家來吃飯，我爹和我媽想見見你。”在程東的心里已經把李萍當作是自己的人，隨時舉行一個婚禮，就是自己的老婆了。他真的是愛李萍，崇拜李萍。

但李萍回答道：“什麼？是不是你要我去見未來的公公，婆婆？我可還沒準備嫁給你呢！”臉上帶著佻皮的微笑。程東猛地抱緊了她，也微笑地問她：“不嫁給

我你嫁給誰呢?”

”這可說不定,追我的人多著呢!我媽要是知道我跟你交朋友,准要罵死我了。”
李萍說道.

我有什麼不好了?”程東反問道.

此時李萍抱緊了他,”不要再說了,祇要開心就行了,是不是?”

在他們之間似乎缺了些什麼東西.

一天,程東約了沈明訓經理一起喝咖啡,付給他回佣.他們每個月見面一次,現在已經是老朋友了.沈經理問他:”你跟李萍最近怎麼樣?”沈經理知道他們在交朋友,也許不知道他們的關係那麼深.

“還好,普普通通的.”小程答道.

“那麼你就要認真些去追了.”沈經理說道.

“是不是有人也在追李萍啊?”小程又問道.

沈經理哈哈大笑起來:”這我就不方便說了,你好自為之吧!”

關於李萍的話題就此打住.程東知道了自己有個情敵,而且是個勁敵.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

他反覆自問:”是妒忌嗎?”不是的,他已經得到了李萍的身體,”是沮喪嗎?”也不是,那麼是什麼呢?程東反覆問自己.最後他明白了,自己付出了整個的心,李萍卻沒有.心中的不舒服是一種深切的失望,他以為自己已經得到的東西-----李萍的心,李萍的真愛,-----其實他並沒有得到.那又怎麼樣?他想到頭腦發

痛,也不知怎麼回答這個問題.這時他想起一個先哲的話.”將想不通的問題留到明天,明天也想不通的話留到以後,到一天你不再想起它的時候,問題也不存在了.”

程東約了王志強和劉鐵成一起,到食街的”張王記大排擋”聚聚.現在大排擋由老闆娘王記一個人打理了.請了一個大廚.老闆張記已經在鬧市的街上開了一家”張王記大飯店”.老闆娘王記一見他們三個,老遠就堆下滿臉笑容,”啊啲啲,三位怎麼近來少見啊?請坐,請坐,請這裡坐.我們有老火煲的魚頭湯,隨菜送的,三位叫些什麼菜?”

小程坐下就笑著問:”老闆娘,這麼發了你還這麼辛苦?”

”這不都是靠各位客的幫襯!?那里說得到發,我們生就的辛苦命,做得動就多做些,你們各位都發了我們做多些生意,是不是?多點來幫襯才好啊!”老闆娘笑得見牙不見嘴,一籬籬好話倒下來.小程他們點好了菜,老闆娘去招呼別的客人了.

“志強,最近身體還好吧?”程東問.

“身體是沒事,東哥,我欠你的錢現在仍還不出,欠你的人情,更不知怎麼還了.”

小王變了很多,心事重重的樣子.

“自己兄弟提那幾個錢做什麼.你欠別人的兩萬元有沒有法子清了它.?”

“我家里還有些鈕扣存貨,傷好了以後,這些日子就在清理這些貨,賣的錢來還債,大概也夠了.祇是以後不知怎麼過?”

“你不準備再籌錢去溫州了?”

“唉,我的心里很亂,跑溫州是我的熟行,但現在一想起溫州,眼前就見到那三個劫匪,傷口上又有那種滲血的感覺.其實事情已經過了幾個月了,傷口早就長好了,但不由自主的就會有這種感覺.好可怕.恐怕這輩子再也不敢去溫州了.”

“那你有什麼打算呢?”鐵蛋插口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小王沮喪地說道.

“孫敏呢?”程東又問道.

“初初二個月每天都來看看我,現在很少來了.我也不去找她.找到了她說些什麼呢?”

志強很傷心.說到這裡語帶哽咽.

程東和劉鐵成都不知怎麼去安慰他.大家靜了下來.

志強見到為自己一句話冷了場,有些不好意思,打起了精神問鐵蛋:“嗨.你那一擋生意怎麼樣?”

“唉!”鐵蛋也嘆了口氣才說道:“我那生意是餓不死吃不飽的生意.最大的收入是幫人補呔.一個月最多賺二百元又苦又累又要受氣.也不是能做一輩子的事.”

程東想起自己組里還需要人手,江廠長也答應過他自己招聘幾個,如果有志強,鐵蛋這樣自己信得過的人來幫手當然最好.他就說道:“我現在負責一個市

場推廣小組,組里正要招人,工資不算高,大概二百多吧,另有獎金分佣,你們想不想試一試?如果願意,我去找廠長說說。”

志強跟鐵蛋听到了,高興得喜出望外,齊聲道:”可以在東哥手下做,求之不得啊,你去說說吧。”

二個星期以後志強和鐵蛋都成了沙市化工廠的職工,在程東的手下做事.

生意是出乎意料地好,小王和鐵蛋工作也很努力.一天,小王從無錫出差回來,彙報了客戶的情形後,對程東說道:”東哥,這次我在無錫想實地看看我們牌子的銷量和其它牌子銷售量的比較.我站在離百貨公司化妝品櫃台不遠的地方,看顧客買貨的情形.最貴的外國名牌,同類的產品比我們要貴三倍到十倍,也有人買但不是太多.另一類是上海天津一些廠出的,國產名牌,買的人非常多,他們的價錢比我們貴一倍都不止另一類就是我們廠跟一些地方小廠的產品,賣得還可以,但不如上海天津的貨.我問過好幾個顧客,有中年人,有小姑娘,為什麼不買我們又好又便宜的貨?大家的回答差不多一樣,都認為化妝品是要用到自己臉上的,沒理由刻薄自己,外國貨實在太貴,就買上海或天津的貨了.也就是說我們價格太低,反而令顧客沒有信心,現在生意好,是整體的化妝品市場好.其實我們是不是在顧客的定位上有些問題?我們可以加價,包裝更漂亮些,品種更多些.我們應真正做到國內名牌那個檔次上去.”

小王看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程東跟他一起又去”小巴黎百貨公司”和其它一些大商場進一步觀察調查.發現定價太低,反而不利於進入主流的消費群

體。

回廠以後，小程找了江廠長，說了他對進一步擴大銷售的看法。他建議廠里推出一個”白天鵝”系列 II 產品，全新的包裝，增加幾個品種，價格提高七成到八成，向上海貨看齊，小程又建議拿出銷售額的一個固定百分比，例如百分之十，作為宣傳費用。

小程跟江廠長是很熟的，早在小程進廠前江廠長家里凡是有東西壞了，諸如配鎖換鑰匙，水管漏水，傢俱修補，都會找小程爸爸去修理。小程進廠以後，每年二次都會跟著他爸去江廠長家，一次是賀江廠長生日，一次是去拜年。

看到小程將”市場推廣組”搞得有聲有色，江廠長更信任他了。一一採納了他的意見。二，三個月後，”白天鵝 II 系列”就推出了市場，為此沙市化工廠還舉行了盛大酒會，請來了北京和香港的名歌星，各地的分銷商有遠道從南京和上海來的，哄動一時，報紙上連篇累牘都是”白天鵝 II”的報道。江廠長和汪經理都大出風頭，產品銷售又是一個大飛躍。由於”II 系列”銷得好，工廠的利潤上升得很快。

一天，江廠長的祕書打電話來，邀小程去談談。小程准時到了，心中將最近的工作回顧了一番，生怕江廠長問到答不出來。等了幾分鐘，祕書就請他進去。那是一間寬大的辦公室，一邊是江廠長的辦公桌，另一邊是一套沙發，還佈置了鮮花和盆栽。看到程東進來，江廠長笑哈哈地站了起來，伸出手來，小程趕快迎上幾步，兩手緊握江廠長的手，搶著說：”江廠長，您好！”

江廠長也笑著說：“好！好！大家好，那邊坐。”將程東讓到沙發處，兩人一起坐了下來，這是招待客人的禮數，不是上級對下屬的態度了。小程有些受寵若驚，恭敬地問道：“江廠長叫我來有什麼指示？”

待祕書上過了茶，退了出去。江廠長才微笑著說道：“小程啊，你來我們廠三年，表現出色，正是一個有為的青年，沒辜負你爸爸的期望，也沒令我看走了眼。很好，很好！”

小程倒有些不好意思，紅著臉答道：“這全靠江廠長的教導和栽培。”

“黨的方針英明，我們廠又正確地實行了這一方針，今後正是年青人大顯身手的時候！”江廠長認真地說道。

“是，今後一定照江廠長的指示去做。”小程還是畢恭畢敬地答道。

話鋒一轉轉入了正題，江廠長說：“關於廣告的事，你的建議很對，其實廠領導也一早就強調了商品宣傳的重要性，我們生產的是消費品嘛，一定要樹立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我們廠的產值這幾年提升很快，現在年銷很快就達到一億元了，百分之十是一千萬，是一個大數目，本來，這筆錢該撥給銷售科的。但新市場和新產品的開拓，都是你們小組在搞，也搞得很成功，所以我決定，新的經費大約每月一百萬都撥給你們組，那叫市場拓展經費，你看怎麼樣？”

程東聽到真是喜出望外，大聲說道：“有江廠長支持，有這樣一筆促銷費，我可以保證銷量更快上升！”

“好！好！”江廠長讚許地說道。“不過，這裡還有一層更深的意義，你體會就可以

了,不要去傳,廠里現在贏利不差,如果報上去,將來都要上繳的,我是想借這個名目,留點資金,將來搞多些福利.當然廣告也要做的,產品名氣大了,將來銷售容易些,福利多了,職工受益.比都交出去好,是不是?”說著說著江廠長哈哈笑了起來.

程東聚精會神地聽著江廠長的話,試著听明白他的每一句話的意思.”

我明白了.”小程答道,”那麼將來做廣告及留福利那比例是多少?”

“一半一半吧.”江廠長還在微笑.

“是,一半一半,我會安排好的.”程東還是畢恭畢敬的神情.

接著,江廠長斂起了笑容,問道:”小程,你有沒有听說你們汪科長向他自己侄兒的公司買我廠用原料的事?”

程東听郝大姐說起過此事,但不知詳情.他也如實答了.

江廠長很嚴肅地說道:”你回去想辦法打听清楚這件事,詳細的匯報給我,消息也不要外傳,明白嗎?”

“明白,廠長放心.一定辦妥.”小程說道.江廠長也站起身送客了.

江科長的事鐵蛋很快打听到了,汪科長的侄兒叫汪向東,一年多以前註冊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多利實業公司”,自那以後沙市化工廠的主要原料就轉向這家公司購買,每月的採購量達到幾百萬元之鉅,而且一年以來頻頻加價,現在沙市化工廠的購入價比市價要貴不少.程東約了個時間,向江廠長作了詳盡

的實事求是的彙報。江廠長微笑地听了彙報,也不置可否,對小程說:”很好,領導會處理此事的,這事不要外傳。”

程東退了出來,心想汪科長也太貪心了,黑了廠里幾十萬,這下不知要受到什麼處份?科長的位又不知誰做?會不會是自己呢?又想這個位也不好坐,科里資格老的同事很多,還不如就坐在現在的位上。

過了二個月,听說上級公司來了文件,因為汪科長工作出色,調去公司屬下另一家工廠,任廠長。空出的供銷科科長的職位,任命郝大姐擔任。

又過了二個月,小程叫鐵蛋去打听,那些原料現在向哪家買?据說郝大姐上任後就停止跟”多利實業公司”的交易,轉向另一家公司買。價格跟”多利”公司差不多。

一切結果都在小程意料之外,不過他似乎也悟到了很多道理。

就在廠長召見小程以後,“市場促銷費”源源流到小程“市場促銷組”的賬戶上。在跟廣告商一次交易中雙方商定三萬元在蘇州市內豎一塊廣告牌。小程要求對方開六萬元的發票,收到三萬元現金回佣後,他去找江廠長,在祕書退出去以後,他將盛了三萬元的公文袋交給江廠長,並說明這是第一筆錢。江廠長想了一下,說道:”你拿出百份之廿,由你自己支配,百份之八十留在這裡,以後也不必逐次送來,一個月一次送來就可以了,大家為工廠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得到些利益也是應該的。”

小程答道:”是,明白了,我以後每月來一次”又說了一會公事,才退了出來。

袋住了六千元錢,回小組怎麼分呢?又怎麼解釋這筆錢呢?江廠長說過不要外傳,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收起來吧.想通了以後小程高興起來,回到組里就大聲說:”今晚我請客吃飯!”

現在”市場拓銷組”里已經有十幾位同事,都是程東面試取錄的,都是年輕人,有自己獨立辦公室,營業額早就超過銷售科好多倍了,在小組的大辦公室里面,小程也有了一間自己的小房間,由於常常有大筆的現金拿來拿去,所以小程也常常帶上一個大公文皮包,比原來汪科長用的那個更要講究.

當天下午小程去了銀行,將那六千元存入自己的戶口,存了以後又有些後悔,他覺得有些不妥.為什麼不妥?一時又說不出來.走在人行道上,聞著那熟悉的帶著煙味的潮濕空氣,小程想到了,自己在人民銀行的那個戶口,雖然金額也很大了,但每一筆錢都說得清楚是怎麼來的,現在這六千元和以後更多的六千元,如果有人問起那該如何解釋呢?有人會查這一可能性是不能抹殺的,”文革”才過去幾年,人人自危那種意識,到現在還普遍存在在社會上.小程也不例外,這六千元錢令他感到有些不安.反覆思量以後他決定:以後再拿到錢就去離家遠遠的城北區工商銀行再另開一個戶口,這個戶口的存折藏在另一銀行的保險箱里,保險箱的鑰匙用膠布黏在自己辦公桌某個抽屜底板的背部.這樣將不會有人知道他擁有一個祕密的銀行戶口.想通了整件事後他又高興起來,默默地心算自己擁有多少財產.

晚上跟同事一起到館子里吃了一頓,他還特地邀來了郝大姐及供銷科里幾

位老同事,年輕人多,著實熱鬧了一會。

回到家里已經九點多了,平時這個時候他爸媽多已經睡覺了,今天卻不是,廳里燈光開得通明,十九吋的電視也開著,聲浪很大,他爸坐在沙發上,對著電視在猛抽煙,似乎沒在意電視,他媽在飯桌邊,正在剪裁著什麼,一看這陣仗,小程知道爹媽正在吵架,他小心翼翼叫了一聲:”爸,媽.”就走到桌邊站在他媽身旁,問道:”媽,這麼晚了你在裁什麼呀?你要什麼衣服我陪你去買新的.”

這時他媽狠狠地向布上剪了一刀,回過頭來對他爸喝道:”老頭子,兒子回來了,倒是叫兒子評評理啊!”

“什麼事啊?”程東問道.

“唉,我們那煙糖柜檯,你老媽想放進口煙在里面賣,那可多是走私貨啊,你說會不會惹出事來?”小程爸說道.

“老頭子,就你這麼膽小,人家方家的,張家的,陳家的,總之我們週圍所有的賣煙擋都在賣進口煙,一個月可以賺多幾百元都不止,理它什麼進口不進口,別人都做為什麼我們不能做?我們祇管賣煙,別人走私不走私關我們屁事!就你老攔著,不准,不准.有錢都不要賺,真沒見過你這樣的人!”小程媽火氣很大,說得像放機關炮一樣.

“唉,小程他媽,這進口煙是要向黃毛一伙進貨的,他們那一伙人橫行霸道的,不來惹我們就謝天謝地了,那有道理我們還去兜攬他?不怕惹麻煩嗎?”小程爸繼續辯護道.

“我就說你死心眼，一點都不懂，黃毛那一伙和警察，市場管理處的人都是打通的，向黃毛進貨，他們再也不會來查，你不給黃毛一點好處，不定哪天他會找你麻煩了。我是說這個生意做定了，就算市場管理處的人來，罰個百把二百元，也就沒事了，就是你怕！怕什麼呀？有錢也不要賺，就算你以前在廠里打一份工，也沒賺這麼多啊！”小程媽越說氣越壯，聲音大得像在吵架一樣。

兩老說了一陣，都停了下來，望住兒子，看他站在哪一邊？

這事突如其來，小程一時不知說什麼好，他想起鐵蛋跟黃毛很有交情，就說道：“黃毛那邊也沒什麼，他不會來惹我們的。”

小程他媽高興地說道：“是不是？兒子也說沒事的，我們先賣起來，如果有事大不了不賣囉，有什麼難斷的？”

小程爸囁嚅了一下，不知想說什麼，又嚥了下去，猛地抽起煙來。小程也想再說幾句，他不想為這幾個小錢引起那怕一丁點兒的麻煩，想再勸勸他媽不要賣了，但此時他媽已經去了廚房，口中說道：“我煮了些綠豆湯，阿東，你嚐嚐。”說著給他爹也盛了一碗。小程想想此事也無所謂，也不再說下去。

正在這時門鈴響了，正感到奇怪，這麼晚了還有誰來呢？開門一看是鐵蛋。進門就招呼：“東哥，伯母，伯伯。”

“鐵蛋，這麼晚了你還來，有什麼事罷？”小程問道。

“我媽叫我來問問，賣進口煙的事不知伯伯，伯母商量得怎麼樣？”鐵蛋問道。

小程見到媽媽想要開口，趕緊截在前頭說：“你爸和你媽是什麼意思呢？”

“我爸是無可無不可的,我媽讚成做,她要我捎話過來,向黃毛他們進貨很容易的,不會有事。”鐵蛋說道。

“回去跟你媽說,我們老頭子這回也同意了.咱們明天就去進貨!”小程媽說得很爽快。

這事就這樣定了.他爸也熄了電視機,入房休息去了.小程將鐵蛋讓到自己房里,沖了二杯茶,慢慢喝茶聊天.那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小小的寫字桌,一張椅子,一張單人床.房間雖小,小程請人來裝修過.水泥地上鋪上了塑膠地台,四壁和天花板都糊上了牆紙,窗戶上掛著厚厚的毛質窗簾,小程倚在床背上,鐵蛋坐在椅上,都很舒適。

小程問鐵蛋:“黃毛那一伙現在都做些什麼?”

“黃毛現在可發了,至少有一、二百人跟著他,包賣走私煙,走私酒,走私電器和金銀首飾,城南大街上新開的大金舖,就是他開的,”宇宙大酒店”里的”宇宙卡拉 OK”也是他開的,那些小打小鬧,偷雞摸狗的事早就不做了。聽說公安的頭也是他的好朋友.現在是沙市的一個人物呢!”

“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小程微笑著問。

“我跟他弟弟是好朋友.他弟弟叫張雲程,黃毛本名叫張雲鵬,他弟比他小七歲,兩人天生都是黃黃的頭髮,外號就叫黃毛,真名人家反而不知道了.他弟,今年初去了香港,聽說都是他哥安排的.現在還常常跟我通電話.說是在香港做生意.似乎很得意的呢!”鐵蛋說道

“你說起張雲程其實我也認識的,”小程舒適地靠在床上,帶著微笑回憶著幼時的情景”我記得有一次跟他一起玩兵捉賊,他扮兵,我扮賊,玩得正開心,我媽來了,把我捉回家,教訓了好一會.說他哥哥是流氓,不許我跟他玩,到現在不過十二,十三年吧?人事變化那麼大!那時我還不明白什麼叫流氓?”

“是啊,許多事都是想不到的,十幾年前吊而朗當不讀書的一個人,誰能知道最發達的就是他呢!”鐵蛋不無感慨地說道.

“有沒有听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也許他是屬於”時辰未到”那一種呢?”小程心情很好,輕鬆地說道.

“我看未必,黃毛他機靈著呢,他不惹警察,不搞事,面子上都是正經生意.路道又粗,公安局,檢察院,一直到市里,都有關係,誰去搬他?又有誰搬得倒他?再說黃毛那人很有義氣,現在又哪里分得出好人,惡人了?有些人可能做到了幹部,表面上一本正經,滿口大道理,實際上可能是個大貪污犯,可能逼死過人!我看現在好人難尋,那些老實人,挨苦受窮的人,也許是好人,他們又有什麼”善報”了,?這個世界最要緊是有錢,有路,要做有辦法的人.”鐵蛋感慨地說道.

“你是不是修自行車久了,太辛苦了,才這麼滿腹牢騷的?”小程問道。他想把氣氛搞得溫和一些.

“修自行車好苦,又髒又累又賺不到錢,見了市場管理員,見了民警就要低頭哈腰招呼他們,一包煙是少不了的.最難受是那個”氣”那是什麼芝麻綠豆的小官?可就是比你高級,你得忍他們那大模大樣的作派.”鐵蛋說起這些事還心

有餘恨。

“別那麼認真嘛,就是當了官還不是揣摩著上司的意思來討好?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倒是你說的,別做沒用的老實人,要機靈,要找路,要有辦法,爬上去有了錢就可以安心了,你知不知道黃毛是怎麼發起來的?”小程還真是有興趣知道。

“東哥,你要我說,可這茶喝完了,我肚子又有些餓,有沒有什麼吃的?”鐵蛋嘻皮笑臉地說道。

“你早不跟我說,”程東邊說邊起身,“我媽煮了綠豆湯,喝些?”

“再好沒有了,我最喜歡喝綠豆湯。”

小程去廚房盛了二碗,又替鐵蛋續了茶,兩人邊吃邊談下去。

“黃毛爹是在煤棧做搬運工的,他媽生了黃毛和他弟弟,在黃毛十歲那年生病死了,他爹回蘇北鄉下討了個後母,當時才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什麼都不懂,所以黃毛跟他弟弟從小就沒人管,也不好好讀書,結交了五六個跟他合得來的朋友,成天游手好閒,欺侮同學,在街坊里偷雞摸狗,惹事生非,有時碰到別的流氓幫,他爹非但不管,還會從煤棧里找人出來幫打架,所以到黃毛十八,九歲時在週圍幾條街已經是人人知道的”名人”了,起初黃毛也在煤棧找了份工,可憐兮兮的拿一份工資,後來”食街””服裝街”都開出來了,他就想到去收”保護費”,他們的名目叫”清潔服務費”,初初錢收得不多,那些攤擋如果付了錢就平安無事,如果不付錢,”清潔”也就出了問題,死老鼠,活老鼠,死蟑螂,活蟑螂

都來了.雖然明知是黃毛在搗鬼,市場管理處也抓過他兩次,但苦無證據,每次都奈何他不得,再說這也不算大事,那些攤擋見管理處管不了,祇能給錢買平安了.從此就成了例,黃毛也真派人去做些清潔工作,大家相安無事.大概“清潔費”收得不少,從此他那一幫就招兵買馬,發展得好快,舊城這邊六個區,都是他的地盤,新城那邊二個區,另有一幫人.後來就賣私煙,私酒.最近又開了卡拉 OK,金鋪,那些初時跟他的哥們,現在都當了經理,科長.現在真是個人物了.不過他一點也不招搖.在路上見了,你會當是一個普通路人,在後面跟著的保鏢可能有三四個呢!”鐵蛋很清楚他們的情形.

“你怎麼那麼清楚他們的情形?”小程問道.

“我跟他弟弟鵬程是好朋友,還不清楚他們情形?”鐵蛋反問道.”由他哥哥安排,鵬程現在去了香港,一方面可以幫他哥哥這邊進貨,拉關係,另一方面他哥也把錢調過去,又安一個窩嘛.”

“他們有沒有來拉你入伙?”小程繼續問道.

“有,拉過我幾次呢!不過朋友祇管做,入他們幫我還不敢.一來,他們做的事帶著邪氣,二來黃毛手下哪些哥們也不是好相與的,所以幾次我都推了,他們也不勉強我.”鐵蛋說得很爽快,不帶半點含糊.

“換了是我,也是不敢做的.不過想起來還是覺得奇怪,這些”幫”怎麼短短十年里可以發展得那麼快?”

第四章

情人出嫁了,新郎不是他。柳暗花明時,又見俏佳人。

程東最近找過李萍二次,她都說忙,推辭了.他倆的親密關係已維持了二年多.初初他以為李萍是做定他的老婆了,他也愛李萍.但時間越長,他愈難肯定李萍是否會嫁給他,她不願來見自己的父母,她也不願介紹程東認識她的家人.程東覺得李萍對他自己了解很少,也似乎沒興趣了解,而程東對李萍也覺得越來越生疏,他不但不認識李萍的父母,也不認識李萍的朋友,那怕是女朋友,他不知道李萍是否還有其他親密的男朋友,他甚至不知道李萍在想什麼.初戀的激情漸漸淡去,程東全心投入的感情,沒有得到回應.李萍給了他她的身體,但是真情?沒有.小程常常會想起他跟李萍的關係,想到這事,頭就會痛起來,他不明白怎麼可能這樣?這天他又打電話給李萍,他想約李萍出來談談,問她是否真的愛自己,如果是,那麼盡快結婚.

電話接通了,是李萍的聲音:”程東,是你啊,太好了,我正要找你呢!”

“我這不是找你來了嗎?有什麼事?”程東說道.

“我有點事要找你談談,你一定要為我高興的,好嗎?”

“什麼事啊?”程東再問道.

“見面再告訴你.”李萍說道.

他們約了當天下午,在”環球大飯店”的咖啡室見面.

像往常一樣,程東先到了,佔了一個靠窗位,看看窗外碧綠的小庭院,還有一股

小的瀑布,沿著圍牆掛下來.這是他們常來的地方.

過了十分鐘,李萍來了,穿了一雙最新款的黑色厚底鞋,一條黑色皮質的超短褲配上一件深色的低胸恤衫,滿臉笑容,容光煥發.當她步履輕快地走過來時,程東注意到整個咖啡室的人都在注視著她.要是在以前,程東又會禁不住地讚美她:”你真漂亮.”但今天,也不知為什麼,他不想這樣說.站起身握了握手,就讓李萍在對面的位上坐了下來.

他們各自要了自己的飲料,程東要了杯咖啡,他用匙輕輕地攪動著咖啡,抬起頭來望著李萍,李萍也望著他,他們的目光相遇了.程東神態凝重地對李萍說:”李萍,我想認真地跟你談一談,-----.”

可是李萍很快地截斷了他的話,笑著說道:”你今天怎麼了?有點怪怪地,先听我說吧!阿東,我就要結婚了,你不會怪我的吧?我也沒有辦法,媽媽一定要我嫁.”她邊說邊斂起了笑容,那表情也有些尷尬.

小程听到了好像一個霹靂響起在耳旁,把自己原來想說的求婚的話都忘掉了.他吃驚地問道:”你要結婚?嫁給誰?”

“嫁給一位陳先生,他是我們百貨公司的香港老闆.小程,你一直待我很好的,你不要責備我,你要原諒我,好不好?我求你了!”李萍說道,可以看得出她心中也很激動,略帶歉疚.

“真的?”小程心情激動,不知說什麼好.

“是的,我媽一定要我嫁給他,我也沒有辦法.”李萍一邊說一邊也用匙攪動自

己那杯飲料,她已經平靜下來.

“李萍,我們已經要好了年多兩年了,我一直是愛你的,你就這麼不放在心上?”

程東也平靜下來了,他總想問出究竟來.

“我知道你對我好,其實我也喜歡你的,可是我媽要我嫁給陳先生我也沒有辦法.”李萍把事情推在她媽身上.

程東想問李萍,有沒有跟陳先生上過床?,可是最後終於忍住了,沒有說出口,他的心里很難過.兩人尷尬地靜了一會.

程東終於說道:”李萍,我們要好了那麼久了,你就不珍惜這一段感情?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媽也要尊重你自己的意願的,不能再跟你媽說說嗎?”

“那怎麼行!”李萍又有些激動,”陳先生的聘禮我們都收了!”

此時,戴在李萍左手無名指上一隻大鑽石戒子突然耀眼地落入程東的眼皮下.

“噢,新的戒指.是那位陳先生送給你的嗎?”程東問道.

李萍習慣地將左手舉高了一些,好像要讓程東看得清楚些似的.很興奮地說道:”這隻鑽戒重三克拉還多,完美的,值四十多萬呢!此外,他還送了一些別的東西.”

程東看著李萍說話,看到她望著鑽石的興奮眼光,此刻的她,除了這個鑽戒似乎忘記了世上其它的一切.

程東沉默著,他望著李萍,這個女孩子,是他愛過的,可是她似乎不太介意他,

似乎更專注於那顆鑽石.她平時敷衍的樣子,又一幕幕出現在他的眼前,有些事以前都沒有留意過,現在似乎也印證了李萍從來沒有把他放在心上.他很沮喪,自己是那麼傻,那麼一片真心.

李萍見他不出聲,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程東,都怪我不好,你不要生氣啊,我也沒有辦法,媽媽一定要我嫁給他.”

“我不生氣,我祇是覺得自己很傻,李萍,其實你真要是喜歡鑽石,我將來也可以送一顆給你的.”程東說的是真話,他覺得四十萬對他來說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數字.

“謝謝你啊,你一直對我很好,哄我,愛我,我將來也不會忘記的,”李萍說道,又從手袋里拿出一個信封,遞給程東:”這是我婚宴的請帖,下個星期天,就在這里環球酒店的大禮堂,婚禮後我就跟陳先生到香港去定居了.希望你賞面出席.”

李萍說得十分淡定,似乎已經將她和程東的過去輕輕地勾消了.程東接了那個信封,有些怔怔地,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他機械地說道:”我會來的,祝你幸福.”

李萍說她很忙,說了聲再見,就像來的時候一樣飄然逸去.程東還坐在那里,本來滿腔甜甜的愛意,現在剩下的祇有失落.他忽然想起李萍今天穿的衣服皮鞋,都是上次他們一起去上海時他送的.他想到李萍可能正是這一身打扮去會那位陳先生.此時好像打碎了一個醋罐,酸意濃濃地壓過了一切.他有些憤

怒,他覺得自己受騙了.再冷靜想想李萍並沒有答應過他什麼,結婚云云都是自己一相情愿的想法.他坐在咖啡座里,思潮起伏.有恨有酸,不能自己,心中一片空白,他有些想知道陳先生的模樣.忽然有一個聲音從心底里浮上來,好像是他母親的聲音,”阿東,人家不要你了,你還胡思亂想做什麼?”

是啊,李萍可能從來沒有愛過自己,現在她要嫁給別人了,再去想有什麼意義呢?此時他開始體會到“性”和“愛”可以是兩會事,並不是有了性就一定有愛.他決定去參加婚禮,祇是為了要看看陳先生的模樣.

一個星期很快過去了,他准時參加了婚禮,也是西裝革履帶著最新款的領帶,他已經很習慣這樣的打扮了.在來賓中看到了沈明訓經理和幾個李萍在”小巴黎百貨公司”的同事.他們站在一起議論今天的婚禮.

“他奶奶的!真不是個味,咱們沙市的漂亮妞一個個都給香港來的老闆娶走了,上次”銀河大飯店”里那個出名的西施,也嫁給香港的廣東佬,那模樣就像個豬頭一樣,又丑又老,真不知那些妞怎麼想的!”程東認識,這說話的姓張跟李萍一個科的.

“可不是!”另一位同事姓胡的說道:”就這兒環球大酒店餐廳的一個漂亮服務員,大家叫她選美皇后的,酒店開張兩個月都不到,也嫁了給香港老闆,剩下給我們沙市小伙子的祇有二流三流的了!”

接著說話的,程東認識也是李萍同一科的小李,才廿幾歲的年青人,衣服是最時款的,帶著金絲邊眼鏡,頭髮上了油.”你們知道今天我送的什麼禮?二元錢

買的大麻花糖,裝一個大盒子!包著彩紙,今天全場我的禮可能最貴重了,落小本來大吃一頓,吃這個香港豬頭三!”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那位姓胡的說道:”你是吃不到天鵝肉來洩恨的罷?那禮盒里有沒有你的名字?”

此時沈明訓經理發話了:”大家少說兩句吧,好歹李萍也是同事一場,請大家來吃飯也是好意,說些別的罷.”

小李可不服氣:”沈經理,听說你是老闆的親戚,這位陳老闆是你什麼人?”

“別亂扯”沈經理笑道:”香港來投資的是一家公司,董事多著呢.這位陳先生我也不認得,總之不是大股東.”

說到這里話筒里傳來音樂聲.是新郎和新娘出來了,跟來賓打招呼 and 一起拍照,李萍經過化妝,穿著婚紗,更漂亮了,祇是雙眼露著些倦意.那位陳先生矮矮個子,略略肥胖,一對三角眼,黑色的瞳仁小小的,眼睛黑少白多,顴骨聳起,皮膚黑黑的,程東心想:”李萍不會喜歡他,無非是錢多罷了.”心中起了一種輕蔑的感覺,蔑視這位陳先生,這種感覺令他心情舒暢很多,他大方地迎向前,跟新娘新郎握了手,然後悄悄地溜了出來.天上一塊白雲慢慢飄過,太陽一點一點地露出面來,陽光霎時變得明亮耀眼,世界還是那麼美好,他心中輕輕地對自己說道:”李萍,再見.”

暑假剛剛過去,程東和他組里的同事還是那麼忙,一天江廠長的祕書通知他,要他去一次.他想了一想最近的工作,都沒什麼特別的事.不知為什麼江廠長

那麼急又那麼慎重地找他.去到廠長辦公室,他看到另有一個年青人在那里,江廠長向他介紹那年青人姓江.

“程東”江廠長滿臉堆笑地說道:”江先生是南京財經學院企業管理系畢業生的高材生,是我廠幾經努力才聘到的,市場推廣組的工作很重要,廠部決定派江先生來你們組,加強工作,但是江先生還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對我廠也不熟悉,你要多多關照,支持和幫助江先生的工作.”

跟著又轉向江先生說:”程東副科長是我們廠的青年科長,工作能力強,實際經驗豐富,你一定可以向程副科長學到很多東西,都是年輕人,大家一起把組里的工作搞好.”

江廠長講完後,程東跟那位江先生客氣了一番,最後說定江先生下星期就來上班.

回到辦公室里,程東心里滿不是味.來了一個正牌的大學生,而且江廠長說:”一起把組里的工作搞好.”這話是什麼意思?

此時的市場推廣組,已經佔用了二個大辦公室,將近卅人.工廠的銷售百份之九十都是推廣組的,本來的供銷科早比了下去,只負責進貨和本市一些小生意.

程東覺得自己近來運氣不好,李萍沒有了,組里又要來個正牌大學生,一切都不對勁.正在發愣,尋思怎麼處理這件事,志強敲門走了進來.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在發愣啊?想些什麼呢,東哥。”志強問道。

“也沒有什麼,近來事情很煩,要不要來一杯茶?”程東答道,想站起來斟茶。

“不用,我自己來。”小王跳起身來去斟茶,邊斟邊問:“東哥你知不知道江廠長的親侄兒大學畢業要來我們廠工作了?”

“你哪兒听來的消息?”程東問他。

“我剛從人事部來,那里人人都知道了。”小王說。

程東微笑了一下,說道:“我想我已經見過這位小江先生了。”

“哪里見到?這麼快?”

程東就將方才在廠長辦公室的一幕告訴了小王,小王听了沉思起來。

“怎麼樣?來了一個年青同事,又有學問,我想大家一定合得來的。”程東嘗試著說得輕鬆些。

“不是吧!你不拿我當兄弟?我看沒那麼簡單..!”小王說道。

程東笑了起來,會意地伸出巴掌,和小王對擊了一下,“那麼你說是怎麼回事?”

“我听人說廠里原有四位副廠長,其中兩位跟江廠長不很合得來,先後都調離了,新的兩位都是江廠長提上來的,我們本來的汪科長現在換了郝科長,內幕你一定比我清楚,江廠長的媳婦算是財經學院畢業的,進財務科不到半年,已經升了副科長了,科里大小事一把抓,不是仗著江廠長,科里誰服她?那老黃頭科長每天打哈哈,什麼事都要問過副科長,現在不是明擺著衝著我們組來了嗎?東哥,你說怎麼辦?”

“我正在想呢!照你的意思怎麼辦?”

“或者我們可以寫一封告密信,告到上級公司甚至局里面去.告江廠長搞”家天下”!”小王氣憤地說道.

“告密?不行,“家天下”算什麼罪名?再說如果你不署真名沒人會理你,那信一轉到廠里,寫信的人就倒霉了.”小程說道.

“我們能不能說組里人手已經太多,推了他呢?”小王又建議道.

“不行,這兩三年我們組添了那麼多人,偏偏就推了江廠長派來的人,怎麼說得過去!得罪了江廠長,我們立刻就會有麻煩.”小程又否定了小王的意思.”

“東哥,照你這麼說我們就沒辦法了?眼睜睜看著他來做組長?我們打江山,他來坐江山?”小王憤憤不平地說道.

“也不是,那能那麼容易就便宜了他?我們可以把像菩薩一樣供奉起來?”程東想到了一個辦法.

“怎麼?供奉起來?什麼意思?”小王不明白.

“這樣,你明天就找裝修工人來,在隔壁大辦公室里隔一間像我這里一樣的小房間,做江先生專用的辦公室,我再撥一個新來的小年青給他,專門成立一個市場調研組,先調查南京市場,再調查上海市場,杭州市場.那用不了一年也至少得半年吧!他坐在小房間里什麼也听不到,業務的事不要他插手.他管不到業務,江廠長就仍要靠我們替他賺錢,這樣就奈何不了我們,面子上我們給足了江先生.等他明白過來,也是半年一年以後的事了.我可不會像財務科的黃

科長那麼窩囊!”程東向志強一一交代清楚,嘴角邊浮起了一絲倔強的微笑.

“好啊!東哥真是高招!科里兄弟都是你提拔的,江先生想來指揮沒人會睬他.裝修的事我這就去辦!”志強笑著說,起身想走了.

“慢走,我還想跟你聊兩句呢!”

志強又坐了下來,問道“還有什麼事?”

“也別大鑼大鼓的,祇要大伙心里明白.對江先生要十分禮貌,但業務上的事不要他管.也盡量不讓他知道.”

“是,我明白了.”志強說道.

“還有,我一直想問你,以前你常常穿戴得很花俏的,怎麼現在都改了?除了頭髮聳得高些,樣子變得隨大流了?”程東又問道.

“唉!早幾年年輕不懂事,樣樣要與眾不同,逞威風,後來才明白好吃虧啊!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個刻板的模式,不興與眾不同這一套,穿件花襯衣,寬腿褲,人家就當你是阿飛,流氓.孫敏為了這不知跟我鬧了多少次,總得學乖了吧!”大概這幾句話引起他不少回憶,小王邊說邊笑咪咪地.

“你說的倒也是,人家外國千奇百怪的,也沒人瞧一眼,我們這裡不行,馬上給領導一個壞印象,休想升級了.說起孫敏你們倆現在怎麼了?”程東問道.

“沒什麼,最近我們來往得很好的.不過她以前算是替我打工吧,現在鈕扣的生意不做了,她也”失業”了,現在外面工作好難找,下崗的人多的是,真不知怎麼辦好.”

“你現在賺得不錯,也不在乎她做不做事啦!就算她找到一份工,工資最多不過四百多吧?”

“不是這麼說,他家里總得她補貼一些,這麼年輕不做事不大好,也悶得慌,都怪我,那時叫她幫我做,耽擱了她自找工作。”志強說道。

程東突然想起一個機會,李萍走了,沈經理向他提起過想找個祕書,就對志強說:“我來打個電話,看看孫敏運氣好不好?”

他立刻掛了個電話給沈明訓經理,幾年下來他們也算熟朋友了,沈經理很爽快地叫孫敏去見見,程東就將沈經理的地址聯絡電話寫在紙條上,交給志強並囑咐道:“這是小巴黎百貨公司的職位,工資是不錯的,沈經理本來的祕書好漂亮好時髦的,叫孫敏打扮打扮。”

他和李萍的事程東從沒有告訴過別人,除了沈經理知道一些外,沒有人知道。他的生活經驗告訴他,自己的私事,自己的思想,讓人知道得越少越好。暴露得越多,就讓別人更了解自己的弱點,也可能給別人更多攻擊自己的口實。總之對自己沒有好處,這是一種生活智慧。也許太深奧了,也說不清道理。

一個星期後孫敏就在”小巴黎百貨公司”上班了,做沈經理的祕書。她能算會寫,工作又認真,沈經理幾次在程東面前稱讚她,程東總是冷冷地說他跟孫敏並不熟,是朋友的朋友,還多謝沈經理給他這個人情。一次,他在”小巴黎百貨公司”辦公室見到孫敏,她穿著一件頭無袖的連衣裙,紅色的碎花圖案,配上一雙紅色的高跟鞋,長髮烏黑油亮,梳得很貼服,站在那里,很高雅美麗,程東經

常聽到他媽說:”女大十八變.”他現在算是明白了一點.

小江先生來上班了,他看到自己有專用的辦公室,十分高興,程東又安排了一個歡迎晚會,全組同事都出席了,地點在全市最豪華的環球大飯店,這是新建的五星級大酒店里的餐廳,比以前最出名的”銀河大飯店”又要高級得多了.在酒席上小江先生稱呼程東”東哥”,程東叫小江先生”老江”,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樣.

過了兩個星期江廠長鄭重地簽署了一份文件,宣佈撤消原供銷科,新組成供應科及銷售科,供應科由郝大姐任科長,銷售科由程東任科長.從此廠里高層開會,他有當然的身份參加.事後小江先生告訴程東,新的安排是他向江廠長建議的,程東回答說:”這樣安排的确更合理,也更有利於今後開展工作,江廠長日理萬機,是需要有你這樣有能力的人在旁協助料理.”小江先生很有些得意的樣子.程東又向他介紹了現在銷售的形勢,強調了打開上海市場的意向.上海的繁華非沙市可以相比,小江先生欣然接受了任務,到上海去了.

李萍到香港去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多的想起她,想起他們在一起的快樂時光,想起她頭髮上的香味,想起她嫵媚的微笑.一天晚上,在家吃飯的時候,他媽忽然問起他:”阿東,是不是女朋友吹了啊?”程東听了吃了一驚,他從來沒有跟媽媽提過李萍的事!”媽,你別說了,我沒有女朋友的.”

“沒有女朋友?隔壁二孀,還有鐵蛋的媽都在城北區見過你和一個漂亮女孩子

在一起,就瞞住了阿媽!,近排見你鬱鬱不樂的,是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

“媽!你不要囉嗦好不好?我真的沒有女朋友啊!”

“要是你真的沒有女朋友那就好了,你不知道啊,上門來說親的還真不少呢!

我見你開開心心的有女朋友了,也不敢跟你說.自從你升了科長,來說親的更多了,普普通通的我知道你也看不上,來,看看這個.”說著說著小程媽從懷里搗出一張相片來.

“媽!你不用管我好不好?到我想要女朋友的時候我自己會去找的!”

盡管兒子嫌煩,小程媽可一點都不介意,把那張照片直遞到小程的眼皮底下,“你看看,人家閨女多漂亮,還是大學畢業生,在銀行做事,是三號樓里方嬌的侄女.”

這一下不由得小程了,他不得不接下了相片.相片上的女孩子真的很漂亮,那是一個大側影特寫,正在回眸微笑,長長的頭髮披到肩上,穿著無袖的上裝,露出豐滿的肩膀.小程看著,一時沒有出聲.”是不是很喜歡?”他媽可樂了:“你的照片我已經給人家看過了,人家也不嫌棄,什麼時候有空啊?我跟方嬌說一聲,我們請吃飯吧!”

“媽!現在不興這麼老土的了.”程東說,語氣里似乎不是那麼堅決反對了.

“別多說了,媽作主,今天是星期三,後天,星期五晚上,七點,就在我們附近”喜相逢”酒樓,媽請客,你准時一定要到啊!”他媽喜孜孜的,去給方嬌打電話了.小程又把那張相片拿起來看了一看,他覺得有些奇怪,怎麼好像有些面熟?卻又

怎麼也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見過？

星期五很快就到了，上班時間里小程媽打了四五個電話來，關照小程不要忘了晚上的約會，小程再三保證自己不會忘記之後，他媽又打了二個電話來，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家？為了怕媽再來煩，他也就早一點回到家里，看到他媽已經在督促他爸換見客的衣服了，那是一套新買的毛料中山裝，程東看著他爸因為衣服太齊整，過一會又要見客，有些跼蹐不安，心里有些想笑，他媽的大嗓門卻響起來了：“看你這個老頭子，怎麼看就怎麼不順眼，這衫二百多元呢！穿在你身上怎麼也沒個富態？噢！我知道了，穿這套衫你得穿皮鞋才行，這沒鞋跟的布鞋不行。”

他爹咕囔著：“那皮鞋不舒服，夾腳，你要我穿皮鞋，我還是不去吧！”

兩口子頂了起來。程東見時間還早就回房去了，他正在電視大學學一個英語課程，有時間就做些功課，約過了半小時他媽來敲門了，要程東快些換衣服：“穿你那件深藏青的西服，帶條領帶。”他媽開始指揮他了。

“媽，又不是開會談生意，不必那麼姿整的吧？”他套上了一件深灰的夾克衫，從房里走出來。

“你這個樣就去吃飯？不行。換上你的西服，那件深藏青的最好看，再穿上雙黑皮鞋。相親嘛，總得像個樣子。”

無論小程怎麼不情愿，再也拗不過他媽，小程看他媽穿著合身的大襟深色襖，筆挺的長褲，皮鞋呈亮，項上還掛著一串珍珠！就跟他媽開玩笑：“媽，我長這麼

大,今天你打扮得最漂亮了!”

他媽笑著說:”本來我還想搽些口紅呢!可實在沒膽走出房,又抹掉了.今兒個相親,別讓人家看低了我們!”

三人來到酒樓,還早到了,他媽又將對方的背景再介紹一次:”方嬌的侄女,大學畢業生,在一家銀行做什麼經理,人漂亮著呢,又有文化,又斯文,見到要是好,你也要努力點去追啊!”

說著說著客人就來了.那是一大串人,方嬌,方伯伯,方伯伯的弟弟,方伯伯的弟婦,還有就是女主角方小姐了.方嬌是跟所有人都認得的,由她一一介紹,方小姐芳名叫方吉雯,是工商銀行信貸部的副經理.一見面小程就認出來了,他的”祕密”戶口就開在方小姐所在的分行里,平時在銀行大堂里見過幾次的.因此大家不待介紹就含笑招呼了.經過老人家精心策劃,他們兩人的位子當然是相鄰的.兩人一見就談起銀行的事,他們兩人都認識的銀行同事等等.祇聽到程東媽好大聲的說:”我兒子十八歲進廠工作.現在都升到銷售科科長了,他們廠年銷過億,廠長常夸他有本事.自學了大學函授課程現在還在自學英語呢!”

方嬌也不落後:”我侄女從小就聰明,像她做教授的爸爸.學工商管理,現在是銀行信貸部的副經理呢!”

程東和方吉雯雖然很投契地講著話.他們另一隻耳朵卻在留心听著長輩們說些什麼.聽到這裡不約而同抬起頭來.相對莞爾一笑.程東媽站起身來,隔著

桌子,老遠的將雞呀鵝呀夾到方吉雯的碟子里,邊說:”吃啊!吃啊!別光顧著說話.”

這一餐相親酒可以說是皆大歡喜,完滿成功.在回家的路上程東媽叮嚀道:”這位方小姐,真人比相片還好看,又斯文,又有文化,我看她身子骨兒都好,將來准是能生養的,你上心些,追緊些.我看方小姐對你也不錯,別失了這個機會啊!”

第二天滿個社區都知道程東相了親,志強和鐵成也來問程東,程東也不否認.將近下班時程東桌上的電話響了,提起一听,是方吉雯打來的.

“方吉雯是你呀,我也正想打電話給您呢!”

“你有什麼事,?你先說.”方小姐略帶佻皮地說道.

“我也沒什麼事,你先說,”小程的話.

“今天下班你有沒有空?我們哪兒去喝一杯咖啡好嗎?”方小姐說.

”好啊,你說地方,時間?”小程說.

他們約定了一個地方,一小時以後就舒適地坐在一家酒吧里.

叫了飲料,談了起來.

方小姐先說:”昨天我媽硬要拉我來.想不到就是見你.”

“也是緣份吧,我說怎麼那張相看著那麼面熟?原來就是你!”

說著兩人都爽朗地笑起來.

“你來我們銀行是來存錢的吧?”

“是啊。”

“你家住在城南,怎麼老遠路跑來我們這裡存款?”

“哇,你怎麼說話像警察審犯人一樣?我是因為工作關係經常經過你們那兒,順便開了個戶口,行不行?”

“行!怎麼不行,歡迎之至.我們銀行是根據各項指標考核拿獎金的.像你這樣的大戶求之不得呢!”

“什麼?你已經看過我的戶口了?”程東明知道方小姐能看到他的戶口,故意這麼說的.

“你祇要開戶在我們銀行,用的又是真名,我當然能看到啦!嗨,別怪我多事,你怎麼有那麼多錢存在定期戶頭里?我們銀行很少有像你這樣的戶頭的!”方吉雯說.

“我們公司為了鼓勵銷售,是有回佣制的,年銷超過億.百份一就是一百萬,不算多吧?”

“銀行里存款過百萬的現在也多的是,你這樣存法是最蠢的!”

“那你教我,人家怎麼做?”程東倒是十分有興趣知道.

“存大筆的錢,如果用真名,會怕有人查,不是個個像你,錢來的清白,有的是逃稅,有的是受賄,總之清白的沒幾個.用假名吧,有很多手續辦起來麻煩.最好的辦法就是買國庫券.認券不認人的.需用錢時隨時兌現,不需錢時到期轉另一期的庫券,利息比銀行高得多.買了向保險箱里一鎖.有誰知道?”方吉雯款

款道來.程東有些覺得慚愧,對面這位女性在理財和金融知識方面比他見識高得多.

“那好啊,我也買些國庫券罷,有沒有什麼風險?”程東問.

“如果買遠期的,利息漲跌,券值也有上落,買一二年期的沒什麼風險,你要買的話明天來我們行,我來替你辦,挑最划算的券買.”

“那說好了,我明天下午來.還有沒有別的投資?聽說有人買外匯,買股票,那是怎麼會事?”

雖然倆人還是第一次面對,但程東感到很自然,很舒服,關於金融投資,他平時在報紙上看到一鱗半爪,似懂非懂的,也正想找人討教一番,見到方吉雯很內行,又充滿自信,很願意跟她談談.

“外匯投資可以不談.照現在的政策私人根本不能買賣外匯的,你听到的所謂外匯投資都是一些非法的公司搞的騙錢的玩意.股票買賣也要小心,許多股票已經炒得半天高,你跳進去正好做了別人的點心.倒是上市的新股,買得到的話多數是賺的,我們銀行常常能配到一些,你有興趣的話有機會我通知你.”方吉雯侃侃而談,透出一種誠摯.

程東一邊靜靜地听,一邊打量著方吉雯,長長的睫毛下一對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皮膚膩白,兩頰透著粉紅,身材豐滿,穿著裁剪合身的淺綠色套衫.神態上有一種職業女性的自信.程東被她這種魅力深深吸引.

“听你這麼說真的很在行呢!下次有投資的機會告訴我.”程東由衷地說道.

他們談得很投契,喝了飲料去吃晚飯,吃完晚飯看電影,程東回家的時候心情很好,口中吹著口哨,就是剛才電影中的主題曲,他自己也有些驚奇,自己口哨居然吹得不錯.

回到家里已經十點多了,他爸媽還沒睡,廳里燈全開著,電視聲音也很大,他爸坐在沙發上抽著煙,他媽坐在爸的身旁,做著針線.小程知道准是發生了什麼事,小心地招呼了一聲:”爸,媽.”本來輕鬆微笑的臉上,表情也凝重起來.

“阿東,你爹去了廠里串門子,他有話要問你哩!”他媽說道.

“爸,什麼事啊?”程東小心翼翼地問道.

他爸猛吸了一口煙,攢緊了眉,說道:”鎖匙擋的生意好,所以我好久沒去廠里了,今天去看看听到了一些說你的話呢!”

“爸,你見到誰了,都說些什麼?”程東倒真是關切了.

“見到誰你就別問了,有人說你當了科長,眼界高了,見了人不如從前那樣有禮了.”

“這話從哪兒說起,爸的同輩老師傅,老同事,我個個都稱叔呼伯的,從來也沒改過稱呼,或者有時走過,一時沒見到失了禮,也是有的,特意不敬是沒有的事.”

“這還是小事呢!有人告訴我你現在發了,廠里的錢好撈,至少有了幾十萬的家當.這是不是真的?我見你這兩年真是闊氣了,皮鞋都有幾雙,別做犯法的事啊,可是要坐牢的!”他爸真是動了氣了.

“沒這樣的事啊?誰告訴你的?有人在造謠中傷我呢!”程東覺得問題有些嚴重了,他也在心中盤算,怎麼跟爸媽解釋.他不想提那些回佣啊,廣告費的問題.越解釋越說不清.

“還用問誰說的?滿廠都知道了!我倒是問你,有沒有這會事?”他爸的神氣更嚴勵了.

“沒這會事,”程東斬釘截鐵地答道.”爹,你知道我們廠銷售得好是有獎金的,這幾年銷售增加得多快?比幾年前多了十倍都不止,我獎金是拿得多了一些,我得的錢都是江廠長給的:那有犯法的事?你一百個放心,或者有人妒嫉我,造些話出來,我也沒辦法堵住他們的嘴呀.”

“爸可是為你好呀!什麼事都要跟著江廠長,如果你的獎金都是江廠長給的,應該沒錯,記住,要站住腳跟,犯法的事千萬不能做啊!”他爸停了一下,攢緊的雙眉也舒展了一些.猛抽了口煙,又繼續說道:”現在廠里的事也越來越不像話了,個個都是能撈就猛撈,我的徒弟小馬,你認識的?自我退休以後,就當了修理車間的主任,自己在外開了一家機器修理廠,”借”了兩台廠里的機床,在他自己廠里用,修理車間本來祇有三台機床,二台新的都借走了,廠里的修理工作反要交給他的廠做,收費天一樣高!修理車間七八個人都是他外面廠的職工,每天大家輪班溜出去做私活,聽說他們每個月都孝敬上頭,所以沒人管!都成了什麼世道!”

“我說他爹”程東媽一邊縫著衣服,一邊悠悠地說:”你也別那麼認真,人家賺的

錢也不是你的,沒聽到外面人說”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反正是國家的,人家手長能拿得到,又關你什麼事?”

“話可不能這麼說,做人要安份,做事要講良心,哪能隨意亂來?”誠,信”這二個字總不能丟了吧?”小程爸難得口氣這麼重對自己老婆說話。

小程媽帶一些驚訝停下了針線,抬起頭來,望著自己老伴:”你今天怎麼啦?吃多了辣椒啊?火氣這麼大?什麼誠啊信啊那麼深奧的!告訴你現在都不興這一套了,誰有辦法,誰有門路,誰賺得到錢,才神氣呢!像你這樣老實人,要不是有些手藝,飯都吃不飽呢?看看外面東西,漲價漲成個什麼樣?要是靠退休金怎麼過日子?還不是大家都要找路子?”

听了程東媽這麼劈頭劈腦地一席話,程東爸一聲不吭,低頭猛抽煙,他心中掂量著老婆的話,似乎也有道理。

第二天下午程東去了方吉雯的銀行,轉了一百多萬買了國庫券,剩一個零頭在戶口里,廣告費的回佣江廠長規定是百份之五十,有時程東可以安排到更多,當然他自己那份就更多一些了。

自此程東跟方吉雯經常約會,他們之間有很多話題,程東對歷史地理很熟,看過很多書,方吉雯對金融投資時事很熟,他們的聚會可以海闊天空地談今論古,方吉雯告訴他很多投資的理論又講給他听一些外國大投資家成功的故事,程東常講一些歷代帝皇將相的故事,特別是他們玩弄權術的手段,說到故事的精采處兩人都會非常投入,程東覺得跟方吉雯在一起很愉快,有一次晚

飯後兩人一起去濱江公園,公園里大樹婆莎,綠草如茵,草地一直伸展到長江邊.江面很開闊,對岸的燈火祇能依稀看到,不時有輪船蠟船在江心來往,客輪上燈火明亮,蠟船上祇有船頭跟船尾的桅燈,都靜靜地在江心滑過,坐在草地上,可以聞到青草的芳香,望著水光潋潋,寧靜的長江,他們起先並坐在一起,說著些什麼,接著兩人都安靜下來,程東回首望著方吉雯,他看到吉雯也在望著他,眼睛明亮地閃著光,他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手,搭在方吉雯的肩上,將她的身體輕輕地拉向自己,方吉雯也柔順地靠了過來,小程低下頭去,輕輕地吻著她的前額,她的鼻尖,最後緊吻著她的嘴唇.程東覺得自己心跳得很厲害,他也可以感覺到方吉雯濕熱的嘴唇,她身體的溫暖和她的心跳.方吉雯靠在他的身上,小程的手緊緊抱住了她的肩膀.他們就那樣靜靜地坐著,程東不時低下頭去,吻她的前額,兩頰和嘴唇.夜是那麼靜,那麼美,程東覺得心中有一種衝動,他的手慢慢地從吉雯的肩頭滑落到她的腰.輕輕將她的襯衣拉起,想將手溜進去,撫摸她的肌膚.此時吉雯坐直了身,用手輕輕地在小程的手上拍了一下.小聲地說:”不要這樣,老實一些.”小程也有些不好意思,縮回了手,他直視著吉雯的眼睛說:”對不起,我無意冒犯你的,-----吉雯,我愛你.”吉雯微笑著,伸過她的手,溫暖膩滑的小手,抓住了小程的手,輕聲說道:”我也喜歡你的,但我們認識還不久,做個好朋友吧!”

程東點了點頭,問道:”你的個性是不是特別理性冷靜的呢?”

“你看,我的個性你都不知道,說不定你知道了就不愛我了對不對?”她邊說邊

狡黠地笑著。”我們讀金融的可能都比較保守一些。”

“你以前有沒有男朋友?”程東很自然地追問了一句.但說出了口又覺得有些不妥.有點尷尬.

方吉雯卻很大方,答道:”有一個銀行的同事,似乎在追我,他人也不壞,但做事畏首畏尾,又怕得罪這個又怕得罪那個,我不太喜歡這樣的男人.你呢?你有沒有過女朋友?”

小程想起了李萍,不知為什麼,就想起了她望著那顆鑽石,眼睛發亮,神情興奮的模樣.”有的,可惜她不愛我,她愛鑽石,嫁給一個香港人,跑了.去了香港.”小程答道.

“那麼你喜歡她嗎?現在還會想起她嗎?”

“我想我是喜歡過她的,但她可能從來沒關心過我,更關心的是服飾打扮和鑽石.”小程很坦率地說,不過他也開始提高警覺,不要說錯話.

“她長得怎麼樣?一定很漂亮吧!”女孩子大概都是那麼好奇的.

“是很漂亮,不過你更漂亮!”程東笑著說.

“你真壞死了,又不老實!”方吉雯笑著,輕輕打了一下程東的手.程東乘勢捉住她的手.緊緊地握著.方吉雯也寫意地靠在他的肩上.四周一片寧靜,祇有草叢中的蝸蠅叫個不停.程東告訴方吉雯自己的童年.怎麼頂替爸爸進廠工作,怎麼一帆風順.怎麼來了一個小江先生,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安的感覺.方吉雯也說了她的童年,現在的工作和煩惱.程東覺得他跟方吉雯很親近,甚至比

跟李萍更親近。

說到小江先生,方吉雯完全讚同程東的處理方法,問道:”那麼現在你給他的市場研究工作做得怎麼樣了?”

“他來了一年多了,上海,南京,北京,杭州都去過了,不好意思叫他到西北去考察,是不是?他剛從杭州回來,我讓他放二天假,休息一下,明天就來上班了,也不知怎麼安排才好!”

方吉雯想了一下,說道:”這樣的人你不能得罪,也不能給他實權,你們南京的生意大不大?”

“很大,已經有同事做開了。”

“杭州呢?”

“那邊才剛開始,路也遠一些。”

“那你把派去的人撤回來,讓小江先生和他考察組的手下去開拓杭州市場,最好讓他帶些經費去,這是冠冕堂皇的任務再說看在錢的份上,他總不能推卻吧!又可以絆住他二年,到時候再說。”吉雯說。

“看不出你這麼會用權術,下次我有事都要來請教你這個女諸葛了。”

他們笑笑談談,偎依在一起,渾忘了時間。

第二一早,程東像往常一樣准點上了班,科里的同事大部份都到了,他剛在自己位上坐下來,就看到小江先生一臉笑容,走進了辦公室,一邊笑著跟同事們打招呼,一邊向著自己走來。他趕緊站起身來,開了自己小房間的玻璃門迎候。

熱情地寒暄過後,兩人隔著寫字桌坐了下來.

“東哥,”小江先生先開了口.”科里的業務很忙吧?我一直在外面,沒能幫到手,給我一些具體的業務吧!我在學校時帶我的教授是市場推廣專家,專門研究廣告與市場促銷策略,在你的具體領導下,我相信一定可以把這個工作做好!”小程心想:”真不含糊,一口就想咬上這塊肥肉!”廣告開支是科里最大筆的經費,回佣龐大,雖然大部份是交給江廠長的,但准許小程留下的也還不少.小程相信小江先生知道內情,也許還是江廠長授意他來的,即使如此小程也不准備將這個權拱手讓出來.如何處理此事他已經胸有成竹了.

“老江”小程說道:”廣告的事慢慢說,科里早就有了安排了.明年再來安排時請老兄多提些建議.倒是杭州市場那里潛力巨大,就像你調查報告里提到的,那里人口多,居民收入高,消費力強,婦女又有習慣化妝的傳統.我們在那里的銷售還剛剛開始,派去的小秦和小孫,不夠得力.我想麻煩老兄您親自去坐鎮.相信一定可以很快地打開市場.”小程邊說邊注視著小江先生.說到這里.看到他的臉慢慢拉長了,一臉不悅之色.小程不去理他,繼續說下去:”開拓市場是不容易的,看看科里也沒有能力再強的人,為了工廠的利益.祇有勞動老兄了.再說,根據廠里的規定,開拓一個新市場時,銷售員的佣金可以加倍,杭州市場是個大市場,站住了腳還可以向浙江其它城市發展.我們進去以後也要在市面上造些聲勢,所以我決定這次你去的時候帶五十萬元去,立好了網點後作宣傳用,由你全權處置.你看怎麼樣?”

小程注意到小江先生的表情,聽到有五十萬元資金由他全權支配,顯然覺得有些意外,興奮起來。

小程繼續說道:”我對你絕對有信心,杭州的事全交給你了,宣傳怎麼做也由你決定,不用來問我,祇要回來時告訴我一聲就可以了。”

小江先生從學校出來還沒有管過錢和物資,五十萬元是一個令他目眩的大數目,他很有些興奮,高興地答道:”東哥,你放心,杭州市場我一定全力以赴,一年以後一定拿出成績來。”

小程站了起來,小江也站了起來,兩人熱烈地握手,小程說:”科里一定全力支持你!”小江說:”我們一定全力打開杭州市場。”

小江離去了,程東望著他的背影,忽然想起最近廠里流傳的說法,說他有幾十萬的身價,會撈錢.這些說法會不會是小江放出去的?他程東有多少錢江廠長是最清楚了,現在就開始來抹黑他程東!

一星期後小江先生去杭州了,帶去了五十萬的匯票。

小江先生走後的第二天,江廠長將程東召到他的辦公室里,吩咐他:”一定要實牙實齒地支持杭州的工作.一年以後,待杭州市場有了眉目,一定要將小江先生調回來,主持科里一部份的實際業務.”當然同時也說了許多獎勵表彰的話.出了江廠長的辦公室,程東心中暗暗想笑,小江先生究竟經驗不足,給自已一哄就哄到杭州去了,但這個小小脆計瞞不過江廠長!現在且不去想這個問題,一年的時間長著哩!

第五章

三角債另有玄機,沈經理鯨吞巨款,鄉下人情急求援,小程東乘機買廠。

程東心里很高興,打了個電話給方吉雯,告訴她整件事,方吉雯也笑了,程東又問她:“今天有沒有空?一起吃晚飯?”

“本來有事的,一個客戶請客,不過我可以推掉的,去那里?”

“你有事就算了,改明天後天都可以。”

“你不知道我是信貸部的嗎?每天都有客戶請客的,就是今天吧,你說去那里?”吉雯說。

“每次都是去大酒店,今天我們換換味道吧!你有沒有去過”食街”?那里有一家大排擋,味道很不差的。”

“沒有啊,從來沒去過,我也想開開眼界!”

“我再叫上小王,鐵蛋二個死黨,你介不介意?”程東說。

“不介意啊,常听你說起他倆,我也想認識一下。”

他倆約好了時間,小程又去約了志強和鐵蛋,志強去約孫敏,孫敏也一口答應來,人多了,又是有二位”嫂子”來,鐵蛋不敢怠慢,特意去找了張王記的老闆娘,定下了晚上的時間和菜式,張王記在大街上開了一家大館子,很容易找到她,晚上他們一起去了食街張王記的擋上,大半年沒有來,程東發覺”食街”變了

樣,一是乾淨了很多,整條街清理得干干淨淨,每個擋口都有自己的垃圾桶,街面上沒有一點污糟,二是每個擋口都接上了自來水,三是照明,佈置,包括帆布的大蓬,都是划一的,整整齊齊.來到張王記的擋口,老闆娘王記滿臉堆笑的迎了出來,似乎又胖了一些,胸口衣服上的鈕扣粒粒像要崩掉了似的.”歡迎,歡迎,程老板,王老板,劉老板,怎麼好久沒來了.嫌棄我們這個小地方是不是?”邊說邊用眼瞟著吉雯和孫敏兩位女客.

“老闆娘,我們不是來了嗎?什麼程老板,王老板,這兒祇有你一位是真老闆,別人都是”賈”老板呢!”程東開著玩笑,他喜歡這兒嘈嘈鬧鬧的氣氛,來到這兒,人人都會擺脫幾分平時的矜持,變得率性隨意起來.

坐下一看張王記的擋口大了有一倍,坐椅也不是以前的長板凳,換了有靠背的摺椅,此時老闆娘還跟在程東身後,正替吉雯和孫敏拉椅子請她們入座,程東就大聲問道:”老闆娘,你的地方大了好多啊!”

“是啊,你記不記得我們隔鄰那一擋賣水餃和切面的老丁?”王記反問道.

“記得,老丁,老丁婆娘和他們閨女,他們生意也很好啊?”小程說.

“唉,好人哪!可惜年前老丁生了病,說是什麼腎臟病,看醫生要花好多錢,丁嫂和她女兒又要服侍病人,支持不住這個擋.經過管理處招標,我們花了六萬元,頂下了這個位,現在打通了來做,地方就大了,六年前”食街”剛開始辦,這麼一個位才二百元錢呢!”王記感慨地說.”真是人有三災六旺,誰又說得准明天怎麼個樣!”

“老丁現在怎麼樣?”小程問道,老丁他也是很熟的.

“聽說要定期洗腎,洗一次要幾百元.老丁不願意看醫生.要把錢留給丁嫂和閨女過日子.唉!那日子怎麼過?”老闆娘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幾時我要去看看他.”程東坐了下來,面容也凝重起來.

“坐啊!坐啊!小翠,快過來招呼客人.”老闆娘臉上又堆滿了笑容.叫小翠的一個女服務員跑了過來.老闆娘又去招呼新到的客人.鐵蛋叫了一碟鹽漬黃瓜,一碟四川泡菜,一碟鹵牛肉,一碟蔥爆大腸,四個冷盆,又叫了獅子頭,辣味明蝦,紅燒鯽魚跟一盆回鍋肉.兩支青島啤酒.孫敏和吉雯也自告奮勇,每人來了小半杯啤酒.一邊吃喝,一邊大聲說笑.旁桌上不時傳來二句粗口,又不時的有哄笑聲,跟高級酒家相比,另有一種氣氛.老闆娘坐在一個高高的柜位上,一邊收錢,找錢一邊大聲跟來往的客人招呼,還要指揮十來個伙計忙這忙那.看她指揮若定,並不顯得忙亂.

大家吃喝了一會,小王看到孫敏和吉雯沒有什麼話說,有些悶,就大聲說道:”我提議大家依次說個笑話,說得好的大家共飲一杯,說不好的罰飲一杯,好不好?”大家都起哄說好,就從小王開始.小王清了清喉嚨,開始說了:”有一個黨書記,一個組織部長和一位司機,三人在出差的路上,吃飯的時候一起喝悶酒,組織部長提議不如行個酒令,第一句一定要 xx 尖尖,xx 圓圓,第二句一定要做了件大事,第三句是結語.說得好大家賀一杯,說得不好罰一大杯.大家都說好,那司機就先說了:車頭尖尖,車轆圓圓,行過的路十萬八千里,從來沒出過

事故!大家听了都讚好,共飲一杯.跟著是組織部長說:眼光尖尖,眼鏡圓圓,看過的檔案千萬份,沒見到一個真人才!.書記接口說人才難求,說得不錯!大家共飲一杯!跟著輪到書記說了,書記說道:”皮鞋尖尖,肚子圓圓,天下山珍海味全吃遍,沒付過一文錢!司機接口道:好!好!我們也跟著吃,不付錢.三個又共飲了一杯.”說到這里小王打住了.

“怎麼?沒了?”鐵蛋問道:”可惜我們這兒沒有一位是黨委書記,否則也可以吃白食!”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了起來。吉雯說:“我聽著好笑著呢!可惜笑不出來.”

跟著該孫敏說.孫敏想了一想,說道:”我不會說笑話,碰巧昨天听了一個,是古時的故事,也許你們都知道的.”

“說來听听,興許很好笑.”吉雯鼓勵她.

孫敏說道:”從前-----“她一說大家就笑了,說是想起了幼時听媽媽講故事的情形.孫敏也不理會繼續說下去:”有個媽媽叫一個六,七歲的兒子上街買東西,一個銅錢放在他左手,說這是買鹽的,另一個銅錢放在他右手,說這是買油的.那孩子拿了錢直奔街上,邊跑邊唸:這是買鹽的,這是買油的.怎麼知道不小心摔了一交.等爬起來以後不記得哪個銅錢是買鹽的,哪個銅錢是買油的,於是跑回家去問他媽.”

鐵蛋一直入神的听著,听到這兒愣愣地捅出一句:”那二個銅錢是不一樣的嗎?”這一句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小王笑著說:”咱鐵蛋哥比那小子要聰明得

多了。”大家更笑得前付後仰。一起喝了一杯。此時也吃喝得差不多了。程東提議去卡拉 ok,講不出笑話的罰唱歌。一晚盡歡而散。

第二天上班沒多久,小王就敲門入了程東的房間,說道:”東哥,昨天,我听孫敏說,小巴黎的沈經理好像出事了,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程東帶些驚訝地問:”出什麼事?現在怎麼啦?”

“詳細情形我也沒來得及問,好像是虧空了公款,給公司知道了。”

“沈經理也是熟朋友了,我待會打個電話給他,孫敏那兒我也想問問清楚,下班後有沒有時間?約她一起喝杯咖啡好嗎?”程東說道。

“我想她有時間的,由我來安排吧!”小王說道:”另有件事不知東哥有沒有興趣听听?”

“什麼事?神祕兮兮的,怎麼會不想听?”

“這事說起來話長,你知道我有個舅舅,我媽的大哥,是城南大隊的黨支部書記。”

程東點了點頭,他見過小王的這位舅舅。

小王繼續說道:”他們隊里三年前辦了一個化工廠,是集體所有的,廠名就叫”城南化工廠”生產一種洗滌劑的原料,洗滌劑這幾年好銷得不得了,城南化工廠的生意當然也好的不得了,可惜管事的廠長是他們大隊長在城里請來的,這人吃喝嫖賭樣樣都來,半年前出了事,給公安部門抓去還判了刑。這才揭發出來他貪污挪用公款的事來。那廠已經給掏空了。外面還欠銀行及原料商的

錢.城南大隊都是鄉下人,沒人懂工廠經營,更沒人懂化工.我舅舅就因為我在”化工”廠做,特意來找我合計.他們的意思是不敢再做下去,想賣了它.找個肯接手的人.”

“那廠在哪里?有多大地方?有多少人?用什麼原料?生產什麼產品?他們想賣多少錢?”程東一口氣問了許多問題.他的直覺告訴他,這可能是一個好機會.

“你問的問題我祇答得出一個,三年前他們辦這個廠花了四十幾萬,現在這個廠欠了人家二十幾萬,如果能收回七十萬,這個廠繼續開下去,工人能繼續做下去,他們隊里就很高興了.其它問題要去看過才知道.”小王答道.

“跟你舅說一聲,我們明天就去看!”小程帶些興奮地說道.

“東哥,你真有興趣啊?”小王有些驚奇了.

“先去看看,如果真的划算,為什麼不做?我們廠里懂技術的多著呢!張總工程師,鄔工程師,請他們幫忙什麼設備開不出來?”

“那我們現在的工作呢?每月幾仟上萬的收入,舍得丟了它?”小王說.

“還早著呢!沒到說這句話的時候.如果能自己做生意,賺得更多,你去不去?”小程反問道.

“那麼好吧,我去約我舅.明天什麼時候去?”

“我們八點上班,我跟江廠長說一聲,用他的大皇冠去,大概九點可以到你舅那兒,明天穿得神氣些,別讓隊里的人小看了我們!”程東吩咐了,小王起身去辦.他對程東敢作敢為,思考週密的風格越來越佩服了.

待小王走了,程東打了個電話給沈明訓經理,約他在老地方喝咖啡,沈經理像平常一樣,一口答應,語調平淡,不像有什麼事.見到沈經理的時候,程東像往常一樣,將回佣用信封封好了交給他.大家寒暄了兩句,沈經理告訴他自己就要離開”小巴黎百貨公司”了.程東裝著有些驚奇的樣子問道:”您是副總經理,百貨公司怎麼離得開你?”

“唉!真的離開了也沒有什麼,還有香港派來的經理嘛,我走了也許他們更可以放開手腳,少了個礙事的人!”沈經理說道,言語中似乎有許多委屈.

小程也不敢細問,小心地斟酌著該怎麼說:”離開小巴黎以後有什麼打算?”

“我打算跟朋友合作,開一家超級市場,地方都選好了,開張的時候一定通知你,也快了,就在這個月內吧!”

“我一定來捧場,那我們以後的生意跟誰聯絡呢?”小程問道,其實他已經不太關心小巴黎的生意,那算不上一個重要的戶口了,禮貌上還是要問一聲.

沈經理笑了笑,帶些漠不關心的神氣說道:”總會有個人來接我的位吧?那不是我的事了.”

又說了幾句,兩人就分手了.

跟沈經理的談話使他相信,沈經理的離職是有些不尋常.打電話給志強,約好了下了班找孫敏一起談談.

看看錶,大概還有二個小時的時間,決定去看看方吉雯,順便也跟她談談收購城南化工廠的事.銀行就在附近,幾步就到了.小程剛走進銀行,就有方吉雯的

同事去通知她了.一會兒就見吉雯走了出來,微笑著說道:”你怎麼來了?電話也不來一個?”

“哇!一定要預約的嗎?我剛經過這裡,想來看看你,行不行?”

“當然可以!要不要進我辦公室坐坐?”

“你有沒有事?我們出去喝杯飲料吧?”

“沒什麼要緊事,不過我在等一個電話,還是你進來坐一會吧!”

吉雯將小程讓進了自己的辦公室,程東已經來過一次,雖然小小的,但坐在里面很舒服,桌面上還有一盆非洲紫籬蘭,正花朵盛放.

一位阿嬤送了杯茶給小程,又退了出去.

吉雯微笑著問:”什麼風吹得你過來的?”

“不是西北風啊!是一陣香風!”程東真的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他裝出一種享受的樣子,盡情地嗅著這種氣味.

“看你的樣子,不老實!”吉雯也在笑.

程東告訴她剛見過沈經理,他就要離職了,似乎有些不尋常.

“小巴黎也是我們的客戶,你們要小心一些,他們近年來還貸款不太准時,不過這是內部的消息,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了.”吉雯說.

程東點了點頭,喝了一口茶,說道:”還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他把城南化工廠的事簡單說了說.問道:”如果我跟志強決定去收購,有沒有可能向銀行借錢?”

“我告訴你,如果你來問我借,可以.”吉雯很有把握地說道.

“這怎麼講?”

“因為我認識你.如果我們不認識的人,有抵押也難借!”

“可以借到多少?”

“像你說的情形大約可以借七十到一百萬.最好是用集體化工廠的名義.”

“利息是多少?是不是年息八厘?”

“普通我們的放貸利息是十三厘,你來借我可以給你十二厘.”

“沒想到認識一個銀行的女朋友是那麼重要.”程東開著玩笑說.

“別嘻皮笑臉的,幾十萬的投資是件大事,真要做,要全盤想清楚,如果失敗了還不出錢,我雖然不在乎,搵了債你也會不好受,是不是?”吉雯說.

“怎麼你會不在乎呢?銀行會不會罰你?”

“銀行才不會呢!收不回來的賬也不知有多少,我管的一塊算最好的了!”

“你放心,我做事一向小心的.如果真的買那個化工廠我會考慮週詳的.也許有關財務安排的事還會找你商量.”

他們約了第二天一起看電影,程東就離開了銀行,可以借到錢,買廠的事又近了一步.他雖然也拿得出這筆錢,但絕對不願這麼做.此時又要急著趕去見志強和孫敏了.

程東趕到的時候志強和孫敏已經在等他了,他看到志強西服革履,孫敏也衣著入時,忽然有一種感覺在心中升起,他覺得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已經在社

會這個金字塔上爬高了許多級了,望望上面,當然還高峻巍峨,望望下面,他們已經脫離了艱苦的勞作,貧困和屈辱.在他的心底里他還想賺更多錢,有更高的地位.也許這是與生俱來的性格,倔強,永不滿足.

程東坐了下來,要了一杯咖啡,就說起了沈經理:”今天我見過了沈經理,他說就要離職了,我看他似乎有些不高興,對小巴黎也沒一點留戀,究竟怎麼一會事?”

孫敏平靜地答道:”他是給公司開除的,總經理一點面子都沒給他.”

“為了什麼事?”程東問道.

“我也不是十分清楚,好像沈經理用權將公司的貨賒賣給自己人,貨物賤賣以後大家分錢,公司去收錢時一分錢也收不到.說是三角債,難收不出奇,這事已經有三,四年了,聽說收不回來的賬超過二千萬,總公司也急了,香港派了人來,查了半年,也不知查出些什麼,就把沈經理免職了.”孫敏說道.

听了孫敏的話小程心中一愣,三角債這個名詞他也听得多了,原來其中還包括這樣的債務!這是從來沒想到的!

“聽說他是香港大老闆的親戚,究竟是什麼關係?”程東又問.

“香港公司真正佔大份的老闆姓黃,沈經理的親姐姐就是黃老闆的老婆.當初投資辦小巴黎的時候沈經理在市商業局做個普通職員,大概是信任自己人的關係,請了他來做副總經理.”孫敏說得簡明清楚.

“那麼那位陳老闆是什麼人?”

見到孫敏有些茫然,程東補充了一句:”就是那個娶了你前任李萍的那位陳先生?”

“噢!”孫敏明白了,”那位陳先生聽說在香港公司里祇有一點小小股份,其實是黃老闆手下的職員,黃老闆派他來看看小巴黎的業務,大家就都叫他作陳老闆了.”

“如果沈經理和他的自己人串謀黑了公司那麼多錢,公司不會告他們?”程東還有很多事想不通.

“公司沒有證據,那些欠錢的單位多是外地的有限公司或個體戶,去追他們無非得到一個回答:”經營失敗,無力還錢.”沒有辦法證明他們跟沈經理是串通的,如果追沈經理,他就說:”這是三角債,我的客戶給別人拖欠了,還不出錢,我也沒有辦法,我也不希望發生這種事的.”找律師也不知道該告誰.如果告那些客戶,他乾脆跑了,或者申請破產.花了律師費不是賠得更多?”孫敏說道.

程東細細想想,確然如此.像沈經理這樣平時收些回佣祇是在公司的利潤上括一點,如果用這個方法來吞錢,整家公司都可以吞掉的.

志強在一邊,靜靜地聽著沒出過聲.這時說了一句:”這一招好厲害.!”說的時候望了望程東,程東笑了笑.靜了一會,祇听程東問道:”孫敏,這事是大家猜想呢還是真的?”問的時候不自覺地壓低了聲音.

孫敏沒有立刻回答,望了望程東才說:”東哥,這是你問我才告訴你,事情是真的,我听到過沈經理和他的朋友商量.不過這不關我事,沈經理對我也不錯,別

人問過我,我也不願說穿了。”

“你這麼做是對的,如果你說了祇怕兩邊都不討好.如果沈經理走了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程東說道.

“不會,我現在不但處理經理辦公室的文件,還是客戶經理,我想不會辭退我的.”孫敏答道.她本來以為沈經理對自己不錯,自己不願落井下石.听程東一講”祇怕兩邊都不討好”更提醒她不要捲到沈經理的事中去.

三個人都靜了一陣,各自在想不同的念頭.過了一會還是程東打破了沉默:”二千萬!好勵害!足夠開一家超級市場了,不知道他姐夫會不會因此破產呢?”

接著就說起第二天去城南化工廠的事,志強說已跟他舅說好了,程東也借好了江廠長的大皇冠,還約好了張總工程師.此事程東和志強都決定嚴守祕密.江廠長和張總暫時並不知道他們的計劃.

第二天,一九八四年的初秋.天氣晴朗,又吹起了西南風,吹散了常年累月籠罩在沙市上空的帶著煤煙味和塵土的污濁空氣,難得地看到了碧藍的天空.程東,志強和張總一起坐在銀灰色的”大皇冠”里,向城南大隊駛去.張總是五十多歲的化工專家,沙市化工廠所有產品的配方設計,新產品試製,及生產工藝控制都由他負責,但工程技術人才工資並不高,獎金也不多.這幾年各種各樣集體企業開辦起來,經常有人來請他作技術僱問,廠里也都默許,可以賺一些外快-----顧問費.所以程東一請他很高興就來了.

車行得很快,不到一個小時已經到目的地.在城南化工廠的大門前,有四十多

人,穿得整整齊齊,列隊等候著他們的到來,志強的舅舅,也姓張,大隊書記,親自帶隊.程東他們三人看到這個陣仗都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趕緊下車,一一握手見了面.張書記立刻帶他們進廠參觀.工廠已經停工,但四處打掃得乾乾淨淨,許多空的鐵桶都堆放得整整齊齊.車間里面有許多管道,泵,反應釜等設備也都油漆保養得不錯.張總仔細地檢查了設備,听工人介紹了操作過程,不到一個小時就示意都明白了.跟著張書記帶著他們在廠區轉了一圈.告訴他們廠地有廿五畝地,是他們隊里最好的一片高地,無論洪汛多大,從來沒給水淹過.廠門口有二條公路,一條去沙市,另一條直通蘇州市,用不了一個小時可以直達蘇州市區.運貨十分方便.

看完以後程東也不多停留,叫志強約好張書記,第二天在沙市再面談.他們回到沙市找了一家飯店,程東給了司機廿元,打發車先走了,跟志強,張總一起邊吃飯邊談起來.

程東先問張總對於工廠和生產線的意見,張總說道:”這是一條傳統的用椰子油生產洗滌劑原料的生產線,還很新,保養得也不錯,現在如果要生產,一定開得起來,不過當初設計的人不知怎麼漏建了一個蒸餾塔,這個流程中間可以回收另一種很有價值的副產品,這個蒸餾塔是隨時可以加建上去的,我看車間里也夠地方用.”

“張總”程東問道:”照你看現在如果要建這樣一條生產線要花多少錢?”

“這幾年什麼都漲價了,這條線要是在三年前建,我想卅十萬就夠了,現在要建,

恐怕得花九十萬,加一座蒸餾塔,沒有理由不建的,大概再要六,七萬,總共大約一百萬吧。”張總內行得很,有把握地說道。

這時程東從口袋里拿出一個信封,恭敬地雙手遞給張總,說道:”張總,這是剛才張書記托我轉交給您的顧問費,一千元,請收下。”

張總高興得眉開眼笑,一定要拿出二百元分給程東和志強,他們倆人當辦然不肯收,最後張總要求這一餐由他請客,程東也不答應。餐後張總高興地走了,再三說道:如果需要可以隨時找他幫忙。

程東和志強又找了個咖啡室,各人要了一杯飲料,靜靜地商量整件事。

“卅五畝農地,而且都是高地,可以建屋的,照市價每畝最少五萬元,這一條就是一百多萬了,設備值九十萬,而且是立即可以開工的,大隊里是擔心廿多萬元債務,又擔心四十多個勞動力的出路,又不會搞這樣的工廠才急著要賣,似乎是個好機會呢!”程東又像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志強說。

志強也有些興奮,說道:”看起來是個好機會,東哥,你準備怎麼籌錢呢?誰去管理呢?”

“錢我去找吉雯,問銀行借,不過現在最重要的是你下午馬上去打听現在椰子油來價多少?產品又可以賣多少錢?產品好不好賣?開工以後究竟是否有利潤?我也去打听,我們分頭去辦,你跟你舅再打個招呼,如果我們收購成功,不理工廠盈虧,我們給他私人每年一萬元,年中五千元年底五千,工廠名義上還掛在他們大隊里,有什麼手續,要跟大隊打交道的事,請他老人家多多週旋。”

“好的,我就去打聽,我舅那邊是沒問題的。”志強說。

“好!明早我們在辦公室再談吧!”程東站起了身,二人分頭辦事去了。

程東很快就摸清了,如果將城南化工廠開出來經濟效益如何,照他得到的資料估算,每月可賺幾萬元,加添一些設備,可以再多賺幾萬元。他思前想後,已經有一個計劃了然在胸了。

約好了吉雯一起晚餐,然後看電影的,程東急急地趕到餐廳去。吉雯已經在等他。

“對不起,對不起,我遲到了。”程東一邊道歉一邊遞上一朵紅玫瑰花:“送給你的。”

“你不會對我說因為買這朵花而遲到的吧?”吉雯微笑著接下了花。

“沒有,沒有,是我不對,遲到了。”程東繼續認錯。

“廠里事很忙嗎?”吉雯問道。

“廠里事是一直很忙,生意好得招呼不過來,不過今天忙卻不是為廠里的事。”

程東將去了城南化工廠的事告訴了吉雯。廠地和設備都很值錢,如果能用七十萬買下來確很值得。又告訴吉雯開工以後預計每月可賺六萬到八萬元,一年就可以回本。小程說的時候眉飛色舞,興奮的神色溢於言表。

吉雯很有興趣,全神貫注地聽著。等小程說完了才平淡地說了一句:“講完了?聽起來像個發達捷徑,會不會祇是你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

“那怎麼會呢?廠我是親自去看過,設備張總工程師仔細檢查過,行情我都打

听清楚,計算的時候都用最保守的數據,開工之後賺的錢肯定不止此數!”程東很肯定地說道.

“我看你是太樂觀了,我見過很多客戶來談他們的發達計劃.來的時候都是信心實足,結果呢?十個中有六個是失敗的,三個是不那麼好,但還是能做,真正發達的也許祇有一個.為什麼你那麼樂觀呢?不向壞的地方想想?”吉雯還是淡淡地但是鎮定地說道.

程東向她望了一眼,她的長髮披在肩上,一對大眼睛透出聰慧,正望著杯里的飲料,眨了一眨眼.完全沒有注意到程東,似乎很專注地想著程東的計劃.

“照你這麼說,你倒是替我想想,有些什麼壞的可能呢?”程東說道.”

“你有沒有想過原料可能會漲價?生產出來的產品競爭不過其它工藝生產的產品?”

程東立刻瞪大了眼,說不出話來.他確實不懂是否有其他的同類產品?別人的生產成本又是多少?想了一下祇能說:”我明天去問問張總.”

“你有沒有想過投資那麼少,利潤又那麼高,會不會有別人現在也在動腦筋來投資?假如沙市或沙市附近地區多了兩家或三家同類型廠,你們的產品還能賣到那麼好的價錢嗎?”

程東又答不出話來.他真的很佩服吉雯的頭腦,這個問題他也沒想到過,但似乎發生的可能也不小.想了一想祇能笑著說:”你的頭腦真勵害,我想都沒想過,不過倒也是可能發生的.”

“你知道我是做貸款的,專從壞的方面想.你還有沒有想過,當你的廠真的獲利了,那些大隊里的人會不會想方設法來敲你的竹槓?”

“這個合同里當然要寫清楚,再說志強舅舅也會幫我們週旋.”程東辯護著.

“志強的舅舅畢竟是隊里的人,不能處處偏幫你們,到利益大的時候他說不定會領頭來跟你們爭.”

程東沒有出聲,吉雯說的也有道理.

“我大概還能質疑二,三個壞的可能,現在大概也不用說了吧?並不是我的腦筋勵害,是你的經驗不夠.我每天都在听別人對我說發財大計,每天都是這樣質疑別人,這些問題發生得多了,不用花腦筋,就能問一大籬.你是不是太樂觀了?”吉雯不是那麼咄咄逼人了,微笑著望著小程.

“听了你說的,我真是想得不夠週到,我還要找張總,找別的行家再調查清楚些.不過如果凡事都這樣想,還做得成事嗎?”程東以退為進,辯論繼續下去.

“當然,過份悲觀,事事從壞的方面講,什麼事都辦不成了,有時說魄力,就是要不怕困難的勇氣,勇於成功,但前提是明白困難所在,否則就是愚勇或者莽撞了,是不是?”吉雯似乎仍是高出一籌.

“你說的對,我真是服了你,真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麼多道理你怎麼悟出來的?”程東由衷地說道.

“我爸爸是教經濟的,我在銀行工作,有事都會找他商量,我從爸爸那里學到最多了.”

“現在我跟你學,就是你爸的徒孫了。”程東想說得風趣些。

“你跟我學?”吉雯提高了聲調:“你這個人,心口不一.你是很主觀的,喜歡拿主意的人,別人的話哪里听得進?”

“說正經的,如果我真去收購城南化工廠,你們銀行支不支持?”

“我答應過你,現在更相信你這個項目不壞,一百萬以下,一定沒問題的.”

程東很高興,又說起了大隊那些人怎麼排了隊接待,說起張書記,說起將來可能讓志強去管這個廠,說到志強時程東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問吉雯:“那天我們一起在大排擋吃飯,志強講了一個書記和司機的笑話,別人都不要緊在意,你說好笑但笑不出來,一定是有什麼感触,是不是?”

“虧得你那麼細心!”

“你是我的女朋友嘛,當然會關心些,是什麼事呢?”

“我爸爸,我媽媽都曾經戴過”右派份子”的帽子,你知道嗎?”

“”右派份子”我听說過這個詞,後來不是都平反了嗎?”

“你是”工人”出身,領導階級,不體會這些,”地,富,反,壞,右”都是敵對份子,孤立在社會之外的,是賤民,那麼多年的屈辱,遭到卑視,我在小小年紀都可以感受到,我爸媽頂著這個帽子廿年.那時听到要去見組織部長,我爸媽都會嚇到發抖,宣佈替他們脫帽的一天,我才八歲,那天爸媽回到家里,抱住我大哭一場.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天.!”說到這里,吉雯的情緒很激動,身體微微顫抖著.

程東看在眼里,趕快伸出手去,握住了吉雯的手,吉雯的手是涼的,但是她的

前額卻有汗珠滲出來。程東遞了張紙巾給她，右手還是緊握著吉雯的左手，說道：“吉雯，不要這樣，我知道有些事你想起了難過，小心自己的身體，那些事畢竟過去了十幾廿年了，不要再去想了，你爸爸媽媽現在不是很好？”

吉雯深深地吸了口氣，又慢慢地呼了出來，情緒顯然平伏了許多。“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跟別人講過，不知道為什麼說給你聽？”吉雯說。

“我很高興，大概你把我看成是知心朋友吧！聽說你爸是北嶺大學的教授，你媽也是工程師？”程東知道吉雯父母都是有成就的人，把話題轉到這裡，吉雯可以開心一些。

“我爸爸是北嶺大學教授，還是經濟系的系主任，我媽是沙市城市設計院的總工程師，現在要搞建設了，還是要靠她們這樣的真人才，組織部長！懂得什麼？吃白食？”吉雯笑了一笑。

“那時候政策是搞階級鬥爭，現在政策是講團結建設，也不能怪下面基層的書記或組織部長，總之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總是記著自己難受，何必呢？”

這句話大概深深打進了吉雯的心，她沉默了一會，翻過手來握住了程東的手，說道：“你說的也對，但要忘記那一段歷史，是不可能的，我爸媽被人鬥爭，在家時也生活在恐懼中，我小學時同學都不睬我，甚至向我吐口水，就因為我是右派份子的女兒，我爸爸後來得了精神憂鬱症，都是由此引起的，怎麼可能忘記呢？”

“我爸不准我考大學，看不起有學問的人，一方面是他自己沒有文化，祇有手藝，

有些自卑,另一方面也是歷次運動他都看到,有學問的人都受衝擊,不能說他沒道理呢!”

吉雯沒有說話,可能還在想她心里的感受.

程東接著說:”我們都還年輕,應該想著將來,我要把城南化工廠買過來,我要有自己的事業,我要賺很多錢,將來有機會去外國看看,我們一起去,去日本,去美國,去歐洲,去看看世界,我們一起去好不好?”程東望著吉雯.

“你真是一個樂觀派,又在狂想了,我剛才幾盆冷水還不能使你冷靜些?”吉雯笑著答道.

“你說的對,我更要謹慎些.但我這個人也許天生是樂觀的,有機會總想試試.最實際的就是賺多一點錢,對不對?”

“現在人人都在想著賺錢,我也支持你賺多一些,但是照我爸爸說,錢要來之有道,不能騙人,不能害人,現在說大話,騙人錢的真是太多了.”吉雯說道.

“如果佔國家的便宜算不算騙人呢?你沒聽說過”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不跟你辯了,你總是有歪理.”

“什麼時候方便,能不能見見你爸爸媽媽,我心里很欽佩他們的.”

“再下一個星期天,我爸會從南京回來,你來我家吃午飯吧!”吉雯微笑著說.

“你做什麼好吃的菜給我啊?”

“你想得美!你又是什麼大人物了?最多我做個蛋糕當甜點心吧!”

“再下一個星期天,我一定來。”

飯後他們又去看了個電影,是一部警探片,很緊張很血腥,在情節最緊張的時候,程東覺得吉雯的身體又在顫動,他伸手過去,握住吉雯的手,覺得她的手冰冷的,小聲問道:“你怎麼了?不舒服嗎?”吉雯搖了搖頭.電影結束以後,吉雯的手已經被程東的手喂暖了,精神也平靜下來.”剛才是怎麼啦?”程東又問道.

“我不知道這個片子是這麼緊張血腥的,如果早知道就不來看了,祇覺得心里很害怕,發慌,現在好一些了.”

“你們女孩子膽子是小一些,這樣的故事,我還覺得不夠緊張呢!”

送吉雯回家以後,程東回到家里已經很晚了.雖然是繁忙的一天,小程一點都不覺得累,盤算了一下明天要做的事,倒到床上就睡著了.

第二天他先去找了張總問清楚好多關於洗滌劑原料的問題,接著打電話聯系賣椰子油的行家,請教多年來價格上落的行情.一切弄清楚後找了志強入自己的辦公室,問他了解到的情形,志強的匯報跟他自己的調查結果差不多,比他甚至更樂觀些.志強又告訴他已經約了張書記和大隊長,下午在環球大酒店的咖啡室見面談.

“東哥,你是不是真的準備買下城南化工廠?”志強問道.

“是啊.我們已經分別做了調查,證明這盤生意是可為的,價格對我們來說也是划算的.”

“東哥,雖然盈利的前景是不錯,但那都是將來的事,也不知最後怎麼樣,現在

工作很安定,收入也不錯,似乎不捨得放棄啊!”

“現在雖然不錯,誰知道一年二年後怎麼樣呢?這裡終究是江廠長的天下,小江先生終究是會掌管銷售科的.到時候不要說收入沒有保障,還不知要受多少窩囊氣?再說,沙市化工廠表面看來還熱熱鬧鬧,實際上從訂貨到銷售,從生產線到維修車間,大有大撈小有小撈,已經掏得空空的了,現在仗著銷售還好,貨款回籠好,還支撐得住,市場上競爭比二年前勵害多了,在上海的那幾家外資廠,他們質量管理好,生產效力高,資本雄厚,廣告攻勢凌勵,價格又有競爭力,到時候沙市化工廠也許像其它國企一樣,裁員,下崗什麼都有可能.城南化工廠雖小,但可以作為我們自己事業的基礎,為什麼不試試?”程東講到最核心的問題了.

“東哥,你說的對,我心底里也是這樣想的,下一步怎麼做呢?”

“如果可能,我們下午就跟張書記他們說定,由你出面,去登記成立一家”東方化工廠”,我佔百分之七十,你廿,鐵蛋十,我用我媽的名,你們用什麼名你們自己決定,所有的資金我負責,如果一切順利,你先辭職,去管廠,必要時鐵蛋也辭職,來幫你.我還是留在科里,再看一,二年.如果東方做得好,我也出來,如果東方做得不好,你們回來.這樣安排好不好?”程東早已想好了這個方案.

“我完全同意,將鐵蛋叫進來一起談吧!”志強建議.

鐵蛋進來了,程東將收購城南化工廠的事及自己的想法再說了一遍.鐵蛋也完全同意,”東哥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約了張書記及大隊長一起喝茶的,也是時間去了,志強好像還有話說,欲言又止的.程東問道:”志強,什麼事啊?”

“東哥,反正我們準備走了,要不要學沈經理那一招來一下?”志強說道.

“好的,我也想了好久了,找的人要可靠,用真名假名多開幾個戶口,每個戶口賒廿,卅萬,要安排得好,將來沒法追查,你和鐵蛋每人做個二百來萬,不要太多了,如果安排得好,二,三年內都不會有人查的.詳細的部署明天再談吧!”程東邊說邊站起了身.跟志強出廠去了.

張書記和大隊長很擔心債務的問題,又擔心四十多人的就業問題,知道程東他們付現金來收購,又保證這個廠繼續開工,都高興得很,一拍即攏,程東找律師做了正式的文件,向銀行貸了一百萬,

“東方化工廠”就正式開業了.

第六章

方教授縱論天下事,勇小馬一言掀風波.

那個星期天,約好了去吉雯家里晚餐.雖然秋天了,天氣還很熱,程東一早去剪了個髮,穿了件深色的短袖 T 恤,褲子筆挺,一件淺灰色的毛料夾克掛在手臂上.胸部和手臂的肌肉結實有力,渾身散發著成熟青年的魅力.吉雯家在城北新區的一幢廿層的新型大廈里.大堂寬敞,地面鋪著雲石.電梯是天津一家合資廠生產的,整潔又寧靜.吉雯家在十五樓,出了電梯,過道也很寬敞,地面和牆上鋪著圖案美麗的大瓷磚.跟自己家里那三層高的洋灰樓是完全不同的.他心中有小小的緊張,找到了吉雯家的門口.定了定神,伸手去按門鐘.很快聽到吉雯的聲音,“我來,我來.”門開了,吉雯滿臉笑容,讓他進屋.程東將帶來的一大束玫瑰給了吉雯.他又帶了一盒高麗參是送給吉雯父母的,跟著在吉雯的背後,看到她的爸,也站著,在方嬭介紹的那天晚上,曾經見過的.也不等吉雯介紹,程東大方地伸出手去,叫了聲:“方伯伯,你好”很快也見過了吉雯媽,兩老把他讓進了客廳.那是一套二廳三室的房子,佈置得很雅緻舒適.從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半個沙市,甚至遠遠的農田.景緻非常美麗.

程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了口氣.說道:“住在這裡一定非常舒適!”

吉雯父親答道:“這是三年前學校分給我們的房子.以前我們一家住在一間板屋里!這要感謝鄧小平,感謝改革開放政策!”

吉雯問:”程東,你喝咖啡還是喝茶?”

“都可以,隨便給我一樣吧!”

吉雯給每人沖了一杯茶,自己也坐了下來.

“方伯伯,我在八四,八五二年里,學了你們學校的函授課程,科目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拓銷策略”和”會計學原理”講義是不是都是您寫的?”程東急不及待地問道,目光里露出欣慕的神色.

“市場經濟那八章都是我寫的,祇有為什麼是”社會主義的”那兩章是我助手寫的.那都是適應政治的需要胡扯的.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哪有兩種不同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這樣的原則貫徹下去,就是資本主義.”市場拓銷策略”全是我寫的.怎麼?你都讀過?”吉雯爸爸很有興趣地望著程東.

“全都讀過,而且對我有莫大的幫助.”小程把他怎麼將講義上學到的東西寫成市場促銷的建議書,怎麼行之有效的經過講了一遍.又講到他讀了”市場經濟”講義以後的體會,一個人祇要能掌握市場信息,又有積極性去把事情做得比別人好,就能在競爭中領先.

吉雯爸爸不斷頷首,微笑著表示讚賞.

吉雯媽這時插了進來,對著吉雯爸爸說:”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提法是中央提出來的,你可不要又去批評啊!也許這樣的提法是正確的呢?也不一定樣樣都是你對啊?”說的時候吉雯媽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

“你放心吧!這兒都是自己人,我才這麼說說,平時講課寫文章我們祇講市場

競爭能激發人的潛能,祇講市場競爭能產生正確的信息反饋,從來不講計劃經濟如何失敗.不過我始終有些遺憾,改革開放也很多年了,不能否認觀念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禁忌,束縛還是有很多.”吉雯爸邊說邊搖頭.

吉雯媽抬頭看了看鐘,忙著起身道:”噢,我要去煮菜了,你們慢慢聊.”吉雯也起身說道:”媽,我幫你.”兩人都去了廚房了.

吉雯爸繼續說道:”听你說起這些事,我很高興,一個人的能力跟學問,不一定看他的學位,最主要的還是看他學習跟領會的能力,當他能比較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工作 and 環境,加上一個好的表達能力,他就成為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也就是一個領袖人才.”

“方伯伯,我高中畢業就輟學了,進了工廠工作,總覺得自己學識不夠,從八零年到現在,一直是你們學校函授班的學生,學過市場促銷,企業管理,化工基礎,現在在學英語.我很喜歡學這些理論,懂了以後覺得站得高了一些,週圍發生的事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會發生,您寫的講義真的令我得益不少.”程東說的是真心話,他的誠懇態度,令方教授很高興.

“很高興听到你這樣說,年青人就應該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中國的將來就靠你們了.”方教授說到這里,吉雯走了進來,坐在程東的身旁.

方教授繼續說道:“我最近訪問過一個姓馬的年青人,年令比你略大些吧,大約廿七,八歲.也是一個頭腦清晰,勤力有為的青年,辦了一個機器維修廠,擁有卅來台各種機器設備,僱了四十多個人,現在為七十家工廠維修設備.創業的

時候才一把銼刀.我為此還寫了一遍短文”專業化經營的高效益,不能再搞小而全”,這篇文章會在下一期”上海經濟月刊”上發表.”

小程忙問道:”那維修工廠叫什麼名字?”

“馬氏機器維修廠.”

“老闆是不是叫馬力行?”小程又問.

“是啊,你認得他?”方教授反問道.

“何止認識,簡直太熟了,他十六歲就進我們廠,是我爸的徒弟,跟著我爸學手藝有十年之久,他時常來我家,我叫他小馬哥的.”程東說道.

方教授听到了顯得很興奮,急切地問道:”那麼後來怎麼樣?”

“自從我爸退休以後,他就做了維修車間的主任.”

“那麼再後來呢?”

“听我爸說他就在外面開了一家機器維修廠,不知怎麼從廠裡借了兩台機床,也許還拿了些鋼材什麼的原料,給他自已廠用,工人也都是我們廠維修車間那幾個人兼職的,後來外面的生意越來越大,他乾脆辭了職去辦自已的廠了.我廠的維修部也關閉了,所有維修工作都外判給他們做,據說成本更省.也不能說他是壞人,我們現在還是很好的朋友,逢年過節總還帶了禮物來看我爸.但是那來路始終有些不正,是不是?”小程說道.

方教授的臉色從興奮慢慢地變得失望:”我原來希望听到一個不同的故事的,例如你會告訴我小馬是怎麼得到他的第一筆資金.你的故事令我失望了,但

一點都沒有令我吃驚.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並沒有民間的資本積累,甚至集體農業也沒有什麼資本積累,在社辦工廠及私人企業興起的過程中,絕大部份都是靠分沾國營企業的資源而起家的,這里面包括資本,技術,設備甚至市場,這里面有很多事實是見不得人的.唉!古話不是說”英雄莫問出處”?等他們成功了,站住了腳,靠本身的動力發展了,有了競爭力,一樣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貢獻,真的單憑一把銼刀在五年里就能發展成一個中型廠?我本來就不信,但專一化生產確能提高效益,這跟小馬怎麼起家無關,我那論文還是一樣可以出版.”

程東滿以為提到了小馬怎麼發跡的事,方教授會大吃一驚,也許還會後悔找錯了研究的對象.方教授現在的態度反有些令他自己感到意外,但仔細想一想,沾了國家的光而起家的人確是處處都有,在個體戶及集體所有企業跟國營企業之間的關係真是千絲萬縷說也說不清,但有一條是共通的:國營企業的某些負責人得了好處,將國家的某些資產及資源轉移了出去.

“將國家的資產或資源,私相授受,轉移到私人手里,這種行為肯定是不對的,不公平的,但資源在私人手里也許能更有效地得到運用,這對整體經濟而言,可能反而是好事,再過十年廿年,也許我們能看到壯大起來的私人企業兼拼原來的母體國營企業.假如政策不變,這樣的事必然發生,那時候我們的經濟將充滿生機!”方教授像是在對小程說話,又像是在演繹自己的思想,全神貫注,十分投入.

吉雯看在眼里,忍不住說道:”爸,今天是星期天嘛,又不是跟學生上課,幹嗎那麼認真呀!”

程東可像方教授一樣,也是全神貫注在談話中,繼續問道:”改革開放政策會長期繼續下去嗎?”

“我看這一條是不會變的,現在美國,日本,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空前繁榮,中產階級佔到國民總數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馬克思並沒有預見到這種情形.假如經濟搞不上去,人民生活沒法改善,中國就不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看看北韓南韓,東德跟西德,就可以知道計劃經濟的失敗,我們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改革開放這一條路了,你們這一代幸運啊!你們有很多機會.不過賺錢的同時不能忘了道義,不能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要做個正派的人.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道德觀念的模糊,能賺到錢就是好的,講大話,不守信用,不擇手段,走門路都變得理所當然.如果這一點不能糾正過來,令人擔心哪!”方教授語重心長地說道。

程東點了點頭,一時不知說些什麼好,虧得吉雯在旁,說道:”爸,你又來了,長篇大論的,也不怕人家悶?我來削水果你們吃吧.”說著拿起了一個蘋果削了起來.又問道:”爸,你們學校學生有沒有什麼動作?聽說北京有學生上街,要民主,是怎麼會事?”

“我們學校暫時還沒有,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會事,最近二年物價漲得太多,好多

人都不願存款,寧可買黃金買家電,報上還在說要闖物價關,加上東歐形勢動

蕩,社會上是有一些不安的感覺.我想中央會處理這些問題的.這十年基本上經濟是發展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是改善了,我不贊成學生在這個時候搞事,民主不是一下子可以掉下來的東西,是要一系列變化改革,經過長期的準備才能得到的,現在政策的方向是對的,現在需要安定,要給政府時間.”方教授嚴肅地說道.

“說起物價最近真是離譜,”程東插話道:”前天我去百貨公司,看到櫃檯里肥皂,牙膏的價目牌都是翻轉的,問售貨小姐為什麼,她們說今天的訂價還沒出來,今天不賣!那個價是天天不同的!,又走過家電柜位,電視,雪柜都已搶購一空,還有人群排著隊不願離去,聽到那售貨小姐問排在頭里的一個男僱客:”這裡還有個雪柜,門有些壞的,要不要?”好像個個都是有錢的,但商品太少,這是怎麼會事?”

“這就是通貨膨脹囉!貨幣供應太多,等到市民中形成一種通脹預期的心理,一窩蜂地將存款提出來買商品,就可能失控,造成惡性通脹,這是很危險的.現在應該放慢價格改革,提高存款利息,提出存款保值的措施.同時提高借貸利率,收緊信貸,我們經濟學會已經向中央提出了建議,希望通脹很快可以平伏下來.”方教授說.

程東想起了自己在東方化工廠的投資,問道:”方伯伯,在這樣的情形下該不該投資呢?”

“理論上在通脹預期下,應投資在實質資產上,例如黃金,房地產,工廠設備等

等,因為貨幣貶值了,固定資產就升值了,但如果來一個惡性通脹,貨幣不斷貶,利率不斷漲,可能高到幾佰厘,一千厘,群眾對貨幣喪失信心,工商業都會崩潰.我想現在的形勢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情形,你放心投資好了,不過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企業.”

這時吉雯已經在幫她媽媽佈起菜來,大聲催了幾次,方教授跟程東才走到飯桌旁入座,吉雯媽準備了很多菜,最後一道甜品是面包布丁,是吉雯做的.真的很好吃.

飯後程東約了吉雯,一起去濱江公園的羽球場打球,跟著看電影,吃晚飯,晚飯後他們又一起去了濱江花園,坐在他們最喜歡的可以遠眺長江的草地上,天已經黑了,新月像一把鐮刀,彎彎地掛在半空,他們可以辯別到銀河,但是都不知道哪顆星是牛郎哪顆又是織女,對住幾顆特別明亮的星,兩人在那里亂猜,吉雯偎依在程東的肩膀上,程東摟住了她的肩,不時吻她,但每次程東有更進一步的動作,都給吉雯推開了.程東輕聲問:”為什麼?這樣不好嗎?”

“不要,我怕.”

很快,夜深了,一陣風吹過帶來幾絲雨.他倆才起身,程東送吉雯回到家門口,看著吉雯的背影,隱沒在門洞里的黑影中,他很愛吉雯,他知道吉雯也愛自己,身體上像有火燃燒著一樣.他需要得到更多.

“東方化工廠”里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放了兩串鞭炮就開工了.廠的生產很正常,非常好.

第一個月就有盈利五萬多.賬目出來以後,志強跟鐵蛋一起去找程東,他們約好了在食街張王記一起吃飯.吃飯時志強問:”東哥,”東方”上個月的盈虧數出來了,賺了五萬多呢!這個賬要不要”做”一下?否則到繳稅的時候可要付出一大筆錢哪!再說一開始報大了,可能成了稅務所的”大戶”,以後眼睛老盯著我們就麻煩了!”

程東問鐵蛋:”你的意思怎麼樣?”

“我想志強哥說的不差,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那有乖乖送給國家的道理?現在誰不在逃稅?國營企業也都在鑽縫鑽隙,千方百計逃稅呢!我看最好做成虧蝕小小,也免得鄉下人眼紅.”鐵蛋說道.

程東不出聲,在想著什麼,跟著抬起了頭問志強:”現在的會計是不是原來隊里留下來的哪個姓秦的小姑娘?”

“是的.”志強答道.

“照我的意思賺多少就報多少,倒不是覺悟高.喜歡繳稅,你們算算看,各人自己名下現在有多少錢?不久的將來又會有多少錢?這些錢並不是都見得光的,如果東方有贏利,越多越好,我們付了點稅,那些錢都可以正大光明拿來投資了,我們是要做大事業的,稅項方面準備繳一點罷.再說現在做手腳,那個小姑娘都知道,給別人抓住了把柄總是不好,是不是?”程東說道.

“東哥,還是你想得週到.”志強說:”贏利我們就照報吧,但小秦這個小姑娘在,我們財務方面總瞞不住隊里的鄉下人.”

“小秦這個位很重要,”程東邊說邊在想,”遲早要換上一個我們自己的心腹.找誰好呢?”

大家都在想,沒有人出聲.過了一回鐵蛋開聲了:”我看最好是孫敏姐了,又信得過,她又懂.”

“對了,我們就請孫敏吧!”程東說,”工資給高一點,就是每天要去城南上班,辛苦一些,不知她願不願意?”

“辛苦不是問題,單據我每天拿回來,她在家做都可以,必要時我可以摩托車帶她去廠裡,也很方便.祇是我管廠,她管賬,好像有些那個-----不妥.”志強說.

“你以為我們信不過你?大家兄弟一樣,那有那樣見外的?”鐵蛋說道.

程東也說道:”要是對你和孫敏都不信了,我們還能做什麼事?別那麼想,這事就這麼定了.另外張總工程師上次建議在生產線上加一座蒸餾塔,這事也快去辦,我們的生產線總要成為同類生產線中最先進的,另外我還想再加建廠房,生產護膚用品,下一步再生產化妝用品,將來我們要生產沙市化工廠的全系列產品.這事我來佈置,我們有市場經驗,從沙市化工廠我們可以得到全套的技術資料,我們也有資金,一、二年里此事總是辦得成的!”

他們談了一會東方化工廠的事,話題又轉到北京的學生請愿.當時天安門廣場上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學生示威,請愿.反對貪污腐化,反對”官倒”,反對高幹子弟借特權營商謀利,漸漸有學生提出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在國外,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也括起了一陣改革的風,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細

小的加盟共和國,正強烈要求獨立,似乎莫斯科也準備妥協,東歐在劇烈動蕩,東德人民每天大規模示威,政府似乎對局勢慢慢在失去控制.

“東哥,你說學生們嚷嚷的,他們要什麼呀?”鐵蛋問道.

“反貪污,反官倒還容易理解些,物價飛一樣漲,雖然工資也在漲,但老百姓幾十年的儲蓄縮水了,對前景有些不安,有權有勢的人卻利用特權大撈特撈,老百姓當然不滿意了.”程東答道.

“我听人說有本事到北京去拿到一張批文,就可以賺幾百萬,那有權出批文的人不知能分多少?又听人說一個香港商人,要去北京拿進口糖的批文,現金不知帶了多少,光金的羅萊克斯手表就帶了五只,十幾萬元錢一只呢!現在的生意就是這樣做!”志強接口道.

“遠的不說,就說我們沙市.”程東帶著些憤氣說道:“以前家家燒煤,弄得污煙瘴氣,又不方便,現在有了煤氣公司了,可是接駁費要一千多元!那按裝公司是煤氣公司的幾個老總開的,獨此一家是經煤氣公司核准的,你非得找他才行,其實每戶的安裝成本才一百來元,那九百元不是硬搶的嗎?那幾個老總不知撈了多少錢,老百姓給不起按裝費的,還是得捱煤餅爐,他的鄰居還得忍煤煙臭味,煤灰滿屋!”

“這世界吃虧的總是小老百姓,誰叫你沒權?誰叫你不會向上爬?”志強說.

“學生鬧事,市民又支持,會不會鬧出什麼事來?”鐵蛋插了一句.

“我看不會.”程東很肯定地說:“現在雖然有種種問題,但這十幾年改革開放成

績是很大的,生產發展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是改善了,現在的政策也在強調法治,反貪肅貪,強調公平競爭,最近又宣佈了提高儲蓄利率,採取了儲蓄保本,收緊銀根的措施,通漲很快會壓下去,這次不會亂。”

“聽說天安門廣場聚了一百多萬人,不知怎麼收場啊?”鐵蛋說.

三人沉默了一會,志強對程東說:”聽說各地都有青年學生到北京去串連的,上海還有人臥軌,堵住往北京的火車,我們科里分管蘇州業務的小馬,最近也是活躍得很,到處找人,說是要連署打倒貪污,要求民主的大字報.”

“小馬?”程東答道:”我知道他,他父親死得早,母親守寡,拉扯他長大,不安安份份,搞這些個事幹什麼啊!前天他來找我,要跟我談談,我正忙著別的事,約了他下星期有空談,八成就為了你說的這門子事了,照我看,北京的學生鬧不起來,我最近剛去過上海,南京,那邊的人都不太關心天安門的事,說老實話,我都不明白學生們要的是什麼?現在才安定了十幾年,經濟才剛開始好些,不能再折騰了!”

他們聽到鄰桌的人,影影灼灼的,似乎也在談論北京的事,再喝了兩杯,也都散了.

第二天上班進廠的時候,看到壁報欄的牆下擠著好多人,那壁報是工會辦的,平時沒有人看,照規矩應該是兩個星期出一期新的,但這事似乎沒人管,現在的那一期已經掛著至少三個月了.程東正在納悶,聽到一個走過的工人對他說:”程科長,你們科小馬哥貼出了一份萬言書呢!不去看看?”

他就走了過去,擠進了人群,看到科里也有幾個同事在那兒,揚起了頭在那里讀著呢!

那大字報的標題是”要民主,反專制,打倒貪污,打倒”官倒”.打倒一切不平等-----聲援北京學生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的訴求!”下面洋洋灑灑提到有權有勢的人隨意擷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貪污,官”倒”,甚至私分國家資產,窮苦的老百姓非但不能在改革開放中得益,更要承擔高通脹和失業的威脅,甚至隱隱提到本廠也有貪污,化公濟私的情形,要求民主,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民主辦廠,增加廠務的透明度,工人參加管理.-----。

程東大略看了一下,發覺人群越來越擠,看完的人絕大多數不發一言.默默地看,默默地走了,少數人臉帶微笑,帶著鑽許地點著頭,祇有一二個人,說一聲”有膽”或者”有見地”.並沒有人表示反對.他發覺自己也屬於第一類人,默默地看完也默默地走了.他回到辦公室,科里的同事都圍著小馬,在那里討論他的大字報,見到他進來了,大家停了下來,跟他打招呼,程東揚了揚手,一言不發進了自己的小房間.坐了下來.他還沒遇到過像這樣的情形,偏偏小馬又是自己科的人,自己似乎應該做些什麼,怎麼辦呢?正在思量的時候,桌上電話響了.拿起一听是江廠長的聲音,帶著些怒氣:”小程!那個叫馬什麼的大字報你看過沒有!”

“噢!江廠長,我也是剛進廠的時候看到的.”程東如實地說.

電話那邊劈裂雷霆地傳過來江廠長暴怒的聲音:”這是一篇徹頭徹尾地攻擊

黨和領導的大字報,你事先是不是聽到什麼風聲?”

“沒有,不知道。”程東答道,他也開始覺得事態嚴重:“我也是剛才看到才知道的。”

“這件事不能掉以輕心,你立刻找那個姓馬的談話,同時派人調查,是他一個人寫的還是另有同黨?或者是否有人指使?叫他立刻去把大字報取下來,靜待廠部對此事的處理!”江廠長抨地一聲掛上了電話。

程東放下了電話,靜了一靜,理了理自己的思路,想著該怎麼跟小馬談呢?小馬又會說些什麼呢?他情緒正十分激昂,恐怕說什麼也不會听的,再想到這事牽涉到“政治”,可不是小事,江廠長甚至懷疑自己事先是否知道些什麼,如果扯了進去就麻煩了.想到這裡決定不要自己跟小馬兩個人談,最好找個黨的幹部來.廠里黨書記是江廠長兼的,不好去請他,就想到了黨副書記兼人事科科長的張同森科長,張科長四十多歲,經常是很嚴肅的,在廠務會議上常見面的,找張科長一起跟小馬來談,最合適不過,他立刻打電話去人事科,找到了張科長,張科長當然也已知道大字報的事了,程東告訴他,自己對這種事經驗不足,想請他一起來跟小馬談談.張科長一口答應馬上過來.程東也通知了小馬,叫他不要走開.小馬電話里說:“我不會走開!殺頭也不怕!”程東告訴他不是報了公安局,祇是人事科的張科長要找他談談.小馬還是恨恨地掛斷了電話.過不久張科長就來了,程東告訴他江廠長來了電話,要查小馬有沒有同黨?幕後有沒有人指使?還要小馬立刻去把大字報取下來.張科長說這事很嚴重,找小馬

談過以後再說.程東就去外面辦公室,叫了小馬進來,小馬昂起了頭,挺起了胸,進了程東的辦公室,一付無所畏懼,準備鬥爭的樣子.週圍的同事卻為了他手心里都握著把汗,希望不要出什麼事.

小馬在一邊坐了下來,程東和張科長坐在另一邊,照他們商量好的,由程東先跟他談.

“小馬,你貼出的大字報我們都看到了,天安門廣場的消息你從哪兒听來的?那些個說法有什麼根據?這樣貼大字報散播流言蜚語可要犯大錯誤啊!”程東說.

“貪污成風,官”倒”盛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報紙也有報道啊!有權有勢的人翻手覆手之間國家財產,人民血汗都進了他們腰包!人民卻在捱高通脹,下崗的更苦不堪言,我沒有說錯!”小馬頂了回來.

“你算算你每月工資拿多少?每月獎金拿多少?你算是哪門子”苦不堪言”?廠里,科里什麼時候虧待過你?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寫得出這樣的大字報!對黨和國家就沒有一點感恩之心?”程東自覺理直氣壯,祇是最後一句話是對著副書記時臨時想起來的.

“我的工資不低,我拿的獎金也很好,但我大字報里說的是全國的事,有權勢地位的人,坐進口轎車,燈紅酒綠夜夜笙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你去我們區看看!有病沒錢醫,孩子上不了學,有些退休的老夫婦,每天三餐都有問題,有沒有人關心他們?你們是廠的領導,自己心中有沒有鬼自己知道,如果心中沒有鬼,讓

我這個小百姓說兩句也不關你們事。”小馬又頂了回來，話說得更兇了。

程東覺得這事有些難辦，想再勸勸他：“小馬，你是我科里的，又年輕，這樣貼大字報可不是小事，你矛頭直指各級領導，又沒有一點真實的証據，這可要闖大禍的，我勸你立即去把那大字報取下，自己再做個檢討，看看廠部怎麼處理？你再想一下。”

那兒想得到小馬立刻頂了回來：“我有什麼好想的！我早就想通了！總得有人出來，揭穿不民主，不平等的現實，北京的學生敢做，為什麼我就不敢做？你們去我的大字報前看看，群眾有沒有反對我的？沒有！我說了他們想說的話！你們倒是應該想想，自己心里有沒有鬼？有沒有撈過國家的，人民的好處？”

張科長平時見著倒沒什麼，就是嚴肅一些，話少一些。這時卻突然脾氣爆發了，睜大了眼睛，手指著小馬，大聲地說道：“你放老實一些！程科長好言勸你，你就這樣囂張！你那大字報是赤裸裸地攻擊黨和領導，告訴你，抓你進公安局都是夠格的了，現在勒令你馬上去取下自己的大字報，今晚之前，貼一份檢討書出來，我們廠部或者考慮給你一個廠內處份。否則後果自負！明白了沒有？”

小馬也瞪了張副書記一眼，強硬地說道：“大字報我是不會取下來的，要斗要抓隨你們的便吧！”站起了身頭也不回的出去了。

程東和張科長對望了一眼，都沒有出聲。張科長拿起了桌上的電話，馬上向江廠長彙報。放下了電話，張科長說江廠長召集開一個緊急會議，要程東一起去。程東跟在張科長後面，走出了辦公室，他們看到壁報牆那邊人群已經散了，祇

見還有兩人正在貼新的壁報似的,就順道走過去看看,原來那是署名”沙市化工廠工會廣大革命群眾”的一份大字報,上面斗大的字寫著”堅決擁護黨的領導!跟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丑鬥爭到底!”這份新的大字報剛巧將小馬的大字報遮得嚴嚴實實.張科長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程東想剛才叫小馬來取下他的大字報不也是多此一舉了?他們一起向江廠長的辦公室走去.

等他們進去見到辦公室里已經坐著很多人,有二位副書記,三位副廠長,共青團的和人事科的負責人,還有各科科長都來了,程東見到技術科的張總工程師也在,低了頭縮在一個角落里.程東想,他以前在廠里大概也是被鬥過的.等程東和張科長坐下來,會議就開始了.

江廠長清了清喉嚨,全場肅靜.等著江廠長發言了.這大概也是中國的傳統了.誰的職位最高.誰就掌握著最多的真理.旁邊的人都要恭恭敬敬地听訓話,究竟有沒有真理或者是不是真理,倒是沒有必要去想了,人微言輕,不是白傷腦筋嗎?

江廠長神情嚴肅,開始訓話了:”同志們,大家都看到了今天廠里貼出來的大字報,這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啊!”我們黨和國家,十幾年來以經濟建設為重,要發展四個現代化,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但是階級敵人並沒有在睡覺!”說到這里江廠長加重了音調,程東看到張總工程師好像為此吃了一驚,更加蜷縮在一個角落里.江廠長繼續說下去:”最近東歐的形勢比較動蕩,蘇聯也有一股

修正主義的思潮,國內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遇到一些小小困難,闖物價關的過程中,有些商品價格不可避免地上漲了一些.階級敵人就乘機跳了出來,我們廠的那個馬什麼的貼出的大字報就是階級鬥爭在我廠的表現!!”江廠長說到這里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所有房間里的人都嚇了一跳.

程東本來計劃著這天要做很多事的,給大字報的事一攪,和現在要坐在這裡聽江廠長訓話,心中滿是不高興。看到別人都帶著緊張的神情,江廠長也在慷慨激昂地訓話,他心中卻不以為然,好多生意等著去談,“東方化工廠”也有很多事要處理,自己卻在這裡浪費時間!他覺得想透了,小馬的大字報也沒有什麼重要,平時大家在閒聊時不是也常說到這些事?以權謀私是很普遍的現象,小馬公開說了出來又怎麼了?他望著江廠長想出了神,看到江廠長的嘴巴一開一合,有時激烈地揮動著雙手,卻沒有聽到江廠長在說什麼,他在想“以權謀私”,這一起在開會的不是個個如此?他望著江廠長,這是全廠最有權的人了。每年單是廣告費就可以撈去幾百萬,有什麼奇怪的了?他又想江廠長拿去了那些錢是不是要分些給什麼人?可以支使別人為他做事?他的目光轉到郝大姐的身上,郝大姐似乎聚精會神地聽著江廠長的演講詞。程東想江廠長是無須收買郝大姐的,倒是郝大姐在接替了汪科長的位置後,一定跟他自己一樣在採購的回佣中將較大的一份交給江廠長,他的眼光又轉到常務副廠長老宋的身上,老宋會不會從江廠長那兒拿到些錢?作為聽話代價?再想一下,結論是不會,因為像維

修車間小馬向廠裡“借”機器的事都是老宋管的小馬准送錢送禮給老宋,也許老宋還得交一大部份給江廠長,他的目光又轉到運輸科科長的身上,老賴是一個四十多歲,肥肥胖胖永遠在打著哈哈,看似好好先生的人,老賴成天繞著江廠長轉,聽說還是江廠長打麻雀的牌腳,他那麼聽話,是不是江廠長收買了的?再想想結論也是否定的,運輸科十幾架大卡車,差不多每個司機都有自己的私活,他們准要孝敬賴科長,科長免不了也要孝敬江廠長……這是多麼普通的事!多麼天經地義的事,程東心中覺得小馬真是多事!現在自己還要惹禍上身!為什麼不把精神花在別的地方,自己也爬上去,爬上可以“以權謀私”的地位上去?程東的思想一直在那兒遊蕩,渾沒聽到江廠長說什麼,直到江廠長大聲的喊道:“程東”!他才慕然驚醒過來,答了一聲:“是!江廠長!”。“小馬是你們科的,小馬的事也反映出你們科平時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夠,你回去以後要立刻查一查小馬有沒有同伙?背後有沒有人指使?他平時跟什麼人聯絡?聽清楚了沒有?調查清楚了立刻向廠部報告!”江廠長嚴厲地關照著。程東不知怎麼,心中覺得不自在,他並不同情小馬,但也不喜歡江廠長用這樣的方法來訓自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嗓門,對江廠長說道:“小馬寫大字報的事,事前科裡都沒有人知道,大家忙著搞業務,誰去理他了?現在要我們科裡查,我年青,這方面沒經驗,真要查小馬的底細跟做政治思想工作,我看還是由廠方委派組織部的人來處理比較好些!”江廠長沒有估計到程東會有這麼一個軟釘子彈回來,漲紅了臉,卻又不好發

作,狠狠盯了程東一眼,倖倖地說道:“我們有些同志就是顧了業務,丟了政治,大家要引以為戒,小馬的事黨委立刻就會派人查,大家回去後自己科裡組裡好好查一查,再不允許有第二張大字報出現!散會!”椅子、桌子,唏哩嘩啦一陣,大家都站起來,走出了會議室,會議室裡因為抽煙的人多,又悶又噓。出了來,給冷風一吹,舒坦好多,程東深深地吸了口氣,他覺得自己可能已經得罪了江廠長,但也不後悔。下班回到家裡,爸爸和媽媽都神色凝重地等著他,見到他回來,也不等他坐下,他爹就問:“程東,聽說你今天頂撞了江廠長?”程東心裡很煩,不知道是什麼人,這麼快就小報告打到家裡了?他也沒好氣地回答:“爸爸,又聽了些什麼話啊?沒事,什麼事都沒有,你們別

煩我了好不好?”他邊說邊向房裡走去。

“慢著,我有話跟你說呢!”他爸攔住了他,程東一扭身,在廳裡的小沙發上坐了下来,將手裡拿著的一件外套順手丟在椅上。“告訴你們了,沒事!什麼事都沒有!”程東不耐煩地垂底了頭。

他媽插話道:“爸、媽也是為你好!看你就煩成這個樣子!究竟怎麼會事?怎麼去頂撞了江廠長?”

“也不算頂撞吧?開會的時候我沒有順著江廠長的口氣說——是”罷了!有什麼了不起了?程東不服氣。

“什麼?頂撞了江廠長?你那麼大膽!領導可千萬不能得罪呀!以後可怎麼在他手下做事呀?阿東!你闖了禍了!自己還不明白!領導什麼時候巴結都來不

及,怎麼敢去得罪?我看你是昏了頭了!現在怎麼辦?”他爹臉也發白了,神情緊張得很。程東看到爹媽急成這個樣子,他怎麼都想不到的,反而鎮定下來,去勸他爸媽:“唉!寫大字報那個不是我,我什麼都沒做錯,你們急什麼呀!就算令到江廠長不高興了,又怎麼樣?大不了我辭職不幹了,也不能拿我怎麼樣!你們不要著急!”

程東媽接口說:“阿東你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個科長,辭職!說得那麼容易!照我看叫你爹帶著你,去江廠長家好好認錯,祇要江廠長肯見你爹,也許還可以消他的氣!”

程東忍不住站了起來,對爸媽說:“你們別急,得罪了江廠長也餓不死我,化工廠裡能做,我再做下去,不能做我自己做生意去!現在跟你們那年代不同了,江廠長管不死我,外面天地大著哩!”

邊說他邊走進了自己房間,將房門關了起來,他想靜一靜,自個兒好好想想。

留著他爹媽在廳裡張大了口,站在那兒,說不出話來,半天程東媽才對他爹說:

“老頭子,年代是不同了,孩子也大了,我們或許真不該操這份心呢!”

程東悶悶地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他在想著今天的事,其實他本意並不願意頂撞江廠長,但不知為什麼在那一刻他有一種衝動,要反叛一下,正在此時,電話鈴響了,房門外傳來了媽媽的聲音:阿東!方小姐電話!程東拿起了電話,傳來了吉雯熟悉的聲音“程東,你已經在家裡了啊!”“是啊!今天本來該去

“東方化工廠”的,廠裡正在按裝新的蒸餾塔,不知做成怎樣了?

可是廠裡出了點事,把時間安排全搞亂了,心裡好煩!”

“什麼事?什麼事會搞得你心煩?”

“你現在在那兒?”

“我還在銀行裡呢!有些事要加班,也辦得差不多了。”

“如果有時間我們去銀河大酒店咖啡座喝杯茶吧,也想見見 你。”

“好!待會見!”

程東跟媽說了一聲,就趕去銀河大酒店,他到的時候見到吉雯已經坐在靠窗的一個座位上,那是他們的“老地方”。程東在吉雯對面的椅上坐了下來,要了一杯啤酒,見了吉雯,他心中的煩躁及懊惱已經消去了一大半。“今天那麼忙?還要加班?”“是啊,你本來要去城南大隊的,我還以為你要很晚才回來,怎麼沒去?廠裡發生什麼事?”程東將小馬的大字報江廠長的訓話及自己頂撞江廠長的事說了一遍。

“小馬真是多事!這些所謂腐敗的事,哪裡沒有?又怎麼改得了?現在倒好,惹禍上身了,我也不知怎麼,看著江廠長不順眼,忍不住頂了一下,將來要留難我,要整我也由得他吧!”程東說道。

“小馬這樣做不是很有勇氣嗎?你頂了一下江廠長,我敢說因為你心底深處有些同情小馬,下意識裡你是想幫小馬的,我這麼說對不對?”

“我同情小馬?我想幫他?” 程東慢慢地回味吉雯的話,也許是有點這樣的心理,否則怎麼解釋他自己會頂撞江廠長呢?

“你是個有想像力的心理學家,我其實並不同情小馬,我祇覺得他很蠢,人微言輕,這樣寫張大字報有什麼用?不如自己爬上去,有權“腐敗”一下不是更好?他真以為自己能改變得了什麼嗎?” 程東望著吉雯的雙眼說道。

吉雯也望著他,微笑著說“你這麼說很自私,如果有多一些人有正義感,看到不公正,就有人批評,這個社會肯定會好一些。”

“我也沒說小馬不好,祇說他太蠢,自私是每個人的天生本性,顧住自己盡量多得些好處,祇要不害人,也就算是個好人了,國家的油水不措,去那兒賺錢?所以也不能怪那些當權得好處的人,不信試試看,換了小馬來做廠長,他不也一樣要撈好處?你

說這麼講對不對?”

“我覺得你不對,是和非,還是有分界的。但現實生活裡照顧好自己,照顧好自己那一家,還是第一位的事。你的道理祇是一種自私和實用主義,也不能說全錯呢!你說小馬會不會出什麼事?會不會把他抓起來,打成個什麼“反革命”的?真替他擔心!”

程東一直沒向這方面想,給吉雯一提醒,也覺得有可能,想到江廠長那惡狠狠的樣子,想到組織部那兩個皮笑肉不笑整天板起面孔的干部,也有些為小馬擔心起來,北京的學生鬧得真兇,週圍都有一種不安的氣氛,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給你這麼一說,我也有些不安的感覺,其實小馬這個人,還是不錯的,工作努力,能力也強,同事關係都不錯,聽說他爸爸文革時不知怎麼死了,他母親一個寡婦人家,拉扯他長大,他也出名是孝順的,希望不會惹什麼麻煩!”程東說道。

“這樣吧,如果有可能,你暗中幫小馬一把,現在敢講真話的好人越來越少了,我是真的佩服這些人。”

“你是菩薩心腸,我跟你做善事才童子吧!”程東說。

“唉!講些正經事吧!“東方化工廠”的生意乘怎麼樣?“吉雯問。”

“這一下又露出你債主的身份了。你放心,化工廠的生意比預期的還要好,我們正加建一些設備,志強每天都不回家,監督住他們施工再有幾天就建好了,到時每月還可以賺多幾萬元。”

他們坐了一會,見時間不早了,結了賬走出來,天空很晴朗,程東握住了吉雯的手慢慢散步,路上行人不多,程東不時親一下吉雯的額頭或頸後,吉雯也由得他。程東將一隻手搭在吉雯的肩膊上,吉雯的肩膊渾圓飽滿,見到吉雯微微隆起的胸脯,感覺到吉雯身上的溫暖和一陣陣少女的體香,程東心中升起一

種慾望,他想緊緊地抱著吉雯,他想用力地揉弄吉雯的雙乳,他想抱吉雯上床去,但是他不敢,吉雯已經幾次拒絕他,而且表現得很不高興,李萍離開他已經將近一年了,這種慾念是這樣強烈,

他祇能抑制著自己,在心裡無聲地嘆了一口氣,在一片寂寞中,輕輕地對吉雯說:“吉雯,我們結婚吧!”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這麼說了,吉雯望了他一眼,眼睛裡閃著一種喜悅的光,但祇是一霎那間,眼光裡就露出一種不安的感覺。“我怕,我想我心裡上還沒有準備好!”吉雯悠悠地說道。

“你怕什麼呢?我發誓,我要一輩子愛你,我們將來生二個孩子,我做牛做馬,要你們三個人生活過得好。你不相信我嗎?我一定做得到!”

程東覺得這話是從自己心底裡說出來的,吉雯沒有理由不相信他。

“不要,我還是怕,你們男人說不定幾時就變心了,我也怕自己不會生孩子,也怕生出來孩子先天是有病的,我怕,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吉雯還是這麼說。“唉……”程東慢慢嘆了口氣,吉雯與其說聽到,不如說感覺到了,她回過頭來,輕輕在程東面頰上吻了一下,說道:“不要逼我,讓我再想想!”他們還是拖住了手,程

東要了一輛的士送吉雯回家去。

第二天上班,剛進辦公室,鐵蛋就告訴他組織部的人已經去找過小馬,但小馬人已經不在了,他媽說是去了北京。廠裡的氣氛還有些緊張,

各科都傳達了江廠長在廠務大會上的講話精神,中心是政治工作不能放鬆。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的學生和群眾越來越多,有關的消息在報紙上發表的很少,但各種各樣繪影繪聲的說法很多,在社會上流傳這些消息不知是真是假,但程東覺得事情發生在北京,是很遠地方的事,也弄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集合、示威,可能鬧一下就沒事,所以他並不太關心這些“政治”。他最關心的還是科裡的工作,他和志強、鐵蛋學沈經理撈錢的計畫和“東方化工廠”的生意。志強雖然還沒有辭職,但他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東方化工廠”上了,這天下午程東也特意趕去看看。從大隊接手辦廠已經大半年過去了,生產已經全上軌道,銷售比想像中還要好,每月都能賺七、八萬,生產線上工人們都很忙碌,一座蒸餾塔已經全部焊接好,立刻可以豎起來了,程東知道為監督製造蒸餾塔及有關設備志強已經幾天沒回家了,志強告訴他一切進展順利,再有二天新設備就能裝好了,說話中間眼光裡興奮得炯炯有神,看上去都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

“志強,我看你辛苦了,好像瘦了一些?”程東說:

“東哥,我沒事,身子壯著呢!真是好開心的事。看看這地皮,看看這廠房,看看這設備,都是我們自己的!這份感覺啊!沒有別的東西是更美妙的了!我們自己的!!想想看!再累十倍我也是心甘情願的,這座蒸餾塔是張總工程師設計的,是生產線上的主要設備,我要親自看著工人做,一絲一毫都不能差!明天就能

裝好了!還有,我們已經清理出了 6,000 平米的廠地,大隊同意用興建職工宿舍的名義起七層高住宅樓,可以賣給城裡的單位或個人,這一期工程就能賺二、三百萬,東哥,咱們這事業可以說前途無量啊!“志強邊說邊指劃,高興得有些手舞足蹈了。程東笑了笑,指著志強說:“看你的樣,高興得像個猴,這不都是買廠的時候預計著的嗎?也不用這麼高興,倒是想想還有些什麼困難?管理上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

程東跟著志強一處一處仔細地看下來,每到一處,正在工作的工人都尊敬地向他致意行禮。設備的油漆還很光鮮,曝露的

金屬部份都洗擦得呈亮,成品車間裡屋架上的吊車正來回滑動,起吊著大鐵桶,有幾百桶成品,整齊地堆放著。這可都是錢啊!程東跟志強一樣,感受到那一種擁有的快感,最後他們走出了車間,看到了平整出來準備建屋的那塊空地,他心中暗自奇怪,當初隊裡為什麼劃出這麼大的一片地?如果好好利用,不到四份之一的地就夠生產所需了,如果不是他和志強、鐵蛋來經營這個廠,這些地的潛力還是會丟空在那裡,他很慶幸,有

這樣一個機會,用低價買到了值很多倍的資產,他和志強站在空地邊,談了大致的規劃和發展的進度,接著志強帶他去他舅家,也就是這裡大隊長的家。

在路上志強問程東:“東哥,這是怎麼會事,怎麼以前覺得賺錢是很難的事,我買賣鈕扣,做了三年才賺了幾萬元,最後還給強盜搶了,怎麼現在好像賺錢很容易,十萬、八萬的,以前想都不敢想!這日子好像不是真的,你說以後會怎麼

樣?”

程東祇覺得一切都很自然,他從來沒有想過賺錢是容易的事還是難事,給志強一問,倒不好回答,想了一下才說道:“大多數人都是靠自己的一份工作,出了力才賺到錢,像我們做銷售的能賺得到回佣,已經是比旁人幸運的了,有了“東方化工廠”,賺錢似乎容易了,那是因為我們出了“資本”,銀行借了一大筆錢而我們又運用得宜,有了“資本”才能賺大錢,錢又能賺回來更多的錢,因為有很多人在為我們工作,這個問題太深奧了,我也說不清楚啊!”

“這麼說是不是我們在剝削其他人?像這裡的工人?”

“我也說不清,也許是有一點吧!不過我們也承擔了風險,如果

“東方化工廠”生意不好,我們不就完了嗎?我們承擔風險,我們看準了機會,我們是應該比普通工人,僱員賺得多一些,中央不是說先讓一小部份人富起來,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東哥!我們一起讀書,一起長大,你卻是更有見地,我服了你。”

“別那麼說,咱哥們,不說這些話,最要緊是我們責任也愈來愈大,生意祇能成功,不能失敗,我想我們准能幹一番事業的!好日子才開頭呢!”

他們邊說邊就到了志強舅家,大隊長知道程東今天要來,特意關照了要請程東到家裡吃飯。城郊農民的生活,改革開放這

十年來也變化很大,張隊長家是三房二層的水泥樓,樓下中間

是正廳,兩側是東西廂房,樓上是三間住房,正廳有兩支四十瓦的日光燈,靠牆

註解 [vincent2]:

的條桌上,放著架電視機,電視機上方的牆上掛著一張紅紙橫幅,上面寫著

“歡迎程東先生蒞臨指導”。廳中間放著一張八仙方桌,大隊的黨支部書記跟一位會計都已經坐在桌前,等候程東和志強,家裡的女人,志強的舅媽和他的表妹,拘謹地站在側邊,隊長讓程東和志強在向正門的上首席位坐了下來,兩個女人則遞送濕毛巾,讓他們抹臉,並忙著端茶上來,程東也馬上從提包裡取出準備好的兩條進口煙,兩支酒,贈送給主人家,主客寒暄了好一陣才入座。

老隊長先表達了隊裡群眾的感謝,感謝程東和他的朋友救活了化工廠,然後黨支書就表示看到工廠業務蒸蒸日上,隊裡也覺得高興,現在城裡的年青人真了不起,接著大隊會計就表示隊裡最好的一塊地給了“化工廠”。但隊裡還有不少家庭生活有困難,對“化工廠”的生產,隊裡一定大力支持,化工廠發展房地產,隊裡也會配合,祇是希望化工廠能更多的分些利益給大隊,讓大隊可以幫助那些貧苦戶。農民可是精明著呢!哪兒有油水香,一早

就嗅到了,這樣的場面程東也是準備著會見到的,他不斷說著“感謝”和

“應該”。卻始終不肯接口,不肯有什麼具體的承諾,在吃完飯告辭出來的路上,他問志強:“隊裡想要多少好處?好處又是怎麼給法?”

志強說:聽他舅說,隊裡的人合計過,工廠每月賺不到十萬也有八萬,要求工人都加薪,另外再補貼大隊教育經費和環境清潔費,另外房子賣了以後,隊裡要分二成利潤,程東聽了嚇了一跳“化工廠”賺的錢又投資在新設備上,又要還貸款本利,說真的,雖說是賺了錢,但自己還都沒看到現金,發展地產的事,還

是剛剛起步,要用的資金都還沒落實,後面卻已經有人等著要分利了,他想著,想起了吉雯提醒過他會發生這樣的情形,苦笑著搖了搖頭,問志強道:“那你是怎麼跟你舅說的?他能不能幫幫忙,村民那邊替我們說兩句話?”

志強也笑了,說道:“我跟我舅說了,我們沒賺那麼多,投資新設備,還貸款,錢還不夠呢!那來錢給村裡?反正他們漫天要價,我們就落地殺價。這事我來跟他們慢慢磨,給是多少要給一些,但決不會太多,也不是現在就得給,慢慢泡著,一點一點擠

著,瞧著辦吧,斷不至給公司太多的負擔的,東哥你放心”。程東也知道就是這麼回事,由得志強去應付吧!雖然不是大事,心裡也添了幾分煩惱。

註解 [vincent3]:

第七章

小馬遠避上海繁華地,鐵蛋情陷沙市風月場。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霉雨季節已經過去,夏天的炎日還沒有到,晴朗、乾爽,是一年裡少有的舒服的日子,但在北京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的政治溫度就不停地在升高升高,越來越多人在討論北京發生的事,程東買了一台收音機,晚上臨睡前聽英國 BBC 電台的普通話新聞廣播,他發覺平時聽到的種種說法,原來都是從國外的新聞廣播中傳出來的,他想像得到廣場

上人頭湧湧,學生也有,市民也有,大家激烈地討論著,辨論國家大事,為不公正,不公平的事大聲疾呼,由於人越聚越多,大家的情緒也愈益亢奮,公安和群眾的衝突已經發生了多起,雖然政府不停勸群眾散去,但事實上反而越聚越多,公安也退縮了,有穿軍裝的人走過,都會給群眾打一頓,這樣的情形已經繼續了將近一個月了,但是從新聞報導來判斷,似乎這場“運動”並沒有組織,也沒有領袖人物,各個小圈子的學生和群眾,發出各自不同的聲音,有一天的報道,還提到有六七個學生跪在中南海的大門外,不停地蓋頭,祈求中央領導採取及時的行動修正種種社會弊端,程東怎麼都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正在此時北京有一家知名的百貨公司寫了一封信來,表示有興趣購買“白天鵝”II號產品,程東很高興,打算親自去北京一次,一來公司產品可以打入北京,二來他也很想去天安門廣場看看,那裡是個什麼樣子?決定了以後他立刻訂好了從上海飛北京的機票,準備第二天一早就出發去上海轉機,在打電話告訴吉雯的時候,吉雯大吃一驚:“這個時候你跑到北京去?就是做生意也不在乎等幾天,你看北京多亂,我不贊成你去!”電話裡傳來吉雯急速的聲音。

“我是去做生意的,又不會往學生堆裡去擠,別擔心,有事也不會落到我頭上”程東答道。

“去不去是你的事,我也管不著,但我覺得還是不去的好!你再想想!”吉雯說,程東又安慰了她幾句,也就收線了。才過了二分鐘,電話又響了,這次是吉雯

打來的：“我爸正好從南京回來了，今晚下班你來接我，一起去我家，我爸想見見你。”

程東高興地答允了，方教授是他最尊敬最欣賞的長者，每次跟方教授在一起，程東覺得自己的思想也似乎更活潑一些，他常常有很多問題，祇有跟方教授一起，才感到有人理解他，有人教導他。每次去吉雯家，氣氛都是很輕鬆的，方教授用經濟、政治的理論，深入淺出地解釋到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現象，又經常談到經營之道，每次程東都覺得受益非淺，還有就是吉雯媽用來招待他的自制蛋糕和點心，也都令他受用，吉雯的微笑和兩人輕輕的不覺意的觸碰，也令他心中舒暢，但今天不同，一進門看到方教授和吉雯媽都神情凝重地在等他們，吉雯對他說：“你和爸談談吧，是爸要我一定請你來的。”

程東趕緊招呼道“方伯伯、伯母”。

方教授立刻就問道：“聽吉雯說你明天要去北京？”

“是啊！有一家著名百貨公司要進我廠的化妝品，我想自己去談一談。”

“天安門廣場上的形勢很緊張你也知道的吧？你怎麼看？”

“祇知道廣場上好多人，但我不明白這些人想要什麼？想做什麼？他們其實沒有組織，也沒有公認的有威望的領袖，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伯伯你看起來很緊張，為什麼？真的那麼嚴重嗎？”

“學生和市民是不滿“官倒”和舞弊，接著就提出要民主要正義，這不是在批判體制了嗎？人越聚越多，大家的情緒也愈來愈亢奮，真以為能夠改變什麼

了,口號也愈來愈激進,你有沒有看早幾天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方教授問道。

“沒有,大塊大塊的社論、評論我是很少看的,那也重要嗎?”“不一定每篇都重要,但這一篇已經將群眾的聚集定性為“反革命鬧事”“暴動”這不是隨便寫寫的,中央肯定已經有了結論,做了決定。”

“那麼多人,趕也趕不走,公安都給群眾打了,中央又有什麼辦法呢?可能會處理一、二個貪官,平平民憤,到群眾散了也就沒事了。”

“阿東!你很能幹,但到底還年青,沒有經過世事,許多事還不懂,一個執政的大黨,會自己承認錯誤嗎?評論員的文章是無的放矢的嗎?街上明明有幾十萬人,派幾拾個公安,能趕得動嗎?好多輛軍車給燒毀了,大照片登在報紙頭版,怎麼沒見有任何群眾組織承認做過這樣的事?解放軍有槍,怎麼自己的軍車都保不住?這麼一來,不是就証明了在廣場上的是打人燒車的“暴民”嗎?我看就在這幾天,中央一定會出動強硬手段驅散人群,你如果去北京,免不了要去廣場看看,如果碰到什麼事怎麼辦?就算你什麼都沒做,將來大舉鎮壓,清算這件事的時候,你不遲不早就在這個時候在北京,怎麼解釋得清楚?那些學生和群眾的處境很危險,你一點都看不出來?”方教授一句一頓,聽得程東全身起了一陣雞皮疙瘩,暗中怪自己怎麼那麼不懂事!他張了張口,但把話嚥了下去,沒有出聲,等了半響才說道:“伯伯說得對,我怎麼那麼幼稚!北京不去了,

你們放心!”

聽到他說不去北京了,繃緊著的氣氛一下子放鬆下來,吉雯和

她媽媽臉上都露出了笑容,吉雯說:“你呀!我說的話一句都聽不進去,一定要叫爸爸來勸你才聽!”

程東也笑了說道:“那怎麼相同,你就是一句擔心,我不明白有什麼危險,伯伯分析得那麼透徹,我現在才知道自己完全沒頭腦,伯伯的話當然要聽。”

他們這才坐了下來,程東想起了小馬,他馬上給鐵蛋打了個電話,叫鐵蛋去找小馬的媽問一下小馬跟他媽有沒有聯絡,如果有聯絡勸小馬立刻回來,又叫鐵蛋給小馬媽送二千元錢去,安安老人家心。鐵蛋答應立刻去辦,程東心裡才覺得踏實一些。方教授問:“你說的小馬,是不是你們科寫大字報那個人?”

“是啊!我覺得他是個好人,也有膽量罵領導,不過實際的效果很蠢,什麼都改變不了,還要惹禍上身,他媽年輕守寡,扶養他長大,現在還要為他擔心,可能生活都有困難,從這一點來說,我覺得他不該這麼做”。

“人各有志啊!熱血青年總是有的,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弊病,恐怕不可能由下而上,不可能再經過一場運動來解決的,如果全國都像北京那樣,學生群眾都上了街,天下大亂,無政府主義

盛行,照我們現在那麼落後的經濟基礎,那麼多張口等著吃飯,真不能想像後果會如何!恐怕祇有指望執政黨日益開明,一步一步自上而下地有秩序地來改革,那才有希望啊!”方教授感慨地說道。反而程東說:“我覺得現在的情

形很好啊!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允許私人經營,講究效益,經濟不是發展得很好嗎?有權勢的人,有辦法的人,貪一些,撈一些,全世界也都是這樣,有什麼奇怪!所謂船到橋頭自會直,什麼事都早晚會解決的,伯伯我說的是不是?”

“你說的是歪理,大哲學家王陽明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你倒是說,國家大事我們不必理了?”

“我也說不清.,祇覺得關心好自己週圍一班人,已經了不起了,我祇要自己可以做些事業,不要給江廠長管死了一輩子才好!”

“這是你們這一代的幸運啊!在我們年青的時候,沒有私人經營這回事,老闆祇有一個,—國家—,幹部就是管人的,你說得好!很多人已經開始有選擇,不服管了,中國也漸漸變了。”方教授好像想到了什麼,陷入了深思中,吉雯媽將一窩熱騰騰的湯

端上了桌,吉雯幫著媽佈筷、碗,招呼著“吃飯囉”,方教授才跟程東一起坐上了餐桌。二天以後,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爆發了,六月五日的報紙上,頭版全版的大標題,“解放軍已經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指示,將天安門廣場和南北長安大街清場,社論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奮起,擦亮眼睛,站穩立場,支持“中央”粉碎這一場反革命暴亂。程東驚愕不已,一切都在方教授預料之中,他打了個電話給吉雯,電話接通了傳來吉雯柔美的聲音。“我是程東,新聞看到了嗎?”

“當然看到了。你們廠的小馬不知怎麼了?你還好沒去,要不然現在不知怎

麼擔心你呢!”

“我還後悔沒去,有你擔心一下,一定是件十分開心的事!” “這個時候還有心情開玩笑?”

“你知道我們做很多廣告的,我跟沙市日報廣告部的老總,還有一個姓張的記者都很熟的,我想他們手上有那份通緝名單,我去打聽一下,看小馬有沒有事?”

“有了小馬的消息,告訴我一下。我也惦記著他。” 這時候廠長辦公室有人來通知,先開廠務會議,跟著要開全廠職工大會,傳達中央的指示,宣讀那些“社論”和“評論員”文章,整個一天就在會議中度過,那些長篇文章,唸起來要幾個小時,程東看看與會的職工,個個像要睡著了一樣,但是大家勉強打起了精神,真有個別忍不住打起鼻鼾的人,也有坐在旁邊的同事用力捅醒了他,程東也有些想睡,但忍往了。程東回到家裡,他媽是這一塊的居民小組組長,也是剛開完會回來,嘴裡嘟囔著說:“上面佈置要抓搞事的嫌疑份子!排了半天,我們這一區一個都沒有!老劉頭,就是我們那一區的大組長,看不順眼一個小青年,要把他的名報上去,給我一把抓了,撕了那張紙!人家要抓的是反革命!報了上去還了得!人家還年青,吊兒郎當一些,也不能當反革命報啊!要不害了人家一世!我要老劉頭積點陰德,他倒也不作聲了。”

“這年頭又要搞運動了?唉,才吃了幾年太平飯,千萬不能再搞運動啊!我們這樣開個舖算不算資本主義?最不該還是賣走私煙,我正擔心會不會有事?” 程

東爹憂心忡忡的。

“就你怕事我們做個個體戶吧了,成千上萬的,幹嗎就來治你?

什麼走私煙?我們賣的是進口煙!出錢買回來的,有什麼錯了!”

程東媽憤憤地罵著老公,程東看他爹一臉愁容,忍不住說道:“爹,現在抓的是天安門廣場上鬧事的,跟我們毫不相干的,愁什麼呀!你可是一輩子的鐵桿工人階級呢!”

天安門的事並沒有擴大,報紙上提的還是搞好建設,改革開放,所以一切業務如常,像沙市這樣的地方,也很少人關心或捲入了天安門的事,三五天一過,大家似乎也淡忘了。六月八日傍晚時分,鐵蛋打了個電話告訴程東,小馬回來了,家也不敢回,問鐵蛋能不能在他家落腳,住一晚,第二天就走的。那晚上暴雨傾盆,還著夾雜著一聲一聲的閃電和雷聲,天空黑漆漆的,街上已經沒有什麼行人,程東問:“那麼你有沒有答應他?”

“我已經答允了,我沒什麼怕的,就算廠裡知道了,又能拿我怎麼樣?我倒是很同情小馬的,他又做錯什麼了?”

“他什麼時候來你家?”

“大概六、七點吧?我準備了些吃的,也不想讓我爹媽見他,免得他們多問,多耽心。”

“晚上我也來,我會帶些錢,讓他去外地避風頭,我已經去報社查過了,他的名

字不在通緝名單上,你跟他先說一聲,讓他放心一些。”

程東收了線,想起了吉雯,已經幾天不見了,很想念她,又想起吉雯也很關心小馬,將小馬回來的事告訴她一聲,吉雯知道小馬要在鐵蛋家住一夜以後,就堅持晚上也要來見見小馬,跟他聊聊,程東沒辦法勸止她,就約好了接吉雯一起去,冒著滂沱大雨,程東搭了一架的士去接吉雯,他們坐在車上,在去鐵蛋家的路上雨越發大了,的士的水撥達到了最高速度,車的窗上還是一片水濛濛的,程東和吉雯牽著手,但誰也沒有說話,就聽到水撥很快速地拍拍拍拍單調的聲音,大概七點多一些,他們到了鐵蛋的住處。他本來住的房間讓出來,開了“程劉記”鑰匙後,就睡在廳裡,現在攤擋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免要存些貨,飯廳都沒有地方了,他就在鄰居那兒租了一間屋,倒也自由很多,父母更煩不到他了,程東吉雯到的時間,小馬早已來了,吃完了晚飯,泡了一壺熱茶正跟鐵蛋聊天。那茶是今年的雨前龍井茶,鐵蛋特意買的。

“東哥!吉雯!嚐嚐這最新的龍井,噴香噴香的!”

程東望著小馬,祇覺得他略瘦了一些,胡鬚也沒剃,倒也沒什麼變樣,介紹了吉雯之後就問道:“去北京一次怎樣?還好吧?”

“我在北京時跟媽通過電話,知道鐵蛋哥去看過她,還給了二千元錢,心裡真是感激,東哥!謝你了!”

“自己同事應該的,不要客氣,你去了北京,初初還不以為意,後來形勢愈來愈緊張,也真有些替你擔心,我托報館的朋友查過了,你不是在通緝名單上的,想

必無妨的,不過廠裡組織部的人天天找你,不知道為了什麼?”

“唉,把我媽急壞了,總想不到事情會搞成這樣的!”小馬這麼說的時候,眼神裡流露出一種恐懼擔憂徬徨無助的樣子,完全不是他貼大字報那天那種無畏的神情。

“如果通緝名單裡沒有你,我相信沒事,廠裡的人在找你,我看你也不要撞上去吃眼前虧,我帶了五千元來,你到外地避避吧,過三個月,半年可能就沒事了,我看最好去上海,那邊大城市,人海茫茫的,向裡面一躲,誰找得到你?”

程東邊說邊拿出一疊用報紙包著的錢,遞了給小馬,小馬接了過去,手微微有些發抖。“我有一個堂房哥哥,在上海做事,我正要去投奔他,東哥、鐵蛋你們的情誼我一輩子忘不了,祇能將來報答了。”

“別那麼獸,大家同事一場,你做的事也不是為了你自己,大家互相幫助是應該的。”

大家靜了下來,程東打破了沉默:“小馬,你先去上海堂兄那邊避一避吧,多打一些電話回家,免得你媽太擔心,錢不夠找鐵蛋,我們還會幫你的,過了三個月,半年,看情形再說,如果外面找不到工作,你再回來找我,也不一定回化工廠了,我再替你找個工作,不要太擔心。”

“東哥,你和鐵蛋哥的一份情意,我永遠不會忘記,在以前,我只當你是個科長,一個高高在上的幹部,為什麼你會這麼關心我?”

回來以後我找過兩個平時的朋友,現在見了我躲都來不及,我跟你也不熟,為什麼對我這樣好?”

小馬講的也是真心話。

這個問題程東也不容易回答,他也不明白,自己心中對小馬的這份好感,是怎麼來的,他望了望吉雯,吉雯一直都同情和關心

小馬,也許自己不自覺的受了吉雯影響?

“你這樣問我,我祇能答,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倒是一直覺得你很蠢的,人微言輕,貼了大字報有什麼用?現在還要去避難,又累你老媽擔心。多用點功夫,多賺些錢不是更實惠?但是想深一層,你在大字報上的話沒有說錯,也許我對你有好感,就為了這一點,大家都是同事,也不要說客氣話了,我跟吉雯走了,你住在這裡沒有人認識你,明天就去上海吧!祝你一路順風!”

程東站了起來,吉雯也跟著站了起來,取出一個小紙包,交給小馬,對小馬說道:

“小馬哥,這是兩千元錢,是我送你的,你在外面多一個錢防身總是好的!我是很欽佩你的,願你一路平安,早日回來。”

小馬激動得強忍著淚水,大聲說:“我不能收這錢,真想不到這世界上還有真朋友!”

程東示意說:“小馬,你就收下吧!也不是很多錢,吉雯的心意你一定要領。”

小馬接下了紙包,淚水無聲地流了出來。程東跟吉雯離開了鐵蛋的家,來到街上雨也停了,這個居住小區,來往車輛不多,祇有不知名的昆蟲,在演出大合

唱,他倆手拖著手,在夜風吹拂下,覺得非常寫意,走了一會,程東打破了沉默說道:“北京的事,我真想不通,現在的最高領導不是好官。現在的政策也英明,切合實際,生產也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究竟是怎麼回事?”

吉雯也茫然的搖頭,她說:“你說得有道理,這問題,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爸爸也跟我談過,他也說不明白,不要去傷腦筋了,我們這樣靜靜地走走不是很好”。他倆手拖著手,一片雲慢慢地漂開,像鏡子一般明亮的一彎明月用柔和的銀光,灑在他們的身上。

六四事件,在沙市祇像是一顆小石子,掉進了水裡,掀起了微微漣漪,接著又復平靜,像小馬那樣的大字報,祇在極少極少幾個單位出現過,也沒有人上街鬧過事,所以黨組織裡,里弄組織裡開過幾次會,過了過場,生活還是回復了老樣子,祇有幾個平時怪話多些,發發牢騷的人,變得老實起來,噤若寒蟬。

祇有沙市最大的報紙“沙市日報”的副老總,聽說是“同情民運份子”而被撤職了,這大概是因為“六.四事件”而在沙市引起的最大的人事變動了,替他位置的是報紙負責廣告

事務的楊老總,因為“白天鵝Ⅱ號”是他們報紙的大廣告客戶,所以程東跟楊老總份屬老友了,知道老朋友升了報紙的第二把手,程東特意請楊老總吃飯,賀他高昇,請了鐵蛋作陪。在飯飽酒足之餘楊老總透露前副老總的撤職,“同情民運份子”云云,都是籍口,那個副老總是一個最刻板,最緊跟教條的老頑固,現在報紙也要講競爭了,也要有些含蓄的風月故事,也要有些有咸味

的笑話,社長是主張改革的,那老副卻是什麼都不同意,所以不合社長的意,這次終於將他拉下來了,楊總喝得多了,臉色像豬肝一樣顏色,舉著酒杯跟程東碰杯:“就是你們廣告

客戶,也希望我們讀者多些的,是不是?”

“當然,當然,“沙市日報”將來在楊老總的領導下,一定可讀性更高,我們都在拭目以待!”

哈哈,哈哈,你吹我捧,也算聯絡過感情了,等吃完晚飯送客以後,也才九點多鐘,沒什麼事做,程東望望鐵蛋:“還早著呢!我們去看個電影吧?”

鐵蛋神秘地笑了笑,說道:“沒什麼新電影,也不好看,城南區新開了一間土耳其式桑那浴室,我們不如去那兒鬆鬆骨頭吧!

“你怎麼笑得那麼鬼鬼祟祟的?有什麼古怪?”程東問道

“那也是黃毛新開的場子,裝修可豪華了,咱們去開開眼界也好”。

反正沒事,程東就跟著鐵蛋去了。

門口有射燈,將大理石門面照得通明,“沙市第一桑那”六個金色大字,閃閃發光,鐵蛋似乎是熟客,接待的小姐都認得他,很快帶他們去一個地方寬衣解帶,鐵蛋帶著程東跨入了“土耳其蒸氣浴室”,那是一間全松木搭成的小房間,在松木的條凳上約可坐三、五個人,室內開著電爐,那溫度可有四、五十攝氏度,熱得真不好受,鐵蛋要程東先坐下來,他自己去一個水桶裡,取了一杓子水,澆到電爐上,水絲...絲...地響著,立刻化作蒸汽,撲面而來,跟著又是一杓

水,一霎眨眼間,室內都是蒸汽,程東嚷著,你這是搞什麼鬼?可不難受死了?”

“你這就是外行了,這就叫蒸汽浴,要熱一熱,出一身臭汗,據說身體裡的毒素就可以排出來了,忍一下就好了。”

果然,沒過半分鐘,程東覺得背上,臉上都有汗珠沁出來,兩人在裡面大約呆了三分鐘,滿身大汗,實在受不了,程東催著鐵蛋,走了出來。

“如果再待在裡面,准悶死我了,這不是受罪嗎?”程東說。

“舒服的在後頭呢!”鐵蛋答道。

鐵蛋接著帶了他泡熱水池,又泡冷水池,跟著穿了浴室提供的寬鬆短褲,光著膊,披一塊乾毛巾,又去到另一個休息室,休息室裡開著空調,柔和的燈光,一張張沙發椅,上面鋪著乾爽毛巾,鐵蛋和程東揀了二張相鄰的坐位,舒服地躺了下來,立刻就有面貌娟好的小姐,穿著低胸的緊身衣,二點乳頭都可以隱隱地看到,下身穿著短裙修長的大腿暴露無遺,輕輕地走上前來,微笑地招呼道:

“鐵蛋哥,要些什麼呀?這位是您的朋友吧?怎麼稱呼呢?”

程東此時心中已是怦怦地跳,聽鐵蛋道:“這是我的大哥,姓程你們好好招呼他”。兩位小姐都笑哈哈地上前叫道“程老板,要些什麼呀?”

鐵蛋作主,各人要了一杯啤酒,又叫了一碟水果,跟著一位小姐又問鐵蛋:“要哪一位小姐?我猜又是小鳳姐是不是?”

“鬼精靈的,就是小鳳姐吧!小蓮姐在不在?叫她伺候我大哥!”

很快飲料和水果就送來了,程東問道:“小鳳?小蓮?是什麼人?他心中隱隱猜

到是等一會替他們按摩的小姐,這玩意他聽到過,但從沒試過。

“是啊!小蓮包你滿意,是這裡最漂亮的小姐!”鐵蛋一邊說,一邊顯得有些興奮。

在沙發床上小睡了一會,程東覺得很放鬆,心中想這可是個好地方,休息一下真不錯。

又過了一會,那二位小姐過來問,是否準備好了?小鳳,小蓮隨時可以為他們按摩,程東跟著鐵蛋,有服務員領著一人進了一間按摩房,服務員退出時說道:

“如果要特別的服務,請跟按摩小姐商量。”隨即輕輕退了出去。程東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也沒有特別留意,此時他打量著,這是一間小小的房,光線很暗淡,簡簡單單的,中間放著一張很窄的床,大概就是躺著按摩的地方吧,他就在床上坐了下來,很快有人輕輕敲了一下門,跟著推門進來,程東一看,是位高挑的小姐,模樣很甜,穿了件白袍

子,大概就是“小蓮”了,對她點了點頭,小蓮嫵媚笑了,說道:“是程東老板吧?好面生的,很少來吧”?

程東點了點頭。

“請躺下來吧,臉向下,床上有個圓孔,臉對住孔,呼吸容易一些。”

小蓮不但知道他姓程,還知道他從沒按摩過,程東想大概都是鐵蛋說的,不知道對自己,這個小蓮還知道些什麼呢?

按照小蓮的吩咐,他臉朝下躺了下來,小蓮叫他盡量放鬆,跟著手就搭到他的

肩膀上,輕輕按摩起來,這樣的異性接觸,令程東感到很愉快。他們開始談話:

“你叫小蓮?”

“是啊!”

“是沙市人嗎?”

“不是,我是蘇北來的,家鄉好苦啊!”

“你家裡還有什麼人?”

“爸爸,媽媽,一個小弟弟,還有祖父,祖母。我爸種地,扭壞了脊骨,現在是個半廢人,弟弟還小,祖父祖母又老了,現在全靠我出來賺錢!”

“在這裡好不好賺?”

“跟家鄉沒得比,如果我不出來做,家裡人都要餓死了,可是也要看伺候的老板好不好,遇到又兇又小氣的,不但賺不到錢,還要受氣,要遇上鐵蛋哥,程老板你們這樣的好老板就是福氣了!”

“我也不是老板,你長得很漂亮,人又溫柔和氣,一定賺到錢的!”

“程老板,你也好帥啊!那麼年青,將來一定富貴綿綿!你們是富貴人。”

這時候程東兩條手臂和肩膀都按摩過了,小蓮的身體貼得很近,程東感覺到她的體溫,偶而不經意地觸及她的身體,但仍能控制自己,安靜地躺在床上,這時突然小蓮也跳上了床,騎跨在他的身上,程東覺得小蓮的大腿夾緊了自己

的髖骨位置,然後兩手開始推著自己背部,不知小蓮是有意還是無意,隨著每一次手部的運動,她的大腿摩擦著他的身體,這時程東再也不能控制,他身上的那話兒,一下子堅挺起來,全身的血脈奮漲,那時候那臉向下睡的姿勢很不舒服。

“小蓮!小蓮!你停一停。”程東喚道:

“怎麼啦?我推得太重了?”小蓮的大腿還是夾緊了程東的身子,不斷地來回摩擦。

“不是,不是,你下來一下。”小蓮這才俐索地滑到了地上,程東翻身坐了起來,他的小兄弟硬得像根小木棍,翹了起來,祇能用一隻手假裝不經意的遮住了,心裡有些不好意思,小蓮此時挨著他,站在按摩床邊,挨得那麼近,她的臉幾乎貼著程東的臉。

帶著狡黠的微笑問道:“怎麼啦?你不舒服嗎?”程東看著她嚥了口口水,定了定神,這才問道:“你們是不是有“特殊服務”的?那是什麼意思?”

小蓮嘻嘻笑起來,用一隻手抓住了程東的手,拉向她的短袍的裙底,程東的手摸到了她滑膩的大腿,小蓮又把他的手向上拉,摸到了她的私處,那袍子裡面是真空的,裡面沒有內褲!

“特殊服務”就是用這裡替你服務呀!這個都不懂?真是傻瓜了”小蓮又笑了。

程東這時再也忍不住,他問:“這張床這麼窄,怎麼做啊?”

“不窄,夠了”小蓮一邊說一邊除鬆了她袍子上的幾個鈕扣,輕輕一抖,那袍子就掉落到地上,她全身赤裸裸地一絲不掛,就站在程東面前,程東望著她,見她俐索地爬到了床上,仰天躺著,兩手來拉自己的手。程東趁勢壓在她的身上,她的身體也是熾熱的,他們的嘴唇接觸了,小蓮讓程東的雙手按到她自己的胸脯上,程東全身像在燃燒一樣。

回到休息室的時候,程東沒見到鐵蛋,他找到了初初躺著的老位置,又躺了下來,漂亮的服務小姐又滿臉堆笑地送上飲料和水果。他靜靜躺著,回味著剛才跟小蓮做愛的每一細節,他祇是很奇怪,怎麼自己那麼沒用,才那麼短的時間就完事?現在要

躺在這兒,等著鐵蛋。

大約又過了廿分鐘,鐵蛋滿面笑容的出現了,一屁股就倒在程東隔離的沙發床上,帶著古惑的笑容問道:“幹了沒有?滿意不滿意?”

“你這個兄弟!為什麼來以前不告訴我,這是個什麼地方!”

“東哥!不要這樣認真麼,我祇是想你開心一下!開心不開心?”

程東也笑了,說道:“真想不到,我們沙市也有這樣的地方,要讓我媽知道了,不知要怎麼教訓我呢!”

“沙市現在也“現代化”了嘛,什麼東西沒有?現在賭場都有!”

“不是成天講反“黃、賭、毒”嗎?怎麼還有這些?”

“東哥!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這種地方,公安的頭頭都是有股份的,都有錢分的!小的幹警則來做看場,也有錢收的。你還沒見呢!那些公安一有空就來,白吃白喝,有時還要指定小姐陪,誰來真的管這地方?東哥,小蓮怎麼樣?我沒介紹錯吧?”

“過得去啦,不過說起來也奇怪,怎麼幹了沒幾下,我就不行了,坐在這裡冷板凳上,等了你這麼久,你看上去容光煥發,小鳳是老相好?”

“你這是第一次來,還不知道,這些小姑娘可鬼了,她們有辦法三扭二扭的,男人就泄了,不是省力些又可以做多一些生意?如

果大家熟了,小費給得好,她們花樣可多了,包你滿意!”

“這麼做一次要多少錢?”程東問道。

“照公司規定是二百元,總得打賞一些吧!待會她們來收錢,我給二百伍,你給三百元吧!顯得你派頭更大,包你下次小蓮伺候得你舒服!”

“那有那麼寒酸的?我來幫你付了吧,每人三百,怎麼樣?”

“多謝東哥!你要是還想開眼界,我去探路,有好地方跟我一起去玩,好不好?人生一世,該享受一下的,是不是?”

“像小蓮她們也夠苦命的,不得已才來做這生意,你也不要太糟塌她們才好?”

“小蓮告訴你她怎麼苦法?”

程東將小蓮的故事說給鐵蛋聽,父親怎麼受了傷,家裡有小有老,日子淒涼。

鐵蛋聽了哈哈大笑,笑到透不過氣來,等氣順了才說:“那都是編出來的故事,那些小姑娘,你要是問她們,真是一個比一個更

慘,全是假的,她們的收入高著呢!一天收入上千的都有,你真以為她們窮?”

程東一想,他寧可相信鐵蛋說的,自己真是天真,這個世界上,無奇不有,自己不知道的人情世故也真是太多了,想到這裡他接

著又問:“你說每天收入上千,那她們一天要跟五個男人上床?”

“五個男人?很多時都不止呢!她們那二佰元公司要分一半的,每天十來個男人,一點都不奇!”

程東聽到這裡,心中油然而生一種厭惡感,覺得十分污糟,自己做了件傻事,不知道今天自己是小蓮的第幾個男人?想到這裡,不禁有少少噁心,他也不出聲就說:“走吧?”

他和鐵蛋在更衣室換好了衣服,小蓮和小鳳滿面春風地進來了,程東大方地給了她們每人三佰圓,都高興地程老板長,鐵蛋哥好!送他們走了,臨走小鳳還跟鐵蛋打情罵俏。說“鐵蛋哥!你那小兄弟太厲害了,下次來再多給些,不然,寧願不做你的生意了。”鐵蛋答道:“你那傢伙又深又大,又會怕著誰了?我倒是擔心我不來你會想我的呢!”

程東沒出聲,急步走了出來,他回頭望望射燈照耀下,金字招牌依然明亮,程東的心情很複雜,這是一個令人樂而忘返的銷金窩還是一個污糟地方?不管怎麼說,真個開了眼界了,再說自從李萍走了以後,他忍了很久了,今天總算出了

火。

第八章

買樓贈慈親為母祝壽,求婚俏佳人驚聞噩耗。

很快就是八九年的秋天了,“東方化工廠”經營了二年多了,生意好得很,志強已經正式離開“沙市化工廠”,去管“東方化工廠”了。鐵蛋也是每天來辦公室照個面,就趕到“東方化工廠”去,他祇管生產工人調度,志強全面負責,志強和鐵蛋用沈經理的方法,每人都撈了二百多萬,這些帳都掛在“沙市化工廠”的“應收”賬上。根本也沒有人去收,也沒人來問。

這天早晨程東仔細地讀了志強送來的,上個月“東方化工廠”的財務報表,現在這些報表都是孫敏整理的,一手漂亮的繩頭小字“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一項一項都列得清清楚楚,根據報告,這個月的淨利潤有十多萬,當初收購“東方化工廠”時的銀行貸款已經差不多償清了,程東心中特別愉快,他又開始計算自己有多少“淨資產”。這是他習慣上喜歡做的一件事,歷年的銷售佣金,廣告費的回佣,串通了客戶騙回來的錢,再加上“東方化工廠”的資產……。

他大略一算自己的資產已經差不多有一千萬,一種滿足感,一種成功感,油然而生。他,程某人,再也不是籍籍無名的黃毛小子了,他是一個成功人物,跟週

圍的人比,比他再有錢的,當然有,也不會太多吧?

看完了孫敏的報表,他翻了翻當天的報紙,那是每天清早廠裡的門衛送進來,放在他的桌面上,有三四份之多,他習慣地打了開“沙市日報”。雖然不是北京,上海的大報,但本地新聞多一些,忽然“綠楊新村”幾個大字,跳進他的眼簾,原來是一個地產廣告,就在城北區,就在吉雯家附近,有一個新的地產發展項目在銷售了。一個在十二樓的一百五十平米的單位,三房二廳,五十幾萬就可以買到了。程東一直很羨慕吉雯的房子,漂亮,新的設備,遠望出去的碧綠景色,如果自己願意,他也可以擁有一所這樣的房子!這是一種很難解釋的人的衝動,高級動物的衝動?他突然很強烈地有一種慾望,去購買一個單位,為了跟吉雯住的近些?也許是,為了孝順父母?也許是。為了向旁人證明自己的成功?也許是。總之,程東覺得非買這樣一個單位不可,原來住慣的廠裡的宿舍,實在太舊了,到現在還有人家

在燒煤球爐子,搞得滿屋都是油煙,房子的隔音也不好,樓上的小孩蹬兩下腿,樓下的人家就像響雷一樣,他知道沒法跟爸媽商量,他們一定不捨得他花錢,雖然他們也知道自已兒子是很有錢的了。所以他給吉雯打了個電話,約她下班以後一起去看樓,他們去到綠楊新村的時候,太陽已經快落到地平線上了,房子已經基本上建好,十樓上有一個同樣格局,同樣座向的示範單位正開放著,他們進去,看到跟吉雯她家的房子差不多,面積還更大一些,從窗戶裡望出去,一邊是已經發展好的平直乾淨寬暢的馬路和矗立的新型房子,另一邊

則是郊區農村的稻田,稻子還是綠色的,一直伸展到遠方,落日的餘輝,映在高樓上,高樓給染上了金紅色的光,映在稻田裡,一大片的綠色上面,隨著微風吹過可以看到不斷起伏的一閃一閃金黃色的光,一切真是太美了。吉雯也鼓勵他把房子買下來,並且說:“你早就有條件買樓了,也讓伯伯,伯母享享福。”程東立刻就跟地產公司聯絡,買了十二樓也就是最高層的一個單位,他告訴吉雯還有五個月,就是他媽的生日,到那時候一切手續同裝修大概也可以完成了,他要在他媽的生日那天,在新屋開一個派對,給他爸爸媽媽一個驚喜,吉雯看到程東開心,也很興奮,答應幫他出主意要把房子裝修得漂漂亮亮。

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付了錢很快收了樓。哪裡用水晶地板,哪裡鋪地毯,飯廳的傢俱,櫥櫃都是吉雯親自挑選的,吉雯還親自去挑選了牆上的掛畫,週圍擺設的裝飾品。

過幾天就是程東母親生日的日子,程東這一天早早就回家了,看到他爸、媽還在看電視劇,他知道看完這個節目他們就要準備睡覺了。

“爹、媽,我回來了”程東說道。

“今天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他媽問道。

“沒什麼啊!今天公司不太忙,晚上也沒應酬,那就早點回來囉,你們還沒睡?”

“看完這節目我們就休息了,明早四點就要起床,這裡來了個師父,教一種六通拳,通筋活血,好靈的。我和你爹都去的”程東媽說道。

程東知道他爹聽他媽的話,這幾年更是這樣了,他媽叫他到東,絕對不敢向西的,不過他媽對他爹也真關心,這大概就是所謂老夫老妻吧?

“媽,後天是你的生日,還記不記得?”

“記得,自己生日怎麼會忘記?我還想問你有沒有空晚上回家吃麵,要能叫上方小姐,就更好了,不知道人家願不願意?”

“阿東,你去請一下方小姐吧!媽準備張羅二天,做些菜呢!讓你媽開心開心!”
程東爹說。

“媽的生日我記著呢!吉雯都記得,她已經安排了一個慶祝會,讓我來請你們參加,好不好?”

“敢情是好,可為什麼又要花錢?外面吃很貴的,不如還是在家,我煮多幾個菜吧!”

“不行,你的生日不能又讓你辛苦,吉雯都安排好了,也不要讓她失望,好嗎?”

“你這麼說,我跟你爹一定要去了,在那裡啊!什麼時候?” 他媽問道。

“後天下班後我來接你們,地方呢,暫時保密,我還叫了志強,孫敏、鐵蛋、鐵蛋的爸、媽是老拍檔了,也都來,那天一定夠熱鬧的!”

“好的,好的!” 見到兒子這麼孝順,程東媽笑得嘴都合不上了。到了生日的那天,程東叫了架的士回家,叫司機在樓下等著,飛步上樓來接他爹媽,他媽穿了裁縫度身做的中式上裝,五排排鈕的最新款的衫,褲子的顏色也配得很好,

二年前見吉雯時宴會上帶過的一串珠子,又戴了起來,一雙新皮鞋,臉上輕輕撲著粉,還淡淡地擦了些口紅,他爸還是一套中山裝,萬分不情願的穿了雙皮鞋,程東覺得父母兩年來一點沒變。

“阿東,我這個樣子還可以吧?人家會不會笑我們老土?”程東媽有些緊張,問著兒子。

“你們倆一點都沒老,你的打扮正合你的年令,再好不過了,我叫了一輛的士,我們走吧!”

三人上了的士,向城北區程東新置的房子絕塵而去。

當程東跟他爹媽跨入大門的時間,屋裡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祝程媽媽生日快樂,壽比南山福如東海!”跟著是一大堆的彩色紙碎,灑向程東他媽,就是程東的身上,也沾上了彩紙。

程東媽笑得合不攏嘴說道:“這是幹嘛呀?是不是外國派頭?拿我這老太婆開玩笑!”

她定了定神才看清屋裡有什麼人,鐵蛋的爸坐在輪椅裡,他媽都來了,他們是老拍擋,老朋友了,上前都拉了拉手,跟大伙一一打了招呼,她特意走到吉雯面前,拉住了她的雙手,說道:“就聽阿東說,你們銀行裡工作忙得不得了!自己也要當心身體啊!”

吉雯笑著說:“伯母,你是越活越年青了,今天這身打扮呀,比我上次見您,又年青了十年!”

“都是托大伙兒的福!阿東有這麼多好朋友,我真是放心了”!

他媽說著話,還是拉著吉雯的手,仔細地端詳她,“尤其是你呀,方小姐,阿東天天都要提著你,如果他有什麼地方得罪你,來告訴我老太婆,一定把他臭罵一頓,看他還敢不敢?”

這時候鐵蛋插嘴說:“東哥才不敢得罪吉雯姐呢?戲文裡怎麼說來著?“計聽言從”呢!”

大家聽了又是哄堂大笑,志強說:“鐵蛋,你的語文丟哪裡去了?是“言聽計從!”

大家笑笑哈哈的,先來了點心,飲料,水果,跟著就佈菜入席了,所有食物都是外面大飯店叫來的,飯店裡還派了一個大廚師,

一個服務員來安排一切,菜也是一流的,一隻隻都有名堂,程東媽不斷唸叨:

“罪過,罪過,老太婆生日,這麼鋪張,花了好多錢吧?”

程東說:“叫的菜都是最便宜的,也沒多少錢,難得大家高興一次。”

鐵蛋媽就稱讚,“阿東能幹,又孝順,阿嫂這是你的福氣啊!”

正在這時,程東媽像是想起了什麼事,她突然問:“阿東,這是什麼地方,好漂亮啊?是不是你借的朋友房子?”

隨著程東媽這句話,大家都靜下來,個個臉帶微笑的望住了程東。

此時程東站起來,從外衣口袋裡取出一隻平常放首飾的小織錦袋子,他走到母親身邊,將這袋子放在她媽的手裡說道:“媽,這是我給你和爹的禮物,打開

看一下!”

程東媽不明所以,激動得手也微微抖了起來,拉開拉鍊,取出了二條鑰匙。她滿臉惶惑地望著程東,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程東笑著一字一頓地說道:“這二個鑰匙,就是這個單位房子的大門鑰匙,是我買下來的,送給你跟爹,送給你們倆人的。”

程東媽還有他爹,聽得口瞪口呆,半響都沒作聲,來的賓客卻一起鼓掌來。

“阿東,真沒想到,你真是長大了,不枉了我跟你爹這麼多年的辛苦。”程東媽邊說邊哭了起來。

吉雯趕緊走過來,用紙巾替她抹淚,說道:“高興事嘛,伯母怎麼哭起來了?”

程東媽接過了紙巾,一邊抹淚,一邊說:“我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的,那是太高興了,別理我,你們繼續熱鬧。”

晚宴又繼續下去,晚飯後大家卡拉 O.K.,一直到將近十點,程東知道要在平時這個時候,他爹媽早就上了床了,也就提出來送老人家回去,晚會也就散了,跟吉雯話別的時候,他緊緊握住她的手,輕聲地說:“謝謝你,一切安排得這樣好!”吉雯也緊緊握住他的手微笑著,點了點頭,沒有出聲。

在回家路上,坐在的士中,程東父母還是十分興奮。

他媽說:“那房子大過我們現在住的三、四倍都不至吧!”

他爹答道:“嗯,有三、四倍大吧!”

“那地板,上了光油,又亮又乾淨,跟我們家裡水泥地台,真是沒

得比了!”

“是啊,那樓是漂亮。”

“老頭子啊,你有沒有見廳裡那個大電視機,上面映出來的人頭比真人還大啊!那算幾吋的?”

程東插口道:“那是新款的,叫投射式的有四十幾吋大呢!”

“阿東啊!”他媽繼續說:“我們如果搬過來了,那個鎖匙擋怎麼辦呢?”

“也可以每天來回,當成上班囉,也可以把這邊的鎖匙擋交給鐵蛋爹媽做下去,爸爸可以在那邊新開的商場裡開個擋位,或者干脆不做,退休吧!”程東說道。

“那我跟劉嬸那個煙糖攤位怎麼辦呢?”她媽繼續問:

“那可沒辦法了,如果不是你每天搭車過來,就讓給劉嬸去做算了!”

“那怎麼行!每月千多元的收入,怎麼捨得不做,再說,如果不做,我平時做些什麼呢?不悶死我才怪!”程東媽說。

“我也是,要我退休,就是要了我的命,我是勞碌慣了,閒了要生病的。”程東爹也擠出一句話來,對他來說這是非說出來的重要話。

靜了一分鐘,程東媽又說:“阿東啊!我越想越不妥,如果搬到新房子這樣遠的地方,那些街坊鄰居,對住了幾十年的老姐妹,老朋友,不是見不著面了?”

他爸也說:“我下棋的朋友也都在這兒,搬了那邊去跟誰去下棋呢?”

程東笑了：“那邊也有街坊，鄰居住了下來，一定會有新朋友，棋友也很快會有的，不用擔心。”

靜了一下，他媽又問那新房子管理費很貴吧？那麼大地方，水費電費一定很貴，週圍住的都是高檔次的人，自己每次出街都要化妝擦粉？越想問題越多，最後車到家了，在兩老人房休息之前，他媽對程東說：“阿東！你是一片孝心，我跟你爹真的好開心，但搬家是件大事，等我跟你爸再合計合計。”

程東也沒辦法，祇能等他們決定了再說。

二天以後他媽很認真的跟他討論了新房子的事。

“阿東啊！我跟你爸這兩天覺也睡不著，我們反覆商量了，決定還是住在這裡，這裡有我們的小生意，每天跑來跑去的不方便，

如果不做這生意也太可惜，我們過日子都沒個主心骨，要閒出毛病來的。再說，街坊、鄰舍、好朋友好姐妹也很多，搬遠了見不到他們會想他們的，我跟你爹天生就是這個命，這幾年日子好過了，我們已經滿足得不得了。那邊那區是好，可是不適合我們，我跟你爸已經決定我們還是住這裡，哪兒都不搬了。”看到程東想插話，他媽舉了舉手，示意程東不要說話，接著繼續說下去，

“你有本事，你有孝心我和你爸都很開心，那新房子買的也好，你跟方小姐也談了將近二年戀愛了，我看方小姐又漂亮，又能幹，又好心腸，對你也不錯，向她求婚了沒有？你們結婚成家，那新房子正好用得著，這不是天意？”

程東聽完了她媽的話，他明白自己沒法說服兩老，也沒辦法，嘆了口氣，說道：其

實你們換個環境,很快也就習慣了,不過我明白你們決定了的,是很難改變的,哪一天你們願意住新房子了,就跟我說一聲隨時可以搬去,至於方小姐,我們還沒有談到結婚的事,這事留給我們自己來安排,好不好?”

“方小姐可真是好女孩子啊!你都廿七、八的人了,還不快追要等到幾時?要讓別人追去了,就後悔莫及了,女孩子總是怕羞

一些的,你要大著膽子去追才行啊!可真急死我了!”

程東見他媽又提起吉雯的事,就站了起來,說道:阿媽,沒什麼別的事了吧,我晚上還有點事。”見到他媽說:“你出去吧,早點回來。他就行出了街,街燈很昏暗,劣質的水泥路面,好在並沒有汽車經過,灰塵沒有揚起來,他一個人,漫無目的地慢慢走著,天氣很好那天大約是農曆十四、十五的日子,月亮很圓,月光很亮他邊走邊看到自己的影子,心裡想著吉雯,他覺得自己愈來愈愛吉雯,她漂亮、心地善良,總是關心著別人,他也感覺到吉雯也是愛他的,常常有一種心靈相通的感覺,那種感覺是那麼美妙,以前他跟李萍在一起的時候,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的。但吉雯一次一次拒絕了他,吉雯還要觀察他?還要考驗他?他又覺得近來跟吉雯相處,好像跟以前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似乎吉雯更關心他了,但又似乎有意在疏遠自己,他弄不明白,他記起有個大文豪寫過,女人的心啊!像海一樣深不可測。怎麼辦呢?最後他決定第二天約吉雯到濱江花園的草地上,他倆最喜歡去的地方,他無論如何要問清楚吉雯對他倆的婚事怎麼說。

第二天一早,程東就打電話給吉雯,約她一起吃晚飯,又加一句,晚飯後去濱江花園的草地上坐一會,吉雯答應了,她有時間的,她也加了一句:“我知道你想跟我說些什麼!”

程東微笑著放下了電話,這時小江先生敲了敲門,進來了,小江先生一個月前剛從杭州調回來了,江廠長還特意將他倆一起叫到他的大辦公室去,宣佈小江先生今後は“銷售科”的“常務副科長”全廠沒有一個科是設有這樣一個職位的,顯見得是江廠長的精心安排,在會見時江廠長滿臉微笑,反覆叮嚀:“程東同志,你是我們廠最年青,最能幹的業務幹部,做出了很大成績,嗯,很大的成績,但是吃虧在學識不夠,祇有中學畢業,小江同志來了兩年了,在上海南京的市場調研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最近半年多以來開拓杭州市場,更是做了很多工作,成績很大,今後要讓小江先生在科裡的工作中,擔負更多的責任,倆人互相幫助,充份發揮江先生財經學院畢業的學識優勢,把銷售科的工作搞上去,多多聽取小江先生的意見,嗯!有沒有什麼意見?”程東笑了一笑,心想這一天終於來了,可也已拖延了兩年多了,他想科里的同事也一定會有些人倒向小江一邊的,順風駛舵的人多著呢!可是在他的手下這個“常務副科長”真要拿得到權,還得等等。那時他可能已經離開“沙市化工廠”了。

心裡中轉著念頭,嘴裡卻順著江廠長:“江廠長說的是,小江先生的學識和工作能力,我一向很欣佩的,今後我一定會跟小江先生合作無間,多多向他學

習。”邊說邊伸出手去,跟小江先

生拉手,小江先生志得意滿,滿臉春風,說著:“哪裡!東哥領導科裡多年,經驗豐富,今後的工作,還要靠東哥多多指教。”

程東在心裡冷笑,小江真的已經當正自己是“銷售科”的新主人了,他在心中想道:呸!你想得倒美,不到我離開,我決不會給你實權,科裡的事我還是獨斷專行,你能拿我怎麼樣?”

但是不管怎麼樣,小江先生仗著江廠長撐腰,還是一步一步逼上來了。

下班以後他跟吉雯一起去一家有名的餐廳,一邊用餐一邊聊天。

程東告訴吉雯,他買的新房子,他媽已經說了,他們兩老不想去住,對他們來說,香煙攤擋,配鑰匙攤擋還有左鄰右舍七姑八姐,比新房子更重要。

吉雯笑了,對程東說:“事情最後這樣結局,早就在我意料之中,我早知伯伯,伯母是不會搬家的!”

“那你怎麼不早點跟我說?還這麼落力安排那個生日派對!那個給媽媽,爸爸的驚喜!”程東問道。

“我也不是諸葛亮,事事前知呢?我祇是想過他們可能不想改變現在的生活習慣,他們也不捨得離開這裡的一草一木,即使不是那麼漂亮,但這裡有他們幾十年的感情。但在他們正式決定前,又有誰能肯定呢?可能他們肯搬呢?再說,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我怎麼能來潑冷水,事實上你爹媽那天

在派對上特別開心,這不就是你的目的嗎?”吉雯說。

“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永遠那麼細心,什麼都想到了,現在有一件事肯定你沒想到,你倒猜猜看!”程東頑皮的說

“這樣沒頭腦的,叫我猜什麼呀!”吉雯問。

“我媽說了,這新房子適合我們結婚用,她讚了你一百次了,總是怪我不努力追你,你知道我是聽媽媽話的,你可怎麼回答我?”

吉雯斂起了笑容,等了一會哀求地說道:“你又來逼我了,讓我再想想,給我一些時間,好不好?”

“你總是拖,我們也廿七、八歲了,我們還等什麼呢?我向天發誓,以後永遠會對你好,我會像牛像馬一樣工作,祇要你和我們的孩子生活幸福,我還會聽你的話,其實我現在已經很聽你的話了,你還有什麼不放心?你還要考驗我?”

“看你說的,誰要你做牛做馬了?我也會工作的。我也不要你聽我的話,倆人應該有商量的,對不對?現在這麼好的菜在我們面前,別討論這問題了,好不好?”吉雯顯得有些不高興,帶著懇求說道。

“那我們談別的吧!不過這個題目我一定不會放開的。”

程東講給吉雯聽,小江先生已是他們科的“常務副科長”了,又告訴了吉雯在江廠長辦公室的一席談話。

吉雯聽了,微笑起來“常務副科長”?這樣嚴肅的頭銜?聽起來好像比科長還要大呢!”

“事實上可能真是比科長大,他有做廠長的伯父撐腰嘛,可是他們都想得太容易了,不到我走的那天,我都不會把權交給他
的,能拖就拖,如果真過不去了,大不了跟江廠長頂,我看這科長最少還能做一年,很多事我不交出來,他接不過去的!”程東說。

“其實這事也不是那麼重要了,你已經有了“東方化工廠”犯不著生氣。”
“這可做不到了,看到那小江先生的樣子我就生氣,他有什麼
能耐?還不就靠了伯父是廠長就想欺負人?唉,也沒辦法,忍得要忍,忍不得也要忍,誰叫人家權比你大?”

“你在發牢騷了,你知道嗎?你其實是很少發牢騷的,你基本上是一個樂觀的人,一定是心裡有別的更不開心的事。”吉雯很了解他。
程東笑了:“謝謝你,又誇獎我是個樂觀的人,我的經歷順利,當然是樂觀的性格,要是經常不順利,也許就樂觀不起來了。”

他們吃完了飯,叫車去了濱江花園,來到他們常來的,沿江邊的一片草地上。
這片草地保養得很好,青草茂盛長得很好,剪得又好,大概剛剪過吧,空氣中漂浮著一股草香,他倆手拉著手,坐
了下來享受週圍的寧靜,近幾年附近的農民,利用江邊的低地,開闢了許多魚塘,汛期一過,就下魚苗,到明年水漫以前收穫,可以增加不少收入,這些魚塘引來了許多本地人叫“白露”的鳥,全身雪白的羽毛,一張長嘴,體型比鴿子大一些。在這黃昏時候,停在濱江花園一些大樹頂上的“白露”,有幾百隻之

多,望過去非常壯觀,就在程東和吉雯身旁不遠處的一棵樹巔上,也有二隻離群的“白露”。它們的身子重,站在枝條上,那枝條上下擺動著,她倆也停止了說話,看著這一對漂亮的鳥,過了一會其中的一隻飛了起來,另一隻很快跟著也飛了起來,它們有時貼近了,比翼齊飛,有時又各自東西,用優雅的姿勢劃著一個大的弧形,最後又貼近在一起。

程東這時說道:“你看,多漂亮,鳥也識得跳舞呢!”

吉雯說:“別出聲,看不到比這更美妙的景像了。”

程東也沉默著,那對鳥飛了一陣,可能也累了,仍舊一先一後輕輕地降落在它們原先停留的樹枝上。彼此用嘴替對方清理頭部的羽毛,那親密的樣子,像兩個戀人在接吻一樣。

吉雯緊緊地握住了程東的手臂,偎依在他的肩上。

“吉雯”程東叫道。

“嗯”?吉雯答應道。

“我猜這對鳥一定是一對夫妻,你看,牠們飛行默契那麼好,牠們的心意一定是相通的,牠們一定愛得很深呢!”

“我也相信鳥有愛情,不是有一本書裡描寫一對相愛的鷹,當雌鷹給壞人打死的時候,那雄鷹從高處飛下來,觸地而亡,不願意獨生?”

“噢,那是金庸的武俠小說,你也喜歡看的?我還以為女孩子不喜歡看的。”

“我什麼都有興趣看,祇要寫得好。”

“我們不要做那對鷹,那結果太悲慘了,我們就做眼前那一對一起飛翔的

“白露”好不好?”

吉雯沒有作聲。

程東繼續輕聲地像耳語般地說道:“雯,嫁給我吧,我從第一次在銀行見到你,就愛上你了,但當時不認得你,也不敢迫你,怎麼會想到會是我媽拿了你的照片來介紹給我!像是冥冥中有個主宰,要讓我們走在一起!我愛你,真心的愛你,我心中明白這

一點,你也要相信我的誠意,不要再拖了,你是不是還要考驗我?”

吉雯繼續沉默。

程東覺得吉雯的身體在輕輕顫動,他低下頭去,想親一下吉雯的臉頰,他發覺晶瑩的淚水,就在吉雯的睫毛後面,終於忍不住了,沿著她的面頰流了下來。

程東有些驚慌,一邊輕輕地吻

去一滴眼淚,一邊問道:“雯,你怎麼啦?剛才還好好的,怎麼哭了起來?是我說錯什麼了嗎?”

吉雯搖了搖頭,還是沉默著,她控制不住了,眼淚像線一樣無聲地流下來,她取出了紙巾抹去了眼淚,但是仍在飲泣,流出的眼淚仍無法帶走她心中的痛苦。

程東緊緊地摟住了她的肩膀,輕聲說:“心裡難受就哭出來吧!你有什麼難為的事,為什麼不告訴我?就算我不能幫到你至少我可以跟你分擔,雯,我愛你!”

程東更緊地摟住了她。

漸漸吉雯平靜下來了,將身體掙開了一些說道:“阿東,我知道你的心,我也是愛你的,但是我不能答應嫁給你,那個冥冥中的主宰把我們拉在一起,並不是要我們做夫妻的。”

吉雯邊說邊又哭起來。

“什麼事?怎麼會呢?誰能阻止我們?雯,你一定要講給我聽!”

此時吉雯已經控制不了自己,抽泣得很厲害,程東不停地撫摸她的背,輕輕地吻她的頸後,又過了很久,吉雯終於平靜了一些,她說:“時候不早了,我怕會著涼,我們走吧!你的問題讓我媽回答你吧!”

說著,就站了起來,程東趕快除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吉雯肩上,倆人拉著手走出了“濱江花園”吉雯始終沒有再說一句話。

第二天上午,程東悶悶不樂,打電話去吉雯銀行,同事們說她今天請假,打電話去她家,電話掛起來了,永遠打不通,他想打電話給吉雯媽,但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不知道這樣做是不是禮貌,幾次拿起了電話,還是放了下來將近中午時分,他鼓起勇氣打出了電話,經過二位接電話的小姐,最後聽到了吉雯媽的聲音。約他下午四時去她“城市規劃設計院”的辦公室見面。

三時五十分,程東準時到了。那是一座新型的十七層的辦公大廈,門廳十分寬敞,地面鋪著大石理,燈光柔和而舒適,門廳裡有一個接待處,櫃檯有十來公尺長,後面坐著四、五位男女青年。程東走上前時,一個青年站起來,問道:

“有些什麼事可效勞?”

程東知道吉雯母親姓秦,是這裡的副院長,就說來找秦副院長的。

那位青年立刻臉上堆起了笑容,“請問是不是程東先生?”

“是的”,程東有些吃驚,對方怎麼知道自己的名字?

“秦副院長已經吩咐了,她正在等候您呢!請跟我來。”

那位青年從接待處後面走了出來,示意程東先走,他則緊隨在側。

程東很少見到這樣氣派的單位,倒有些不好意思說道:“你告訴我秦副院長辦公室在哪裡?我可以自己去找。”

“噢,不必客氣,秦副院長的辦公室在十七樓,我帶你去這是我的職責。”

很快到了十七樓,接待員帶他到一樓門前,門上的銅牌上刻著“副院長辦公室”接待員輕輕敲了一下門,帶程東走了進去,那是一間很大的,裝修現代化的房間,一張桌後坐著個女孩子,

那位接待員介紹道:“這位是程東先生”,“這位是張秘書”,

那叫張秘書的女孩子站了起來,伸出手來握了握手,“程東先生,歡迎歡迎,秦副院長正在等您呢!”

這個時候程東看到帶他上來的接待員,悄沒聲息地已經退了出去。

張秘書打了個電話,請示了吉雯的媽,轉身滿臉笑容對程東說:

“秦副院長請您進去。”

帶著程東,推開一樓厚實的木門,見到吉雯媽已經從她的辦公桌後站了起來,

正向著門口迎來。

程東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該怎麼稱呼。吉雯媽招呼道:“程東,你好!”

程東決定稱呼她秦副院長,“秦副院長,你好!”伸出手來跟吉雯媽握了握手。

吉雯媽吩咐張秘書,“我有客,任何人都不見,電話也不要接進來。”

張秘書退了出去,吉雯媽在一張碩大的寫字檯後面,讓程東坐在她的對面,很

快張秘書送進來兩杯香濃的咖啡,又悄悄地退

了出去。

程東心想,和這個寫字樓相比,江廠長的辦公室實在太寒酸了,見到只剩下他

跟吉雯媽兩個人,變得不那麼拘謹了,他說道:“方伯母,我印象中你是一個好

脾氣的,能做一手好菜的慈祥的媽媽,想不到在單位裡你是這麼受尊敬的,這

麼有權威的!”

“是不是見到我們的辦公大廈很有氣派?是不是見到我們的

裝修很豪華?我們單位不單做沙市的城市規劃,我們還承接設計業務,很多上

海、南京、無錫、蘇州的大樓都是我們院設計的,所以自己的地方要搞得像

樣些,有些新設備、新構思就先在自己的地方用上,看看效果怎樣,我們雖然

在沙市。但我們設計院的技術水準在全國都是一流的,你是不是新買了一套

單元房子?那也是我們設計的,我們用最新的電腦系統,在房子造出來之前就

已經有三維的圖像,和週圍的環境配合,你要不要看一看?”吉雯媽問道。

接著看到她在寫字檯旁按了幾下按鈕,正對著寫字檯的牆上雀眼木做的一度

門無聲地打開了,露出一個好大的電視屏幕,接著像在看電影一樣,一坐外貌很熟悉的大廈出現在熒幕上,程東認出來,那就是他的單元所在的那座大樓,接著那座大樓以三百六十度的角度。慢慢旋轉,出現了從各個不同角度望過去的樣子,接著鏡頭移向附近的街道,座落在街道另一邊的大樓。週圍的風景也在轉,慢慢轉向了一大遍稻田,他甚至也看到了在一大片稻田上,給陽光染上的金紅色,接著影子變淡了,大約這一節完了。

程東驚奇地說道:“真是逼真,跟我在現場真正看到的一模一樣啊!”

吉雯媽大概對於這個的效果也很滿意,帶著一絲微笑,在屏幕無聲地閉合起來的時候說道:“程東,我知道你今天來不是為了看這些的,你有話對我說,說吧!我聽著呢!”

程東想了一下,組織了一下自己思路,他知道要說服別人,令別人信任你,同意你的意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伯母,我和吉雯認識了兩年多了,我覺得她漂亮、聰明、有學識、有能力、心地善良,是我認識的女孩子中最最最最好的一個。我真心的愛著她,我也喜歡到你們家去,方伯伯教了我許多知識,跟你們在一起,我就覺得是跟自己人在一起,心中

快樂。吉雯對我也是很好的。我們在一起常有一種心意相通的感覺,我今年廿十八歲了,我想跟吉雯結婚,我會永遠愛她,我願意為了她,為了我們將來的家,做一切我能做到的事令她們幸福。可是我向吉雯提了很多次,她沒有拒

絕我,也沒有答應我。昨晚,我們又談到這事。她哭了,很傷心、很痛苦,我很
徬徨,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我不知道什麼事令她那麼

為難?什麼事令她那麼痛苦?我能不能為她分擔一些呢?昨晚臨分手的時候,
吉雯告訴我,伯母,你會告訴我是怎麼一會事,你現在能告訴我嗎?”

程東說得很真誠,每一句都發自他的肺腑。他眼睛炯炯發光,直視著吉雯媽
的眼睛,那是一對充滿慈祥的,充滿著愛的母親的眼睛,眼睛兩側已經有些魚
尾紋,眼神裡略帶憂傷,就在此時,程東發現吉雯的眼睛原來很像她媽媽。

“程東,我不知怎麼向你說才好!你是一個好青年,我們也都很喜歡你。” 她
頓了一下,程東也不作聲,等著吉雯媽再說下去。

“你知不知道吉雯的祖母生一種病,叫“地中海貧血症?” 這種病到現在還
是沒有辦法醫治的,是絕症。”

“不知道,吉雯從來沒跟我講起過她的祖母,她老人家還好嗎?”

“吉雯的祖母,因為這個病在她才五十一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一陣沉默,過了一會程東才說道:“我聽了心裡覺得很難過,那是早已發生的
事了,吉雯還在為她祖母去世難過?”

“這種病是很少見的,但是,是一種頑固的家族病,這種病會遺傳的。”

聽了這種話,程東有一種很不祥的預兆,他囁嚅著,幾乎不敢開口問,最後還是
鼓起了勇氣問道:“伯母的意思是吉雯也遺傳到這種病?”

這時空氣也似乎凝固了,程東焦急地等待著。

“是的,是我們的不幸,我們摯愛的吉雯最近証實患上了這個病。”

吉雯媽媽說到這裡,再也忍耐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她趕緊取出紙巾抹去臉上的淚,那淚還像斷了的線一樣,無聲地流下來。

程東心頭一驚,像給鐵錘中了一樣,鼻酸酸地,他的淚也流下來了。

他也由得淚流,問道:“這就是吉雯拒絕嫁給我的理由?她害怕這病傳給我們的子女?”

吉雯媽一邊抹著淚,一邊肯定地點了點頭。

程東不顧自己是淚水滿面,大聲的說道:“我們才廿多歲,到五十歲還有好長的時間,我不理什麼病,我還是願意娶吉雯,何況現在醫學昌明,也許十年八年後就有治療的方法呢?我們可以立刻結婚!”

這時,吉雯的媽媽已是泣不成聲,等了好一會才平靜下來,說道:“吉雯定期接受醫療檢查的,最近的測試證實她的病已經開始發作了。我們懷著希望,但祇怕留給她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吉雯不願連累你,她是絕對不願結婚的了。”程東淚流滿面,那突然而來的痛苦把他擊倒了,他喃喃自語:“這不是真的,怎麼可能呢?”

吉雯媽隔著寫字檯,遞了張紙巾給他,程東這才意識到自己滿面是淚。

“程東,我告訴了你事實,人是多麼渺小,造物主有時在愚弄我們,我們唯有祈禱,為吉雯祈禱吧!你還年青有為,前途燦爛

也不要太傷心。”

程東說：“我不理什麼造物主，我要吉雯！”他用雙手蒙住了臉，大聲哭了起來。

“不要這樣，飲一口咖啡冷靜下來，你回去吧！有空還是歡迎你到我們家裡，跟吉雯做兄妹吧！時間會醫治我們的創傷，你得不

到吉雯，還會得到很多別的美好的東西，也不要太難過了。”

程東坐了一會，兩人無言相對。待吉雯媽自己停止了流淚，看到程東也平靜下來，她打電話給張秘書：“請進來一下送程東先生出去。”

程東走出了設計院，他還不能接受剛才發生的事，他祇覺得生活本來是很明亮的，很愉快的。現在突然掉落在一處黑暗的地方，見到一輛的士駛過，也沒想起去截住它，祇是向著城南的方向慢慢步行，腦子中一片空白，漸漸天色暗下來了，他才覺得有點肚餓，走進街邊一個小館子叫了一碗麵。這時他想起了近期跟吉雯在一起的一幕一幕，他才明白了吉雯為什麼對他是這麼一種態度，他可能要失去吉雯了，她得的是絕症！想到這

裡，不禁又潛然淚下，上天啊！為什麼讓我們相愛又要把我們拆開！

店裡的服務員莫名其妙地望著他，他理會到自己的失態，趕快抹乾了眼淚結賬離開了，在外面漫無目的的走了很久，很晚才回家，已經很累了。

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吉雯，吉雯的秘書是認得

他的聲音的，對他說：“方經理不想跟您談話”，跟著壓低了聲音說：“是不是你惹得她不開心了？她情緒很低落呢！過兩天再打電話來吧！”說著就收線了，

一連兩天都是這樣,吉雯不理他。第三天他特意早一些離開辦公室,在吉雯下班前等在她的銀行門口,下班時間到了,工作人員一個個走了出來,很多人是認識程東的,向他笑說:“是不是負荊請罪來啦!這兩天方經理都加班,要很晚才出來呢!”

程東向她們笑笑,也不出聲。等了很久,吉雯的秘書出來了,見到程東很驚訝:

“怎麼你在這兒?等了很久了嗎?為什麼不進來?我去告訴方經理!”

程東想阻止她,她已經跑回銀行去了,過了一會她跑出來對程

東說道:“方經理在裡面等著你呢!你快進去吧!她脾氣不太好,你小心點。”

程東走進了銀行,吉雯的辦公室他是很熟悉的,敲了敲門,沒等答應就開了門進去了,看到吉雯還坐在辦公室桌後面寫著些什麼。

“吉雯,你還在忙啊?”程東先開口。

“媽媽已經把什麼都告訴你了,以後你不要再來找我了。”吉雯冷冷地說道。

“我知道你得了很難治的病,令我好擔憂!吉雯,我是愛你的,我更愛你了,你的病怎樣?能不能去外國找大夫醫治?我陪你一起去。”

“程東,我們的緣份已經盡了,既然冥冥中的主宰安排了這一切,我們唯有接受。你以後不要再說愛不愛我這樣的話了,如果你再提起,我便永遠不再見你了!”

程東看到淚水又在吉雯的睫毛後湧現,但她強忍住了,沒有流下來。

“你要是不喜歡我這麼說,我就不說了,但你至少要答應讓我

繼續來看望你,我們可以做朋友—可以做兄妹,對不對?”

吉雯抬起了頭,淚水終於忍不住流了下來,她默默地點了點頭,程東伸過手去,捉住了吉雯的手,吉雯也由得他,他們就這樣牽著手,默默地坐了一會,最後,還是像往常一樣,程東送吉雯回家。

送走了吉雯,程東急急趕到市裡的圖書館去,找了好多本醫

學書,終於找到了一段“地中海貧血症”,書上介紹說這是一種遺傳疾病,迄今沒有有效的救治方法,病發後由於不明的原因,身體不能正常的生產某種血色素,因此,病人必須經常輸血,也因此免疫系統功能會降低,引致很多其它疾病,最後導致---“死亡。”

程東想知道的一切,他知道了,這一瞬間他變得無助,孤獨。他合上了那本書,他明白吉雯的痛苦,他也明白方教授夫婦的痛苦,但是,他能做些什麼呢?

原來人真是那麼渺小的,無助的。

第九章

智小馬回巢助程東,老孫頭細說舊廠事。

程東跟小江先生的矛盾,漸漸地白熱化了,小江先生要求程東將廣告經費交

給他管,暗示這是江廠長的意思,程東告訴他廣

告公司和報紙的負責人是他的老朋友,他們不想跟其他人打交道,還是不讓他管。

小江先生沒徵求過程東的意見,就調動了科裡兩位同事的工

作,程東公開反對,將他們調回了原崗位,小江先生也好,江廠長也好,對此一時也束手無策。程東的目的就是要讓科裡的同事和全廠的人都知道,他跟小江先生有矛盾,最後在他離開的時候,就可以什麼事都不向小江先生交代,說起來廠裡還是同情他的人多。

他打算將現在“白天鵝 II 號”的全系列產品,拿到“東方化工廠去生產。”

第一步,他趁著張總工程師即將退休的機會,用很高的顧問費,將他聘到“東方化工廠”當總技術顧問,張總有“沙市化工

廠”所有產品的配方,生產和技術研究發展資料。第二步,利用志強跟生產隊的良好關係,又向城南大隊買了四十畝地,投資了幾佰萬,添置各種設備。

第三步,他在自己科裡挑最能幹的十來個同事,答應他們更高的回佣,聘請他們到“東方化工廠”工作。

就在設備安裝完成,試生產成功以後的幾天裡,他正式向江廠長提出辭職,江廠長跟小江先生都喜出望外,去了一個眼中釘,他的呈辭立刻批准了,程東全身投入了“東方化工廠”的工

作,原來銷售科約定了的同事都陸續向原廠辭職。

“白天鵝Ⅱ號”系列重新包裝了一下。程東也做了幾個安排,首先他去上海註冊了一家名字略帶“洋味”的公司,叫“愛迪化妝品有限公司”那是一個“洋貨”吃香的時代,這樣的名字印在包裝盒上,很像一間上海大城市裡的有聲望的公司。

他將新的護膚和化妝品系列,起名字叫“紅玫瑰”,商標就是一朵在漆黑背景上的鮮艷待放的紅玫瑰,那朵玫瑰上還有一滴晶瑩的水珠,非常漂亮,是一位年青的專業設計師設計的。

他又請了一位北京當紅的漂亮年青女歌星,做新產品的宣傳大使,她的頭像也印在包裝盒上。程東要求這位藝術設計師在歌星的頭像底下,印上“你可以像我一樣漂亮”一行字,設計師不同意,設計師的意思是:一切盡在不言中,不印比印好。但程東堅持一定要印,他說:我們的宣傳品是給所有普羅消費者看的,照現在大家的文化水準,太含蓄了,很多人不理解的,不如直接一些,效果會更好。像這一類事,程東照例請來了吉雯做顧問,但在這件事上吉雯都拿不定主意了,最後還是依了程東的意思,一切細節都想到了,新產品的包裝是那麼堂皇,送出去的樣版人見人愛,尤其那些經銷商,非常滿意,很快正式的批量生產開始了,一切都控制得很好。銷售方面,本來廠裡最好的銷售員都來了程東這裡。他那些經銷商看到商品品質又好,包裝又好、宣傳又好、回佣又高,個個搶著要貨,經營了幾個月,“白天鵝”的一多半生意都轉到了“愛迪”的手裡,而且由於沒有江廠長之流在中間撈錢,“愛迪”的盈利非

常好,程東更大膽地投資在廣告上,很快“紅玫瑰”就成了名牌貨。

程東聽到很幾個銷售員都對他說:“紅玫瑰”的品質,確實比

“白天鵝”要好得多,初初他並不在意,說的人多了,才引起了注意,他請張總到他的辦公室,親自替他倒茶。張總也有些緊張,不知老闆叫他來有什麼事?待張總坐下了,程東問道:“我聽到很多人跟我說,我們產品現在的質量比以前好,我們不是用的一樣配方嗎?怎麼質量會不同呢?現在的質量是不是真的好一些?”

張總聽到這個問題,那種侷促的感覺才消失了,回答道:“現在我們的產品比老廠好多了!”

“怎麼會呢?”程東真有些吃驚了。

“老廠裡面,採購部是收人家供應商的黑錢的,供應商早幾年送來的貨還過得去,他們也還不敢太黑心,最近二年,自從郝大姐當了科長後,我們技術部門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總之來的原料品質差了很多,有些濃度不夠,有的摻了雜質,我們技術部門驗出來不能用,採購部不但不去跟供應商交涉,反而幫他們說話,要我們將就著用,到後來更不像樣了,技術部門負責質量檢驗的人,大概也給他們買通了,什麼亂七八糟的原料都給送上了生產線,就瞞住我一個,你說那產品質量怎麼會好?現在就不同,來的貨都是符合標準的,質量當然好得多!”

程東又上到了一課,他接著問:“這事當時你有沒有向江廠長報告過呢?”

“沒有,技術部門出事是我的責任,我怎麼對江廠長說呢?再說,我看採購部的人那麼大膽,江廠長准知道的,我去說了還得罪人,反正就要退休了,我就每天催,讓我退休囉!”

送走了張總,程東還在想這件事,這是多麼可怕,一家國營廠,從頭爛到了腳,就是化驗室的新進來的學生化驗師也有黑錢收的!

現在“東方化工廠”加上“愛迪”化妝品廠,也是一家三百多人的大廠了,以後該怎麼管呢?

在整個辦廠的過程,吉雯還像以前一樣幫助和支持程東,從安排貸款到做財務規劃,從工廠的行政架構到某些人事的安排,程東沒想到的,她都想到了,讓各人都感到受到重視,很有體面,就是產品的包裝設計,程東也找她參謀,除了“愛你”和“結婚”程東提都不敢提之外,他們倆無話不談,星期天逢到方教授回來的日子,也常請程東到她家吃飯。兩人在外面,單獨相對的時候,吉雯還讓他拉住她的手,見到有旁人在的時候,吉雯會悄悄地將手縮回去,忙的時候還沒什麼,工作到半夜三更,疲累不堪倒頭就睡著了。但有時不那麼忙,程東就會想起吉雯的病,心中十分無奈。

有一天回家陪他爹媽吃飯,媽煮了雞湯,蹄膀要他多吃一些,程東問問鑰匙擋的生意,左鄰右舍長長短短的事,忽然他媽對他說道:“阿東,你是不是和方小姐吵了架啊!”這突如其來的問

題,令程東大吃一驚!他媽知道些什麼了?

“沒有啊,我前天還和她一起吃飯,昨天也在一起,她來了我們城南的廠,幫我們算賬呢!”程東答道。

“你不要瞞住我,我常見你呆呆的,不開心的樣子,平時你不是這樣的,我又見到方小姐,她好像瘦了些,精神也差。如果你們還是要好,不會是這個樣子的。”他媽繼續說道。

“老婆子,你不要疑神疑鬼好不好?孩子都好好的,說這些幹嗎?”他爹插嘴道。

“不用你開口。我在問兒子,阿東你和方小姐有沒有什麼事?以前你回來的時候提到她,總是眉飛色舞的,現在少見你提到她,提到的時候總是鎖著眉怎麼回事?”她媽問道。

程東心裡想媽的心思好厲害,吉雯生病的事沒有人知道,自己也覺得沒什麼不正常的表現,但是還是讓媽給看出來了,但吉雯生病的事,還不能跟任何人說,又不能對著媽說假話,一時不知怎麼答才好。

她媽又問:“是吉雯生病了?”

程東終於答道:“媽,我跟她之間是有些事,但現在對誰都不能說,你也別再問我,好嗎?”

她媽點了點頭說道:“媽明白有些事是勉強不來的。”

程東覺得她媽真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極聰明的人,如果她受過高等教育,還不定多能幹呢?人人都說自己像母親,也許還真是遺傳了母親

的基因多一些呢!

為了宣傳,提高企業的形象,“愛迪”捐了些錢給一個兒童福利院,又捐款設立貧窮學生教育基金,花錢不多,但見報率很高,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手法,為此程東個人還接受過記者的採訪,還得到各種榮譽稱號。

在公司裡,現在賺的錢比以前多十倍都不止,程東也覺得不必交太多稅、一則心痛、一則目標太大,不太好。就由孫敏負責做一份假賬少報利潤。但他們仍是當地稅務局的頭號財神爺,繳稅最多的一個單位,為了避免麻煩,程東叫志強留意搞好與當地稅務局消防局環保局,總之一切有權管他們的機關的關係,程東還經常要親自出馬,應酬那些頭頭,這都是免不了的事。

城南大隊自從“東方化工廠”和“愛迪化妝品公司”成立後,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隊裡的年青勞動力都進廠工作了,隊裡的地都僱了蘇北來的農民耕種。程東根據自己的知識,勸大隊搞高增值的農業,多種菜、養魚蝦,幫助他們搞溫室水果,廠裡和隊裡的關係很融合,彼此都明白需要對方。

一天早晨程東正在辦公室裡工作,忽然接到吉雯的一個電話,告訴他寫大字報的小馬從上海回來了,正在她辦公室裡。自從小馬離開,轉眼間已經一年多了。聽到他回來,程東很高興,祇是奇怪,怎麼他沒找鐵蛋,反而去了吉雯那兒?大家就約好了一起午餐,程東這時已經有了架桑塔納轎車,還用了個司機。

辦完了些事後就直奔他們約好的餐廳。他到的時候看到小馬已經跟吉雯一起坐在一張桌前在等他了,程東先跟吉雯打了招呼,見到她面色蒼白,精神好像很差,接著跟小馬大力的握手問道:“真高興看到你,怎麼一去就一年多?一切還好吧!”

小馬看上去很精神身體很好,情緒也很好。

“我到了上海,找到了堂兄,他們單位是一個設計院,要搞電腦化。我的本行。我在北嶺大學,學計算機工程學的,一開始搞,就停不下來,現在他們的整套系統運作的很好,我就抽空回來看看你們。”小馬答道。

“怎麼沒去找鐵蛋,找到了吉雯?”程東問道。

“我打了幾個電話找鐵蛋哥,他也不在家,也不在廠,找不到他。吉雯姐倒是一找就找到了,我就去了她那兒,我還欠她二千元呢!總得還吧!”小馬說。

“那二千元算什麼,你平安無事我們就放心,你媽好嗎?”吉雯問道。

“那二千元是雪中送炭,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東哥,他從袋裡又拿出一個錢包交給程東,這是五千元,還給你的。”

程東接了過來說道:“真的很高興見到你,這幾仟元不值得你記住的,你和你媽平安、快樂,我們就高興了。”

“我媽身子很好,倒是吉雯姐,你怎麼啦,臉色好蒼白,精神也不好。”

“沒什麼,這幾天睡得不好吧!”吉雯裝著輕鬆地答道

程東看著吉雯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心裡很難過,但平時不敢提起。此時他趕緊把話扯開:“噢,你是學計算機的,我記得你來我們老廠找工作時提起過,不過沒放在心上。”

“那時做業務員收入高,我就將專業放在一邊,那時也沒多少單位用上計算機的,別人也不要我的專業,現在不同了,那東西真是有用啊!”

“你跟我們說說,裝了計算機系統有些什麼好處?”程東急切地問。

“譬如說廠裡裝這麼一個系統,一切財務、報表都可以很快,很容易處理。如果本來要用廿個人,有了電腦,三個人就夠了,又譬如銷售部門,電腦可以記錄同追蹤每一個客戶的詳細資料。可以減少公司的很多風險,如果用到貨倉,可以清楚知道存貨、成品種數量,總之,運用了電腦系統整個廠的效率都可以提高。”

程東全神貫注地聽著,等小馬說完,就說:“小馬,你來幫我做吧,我們現在二個廠,員工接近四百人,產值過億了,是需要用到這樣的電腦系統來幫助管理了,這麼一套系統要多少錢?”

“如果全買名牌的新機器,大約要五、六十萬,我可以到市場上去買組件,自己組裝,一半價錢就夠了。”

“小馬,你真的回來吧,我們需要你這樣的人才,我出雙倍的工資請你!”

“東哥,我願意來幫你做,不單是為了錢,一方面我媽在這裡,我在上海很掛念她。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幫你,看著一家私營企業怎樣發展壯大!”

“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你還記得六、四的時候我特意去北京的事嗎?”

“怎麼會不記得呢?為這你還去上海避風頭將近一年,這不才回來嗎?”

“東哥,你知不知道當時我為什麼去北京?”

“去參加學生的民主運動,我還說你“傻”呢!”

“其實我對於社會上不公義現象,從小就感覺到強烈的不滿,遠的不說,文化革命時就將人分作不同等級,所謂的黑九類跟他們的家人受了多少苦?多少屈辱?改革開放以來有權的人,那怕是芝麻綠豆的小權,都可以營私謀利。普通老百姓生活困苦的多的是,我一直想為什麼?這兩年在上海,交了一些跟我一樣關心政治的朋友,我現在有些新的認識,我覺得像在我們中國這樣一個有四千年頑固封建傳統的國家,民主決不是一蹴而成的,要慢慢在社會的基本層面上改變。譬如,現在私有經濟個體經營越來越多了,他們漸漸會擁有經濟實力,社會地位,他們會要求在政治上有發言權,也自然會有他們的代理人出現,像我這樣的大學生,很多人慢慢會升上重要的職位,有優厚的收入,成為中產價級,當社會上這些人有幾百萬,幾千萬人的時候,會慢慢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到那個時候,政府政治會更開明,不同階層,不同利益集團的聲音都可以聽到,都會得到平衡。

那時候不公正就會減少,以權謀私也會減少,所以我不想在國營企業工作,我願意幫你,我要站在私有企業這一邊,這是我們國家將來興旺的希望。

程東跟吉雯留心聽著,他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說法,聽上去確也有理,倒是吉雯插了一句:“小馬,你跟你的朋友都是有心人,你們的想法不就是所謂“和平演變”嗎?不過我從來沒有聽人說得這樣透徹。”

程東想了一下說道:“小馬,我沒有你這麼關心政治,我也看到了不公義,但我總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哪裡的當權者不謀私利的?中國、外國都一樣,自己如果能夠努力爬到也有權,也能謀利的地方,不是更現實?我總覺得你的那些說法非但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還可能會惹禍的。你可不要到處對人講,總之我們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就是了,你說呢?”

“東哥說得不全對,但我也不會宣揚我的想法,更不會再貼大字報,廿年以後,看看中國是怎麼樣?”

飯後,小馬先走了,望著他遠去的背影,吉雯說:“這是一個好人,以後你可以放心重用他,他是個有理想有原則的人,現在很少看到這樣的人了。”

程東笑著說:“你是轉著彎來說我市儈,對不對?不過我是有點市儈,希望還不太嚴重吧?”

他看到吉雯臉色蒼白,抓住她的手也是冰涼的。關切地問道:“別去費心想那些抽象的東西了,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我覺得你面色不好,也似乎瘦了一

些。”

“醫生說,最近的驗血結果不太好,他們要為我輸一點血。”

吉雯平靜地答道

“什麼時候?在那裡?” 程東問

“明天或後天吧,在醫院裡,護士明天早晨通知我。”

“時間定了的話,你一定要告訴我,讓我來醫院陪你。”

吉雯望著他點了點頭沒出聲,程東緊緊地握住吉雯的手,他的手又大又溫暖。

“你握著我的手,我覺得很舒服。” 吉雯笑了笑說道,程東用力一隻手摟著吉雯的腰,坐在自己的“桑塔納”車裡送吉雯回家。

第二天早晨,吉雯就來電話了,說是輸血定在下午四時,在第二

人民醫院。午飯後程東就到了吉雯家,他見到方教授跟吉雯媽都在,吉雯見他來了。顯得很高興說道:“輸血要四點才做呢!你這麼早來做什麼?”

“這可是大事,我不敢耽擱了。早些來陪你聊聊天不也好嗎?”

方教授見了程東也很高興說道:“謝謝你,這麼關心!”

“要說起關心,吉雯關心我多過我關心她,我來陪她是應該的。”

他們也不敢在家耽擱,寧可早一些到醫院去,吉雯媽有一架設計院供她用的車,她們老倆夫婦坐了一輛車,吉雯坐了程東的車,程東握住她的手鼓勵她:

“別害怕,接了血,你的精神體力都會恢復正常。”

“醫生也說這個病可以拖很久的,我還可以工作,我還可以如常生活,我祇是心裡難過,上帝為什麼偏偏選中我?” 吉雯偎依在程東身傍,淚水又流了出來。

“也不要太悲觀,再有三、五年也許就有辦法治了,我們會永遠在一起的。” 程東安慰她。

吉雯搖了搖頭:“難指望的了,這是我第一次輸血,以後就會經常需要輸血,身體會一天天差下去,我覺得冷,我覺得軟弱無力,我擔心甚至在我活著的時候,生命已經沒有了意義。我不捨得爸爸媽媽,我不捨得你!” 說著忍不住哭了起來。

“別把事情看成那麼灰色一片,可能輸血以後你會像個正常人一樣,醫生也這麼說呢!積極一點,樂觀一點,這一方面你要學我呢!” 程東強忍著心中的悽苦安慰吉雯,很快醫院便到了,

他們早到差不多兩個小時,護士倒也立刻安排病床,替吉雯輸血,吉雯安詳地躺在床上,一邊是他媽拉住她的一隻手,另一邊是程東,方教授坐在一張小沙發上看著女兒。

過不多久進來一位醫生,一方面他來巡視輸血的情形是否正常,另一方面她來告訴吉雯媽媽:“秦女士,以後吉雯輸血,可以採用自己的親戚朋友的血液,這樣做對增加病人的求生意志很有幫助,你們有沒有什麼親朋願意獻血給你女兒?我們每次都能告訴病人,她得到的是誰捐出來的血,當然每位獻血者我們都要做血液檢查,看是否健康及合用。”

吉雯媽第一個就說：“你們替我驗血吧”，程東也說：“我也願意，我的血是O型的，一定可以用。”她爸也說他求之不得，很快就有護士進來，替他們抽了血樣。

醫生說：“如果你們的血可以用，我們會在適當時候通知你們來抽血，我們也鼓勵病人的朋友、同事參加，你們回去做些工作吧！”

血液一滴一滴地流入吉雯的身體，說也奇怪，程東覺得吉雯的臉色似乎紅潤了一些，她的手也似乎溫暖了些，吉雯自己的感覺也似乎很好，完成輸血以後，他們高興地回到了家中。

吉雯媽媽想留程東在她們家吃晚飯，但程東看到吉雯的情形很好，時間也還早決定回城南區去看看爹、媽，他也已經有幾天沒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要司機先開去他們家附近的市場，打算買一些豬頭肉，燒味之類的熟食帶回去，他爸最喜歡吃這些東西了，他媽常常不捨得買。就在市場裡，程東遇到了“沙市化工廠”的財務科長，大家叫他“老孫頭”的，自從江廠長的媳婦當了他們科的副科長，他這個科長就是掛名的地位，他和程東有二年沒見了，見了面高興得很。程東邀他去附近的茶餐廳喝杯茶吃些點心，兩人坐了下來，老孫頭的話盒子就打開了。

“程東，聽說你現在成了大老闆了，你的廠裡真有四、五百工人？”

“沒那麼多，究竟多少人我也不清楚，別聽瞎傳的。”程東不想張揚，怎麼樣？

近來身體好吧?我們有二年沒見了吧?瞧著您更精神了!

“我每天練太極拳,那功夫有用,又沒有什麼煩的事上心,身體壯的很呢!”

程東很有經驗,跟上了年紀的人說他精神,准來勁。

“現在廠裡怎麼啦?我有近一年多沒來了,好多人都惦記著呢!”

“別提廠裡的事了,你在的時候還撐得住,銷售還可以。收賬也正常,從你走了以後,生意就一落千丈,現在一個月銷售額大概祇有以前的三成,悄悄說給你聽,那個小江先生吃喝嫖賭樣樣都來,銷售科都沒有人管,不成個樣子了!”

“你說廠裡情形差,差極都有個譜,人說爛船還有三斤釘,底子厚著呢!”

“我是財務科的,雖然很多事瞞著我,可全廠實在的家底還是清楚的。早幾年興旺的時候,都不見有餘財,資金都是緊緊的。這幾年更不像樣了,賬面上應收的賬有七、八千萬,我看大部份是收不回來了,能收回個二、三成就不錯了。這算是資產空的,另外貨倉裡存貨正常情形下,應該不超過 1000 萬,現在有多少?又是七、八千萬!那不是存貨,那是用戶退回來的次貨、壞貨。早就應該撇賬的了!可是掛在那裡,賬面上好看,現在靠銀行貸款過日子,銀行就要拒貸了,可能職工工資都要發不出了!”

程東原就想聽聽沙市化工廠的情形,他和志強、鐵蛋串通了客戶,黑了廠裡千把萬錢,始終是一塊心病,聽老孫頭這麼一說,他都嚇了一跳,他離開廠時,應收的賬款不過三、四千萬,怎麼不到二年增加了那麼多?小江科長也在撈錢?

這個念頭很快在他腦海閃過,這倒好,一筆糊塗賬。現在沒有人去查,將來更沒法查了,頓時放心不少。

“要是情形這麼嚴重,江廠長不管管?”程東問。

老孫頭想都沒想到這一眨眼的時間,程東轉了那麼多念頭。

“江廠長才不來管呢!聽說已經內定,他升任市化工局當副局長,下個月就要走了。”這時老孫頭週圍望了一下,壓低了聲音繼續說:“廠裡的情形江廠長最清楚了,現在這樣一個爛攤子,還不快走?他一離開就跟他不相干了,升職的理由還是工作能力強,化工廠業績出色呢!這個世界黑白都顛倒了,倒霉的是我們這些老實人!”

“我知道江廠長的媳婦在你們科好霸道的,怎麼沒聽說他兒子是做什麼的?”程東接著問道

“他兒子是做房地產的,聽說幾百萬,上千萬的投資,那麼年青一個人,生下來就帶著塊寶玉的?說不明白了,說不明白了。”

老孫頭邊說邊搖頭,透著一種深深的憂悶。

程東這時想到了,江廠長撈的錢一部份給他兒子用來做生意,另一部份是孝敬了可以提拔他當副局長的人。沙市化工廠現在是一個爛攤子,一根爛木頭,在過去的許多年裡有無數的大蟲子、小蟲子,都在蛀這根木頭。現在它已經蛀空了,正在霉爛,有些蟲子可能就要沒東西可吃了,可那大蟲子,又已經找到另外一塊更大的木頭,又在那裡開懷大嚼了。

第十章

談合資深圳遇月娥,聽教誨教授說宏論。

一九九一年的春天,在神州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鄧小平南巡了廣東省,特地去了經濟特區,肯定了特區的成績,當時社會上曾有過一些左傾聲音,借了六、四事件,指責改革開放政策不當,像文革時一樣又有“萬言書”出籠,指責改革開放,私營經濟,姓“社”還是姓“資?”鄧小平的南巡將這些聲浪壓了下去,政策更開放了,外資大量湧入,中外合資企業如雨後春筍,到處都在出現,在這樣形勢下,程東找志強跟鐵蛋一起開了一個會,程東提出“東方化工廠”“愛迪化妝品廠”也要引入外資,搞成合資企業,第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省稅,合資企業有免稅的優惠,第二個好處是可以提高企業的形象。“合資”在一時之間成了一種時髦,志強跟鐵蛋當然讚成,但事情怎麼進行呢?怎麼去聯絡外商呢?程東第一個想到的對象就是黃毛的弟弟,他不是在香港做生意嗎?黃毛是本地的地頭蛇,有錢有勢,但他弟弟在香港是做什么生意的呢?有沒有興趣來合資呢?反正在外國想得起來的關係就這一個,程東就讓鐵蛋去聯絡,看看對方怎麼說?

註解 [vincent4]:

志強卻有些擔心,他問道:“東哥,我們的生意利潤那麼好,真叫黃毛的弟弟來參股,可是要分錢給人家的,值得嗎?”

程東笑了,他說:“我們並不需要黃毛他們的資金,他們也沒我們要的技術,無非是借用他香港公司的招牌罷了,跟他們講好是假合資,他們的錢來了,辦完註冊就讓他拿走,有需要時我們

經過他們從香港進口一些原料,讓他們賺一些,不是大家都有好處?”

志強這才放心,他也聽說過假合資這會事,沒想到這回就用上了。

跟黃毛弟弟張雲程聯絡的事交了給鐵蛋去辦,鐵蛋當天就電話聯繫上了,張雲程原則上同意,建議大家到深圳詳細談一下,很快就講妥了,一個星期後深圳見。

一個星期後程東跟鐵蛋兩人,從上海搭飛機直飛深圳,程東以前最遠去過上海,溫州,都是搭火車的,這是第一次乘飛機,第一次去這麼遠的地方,鐵蛋也是一樣,興奮得喜形於色,程東比較含蓄一些,也是興致勃勃望著窗外。那天天氣很晴朗,天空是

深藍色的似乎比平時看到的更要深些,地面上的山川湖泊望過去一目了然,慢慢在向後倒退,那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一個多小時很快到了,他們叫了輛的士,在進城的路,兩側高

樓鱗列,那城市似乎比沙市規模更大,據說是在十幾年的時間裡,由一個小村建起來的,也確是了不起。

他們住在“白雲天”大酒店,是新蓋的五星級大酒店。張雲程已經在大堂等著接他們了,大家都是兒時的朋友,見面格外開心,中午張雲程就設宴為他們接風,點了鮑魚、魚翅、龍蝦,沙市現在也有這些菜式了,也祇是近幾年的事,以前不要說吃不起,見都沒見過。

程東看到張雲程跟他哥哥一樣,也是一頭天生的黃髮,人很高大說話很多,這一點不像他哥,他哥是個沉默寡言,看上去木納,但很有心機的人,他弟弟似乎不同,說話口沫橫飛,告訴程東和鐵蛋他自己如何能幹,炒賣二層樓就賺了多少多少,現在手裡有了更多的樓,准會賺更多的錢,在炒賣股票方面,自己又是如何有眼光,最近買了某某股票,短短時間又賺了若干若干,程東跟鐵蛋祇有份聽,程東心裡明白,他說的可能都是事實,可是方

教授對他的長期薰陶,也使他明白任何投資都有風險,不一定

哪一天,這些投資也可能讓他蝕大本,但當然不會說掃興的話,鐵蛋聽得興奮得很,不斷應聲道:“是嗎?

原來香港是這樣的?”說的時候帶著無窮嚮往。

程東問道:“這些投資也要很大本錢罷?”

“那當然,對我哥來說,幾百萬甚至幾千萬都不是大數目,我在香港這一塊,是他最小的投資了,我哥說在外面地頭做事要小心些,慢慢學要是他肯多匯些錢來,我這裡賺得更多了。”

接著他們談到了合資的事,程東向他簡單介紹了“愛迪”化妝品廠的情形,

表示有意思將一個部門拆出來和他合資,合資資金幾十萬人民幣就可以了,註冊手續完成以後,他們的資金可以用代進口貨物的名義撤走,又說了很多對他們兄弟十分佩服的客套話。

張雲程在這個問題上十分爽氣,完全同意程東的條件,說道:“你們來之前,我已經跟哥商量過了,他說東哥現在也是個人物了,大家都是沙市人,穿開擋褲時就認得的,什麼事不好商量!”

正事很快就商量好了,下午張雲程帶他們去遊覽遊樂場,晚宴也很講究,晚宴以後請他們倆去卡拉 O.K.見見世面。

那家卡拉 O.K.在一家酒店的頂樓,地下有一個大堂是那家卡拉 O.K.專用的,他們一進去就給穿一式旗袍制服的小姐包圍了,十幾個小姐旗袍開衩差不多開到屁股的位置,一齊圍著,向他們三人不斷鞠躬,嘴里說著“歡迎”隨著身體微微擺動,每個人的大腿都若隱若現,另有兩位領班模樣的漂亮小姐走上前來,“歡迎光臨”請,請。”讓他們走到電梯的位置,在電梯兩側又有五、六位小姐鞠躬歡迎,張雲程告訴他們這是全深圳最好,最豪華的卡拉 O.K,今晚大家一定要盡興給他做主人的一點面子。

電梯上到頂樓,一出電梯,又是一樣的一群小姐站在那裡鞠躬迎接,又有兩位領班小姐上前來問他們是坐在大廳裡還是用貴賓房?張雲程馬上熟練地掏出錢來,五十元一張的每人兩張,說道:“貴賓房。最好給我們一號房,那裡可以看到外面風景。”

兩位小姐說了聲：“多謝各位老闆，你們來的早，一號房還空著呢！”

就帶著他們沿一條長廊向前走，但見整個卡拉 O.K.的光線都很柔和，看不到光的來源，在昏暗的背景上，有許許多多像繁星一樣的細小彩燈，裝飾在天花上。大廳裡裝設著小水池，有泉

水淙淙流著，大舞台上正有四、五個女郎，祇穿著三點式泳裝，在音樂伴奏下扭擺著腰肢，通往一號房要經過一條長廊，長廊兩側掛滿了真人一樣大的全裸女郎的照片，領班帶他們進了一號房就問有沒有相好的小姐？張雲程就說：“憑你介紹啦！挑四、五個漂亮一些的小姐，如果樣貌醜我們下次可就不來了！”

“張老闆真會說笑話！我們這裡是全市頂尖的地方，樣貌稍微差一些的，也來不到這裡了，我馬上叫她們來伺候，如果有不合眼緣的，老闆祇管開口，一定跟你們換人，換到個個滿意為止！”

那個領班笑著離開了，在她離開前張雲程在她屁股上摸了一把：“你也來陪著坐坐吧！我很喜歡你呢！”那領班還是笑著去了，說道：“比我漂亮的多著呢！”

不久，就領了五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進來了，都是穿的西方官庭式的長裙低胸裝，那些女孩也不等領班介紹一擁而上，兩個拖住了張雲程，兩個拖住了鐵蛋，程東就祇有一個女孩子上來拉住他。嗲聲說道：“老闆貴姓啊？”

程東左、右望望,張雲程已經左擁右抱,在親嘴摸胸脯了,鐵蛋

也像是老經驗,跟這些“伴唱公關”親熱起來,自己卻仍有些拘束說道:“我姓程,您貴姓?”

程東這時才仔細打量這位小姐,覺得奇怪,有些面熟,祇覺得在那裡見過,可是想不起來。

“程老板,你叫我小娥吧!老板是那裡人啊?”

程東這時才猛地想起,這不是沙市食街“老丁餛飩擋”老闆老丁的女兒丁月娥嗎?丁月娥靈動的大眼睛,高聳的胸脯,長佻身材是每次程東去張王記大排擋吃飯,眼光被吸引的地方,想不到這個時候在這樣的地方遇上她。

“你不是家在沙市的月娥嗎?你爸姓丁在食街開一擋餛飩擋的?”

月娥一驚,旋即鎮靜下來問道:“程老闆也是沙市人?”一邊思索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年青人,可怎麼也想不起來。

“我當然是沙市人,我們常去張王記大排擋,就在你們隔鄰的記不記得?”

月娥仍是不記得,但她知道程東是這麼認識她的,不記得也要當作記得了,做出一種驚喜的表情說道:“大家都是沙市同鄉,

你說了我記起起來了,你常去張王記,我還心中暗暗嘀咕這是誰呀?怪英俊的怎麼不來我們餛飩擋呢?原來就是程老板呀!”說著笑起來了,程東招呼了鐵蛋和張雲程,大家都來跟這“同鄉熟人”見了見。

程東說：“你這身打扮我真認不出來是你了，聽說你爸得了腎病，現在身體怎麼樣？”說到這兒月娥眼睛有些濕了，但旋即恢復了常態。

她說道：“我爸得了腎病，我們個體戶又沒勞保什麼的，看一次病都要花好多錢，初初我和娘還撐著個擋口，但接著我爸要定期洗腎，那更是貴得不得了，沒辦法把擋口賣給了隔鄰張王記，賣到一些錢管理處還拿去了一大份，剩下的不夠我爹三個月的醫藥費，生意又沒了。否則誰願意幹這一行來了？現在家裡就靠我寄錢回去，有什麼辦法？”

程東自從跟著鐵蛋去過一次桑那浴嫖妓，後來也去過幾次，他也懂得這些歡場女子的可憐故事不可信，但這一次卻不得不信，張王記的老闆娘也告訴過他相同的故事，當時他還想過去望老丁，但後來事忙也沒去，現在倒有些歉意。

“怎麼跑到深圳來？這麼遠的？”程東問道。

他們本來祇是並坐在沙發上的，程東見了熟人更有些拘束，這時他覺得月娥的身體靠了過來，雙手挽住了他的手臂，身體貼緊他的身體。

“有個鄰居的小姐妹，在深圳做開的，她帶我來的，這兒客人錢多也豪爽不比沙市，再說，跑得遠點，老家人都不知道，要是在沙市准要害羞不敢做。”月娥答道。

“那麼這裡生活好嗎？賺得到錢嗎？”程東問道他此時感覺到月娥一隻手已經放在他的大腿上，輕輕來回摩擦，而且一點一點更接近他的最敏感地方，那

話兒已經勃起。

“這裡做我們這一行的太多了,四川的、湖南的、上海的都有,不是每天都有客人的。像我新來的,認識人不多,常常吃白果。”月娥一邊說一邊緊偎在程東身上。

“也真是想不到,在這裡遇上你,你又挑中我要不是這樣近,我們可以說話,我真的不敢認你,穿得像一個外國公主一樣。”程東說道。

註解 [vincent5]:

“你知道我為什麼挑上你?”月娥反問他。

“為什麼?你們是挑客人的嗎?”

月娥壓低了聲音說:“她們幾個眼尖嘴利,搶在我前面進來了,她們覺得另二位先生是大客人,撲到他們身旁,你樣子拘謹老實,她們不挑你所以我才能遇到你,是不是緣份?”

“你說我像外國的公主?”月娥繼續說道,同時抓住了程東的一隻手,自己抽起了裙子,將程東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你摸摸看。”

程東的手漸漸順著月娥的大腿慢慢移動上去,裡面也是真空的。

“這可不像公主了,是不是?”月娥一邊說,一邊吃吃地笑。

這一次程東沒有那麼吃驚,他也算是有經驗的了,也笑了起來將手退了出來。

這時他看看張雲程和鐵蛋,又是摸索又是親嘴,每人給兩個小姐圍攻著,已經忘乎所以。

他這時說道:“我們不是來卡拉 O.K.的嗎?誰先唱個歌囉。”張雲程聽到了

大聲叫道：“我受不了了,我要先回房間去了,你們留在這兒唱罷,所有小姐的鐘錢,卡拉 O.K.費用我全部包了。”

說著他真的站起身左擁右抱,對程東說了聲“明天見”就走了。

鐵蛋也跟著說他也熬不住了要回房去,帶了兩個小姐就走了,這時剩下程東和月娥,程東覺得月娥是沙市就認識的,同她幹那回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從手提袋裡拿出一疊五十元的錢,大約有一千元,遞給月娥說道：“這些錢給你,早些回去休息罷。”

這時月娥的表情惶惑、失落、差點要哭出來的樣子,說道：“程老闆你今晚不要我,我又要吃白果了,我知道你對我好,我一定要跟你到房裡去報答你!”

程東此時其實也很需要一個女人,他的那話兒還硬著頂著褲襠,聽月娥這麼說就答應了。一入了房月娥就吊在程東的膀子上,不斷吻他又拉程東的手,按住她自己的胸脯,程東也忍不住

住了,他們很快滾在床上,月娥千依百順做得程東渾身舒暢,翻雲覆雨之後,倆人都赤條條地,月娥還是偎在他身上,不時用手去撩撥程東那話兒,沒過多久又突地硬起來了,再次雲雨。兩人一直鬧到很晚才熟睡過去,程東心裡有一種特別的似乎是滿足感那樣的感覺,這個女人畢竟是自己曾經注視過甚至有過遐想的對象,今晚是屬於他的了,帶著這種滿足感,他沉沉入睡。

第二天醒來時天已大亮,他想起了昨晚的事心情很舒暢,看看枕邊沒有人,心想月娥會不會在洗手間?喊了兩聲：“月娥月娥!”沒有人答應,他穿衣起身,

開了洗手間望望裡面空的,心想月娥可能不想吵醒他自己已經走了。看看椅子上月娥的衣服,手提已都不在了,床前的高跟鞋也不見了,顯見月娥是走了,這時想起自己本打算多給幾個錢月娥的,現在錢也沒給她就走了,真的是為了報答自己!他開了櫃子門,取出了自己放錢的小手提皮包,那裡面有兩萬元現金,自己特意帶來,想替吉雯買些禮物的,打開一看裡面空空如也,祇剩下兩張五十元鈔票,他發了一下呆,想想究竟是怎麼一會事,直到現在他才清醒過來,他想起了自己給月娥一千元錢的時候,皮包裡的錢露了眼,月娥一定要跟來他的房間,目標根本就是皮包裡的錢!趁他倦極入睡的時候起來偷了錢走了!這些錢中的大部份,其實他已經決定給她的了,想到這裡不禁失笑,現在兩萬元對他來說已經不算一回事,但搞成這樣是怎麼樣都料不到的。

過了一回張雲程打電話來了,他和鐵蛋三人一起進早餐,程東將故事講了出來,張雲程和鐵蛋都哈哈大笑,程東問:“能不能找到月娥,跟她把話講清楚?她們的領班該知道她在哪裡。”

張雲程不讚成說兩萬元不算多,如果搞到報警錄口供就麻煩了。

鐵蛋也不讚成,他說:“東哥,這些雞都是不要臉的,就是找到了她,她來個死不認賬拿她怎樣?再說她們背後常常有黑社會,我們在這裡人地兩疏,鬧出事了就麻煩了,何況那錢東哥本來就是想給她,幫幫她爸老丁的,更不必計較了。”程東其實也把這事看得很淡也就算了,對鐵蛋說:“你帶錢沒有?借幾仟元來,吉雯姐的禮物還是要買的。”

就在這時候程東覺得有些奇怪,自己才嫖過妓女,怎麼對吉雯一點罪疚感都沒有?他想了一想,自己將這些妓女祇看作是洩慾的工具,沒有一點感情的,從來不會拿她們跟吉雯比,所以也不會有罪疚感。

當天下午,他跟鐵蛋就飛回了上海,在飛機上鐵蛋告訴程東,月娥的媽,丁嫂,在沙市也在做妓女的營生,專門在賭場、舞廳釣客人。

程東印象中丁嫂是一個十分樸素勤勞的人,怎麼都想像不到她可以當妓女的?就問鐵蛋:“你怎麼知道的?丁嫂那麼一個樸素勤勞的人,又上了年紀,怎麼會幹這事?”

“丁嫂也才四十出頭一點,不算老呢!打扮起來仍很風騷的,我什麼事不知道?唉!“馬死落地行”,生活逼上來什麼都要做了,人變得快著呢!”鐵蛋答道。程東望望鐵蛋,這個自小一起長大的鄰居小兄弟,現在怎麼也一派江湖氣?同時咀嚼著“人變得快著呢?”這句話,似乎有許多哲理在裡面,想不到是出於鐵蛋之口,程東隱隱覺得有些什麼事不妥,自己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隨即答道:“你說的話悲觀得很呢!近來常見你有心事的樣子,怎麼回事?”

鐵蛋立刻警覺起來,坐在椅上挪了挪姿勢答道:“我這話悲觀?祇是見著丁嫂母女,替她們可憐罷了!其實可能是我們多管閒事,她們母女自己可能覺得活得很好!誰知道呢?我可沒什麼心事,跟了東哥現在也是個老闆了,還坐飛機來深圳談生意,有

什麼不開心的?”

這個念頭也是一閃而過,見鐵蛋這麼說,程東也丟開一邊。

回到了沙市,程東就打電話給吉雯,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吉雯媽又邀他去吃飯,程東此時已經獨自一個住進新買的房子了,他買了架“皇冠”車,又僱了個司機,所以去哪裡都很方便,星期天中午一定是回家陪爹媽的,星期天晚上去吉雯家,也差不多成了常例。在深圳買了一隻值幾仟塊錢的鑽戒,鑽石不大,款式卻很新穎,在那個時候的中國,也是一件很貴重的禮物了,他滿心歡喜地帶著,準備送給吉雯讓她高興一下,這時吉雯的病已經發展得嚴重些了,三、五個月就要輸一次血,程東也已經兩次輸血給她,盡管外表對平時不太熟悉她的人來說,沒什麼大改變,但程東已經看得出她比以前虛弱了,在醫生的建議

下,工作減為半天,初初她還撐著要整天上班,漸漸精神也夠不上了,祇能上半天班,方教授夫婦托了許多外國朋友,聯繫了美國的各大醫院,答覆都是“無能為力。”方教授和秦副院長在這一年裡都明顯地老了許多,在家裡無論如何裝得若無其事,但吉雯的病是一個解不開的結,像一塊鉛一樣壓在她們一家三人的心上,程東去坐坐是他們難得的安慰,祇有程東出現的時候,吉雯臉上有時才會再流露出自然的笑容。

對吉雯來說,工作已經不再重要,也再沒有雄心壯志,要升職成功。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又在事實上感覺到漸漸衰弱,她的內心更轉向雙親和程東,程

東出差去深圳了,她會擔心飛行是否安全?到了深圳會擔心深圳治安不太好,不知程東會不會碰上什麼事?程東每晚的電話,成了她的重要慰藉。她自己 also 覺得奇怪,要是在她健康的時候,她是決不會這樣過度擔憂的,在她的心底裡她感覺到她在失去健康,也因此她擔心她會失去自己至親的人,她的父母和她的男朋友。

程東對吉雯的愛,不僅沒有因為吉雯的健康差了而減低,他感覺到幫助吉雯,讓她減少痛苦,那怕能令她笑了笑,也是自己的

一種莫大慰藉,他覺得更愛吉雯了,這種愛已經超出了情慾,是一種親人的愛,他覺得自己的確像是吉雯的大哥,而吉雯全家似乎也都接受了這一點。星期天的下午,他很早就來了吉雯家,吉雯的爸爸媽媽也都在,他們家已請了一個褓姆,她媽正在指點褓姆準備甜點和做菜,方教授在書房裡寫東西,就吉雯一個人在客廳裡,聽到門鈴響,吉雯飛快地走去開門,看到是程東高興地擁抱了他,方教授和他媽媽聽到程東來了,也都走出了招呼他,坐下來以後吉雯就說好高興又見到他,又擔心飛機出事又擔心治安不好,見到平安回來了好開心。

程東就說:“你不用擔心那麼多,飛機出事是少之又少的,飛深圳的飛機十幾年都是安全的,怎麼會輪到我就有事?治安不好更不用怕真有壞人,恐怕來兩個都打不過我呢!”說著展示著他手臂有力的肌肉,接著程東又說:“我在深圳買了一樣小禮物,送給你看看,喜歡不喜歡?”

說著就取出了那枚戒子,吉雯看到是一枚戒指,高興得眼睛都放出光來,程東

暗想女孩子都是喜歡戒子的,自己沒有買錯。吉雯接過了那枚戒子,細細欣賞了一下,就戴上了左手的無名指上笑咪咪地對程東說:“我一直在想,你一定會買一樣禮物送給我的,我猜你會買一枚戒子,你真的買來了,我真的好開心有人送我一枚戒子!我會每天都戴在手上!”

“你喜歡就好了,那邊的手飾鋪好多,款式也多,幾時我陪你一起去深圳玩,再去挑一隻你喜歡的!”程東說。

“不要,這一只就夠了,可惜我不能也送你一隻戒子,總有一天你會有一個女朋友的,我送的戒子祇會令你尷尬,到時候總不能戴著我送的戒子去見女朋友吧?我祇能給你做些好吃的或編織一件毛衣這樣的禮物,可以隨風而逝的東西,今天我給你做奶油蛋糕,包你滿意的!”

吉雯說著,做出一種高興的樣子,跑去櫥房了,程東沒有看清她眼眶裡是否有淚花,他望望方教授,又望望吉雯媽三個人相對無言。

過了一會兒褓姆送茶出來了,吉雯也從櫥房出來,她說:“蛋糕已經在烤箱裡烤了,咱們聊些什麼有趣的呢?”說著也坐下來。

“深圳高樓大廈是不少,也沒有什麼特別合資的事港方完全同意我們的條件,也可以說樣樣都順利。”程東接口說

方教授問程東:“工廠生意好不好?管理上有困難嗎?”

程東說:“我們出的化妝品比白天鵝質量要好得多,生意都讓我們拿過來了,現在又在計劃增加設備,增加人手擴大生產能力。”

說到這裡,他想起了“沙市化工廠”現在剩了個空殼子的事,

吉雯和方教授一定愛聽的,就繼續說道:“沙市化工廠也是該敗了,據我所知上從廠長起,下到技術科化驗室的新來的學生技工,每個人都憑藉自己手中的權力來為自己撈好處,最後進廠的原料質量一塌糊塗,產品質量也嚴重失控“白天鵝”的品牌敗在自己人的手裡,現在工廠處於半停工狀態,工資也發不出了,我們的紅玫瑰才能銷售得那麼好。”

吉雯馬上問:“你可是當時銷售科的科長,也是有些權的,有沒有撈到好處?”

“如果我說沒有,那就是騙你,可我們拿一點回佣當作獎勵,雖然也是暗的,但都是廠長同意的,不能算全黑罷!”

在他心目中廣告費中的巨額回佣,也是廠長批准的,所以也不能算“黑”。

方教授聽了卻笑了,他說:“你說的事,我聽了一點都不奇怪,在國營企業裡是很普遍的,有的主要領導,個人品德高些,廠裡發生舞弊的事或許少一許。但也管不了每個人,有的主要領導人自己撈得最厲害,下面辦事的人還要撈了孝敬他,那里整個單位都爛掉了,那經濟包袱就丟給國營銀行去搯,國企的問題可麻煩著呢!”

停了一下,方教授問程東:“你不知道有一本書叫“原富論”?

程東搖了搖頭不知道,甚至沒有聽說過。“這是本什麼書?很重要的嗎?”他反問道

“原富論是大約 150 年前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開山鼻祖,英國人亞當史密斯寫的名著,那書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人都是自私的,這是人的天性”。推而廣之,每個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首先的考慮是本身和自己家庭的利益,這是真理,就像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一樣,設法辯駁的,每個人都為自己撈好處,有什麼錯呢?”

程東倒呆住了,不明方教授所指,等了一會才猶豫地說:“這麼說那些廠長、科長撈好處的人都沒有錯?”

“當然不是,他們都錯了。他們黑了的是企業的資產,嚴格說來他們跟賊沒有分別。亞當史密斯認為自私和人們想生活得好一點,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是積極的東西,但前提是要有健全的法規,規範社會上每個人的行為。要有全面的道德及倫理教育,讓每個人約束自己的行為,每個人在自給有餘的情形下,幫助

心的,首先的考慮是本身和自己家庭的利益,這是真理,就像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一樣,設法辯駁的,每個人都為自己撈好處,有什麼錯呢?”

程東倒呆住了,不明方教授所指,等了一會才猶豫地說:“這麼說那些廠長、科長撈好處的人都沒有錯?”

“當然不是,他們都錯了。他們黑了的是企業的資金,嚴格說來他們跟賊沒有分別。亞當史密斯認為自私和人們想生活得好一點,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是積極的東西,但前提是要有健全的法規,規範社會上每個人的行為。要

有全面的道德及倫理教育,讓每個人約束自己的行為,每個人在自給有餘的情形下,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那麼社會可以臻致完美,但是甚至在改革開放以後十幾年說:“人的天性是自私的”似乎還是個禁忌,那麼多的國企管理鬆懈,賞罰不明,法例嚴而實際執法鬆,怎麼能杜絕以權謀私的行為?我們的道德教育,表面來看標準好高,要大家學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可能嗎?最諷刺的是要別人學雷鋒的那些人,自己恰恰是最自私的,權慾薰心的人。結果我們的道德教育變成了自欺欺人,全盤失敗,看看現在的社會,說:“某某人老實”,等於是說他無用,而最“有辦法,有門路”的人都受人羨慕,但什麼是“辦法”?什麼是“門路”?都是歪門邪道!現在提倡物質獎勵了,算是少少承認了人是自私的這個真理,可是根本改變“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這種情形不知道還要多少個年代?我和幾個同事正在研究怎麼在理論層面上提出“人是生而自私的”這個命題,承認了這一點才能有現實的,確實可行的道德倫理教育,不再自欺欺人,可是即使要走出這第一步也是難難、難啊!”

程東很喜歡與方教授對話,方教授的學識,他的精闢的見解常常令他有一種受到精神震動的感覺,他知道方教授的道理

是對的,但他對於不能佔國家的便宜,始終不能同意,此時吉雯媽媽出聲了:

“你看你,人家是來看望吉雯的,又像對著學生一樣,長篇大論,不給你悶死才怪呢!”

程東急著說：“伯母，我愛聽著呢！我就是伯伯的學生嘛，有一點我總是難接受的就是說不能佔國家的便宜，如果能佔一些為什麼不佔一些？誰不在千方百計少繳一些稅？誰會放過機會揩國家的油？事實上國家收到了那些已經繳的稅，收到了有盈利企業的盈利，不也就夠了嗎？國家的資產大到可以說無盡的，小百姓佔點便宜有什麼關係？再說我爸那一代都是替國家做工，工資很低，很低。就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工資算是高些了，但如果沒有獎金回佣，生活也還是不寬裕，照馬克思的理論，算不算國家剝削了我們？佔了國家一些便宜，不也是理直氣壯的？”

在程東的思想中，即使江廠長撈了國家那麼多，他仍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祇是江廠長幫著小江先生來逼他，才令他心中產生憎厭。

聽了他的這一番理論，方教授卻笑了：“你們這一代真到了是非不明的地步，一切不合法的收益都是不對的，大家對這一點

好像都不重視，原因是什麼？道德和倫理教育的失敗！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了相當完善的道德和倫理的框架，在那個時候，世界上別的很多地方的人，還生活在渾渾噩噩的原始時代，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可惜文化革命的時候全當作四舊被破掉了代之以學“雷鋒”式的教育，結果“忠、孝、仁、信、禮、義、廉、恥”都丟掉了。儒家的理論也有缺點，特別是岐視女性，過份強調尊重權威，過份強調中庸之道，這些都是消極的東西。但這學說曾經造就了我們引以自豪的“禮義之邦”，造就了“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這種

不無自豪的感覺,可是現在的現實,我們每天接觸的現實是什麼?是“假、大、空”是為求私利,不擇手段。精神文明的建設真是刻不容緩啊!”

程東細細咀嚼著方教授的說話,他並不能完全理解,可是他覺得方教授的說話有道理。

見到程東不出聲,吉雯媽插進來說道:“方伯伯的話你不要太認真的去看待,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實際的社會不會那麼好,但也不是那麼壞,也不可能人人都懂那麼多大道理,也不是人人都那麼不可救藥,你們年青人每個人力求上進,力求做出貢獻就是做人成功了。”

程東說道:“小馬從上海回來,他要幫我做事,說是要為私有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說是私有經濟和強大的中產階級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面貌。我總覺得很奇怪怎麼有那麼多理論可以研究的?做實事,賺多些錢不是比空想更實際?聽了伯伯這麼說,我倒是更欽佩他了,這是一種志氣,我還不理解的。”

方教授聽了很高興,問道:“是不是上次去天安門廣場那個年青人?”

“是的”

“他在幫你做什麼?”

程東將他從小馬處聽來的電腦功能學著說了一遍,再補充一

句:“系統已經裝好了,計賬的那一部分也已經在運作了,確實又快又準,其它功能會一步步加上去。”

方教授更高興了,說道:“你們的廠已經比“沙市化工廠”強得多了,更有效

率更能對市場的變化作出反映,我也有不少很傑出的學生,人又正派又有思想,聰敏能幹,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吉雯一直坐在一邊,專注地聽著,這時插了一句:“阿東的公司發展很快,很需要管理人才,市場推廣的人材,爸爸其實可以介紹些好的學生,讓他們談談。”

程東本來正在為此事發愁,聽到了高興得很,就問方教授可不可以。

方教授說正有二個學生將要畢業,他需要跟他們先談談,接著轉到別的話題上,晚餐很豐盛。吉雯做的蛋糕也真好吃,程東在方家坐到很晚才離開。

第十章

黃毛透消息智擒綁匪,鐵蛋敗賭場匪騙義兄。

合資廠的手續辦得很順利,當時的地方領導,將本地辦了多少合資企業都當作一種成績來宣揚。程東他們的項目很快就批准了,在紅玫瑰的包裝盒上,又加上了“中外合資企業”和“國際先進配方”等字眼,“洋貨”的味道更重了。沙市化工廠已經半停產,“紅玫瑰”在本地根本沒有了競爭對手,生意更是蒸蒸日上。在生產過程中,本就用到一些進口原料,以前都是向進口商買的,現在他們開始向張雲程在香港的公司詢價,發現直接進口便宜很多,合資廠如果申報作為自用原料,進口稅都可以免繳,算下來可以省很多錢,經

過張雲程的進口渠道就這樣建立起來了,替工廠節省了很多成本,利潤更高了。但程東知道,免繳進口稅是要產品再出口來核銷的,他們並沒有出口業務,這筆進口賬總有一天要補稅的,跟張雲程談過兩次,他對於銷售化妝品一點興趣都沒有。所以出口是

沒指望了,在進口原料的價值累計到一個相當大銀碼的時候,他找了志強孫敏和鐵蛋一起來商量,小馬也很受到他的信任,但想想他人太正直,這種事不能跟他商量。

很快志強和孫敏就來了,不見鐵蛋,程東問“鐵蛋呢?”

“他沒上班,說家裡有些事,什麼事他都聽東哥的,東哥怎麼說就怎麼辦。”

志強答道。

程東立刻話入正題,對志強和孫敏說:“找你們是想商量一下進口原料核銷的事怎麼辦?否則補起稅來可了不得。”

他望望志強,志強沒出聲,望了望孫敏,孫敏低下了頭,三人沉默了一會,志強開始說話了:“東哥,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產品沒法外銷,根子上這個問題是沒法解決的。”“可是產品要外銷也不那麼容易,除了張雲程那裡,我們還有沒有別的辦法?”程東又問。

“我也跟幾個經銷商談過,問他們有沒有辦法外銷?都說沒有門路,這事可真叫人犯愁。”志強答道。三人又沉默了一會

這時候孫敏抬起了頭說道:“其實辦法還是有的。”說了半句卻又不說下

去,程東見她化妝得很好,髮型很時髦,穿了一套合身的套裝,手上還戴著鑽石戒指,他跟志強就快結婚了,志強也已經像程東一樣買好了一套高級房子,將來接孫敏的爹媽一起來住。

“孫敏有辦法,說給我們聽聽。”程東很有興趣。

“其實,這也不是我想出來的辦法,外面好多合資廠已經在用了,一個辦法就是請香港方面將來貨的價錢,在正式發票上寫低一些,譬如本來值 100 元的,現在報 10 元,那差價 90 元,我們用賬外的錢買外匯匯給他。現在買外匯很容易,這樣來價便

宜了,稅即使要繳也繳不了多少。”孫敏說道。

程東想想很有道理,怎麼自己沒想到過,不過他還是問道:

“本來來價 100 元的,現在變了 10 元,海關上不會查嗎?”

“可以叫香港方面把來貨的名稱改一改,那麼多的商品名字,海關哪裡都懂,再說我們跟他們關係也不錯,不會特意來找麻煩的。”

程東想想,說得有理不禁點了點頭:“還是孫敏有辦法,你才說了一個辦法還有別的辦法嗎?”

“也是別人在用的辦法,我們可以將一些最不值錢的,用水糊弄一下的東西,裝盒、裝箱報一個高些的價錢出口,將進口材料的消耗,報在這些產品裡。香港方面收到了,如果沒法賣,請他扔掉算了,這樣進口出口就可以平衡了。雖然得花些錢,比起繳稅可以省很多,名聲又好,有產品出口去

外國!”

程東也想到過這一招,現在由孫敏說出來更好了。

他們三個商量了一陣,決定程東再去一次深圳跟香港方面談一談,在會議結束前,志強頓了一頓,似乎下了決心要說些什麼。他說道:“東哥,我有些事想跟你說,但不知該不該說?”

“什麼事?咱哥倆什麼事不好說?”程東答道。

“事情是關於鐵蛋的,我都是聽來的,作不得准可是我覺得該和你說一聲!”

志強還是顯得很拘謹。

“鐵蛋怎麼啦?我覺得有時見他心事重重的,他以前不是這樣的,怎麼會事?”

“聽說他成日嫖妓,去那些澡堂、舞廳,花錢像流水一樣。近來又聽說他賭上了癮,輸了不少錢。現在他常常不上班,又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上廠裡來找他,我看他准有什麼事瞞著我們,今天也沒來上班,我是打電話在“第一桑那浴室”裡找到他

的,這可怎麼辦?”志強說。

程東想了一下說:“我找他問問怎麼回事?別惹出禍來。”

第二天還是沒找到鐵蛋,二天後程東獨自一人飛深圳,約好了張雲程。張先生很爽快,什麼都可以答應,祇要不讓他虧本就可以了,程東答應一切額外的費用都由沙市方面負責,決不會讓張先生吃虧,談判很成功,晚上又去了上次去的同一家卡拉 O.K.。程東問:“有一個叫小娥的小姐還在不在?”那領班笑

道：“這些小姐經常跳來跳去,今天在這裡做,明天就去了別一家,名字也換來換去,真名又有誰知道了?不知您說的小娥是哪一個小姐?”

那晚張雲程左擁右抱,程東可提不起興緻,沒叫小姐陪。

程東回沙市以後他們決定用第二種方案做,解決了外銷的問題。

第一批出口貨很順利地出口了,港方對此作法也表示可行。一天,志強打電話說,要到程東辦公室談些事情。

待志強坐了下來,程東問：“什麼事?鐵蛋有消息嗎?”他還以為跟鐵蛋有關係。鐵蛋避見程東和志強,追錢的人又來廠裡

找過他幾次了,大家都在替他擔憂。

“不是鐵蛋的事,生意上的事。我們現在有辦法解決進口原料返銷的難題了,現在市場上有幾種化工原料是很緊俏的,我們可以當原料進一些,再賣出去那可賺大錢了,而且容易得很呢!”

程東一時沒想到這上頭,想想志強的話也有道理,也就同意,但想到這樣做要額外的資本,有些擔心。不過經過兩次同黃毛弟弟打交道,他相信可以叫港方賒帳,賣了貨以後再付錢,資金就沒有問題了,志強本也擔心這一點,說道:

“港方如果肯當然好

啦!但那牽涉幾百萬一筆,程哥你怎麼那麼有把握?”

“我們向他們進口的貨愈來愈多,他們已經嚐到了甜頭,我們有這麼大一個廠在這裡,他哥又是這裡的地頭蛇,那們擔心什麼呢?”

果然跟張雲程通過了電話,第二天就回話來沒有問題。可以放賬二個月,緊俏熱門的化工原料就那麼源源而來,利潤也滾滾而來,而“出口商品”就算專門生產一些超低價的廢料,畢竟還是要花錢的,後來索性就灌些水在大鐵桶裡,報個名字就

出口了,合資廠成了進出口的大戶。所有該管的大大小小的“官”志強都應酬得很好,比較高級一些的,程東作為董事長常常親自出馬,禮物從煙酒、到黃金、鑽石、名表樣樣都有。看對方是什麼級別,能幫多大的忙。

鐵蛋的事,似乎也沒什麼大不了,程東找了他兩次,勸他少搞女人,正正經經的找個女朋友,又告訴他不可賭博,他都一概不承認,慢慢事情也就淡了。

現在每個月程東要看兩本賬,一本是財務科提供的“正式”的賬,全部電腦打印的漂漂亮亮。他看到當月的利潤有一百多萬,這利潤是要繳稅的,另一份是孫敏給他的“真實”的賬,

他看到當月利潤四百多萬,這一份是瞞稅的!

每個月的利潤都在上昇,也意味著工作愈來愈繁重,他每天八點前一定進廠了,每個車間,每個角落每條生產線都要巡視一次,全廠的人包括生產線上的小工,有百份之九十他都能叫出名字,什麼地方有問題甚至廁所的衛生,他都會留意,常常默計成品倉的成品,原料倉的原料跟報上來的數字是否吻合,雖然這些工作志強都在管,但他絲毫不放鬆,看到不斷擴建的廠房,

看到新按裝好的剛買回來的機器試車,心裡那份擁有的快感就會油然而生,

每個人都叫他“董事長”，雖然他對每個人都很友善，但地位的變化，造成了氣質的變化，有一種不嚴而可畏的氣派。

這天他像往常一樣，巡視了一遍，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秘書劉小姐將電話接了進來，她說道：“有一位先生姓張，說是有急事找您，問他的名字和哪個單位的？都不肯說，您接不接這個電？”

劉秘書是高中畢業生，自己來公司應徵的，程東見她很伶俐就取用了做自己秘書，聽了這樣說就答道：“把電話接進來吧！”

電話裡傳來一個男人低沉渾厚的聲音：“是程東先生嗎？”

“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程東”對方帶笑地說道，無疑地是善意的。“就在前天，我在銀河酒店的咖啡座裡見到過你，不過你沒見到我罷了。”

“噢！那真不好意思了，請問您是？”程東繼續問道。

“張雲鵬呀！黃毛！記不記得？”

程東當然知道他，但大家多年沒有來往，不知什麼事會打電話來呢？

“噢，鵬哥呀！真是早就應該來拜候您的，祇是怕你太忙，我們現在跟你弟弟程哥有些生意來往呢！”程東心中還在狐疑。

“這個我知道，大家合作嘛，很好很好。我有點事要提醒你一聲，跟我們的生意沒關係的。”

“鵬哥，什麼事？”

“我收到風,有一幫人要綁架你呢!怕不怕。”跟著一陣“哈、哈、哈”爽朗的笑聲。

註解 [vincent6]:

“什麼人要綁架我?鵬哥,你不是開玩笑吧?”程東問道,他心中知道決不是玩笑,不禁有小小驚惶。

“你也不要怕,這一幫是小毛賊,不成氣候的,時間是這個星期天中午,地點是你去你爹媽家那個比較冷闐的拐彎路口,他們也沒有槍,你預備一下就可以了”。張雲鵬對這幫人的計劃了解得一清二楚。

“鵬哥,謝謝你告訴我這麼重要的消息,那幫人為什麼要綁架我呢?說是小毛賊,又是些什麼人呢?我該避一避還是該怎麼樣?”程東此時鎮定下來,想知道得更多些。

“我不能再說得多了,大家從小是街坊兄弟,所以知會你一聲避,恐怕不是個辦法,他們無非是換個時間再來過,那時我未必收得到風,也未必幫得到你,不過一切你自己決定吧,小心你身邊的人,可能他們是有內線的。待事情過了,我們另找個時間聊聊罷。”說著就收線了。

程東放下了電話,心中忐忑不安,他先想到什麼人跟他有仇?想到了幾個,但都沒有深仇大恨,沒有大的利益衝突,他甚至想到了小江先生,最後都不得要領,自己不覺啞笑,肯定不會是有人尋仇,來人一定是衝著錢來的,還有二天時間,怎麼辦呢?黃毛還提醒他小心身邊的人,那麼跟誰去商量呢?他叫來了自己的司機,

想看看他是否有些異樣?是否可信?

他的司機姓王,人面孔瘦瘦,但肌肉很結實,程東祇知道他是個復員軍人,對他的私事卻知道甚少。他詳細問了他的家庭、經歷。知道他是沙市本地人,在部隊裡學的駕駛技術,退役以後曾被安置到一家國營機器廠做貨車駕駛員,後來該廠停工,全部職工都下崗,他就應聘來程東這裡工作,問到家庭,知道他結婚才兩年,太太本來是在一家紡織廠工作的,但半年前也下崗了,現在也在“愛迪”包裝車間工作,對於“董事長”的關心感激不盡,說到最近添了兒子,興奮到兩眼都放出光。程東認定這是一個可靠的人,不會參與綁架這樣的事,於是就對他說:“有幾個流氓,想要綁架我,日子大概是後天的中午,你如果願意仍由你開車幫我捉流氓。如你不願意,我找別人幫我,怎麼樣?”

“難得董事長看得起我,我可不怕,祇要您吩咐下來怎麼去做,我就怎麼去做,我們在部隊都學過自由搏擊,等閒二、三個人都近不了我的身,不過董事長的安全重要,也不知對方有幾個人?我們也要做好萬全的打算。”

“對方確實的人數我也不知道,不過幹這種事最多也就是出動三、四個人,他們也沒有槍,我想我們這邊要能再有二個能打的,也就不怕對方了。”程東說道

“董事長說再要找二個人,不如我找我們司機班裡大牛,小牛兩兄弟,他們本是這裡生產隊裡的民兵,開拖拉機的,進了我們廠受訓成了司機,二兄弟忠厚

戇直,有空愛練搏擊,很有些功夫的。”司機說道。

程東此時也想起下了班,太陽西下以後,廠裡的一片空地上常有一群年青人在練摔跤,大牛、二牛兩兄弟常是勝方,程東也記起了他們赤胸露膊發達的肌肉在皮膚下滾動的情景。

“嗯,我常見有一班人在那裡摔跤的,也記得他們兩兄弟,你們是朋友?怎麼很少見你跟他們一起?”程東問道

“我們都是運輸組的,董事長上了班,我在廠裡經常遇上他們的,也算是朋友吧!看到他們摔跤,其實我也手癢癢的,祇是我得隨時準備開車的,沒時間落場,不是我吹牛,我們在部隊時是有教官的,他們是自己嗜練的,如果下場他們未必贏得了我呢!”

程東聽著一絲微笑掛上了臉,他甚至有些興奮想看看敢綁架他的是些什麼樣人?想好好教訓他們一下!

“這樣,你去叫大牛、二牛二兄弟,待他們回廠後一起到我辦公室,但什麼都不可以說,一切保持祕密明白罷?”程東說道

“明白了,午飯前他們的車准回來一次,那時候我帶他們來。”司機說道。

程東就讓他走了,自己像平時一樣辦起事情來,但仍不時地想

到這事,他想黃毛怎麼會知道得那麼清楚呢?黃毛為什麼要將這個消息告訴自己呢?也許自己跟他弟弟做不少生意,還欠著他弟弟貸款,黃毛是擔心出了事的話他們會有損失罷?

過了兩個小時,司機小王帶著大牛、二牛兩兄弟來了,二人都滿臉惶惑,不知董事長召見是什麼事?會不會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會不會叫下崗?

程東滿臉堆笑招呼他們坐了下來,又吩咐祕書送來飲料,兩兄弟又有些受寵若驚手足無措,屁股祇是挨在沙發的坐墊邊上,斜坐著神情很緊張。

程東問道:“大牛、二牛你們是二兄弟?”

“是的董事長,咱娘就生了咱們二兄弟。”

“成家了呀。”

“我成家了,還有個娃娃,我弟還沒對象呢!”大牛答道。

“你倆個都在運輸科工作?”

“是,我們都是司機,開二架車每天送貨。”

“現在日子過得怎麼樣?對工作滿不滿意?”

“現在收入比過去多了三倍不止,我已經建了幢房了,現在正在準備材料給二牛也起一幢,找老婆也容易些。咱們全村的人都托了董事長的福,哪家沒有新房子?至於工作是咱的本份,一天出車兩次一點都不辛苦,司機車廂裡還有冷氣呢!”大牛答道,他明白董事長一定有事要他們兄弟倆辦,因此說話也說得簡單,等著程東的吩咐。

程東對他們兩兄弟也很滿意,就告訴他們“有幾個小流氓打算後天要綁架我,我要找兩個人幫我同他們打架,你們兩人敢不敢?”

“憑董事長一句話,我兄弟倆火裡去水里去決不皺一下眉!”大牛毫不猶豫

地答道。

此時二牛笑了也說道：“我們倆最愛打架,平時沒有對手,難得有這麼機會,看看哪些招數靈不靈?”

程東接著說：“我們也要有所準備,不是單憑勇氣。”

他們接著商量的做法,最後決定各人都帶棍棒武器。程東跟司機坐在前座像平時一樣,大牛二牛兩兄弟跪在前座椅背後的地,上身伏在後座上,從車的外面是看不見他倆的,由程東指揮,從後車廂突然躍出,攻敵不備。又決定由程東跟

司機留意觀察週圍環境,如果對方人多又有槍,那麼將車急速倒退逃走,總之,無論如何董事長的安全第一。

決定了方案,程東又帶他們三人到鄉間小路上去演習。大牛二牛伏在後座確實從車外一點都看不出來,開門躍出的動作也反覆練習了幾次,司機還從駕駛座位底下,摸出一根鋼棒。大約有二呎長一手可以握住,至少重廿幾斤。

司機笑道：“這就是我的武器,防身用的。”程東平時完全沒有覺察到,如果歹人用的是刀子、木棍,怎麼也經不起這麼一棍子的,他忽然想到時候如果鬧出人命就麻煩了。趕緊說：“後天如果有事,我們祇能打傷歹徒腿以下的部位,不能傷了人家要害,大家要小心。”演習了兩次,程東都來了勁,脫去了上衣,向二牛挑戰道：“來來來,我跟你過過招。”

二牛卻有些緬甸了說道：“董事長要跟我打?我可出不了手!”

註解 [vincent7]:

程東說：“不說董事長不董事長的，我從小也練過，現在也壯著呢！不一定輸給你！來，來，來。”說著擺了架式。

二牛也就跟他對上了，二人雙手箕抓，看準了對方慢慢轉著圈子，等著對方露出破綻來，說時遲，當時快，二牛的身影突然閃到

到程東的身邊，捉住他的一條手臂，不知用的什麼手法，程東已經四肢朝天跌在地上，如果不是二虎下手輕，不敢傷著了程東，不然可以摔倒重傷的，程東馬上跳了起來稱讚說：“有本事，有本事，我也學過一些身法，幾年不練不行了。”受到稱讚二牛高興得臉上發光，嘴裡說：“沒傷著董事長罷？我這點功夫不算什麼，俺大哥厲害呢！”

這時司機小王也興致勃勃，脫去了上衣對大牛說：“大牛哥，咱兩個試試！”

大牛微微笑著，沒有出聲望著程東，程東趕緊擋在他們中間說

道：“後天有架打，過了後天你們自己找時間練罷，今天別練了。”他心中想道，現在正要用這三個人，誰輸了都不好，不讓他們比試。

演習也就到此結束。

很快就是星期天了，程東照平時習慣準時離家。離開的時候還週圍望望，看是否有人在監視，也不見有人異樣，車子開到約定的地方，大牛、二牛二兄弟已在等著，每人手裡都拿著卷著的報紙，程東下車一看，原來報紙卷著的是二枝二呎來長，一頭

磨得尖利的鐵管。這傢伙比普通的刀長也沉重，是一樣很厲害的武器，他再

一次叮嚀,如果有歹徒,祇能打腿以下部位,至少要生擒一個。

大牛、二牛上了車跪在前座的椅背後,伏在後座上跟演習時一樣,從外面看不到這車裡有四個人。

然後上路直駛他爸爸媽媽的家,一切像平時一樣,程東也準備了一根木棍,一手緊緊握著,心中仍有少少緊張,很快就到了那個拐灣處了,程東覺得手心裡隱隱有汗水滲出來,拐過了彎就看到不遠處有幾個很大的塑膠桶堆在路中心,程東心想:“來

了!”輕輕地向大牛二牛打了個招呼。向四周一望,並沒有行人祇有二個男人,彎了腰似乎在地上揀什麼東西他膽更壯起來了,輕輕說了聲“才兩個人。”他再望望司機小王,小王似乎一點都沒有緊張過。他再說了一遍:

“活捉一個,不打要害地方!”這時車已駛到塑膠桶前停了下來,那兩個彎腰的人,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各持一把刀子,跳到前座的車窗旁,一個紫棠色臉的扭歪了臉在程東一側,大聲叫道:“打劫!快滾出來!”跟著舉起刀柄,向車玻璃窗砸下來,程東立即命令:“快出動!”

大牛二牛就像在演習時一樣猛力地開了後座的門竄了出來,這一招兩個歹徒完全沒有想到,他們估計不到後座還有人,呆

了一呆,大牛手持尖利沉重的鐵管,直刺那紫棠色臉的歹徒的屁股,這一下一則出奇不意,二則管重力大,避無可避左屁股上早已刺著直透到骨頭,那歹徒痛得叫了聲:“媽勒個”,就蹲了下來,另一個生得較白淨的,身手比較敏捷,

一看勢頭不對,掉頭就跑,二牛追了上去,這時司機,程東都走出了車廂,結結實實將紫棠臉的匪徒網了起來,這時他們繞過那堆塑膠桶,看到有一架輕型貨車停在前面不遠處,那白淨臉的匪徒跳上了車,那車即時駛走了,二牛沒追上,失望地跑了回來。“啊,毬啊”滿口亂罵,程東安慰他:“抓了一個就夠了,我們網他回廠裡去審。”三人將那紫臉的歹徒推入後車廂,車向廠裡駛去。

到了廠裡程東先打了個電話給媽:說今天廠裡有事,不能來吃飯了,然後到辦公室審這個歹徒,司機從醫療箱裡取了些紅藥水擦在那歹徒的屁股上,可能是傷著了骨頭痛得厲害,那歹徒像豬一樣哼哼,但此時血已經止住了,看來這傷是一點都沒危險了,這個歹徒腳上的綁被鬆了,手上仍綁著,坐在程東對面,司機坐在程東側邊,大牛、二牛傍住歹徒。

程東問話了:“你叫什麼名字?為什麼截住我們的車?”

那歹徒本就是紫棠色的臉,給網過以後,臉更成豬肝色了,熬不住屁股上的痛,仍在哼哼但對程東的問話全不理睬。

大牛二牛一起吼道:“我們董事長問你話,你長著狗耳朵不是?”

那歹徒眼望著別處,仍不開口。

程東從來沒審過人,此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祇見大牛揚起了手,就要一把掌摑過去,司機小王說道:“慢著”止住了他,站起來,從口袋裡拿出一圈像線一樣的東西,走去歹徒身後不知用什麼手法,纏在那歹徒的手上跟著用手抽動也不見他用力,祇見那歹徒“噢、噢、噢”叫得殺豬似的痛得汗珠從額

上滲了出來,小王停了手問道:“說不說。”

那歹徒忍不住了叫道:“大哥忍手,我說就是了。”

程東問了大約半個來鐘,知道歹徒姓吳,是蘇北農村裡來的,跟一個“大哥”叫“長腳陳”,專門做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最近“大哥”在賭場裡認識了一個放貴利的綽號“喪狗”的人。

他們這幫人就經常幫喪狗收高利貸數,看到程東有錢就起意綁架他,準備做“大生意。”

程東問道:“你們怎麼揀中了我?怎麼認得我的?”

醬臉吳就說:“我們來過你們廠幾次,大哥長腳陳看到工廠很大,老闆汽車出入,就起意要綁架老闆了。”

“你們來我們廠幹什麼?怎麼還來過幾次?”程東問道

“我是跟著大哥來的,說是找一個叫鐵蛋的,他欠了錢,我們是沖著他來收錢的。”那歹徒說道

程東提高了驚覺:“你們怎麼知道我今天要去什麼地方,在那裡佈置了要綁架我?”

“這是大哥安排的,我們跟蹤你的行蹤有幾個星期了,我們發現老闆每逢星期天,在相同時間都會經過那裡,所以大哥決定在那裡下手!”

“有沒有人告訴你我有多少錢?有沒有人告訴你們我的行蹤?如果不說實話,這位小王哥會再給你點顏色!”

隨著程東說話,小王手上又緊了一下,那醬臉的歹徒痛得哇哇叫:“我說的都是實話,如有半句假活,你們斃了我?”

程東又想起了一件事問道:“那叫鐵蛋的欠了多少錢?”

“有一次是廿幾萬,一次是五十萬,最近一次是四十多萬,那四十多萬還欠著呢!”

程東想問的事都問過了,怎麼處理這個歹徒倒成了一個難題,他首先想扣住他,跟他的大哥“長腳陳”談判,跟著想到跟這些黑道的人直接打交道,可能會惹更多的麻煩,鐵蛋欠的錢也不是欠這幫人的,扣住這個人沒有用,他就決定讓大牛二牛押著這個歹徒,送去屬區的公安局。自己打了個電話找到了相熟的孫副局長,就說有人想綁架自己反給自己的人抓了一個送到局裡來,請局裡處理。

放下了電話他問司機小王他用的什麼手法?那歹徒乖乖的都招了小王笑道那是一根細鋼絲,汽車裡的一個小零件,他將鋼絲插入歹徒的指甲下,那怎麼忍得住?

發生了這事,很快全廠都傳遍了,星期一的下午,鐵蛋跟志強一起來了程東的辦公室,一進辦公室鐵蛋就跪在地上,滿臉是淚,志強問道:“跟我和東哥都不說真話!你是不是跟放貴利的做了朋友啊!我們兄弟都不要了?”

二行眼淚從鐵蛋眼眶裡流下來:“我該死,我對不住東哥和志強哥!”

志強又勸他:“你倒是說啊!那麼多錢,怎麼都沒了?又滾女人,又賭錢!是不是?”

鐵蛋點了點頭,跟著說道:“我是昏了頭了,起初是好奇心,玩上了女人,每天心神不定,每天都去滾女人,花個幾佰幾佰的。我盤算著反正也花不完,後來聽說賭場裡有漂亮女人,就跑過去看看,給那些女人引著,開始學賭,也不過一千二千的贏了幾次,不知怎麼的自己就昏了頭,上萬幾萬的下注,錢像水一樣流出去,這二年裡輸了不少,以前的積蓄都沒了。現在還欠著貴利!不知怎的,我賭神罰咒的下決心不賭了,但轉眼間就又去了賭,我沒出息!對不起兩位哥哥,也對不起我爸媽,他們的積蓄也讓我給輸光了,還要擔驚受怕,我沒臉做人了!”說著號陶大哭起來。

程東聽了,心都寒了。在公司裡鐵蛋是有 10%股份的,如果讓外人拿了去,將來麻煩就多了。

志強望望鐵蛋,由著他哭,又望望程東不知他在想些什麼,也就坐在一旁默不作聲。

程東想了一想問鐵蛋道:“你現在欠多少貴利?是向誰借的?

利息怎麼計法?你一定要說實話,否則我們幫不到你!”

“我借的時候才廿來萬,現在二個月不到,利疊利變作五十萬了,借錢出來的也是黃毛的手下,那個賭場也是他開的。”鐵蛋說道。

“黃毛的手下你不是都熟的?張雲程不是你的好朋友?你有沒有找他商量過?”程東帶些驚異地問道

“黃毛現在不同以前了,他的手下不到二千也有千捌,我認識的那些個要不

是就是失勢無權了,要不就是高不可攀了,現在打交道的那些人,一點交情都沒有的。張雲程那兒,我也去過電話,他說沙市這裡的事不歸他管,不肯幫忙,我真是山窮水盡了。”鐵蛋說著又哭了起來。

程東想這事得快刀斬亂麻,時間長會生麻煩。他對鐵蛋說道:“鐵蛋,當初我介紹你去“沙市化工廠”工作,又帶了你來辦“東方化工廠”和“愛迪化妝品廠”,也有過風光的日子,東哥待你怎麼樣?”

“東哥,我對不起你,你的恩義我要來世才能報答了!”

“我再幫你一次,你去跟放貴利的人把賬結清,是多少錢?

最多五十來萬罷?我一次過替你付清,但是你要簽正式的法律文件,將你在公司那百份之十的股份轉讓給我!以後你仍在“愛迪”工作,我給你四千元一個月工資,祇要你不嫖不賭,也夠你舒舒服服過日子了,你看怎麼樣?”

鐵蛋是一個每天擔驚受怕,怕追債的人上門的人,聽說程東肯替他還賬,其它什麼都顧不到了,馬上又跪到地上,含淚說道:“東哥怎麼說就怎麼辦!我以後替你做牛做馬!”

程東拉他起身說道:“女人不要嫖了,好好找一個老婆,賭場裡的人也不要再跟他們來往了,他們哪裡安著好心?你好好記住了!”

鐵蛋千恩萬謝,這事就這麼決定了。

過了兩天,公安局的孫副局長親自打電話給程東,作案的歹徒主腦三人都抓到了,包括那個叫“長腳陳”的為首份子,照案情看他們至少都要判四、五

年坐監獄,叫程東放心,此時程東心中忽然想到:黃毛將事情洩漏給他,並不是做生意的交情,而

是借刀殺人,大概這些人是外幫人不歸他管的,利用程東的手,不費吹灰之力就送走了這些人,還賣了一個人情,程東暗暗佩

服黃毛。

事情有了一個了結,人情上總得謝謝對方,再說久聞其名。程東也想認識一下這位黑道的大阿哥,他親自打電話去,表示感謝並表示希望“鵬哥”賞面,想請“鵬哥”吃餐晚飯,時間地點都由“鵬哥”決定,他們約好了在“銀河大酒店”的中餐廳見面。

為了送什麼禮物,煞費了一翻苦心,最後他托人買了二枝長白山野山人參,值三、四萬元說是給“伯父補補身體的。”張雲鵬也不客氣的收下了,他說:

“你真是有心,我最近也買了些給老爸,祇不知道是否真有延年益壽的好處?”

程東帶了志強作陪,黃毛那邊也祇有一個年青人作陪,黃毛介紹道:“這位是小丁”看上去是一個保鏢,四人入了席。程東兒時見過黃毛,現在廿多年過去了,覺得他甚少變樣,身子結結實實,剪了個平頂頭,頭髮像外國人那樣黃黃的。其它就沒有什麼特點,衣著也很普通,一點看不出什麼出眾之處。跟著酒

菜上來都是鮑魚、魚翅這些名貴菜,程東也都懂得叫了,倒是黃毛說:“自己兄弟聚聚,何必這樣客氣?”

程東借著話題說道：“真的很感激鵬哥,如果事前不知道,沒作些準備我也可能會吃虧的。”

“大家兄弟,我不知則已,知道怎麼能不通知你呢?我知道你有辦法,否則我也可以派手足來幫你的,現在好了那一幫人抓了三個,其餘的都散了,不用再操心了!來,飲一杯!”

程東跟著飲了一杯,又接著問道：“那是些什麼人?鵬哥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那些是蘇北來的農民工,有幾個膽大又不安份的就結了幫生事,不成氣候的,這些事我怎麼會不知道?我的手下什麼人都有,消息靈通著呢!公安查案也常要我們幫手,他們在明裡,我們在暗裡,你有沒有感覺到沙市的治安還是不錯的,警民協作得好嘛!”雲鵬不無得意地說道

程東這時注意到附近有二桌也在吃飯的客人,各有四五個,大多是年青男人,也有一二個女的,目光常常射向自己這張桌子,他想這些可能都是黃毛的人,暗中保護他們大哥的,他隨意接

口道：“沙市治安比起外市,確是好的多,殺人搶劫的大案子確是很少,大哥不說我們也都沒留意,原來大哥為沙市老百姓做了那麼多事!”

黃毛接著說:就是這次你的事,我們也可以通知公安,把他們抓了算了,一來沒有犯大案的真憑實據,也不能將他們怎麼樣,拘留幾天,遣散回去,過不多久他

們又回來了,我因為聽說有你身邊的人也牽連在裡面,希望你乘機可以查清一點事,究竟有沒

內鬼?下面有人要出賣你是最危險的。”

程東此時倒對黃毛又另眼相看了,覺得並非單純借刀殺人那麼簡單,倒真是有意幫自己一把的。

他趕緊陪笑說道:“多謝鵬哥的關心,查過了有個小兄弟嫖女人賭錢,欠了別人債,那幫蘇北人是代收債的,看上了我,倒想綁架我了!”

“你說的那人是不是叫劉鐵蛋?”黃毛問道語氣很認真。

“大哥怎麼知道?”程東又吃了一驚。

“這個人你要小心,不是個好人,他就是跟我弟弟聯絡在做貿易生意的?你最好換了他,你不知道,賭輸了錢的人,可以逼自

己老婆跟別人去睡覺的!人到走頭無路的時候,變得可壞呢!”黃毛說道。

“謝謝大哥的提醒,我知道該怎麼做了。”程東心中深深呼了一口氣,鐵蛋是像兄弟一樣交情的人,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你這件事公安孫副局長處理的吧”?黃毛問。

程東又是一驚!怎麼這個也知道?

忙答道:“是,是孫副局長處理的。”

“我昨晚跟孫副局長一起吃飯才聽說的,你現在是大老闆了,望著你的人多著呢!我這邊的人沒問題,大家都是窮兄弟出來的,現在又在合作。公安那邊

的關係也要緊,這世界千奇百怪,什麼事沒有?多點有勢力朋友總是好的。”

黃毛用上了大哥口吻教訓程東,程東心中覺得這話也說得對,又說了很多

“多謝關照”的話。這才散了,他看到鄰座的幾個青年也結了賬,跟在張雲鵬身後遠遠的也走了,更斷定他們是黃毛的保鏢。

坐車回家的路上,他告訴司機小王,從下個月開始,他的工資加倍,第二天在廠裡他又找來了大牛、二牛組織工廠的保安隊,

大牛任隊長,清一色選的本村農民小青年,都加了薪,第一批廿個人,他跟志強說要加強保安,有人專門負責,以後閒雜人等不

能隨意進廠來,如果發生事故的時候,這些人也可隨傳隨到,志強也十分讚成這樣安排,並說他早就想建議這樣做,祇擔心花費大一些,才沒跟程東提出來,他告訴程東:“我們廠裡外來工人越來越多,有的也很野蠻,有一次我去通知解僱一個工人,那人竟從地上揀了塊磚來砸我!好在我避開了,其它工人阻止了

他,以後再有這樣事,我帶上保安隊就沒事了!”

程東又將鐵蛋的事原原本本講給志強聽,並說打算養著他,不給他事幹了,志強也唏噓不已,他早已看出鐵蛋不對勁,覺得除了這樣處理,沒有別的辦法。

又過了兩天,程東去看吉雯,吉雯又了一次輸血,最近精神好了很多,她也聽說了有人綁架程東的事。程東就將經過詳細描述給她聽,聽到歹徒手持利刀,要用刀柄打碎汽車玻璃時,緊張萬分,再聽到大牛怎麼出奇不意地跳出來,傷

了歹徒的屁股,又開心地笑起來,最後說到了鐵蛋的事,程東悶悶不樂,對吉雯說:“事情雖然是這樣處理了,但我心中一直覺得不舒服,一個從小一起在馬路邊玩的好朋友,變成了這個模樣,心中難受!”

吉雯說:“不如再找他談一次罷,如果他有悔恨的心,是不是再給他一個機會?給他一些事務性的事做做?雖然不讓他上班,每個月還給他工資,也算仁至義盡了,但你和志強跟他更疏遠了,更不知他交到什麼樣的朋友?打個電話給他,如果今晚他在家,我跟你一起去再跟他談一談。”

程東打電話終於找到了鐵蛋,對他說:

“鐵蛋,今晚你在不在家?吉雯和我想來看看你!”

“在家,在家,歡迎歡迎,東哥,你對我的關心,這一輩子都沒法報答”!說著在電話裡哭起來。

“不要這個樣子,大家是兄弟嘛,我們晚飯後來,大約八點鐘吧!”

吉雯和程東準時到了鐵蛋家,鐵蛋已經在等著他們了。雖然已經收拾了一下,但房裡還是亂七八糟,插腳的地方都沒有,有兩張椅子卻是抹乾淨了,鐵蛋說:

“我一個人過日子,也沒時間收拾房裡,這兩張椅子是乾淨的,坐吧,坐吧。吉雯姐也來我這“蝸居”,真是不好意思!”說了以後又怕說錯了,補充了一句:

“是不是叫“蝸居?”

吉雯笑了說道:“上次送小馬去上海,我看你的“蝸居”還是很乾淨的,怎麼懶了不是?”

鐵蛋泡了兩杯茶送上來,也看得出來是剛買回來的。

程東開門見山就說到正題了:“鐵蛋,這次我買下了你在工廠的股權,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東哥說哪裡話,進“沙市化工廠”是東哥介紹的,做生意也是東哥教的,那幾年賺到的錢,我補自行車胎的時候想也是不敢想的,後來搞“東方化工廠”“愛迪化妝品廠”,那股份也是東哥給的,我一分錢都沒拿出來過,這次又出那麼多錢幫我還貴利,我蓋頭都來不及怎麼會怨東哥?要怪都要怪我自己不爭氣,沒腦子!”說著在自己後腦勺打了一拳。

程東接著說:“那你現在有些什麼打算呢?”

“我有兩個朋友,也是黃毛的手下,他們準備再開一家新的賭場,我拿五萬元錢入股,每月包賺五萬元,我已經答應他們了。”一轉眼間鐵蛋似乎已經忘掉了剛才的悔恨,興高彩烈地說起來。

“這是什麼生意?利潤那麼好?你信他們嗎?”程東問。

“賭場的生意很容易賺錢的,那兩個朋友也很講義氣,不會騙我。”

程東也無言以對,靜了一陣,程東再問道:“你跟我說你已山窮水盡了,你爹媽的積蓄都花了,那五萬元哪裡來呢?”

這時鐵蛋打開了一個箱子,在裡面摸索了一陣,拿出一把刀子

來。那刀子的鞘有象牙和寶石鑲嵌著,刀把也裹著銀,望上去呈亮。鐵蛋將

那把刀從鞘裡抽出來,刀身微微有些鏽,正合得上古老寶刀的身份。

吉雯和程東望著他,不明白為什麼找出這麼一把刀來?

“我的太外公,在太平天國那時候當總兵,這是他用的過寶刀,興許還殺過人呢!這刀傳到我媽手上,我家是工人階級,文革時候也沒被斗,也沒抄家。所以今天傳到我的手上,我給識古董的人看過,他們說這刀可值錢了,至少值十萬!賣了它我不又有錢了?東哥,但這東西難脫手,要碰到收藏家才行,我半價賣了給東哥罷!擺在你的大客廳裡一定好看哩!”

程東接過了刀,沉沉的,裝飾確也漂亮,也有些心動。

口裡說:“這是你媽給你的記念品,就捨得這麼賣了?”

“這刀放在我這裡是死錢,換了錢來拿去投資,幾個月後再買回來更好的也不出奇!”鐵蛋說道。

吉雯說:“這刀殺過人的,會不會不吉祥?”

鐵蛋急了,接口說:“那才辟邪呢!放在家裡鎮得住妖魔鬼怪。”

程東又欣賞了一會,還是還給了鐵蛋:“這是你媽留下給你的,好好保存吧!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買的,心裡會想著對不起你媽,她對我也很好的。”

鐵蛋更急了:東哥,我等錢用,你就當是幫幫我吧,我媽知道了也會謝你的。”

程東還是搖了搖了頭:“我信不過你說的朋友,他們贏了你幾佰萬,還叫歹人來追數,怎麼會有那麼易賺錢的生意找你合作?他們不會缺你那五萬元吧?我

勸你還是少跟他們來往,以後也決不能再去賭了,我和吉雯姐今天就為這個來勸你的!”

“東哥!你有所不知,賭博這東西是講運氣的,過去兩年裡我也贏過,祇要運氣來了,贏回幾佰萬都不是難事,不賭就輸定了!”

他顯得垂頭喪氣的樣子,程東和吉雯對望了一眼說道:“時間也不早了,吉雯我送你回家吧!”

臨走又勸鐵蛋決不可再賭!

程東和吉雯在自己車上的時候,吉雯問道:“阿東,你看鐵蛋會不會改?”

程東答道:“我看不會,他還是想著翻本,我也疑心他賣了刀是想再去賭!唉!一個人到這地步,旁人怎麼幫法?”

送吉雯回了家,他立刻打電話回家問媽媽:“媽媽,我是阿東啊!”

“噢,阿東,那麼晚了有什麼事?” 她媽已經睡了,給電話吵醒的。

“我想問問劉孀的外公是不是長毛時候做過總兵的?” 程東問。

“你也怪,半夜三更了怎麼問我這些事?劉孀的舅都是老實巴結的種田人,也沒聽說過她祖上有誰做過大官啊?總兵是什麼官?你問這個幹什麼?”

“沒事了,就問這些,媽,你再睡吧!”

程東掛斷了電話,心中十分沉重。這個把兄弟一樣的朋友,已經什麼義氣,情誼都沒有了,滿腦子都是想騙錢的鬼計。他也

沒有告訴吉雯,免得她更不開心,悶悶不樂地回到了家中。

第十一章

吉雯領養嗷嗷孤鵲,程東獲頒傑出青年。

轉眼又是星期天了,程東像往常一樣去爹媽那兒吃午飯。現在,本來那個沙市化工廠簡陋的宿舍單位,外表還跟從前一樣,內部裝修卻完全不同了,餐廳鋪上了上好的地板,睡房地上鋪

上了地毯,牆上糊著高級的牆紙,傢俱也都換了,電視機、錄像機都裝上了,電視機還是廿九吋的呢!都是程東派人來整的,那個舊的電視機送了給鄰居孫家,他媽送是送了,因為家裡實在沒地方擺,心裡可是好心痛,那電視機是舊了一些,小了一些,

還好好地,可以用嘛!

程東還想替他們請一個褓姆,幫做家务。他媽怎麼說都不要,

說:“請了褓姆要折我的福的,我們這樣的人生來就該勞碌

的。”程東也就不提這事了。

程東爹的鑰匙擋,他媽的煙糖擋還開著,但收入大不如前了,太多的人下崗了,太多的人開擋做生意,競爭得好厲害。程東對他們說難做就不要做了,他可以每月負擔他們的一切生活費用,還勸倆老出去旅行玩玩,見識見識世界,他爹媽一一拒絕了----不捨得花錢,程東也祇能由他們去。

平時回家的時候,她媽一定是在廚房裡炒菜,忙得汗都滴下來,還要吆喝老伴,

做這做那。今天回家他就覺得氣氛不對,媽坐在廳裡的沙發上,一聲不吭手裡在做計線活,他爹對住了電視,在看兒童節目,他招呼了“爹、媽”!也坐下來,這才看到他媽眼淚汪汪,似乎才哭過,心中很吶悶,為著什麼呢?就問道:

“媽!今天怎麼啦?什麼事惹你生氣了?”

他媽真的哭了起來,趕緊自己抹了淚說道:“沒什麼,我今天去觀音菴燒頭香,保佑你和吉雯身體健康,早日成家,又替吉雯求了支籤,你看看我求來的籤,送著遞過一張籤條來。

程東一看,上面寫著

第三十枝 下下 占驗(古人) 貴妃自縊

傾國傾城媚百生 六宮粉黛盡無名

馬嵬山下魂飛去 至今明皇長恨情

程東自己雖不迷信,但突然之間看到這樣的籤文,臉色也白了。她媽接著說:

“我也聽說吉雯身子不大好,可你什麼都不跟我們說,我心裡可著急呢?這裡的觀音菴這兩年香火又盛了,我也不信這些,但想想,去求求菩薩總是好的。今早就去了,我不識什麼字,但看到是下下籤,心就冷了一截,解籤先生說這籤兇著呢!你倒是說說吉雯生的什麼病?有沒有大礙的?”

“媽!吉雯是生了病,她得的病叫“地中海貧血症”,血裡出了毛病,這病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醫的。”程東老老實實告訴了媽,很多同事朋友都已知道這事了,程東想,也不能再瞞著爸媽了。

“觀音菩薩真是那麼靈驗的,那籤文不是說她……,說到這裡她原本想說
“要死的”卻硬生生的忍住了,沒說出口
來。

程東見她媽眼眶裡又是淚水汪汪,不過忍住了沒淌下來。

他媽繼續說:“方小姐多麼好一個閨女啊,又漂亮、又能幹、又有學問,我見
你倆要好,心裡不知多麼快活,但現在她又得了這病真急死我了。”

“媽!你不要難受,這不就是菩薩說的命嗎?再說這病也不是立時就有生命危
險的,還有很長時間可以拖呢!不定過了一兩年有新的藥出來,可以有救呢?您
老辛苦了一輩子,不必再為我們小輩的事操心了。最近六通拳練得怎麼樣?”
程東想把話題扯開了。

她媽也平靜了一些,說道:“我們老了,多活幾年少活幾年有什麼關係!我真希
望病的那個是我,讓方小姐可以早點跟你結婚!”

程東爸這時也插話了:“你媽早就猜到了方小姐得了什麼難治的大病,擔心
了好久了。今早求到了這個籤,可把她急死了,我對她說過,生死窮通都是老
天爺一手管著呢!急也沒用祇能一切順其自然,你媽聽不進我說的!”

“你這老頭子,旁人急得要命的時候,淨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你
少說一句行不行!我心裡煩著呢!阿東啊!那你現在究竟是個什麼打算?”程
東媽一吆喝,他爸聲音都不敢出了,還是望著電視上的卡通節目。

程東明白他媽的意思,說白了就是問他有沒有找新的女朋友?

“媽!你別管我女朋友的事好不好?什麼事都講緣份的是不是?你要勉強我,我自己也勉強不來,一切隨緣吧!”程東答道。

是吃飯的時候了,他媽起身煮了兩碗麵說道:“今天沒心情,就兩碗麵將就著一餐吧!你不要說媽又煩你,你都三十歲的人了,還沒有女朋友,有了一個好的,又得了病,你叫媽怎麼不著急!”

“媽!這麵可鮮了,你用什麼湯煮的?我還想添些,有沒得添?你如果去開一家麵館,這一帶的館子都要關門了!”程東逗他媽樂。

他媽也真的笑了:“這是豬骨湯,誰家都有的,你又來逗我樂了,你也三十歲的人了,也不替自己打算打算!”

“媽,甬為我操心,現在興晚婚的,我這麼高大、英俊會沒有女朋友的嗎?”

她媽苦笑了一下,話題扯到別的事上,說起了鐵蛋,他媽問:“那晚什麼事?那麼晚了你打電話來問那些沒頭沒腦的事?我問過劉嬸了,她祖上都是種地的,沒人做過官,聽說這次綁架你的事,鐵蛋都有些關係的?”

程東不想讓事情越傳越複雜,就說:“綁架我的事跟鐵蛋沒關係的,那晚電話也是隨便問問。”

她媽說:“劉嬸說兒子不爭氣,又嫖又賭,你都知道的吧?劉嬸哭了好多次了,她說十幾年裡靠了煙糖擋和開鎖擋,掙了十來萬都給鐵蛋拿走了,老倆口老了不知誰送終!你可要小心,不能重用了鐵蛋,他可愈變愈壞了!”

“我知道了。”程東答道心情又變得沉重起來。

從爸媽家出來,他又去了吉雯家。在去吉雯家的路上,他想了很多,他回味了他媽剛才對他說的話,媽和爸都是那麼愛他,關心他,自己對著爸媽也是一心孝順。可是自從上了高中,後來高中畢業做了事,自己跟父母的交談越來越少,有心事也不

會對他們說,工作上有事更不會跟他們商量,什麼原因呢?他開始明白,這大概是因為爹媽沒有文化,他們看到的事,他們關心的事,無非是些小利小事。他跟爹媽之間,在文化水準上有一條好大的鴻溝,雖然這絲毫無損父母兒子之間的親情,但實際上他們之間有意義的談話很少。他又想起了李萍,可能自己當時太年輕,祇是崇拜她的美麗,她的身體,雖然他們之間有親密的肉體關係,可是精神上也彼此不了解,或者可以說也不準備了解對方,後來李萍冷漠地把這一段肉體關係也拋棄了,留給程東的祇有一種屈辱感,他甚至有些憎厭李萍。

他又想起了,另外兩個同自己親密的朋友,志強和鐵蛋。鐵蛋不去說他了,就是志強大家也祇是由一種“義氣”維繫著,程東覺得自己並不太了解志強。祇有吉雯,從一開始認識,他就感覺到吉雯是真愛自己的,遇到大大小小的事,他也都會找吉雯商量,很多時候沒等程東自己說,吉雯已經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吉雯對他的關懷、愛和了解是沒有別人比得上的,自從吉雯知道得了病,拒絕了自己的求婚,他覺得對吉雯的愛更深了,也許裡面混雜著同情和關

懷,他覺得自己願意做一切能做的事去保護她!令她開心,方教授對自己又是老師又是長輩,很多知識和人情世故都是方教授教他的。吉雯媽也一樣那麼有修養,那麼有學問、那樣愛護他,祇有在吉雯家,他才感到很舒服,有許多話說,可以講自己的心事。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不再是鎖碎的小事或利益的關係。也許自己更愛吉雯的原因就是這:吉雯是他唯一可以談心的朋友,他想起了自己初初投資“東方化工廠”的時候,吉雯幫他安排貸款,又幫他在廠裡建立一套完整的會計制度,後來投資搞“愛迪化妝品”廠,投資額更大財務安排更複雜,也都是吉雯幫他安排一切,又不時提醒他要注意的問題,如果沒有吉雯的幫助和鼓勵,他想“東方化工廠”和“愛迪化妝品廠”二項投資,不可能開展得那麼順利,他又想到了兩人在濱江花園看江面上的夜景時的情景,兩人心中都充滿愛意,那種感覺是何等甜美!他還想起,自己不久前從深圳回來時,吉雯開門見到他開心地忍不住擁抱了他,她心中對自己又是何等關切!想到這裡他感到自己對吉雯負欠良多。

很快到了吉雯的家了,他敲了敲門又是吉雯帶著深情微笑開門迎接他。方教授和吉雯媽也在,他們現在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時間,回來陪他們的女兒,很快就有咖啡、茶、點心送出來了。程東見到吉雯臉色很好,精神也很好也很高興說道:“吉雯你臉色很好!精神看上去也很好!”

“是啊!我自己感覺也很好,大概是你們輸給我的血給了我力量。”

“我看這種病也許年青人得了,有機會恢復健康的,畢竟年青人還充滿活力,身體的適應性也強。”程東說。

“但願你說的話能變成真實,現在我已從初初知道患病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整天發愁有什麼用?活著一天,就要讓生命有一天的意義!你們說是不是?”當然沒有人反對,吉雯媽說道:“看到你精神好了一些,樂觀一些我跟你爸也開心。”

吉雯這時還在銀行上半天班的,這時她說:“銀行的工作我想不做了,每天審批貸款,看那些人來拍馬屁,真沒意思,上次我去兒童福利院見到那些孤兒真可憐!我想到福利院裡去做義工,照顧那些孤兒,你們說好不好?”

她媽第一個不讚成:“吉雯,你別把照顧孤兒這事看得太容易了,那工作可是好辛苦的,你慣不慣?銀行的事不做也行,你索性留職停薪,在家裡休養吧!練練鋼琴,寫些什麼的,做些你喜歡做的事。”

“這事我想了很久了,我去過兩次福利院,他們人手又不夠,那些孩子真可憐,我去做義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會注意身體的,真想幫幫那些孩子,如果什麼都不做,更可怕了,整天胡思亂想的,讓我去試試看罷。”

程東不置可否祇是問道:“你幾時去?我送你去,也去看看那地方。”

方教授也支持女兒:“做些你想做的事,對身體倒是好的,祇是別勉強不要太累了。”

“你們都同意了!我明天就去銀行辭職,明天下午就去福利院!”吉雯高興地說道。

“你說的是不是城北區,向陽大道上那一間?近倒還是很近。”她媽說。
這事就這麼決定,程東說:“明天我陪你去銀行再送你去福利院,反正明天我也沒什麼事!”

這時吉雯去房間拿出了一件毛背心,是她新打的,要程東試試身。程東說:“上次你已經送我一件了,我還沒捨得穿呢!怎麼又打了一件?”說著,還是站了起來,讓吉雯替他試身。

“上次那件略小了一些,我自己都不太滿意,那時候的手工也差,這件合適了,我的手藝也有進步了!”

程東穿了那背心,確很合身。

吉雯跟著說:這件背心還有一個祕密,你看看!說著翻起了背心的下襟,在裡側可以看到兩個手繡小字“吉雯”。

“上次你送了我一枚戒指,我就送回你這件背心罷,雖然沒那麼貴重,你就吃虧一點罷!”說著吃吃地笑了起來,似乎對自己的手工很滿意。

程東心中覺得好感動,說道:“你花了這麼多心思,我更不捨得穿了!”

吉雯急忙說:“你最好每天都穿,最好在你有了女朋友之前,把它穿壞了,否則人家問你這兩個字什麼意思,可怎麼回答好呢?”

吉雯時常會順著這樣的思路說話,程東跟她爸媽常常是裝作

沒聽到,不理她的,程東見她今天似乎情緒愉快,就用頑皮的口

吻回答道:“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嗎?”

“不是,我是你的妹妹,我好想幾時見到有個大嫂呢!”

吉雯雖然帶著微笑,但掩不住她內心最深處的悽苦。

程東的心也一下子收緊了,淚水都湧了上來,不過不出聲忍住了。

第二天程東陪吉雯先去銀行,向總經理提出要求病休,留職停薪,總經理答應她:“考慮、考慮”,又補充了一句:“應該沒有問題”。

銀行也像其他的國家企業一樣,人浮於事,如果吉雯離開,總經理又可以提拔一個親信,當然是不會有問題的。從銀行出來,他們驅車去福利院,這裡吉雯來過好多次了,程東也來過一次,是在城北區的最北面,本來是農戶的房子,三排平房每排有四、五間房,這裡收容了大約八十來個棄嬰,絕大多數是女孩子,有時候是民警送來的,大多是在早晨開門時,發現被人放在門口的,也有生下來就被遺棄了,也有養了幾個月以後才被送來的,沒有人知道在她們身上發生了什麼故事,沒有人知道她

們的父母是誰?為什麼被遺棄?他們很快找到了福利院的院

長,一位姓馮的中年婦人,看到吉雯,她很驚喜問道:“你真的來幫忙?”又望望高高大大的程東,吉雯給他們介紹:“這是我哥哥,這位是馮院長。”馮院長伸出手來跟程東握了一下,說道:“歡迎,方先生。”程東倒有些不好意思,說道:“我姓程,叫程東。”馮院長有些摸不著頭腦,也不再問,就對吉雯說:

“我帶你再看看,你喜歡在哪兒做就哪兒做。”

福利院是普通木結構的平房,瓦頂下面天花都沒有,水泥地,磚牆上刷了些灰漿,嬰兒按年齡分開,每間房住六、七個人,每一間房裡有一、二個阿嬤在照顧,馮院長解釋道:“我們是屬民政局的,經費是按孩子的人數,每月發放的,少得的可憐,我們祇能確保食品和工作人員的工資,房子漏了都沒錢修,孩子的衣服也不很夠,人手也不足平均一個人要照顧七個孩子,從初生到二歲,在我們這兒,長大一些,就會送去別的院裡。為了省錢,尿布都是我們用募捐來的舊衣服拆了做的,你們看看,院子裡涼著都是尿布!方小姐是好心腸,肯來做義工大多數人捐些舊衣服已經是幫了大忙了。”

這時他們來到一間初生嬰兒房,是六個月以下的嬰兒住的。

牆身上有明顯的水跡,是很多次下雨時滲進來的水,房裡有近十張嬰兒小床,二位工作人員正抱著二個孩子在喂奶,其他

五、六個小娃娃都睡在床上哭,有三四張床是空著的。吉雯問:“孩子為什麼哭?”

馮院長說:“有的是肚子餓,沒來得及輪到喂他們,有的是尿濕了,有的屁股上長了紅疹,我們沒有紙尿片,娃娃們的屁股老是濕的。”

這時吉雯走近一張小床,那女孩見到有人走近,哭得更厲害了,那小孩大大眼睛,圓圓的臉,一副天真無邪的模樣,可愛得很。吉雯抱起了她,一摸果然屁股是濕的,她問馮院長“這個娃娃叫什麼名字?”

馮院長答道：“這女孩來了才二天,還沒有名字呢!你可以給她起一個,我們就用你起的名。”

吉雯驚喜地問道：“真的我可以給她起一個名?”

“當然,你還可以每個星期帶她回去一次,可以叫她是你的女兒或者妹妹,你可以在名義上領養她,來看望她,每月祇要捐二百元給院裡就可以了,可惜我們沒能力做些宣傳,沒人知道這些規定,否則這些棄嬰也可以得到多一些關懷。”

吉雯說：“我來認養她,做我的妹妹罷!給她起個什麼名呢?”她專心地動起腦筋來,想到了以後高興地說：“我姓方,叫方永康罷!永遠健康!”

“永康妹妹!”叫了一聲這個娃娃,又吻了她一下,吉雯高興得了不得,這個孩子大約才二、三個月大,什麼也不懂,張大了兩隻大眼睛,望住了這個“姐姐”,那模樣真是可愛。

“阿東,這個名好不好?”吉雯似乎又有些猶豫了,“有沒有更好的名字?”

“永康也不壞,但聽起來像個男孩名。”程東說了他的意見。

“那倒也是,那就叫她……”吉雯用心想,終於想到一個名字,“那就叫她方憶雯吧!永遠記住吉雯姐姐,就用這個名罷。”

接著幫她換尿布,喂她飲奶。馮院長跟程東站在一邊看著,隨便聊起來。

程東問道：“馮院長,你們現在最缺的是什麼?”

“最缺的是什麼?缺得可多了,如果讓我揀,我希望我們可以有

些紙尿片,那東西可好啦,娃娃用了不會長濕疹,娃娃又健康。

我們又容易護理,可就是太貴了買不起。”

“馮院長,我代表我們廠捐三萬元錢給你們,用來買紙尿片好不好?”程東說得很平靜,吉雯也聽到了,仰起頭來望著他。

“真的?你太好了!我代表全院工作人員和娃娃向你表示感謝!”馮院長高興極了,接著冷靜了一些,問道:“程先生,你不是開玩笑罷?你們是哪家廠啊?”

“我是認真的,明天我就叫人送錢來,我們廠叫“愛迪化妝品廠”生產“紅玫瑰”化妝系列的,不知馮院長聽到過沒有?”

“噢!是“紅玫瑰”化妝品,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也用這牌子,真是太高興了。三萬元至少夠我們用半年,就怕將來錢用完的時候,孩子更不習慣用布尿片了!”

“馮院長別擔心,半年以後我們可以再捐三萬元!”

“你真是好人,我再一次代表全院娃娃向你表示感謝!程先生,你真是好心人!”馮院長滿臉笑容說道。

吉雯抬起了頭也笑著說道:“我現在也是這兒的工作人員了,謝謝你,程先生!”

程東好久沒看到吉雯這樣快樂,開朗,心中也充滿喜悅,他接著

說:“馮院長,我看到你們做的工作真了不起,如果沒有你們,這些娃娃都不知是否能活下去?我認得一些報社的人,我可以請他們來這裡訪問一下,報道一下。向社會呼籲,一定有许多人會捐錢捐物,幫助你們的。”

馮院長激動得說不出來話來,等了一會才說道:“那敢情好!多些人支持,我們工作人員的士氣也會高些,最好是幫我們宣傳我們的政策,讓更多人領養這些棄嬰,讓她們能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家庭中,棄嬰問題才可以緩解一些。”

他們又逗留了一會,方憶雯換上了乾爽的尿布,吃飽了奶已經甜甜地睡著了,吉雯又喂了另一個嬰孩,因為不想程東待著無聊,也告別了馮院長對馮院長說:“我明天一早就來!”

馮院長謝了又謝,又對吉雯說:“你是義工有空來幫幫忙,我們已經感激不盡了,早來晚來都沒關係,可不要累著了你!”

程東送吉雯回家,吉雯還在想念她新認的小妹妹,問程東:“我覺得憶雯的眼睛和嘴巴都有些像我,你說是不是?”

“我看那些娃娃的模樣,好像都差不多的,不過憶雯眼大大,嘴小小,比你漂亮呢!”

說得吉雯大笑起來,她說:“今天我好開心,我有了一個小妹妹了!”

第二天程東打電話找到了沙市日報的楊老總,他開門見山就

問楊老總:“城北區有一個兒童福利院,你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那是 民政局管的,那些棄嬰可憐著呢!程大老闆問這事幹什麼?”

“昨天我跟一個朋友去看過那些地方,那些娃娃無父無母的,好可憐,我找你是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什麼好主意?”

“我想你可以派個記者去,報導一下那裡的情況,呼籲社會各界捐錢捐物幫助那些棄嬰,不是功德無量嗎?”

“那可是社會的陰暗面,報道了怕不太好罷?可能會得罪了民政局,我們報紙有什麼好處?”

“唉,老總你們去的人可以把文章向好處寫嘛!民政局的領導如何關心,工作人員如何盡力,最後寫一下限於經費,不能讓娃娃們生活得更好一些,呼籲社會各界捐錢捐物,我擔保你民政局領導喜歡,你們報紙的形象大大提高,這可不比每天都是的市長接見某某人的本地新聞好看得多?再說那些娃娃也實在可憐,你們報紙宣傳宣傳,你們成了關心棄嬰有同情心,有人情味的報紙,娃娃們也得了實惠,一舉數得的好事,你還不幹?”

“聽你這麼說,我派個人去看看再說,話說回來,你怎麼會關心這事?”

“你就大膽些派人去罷,也不算什麼社會陰暗面,人家外國也有孤兒院的,發動社會上的人去幫助他們,正說明我們是文明社會嘛!我是跟了朋友一起去參觀的,我們廠還捐了三萬元,給娃娃們買尿片!這事你們的記者最好就不要報導了!”

楊總哈哈大笑:“那准是一個女朋友,我沒說錯吧?你的提議也不錯,我們做個專題報導,搞個募捐運動,有你老哥這樣的人支持,不會太寒酸的吧?跟著敲鑼打鼓把募捐到的東西送去,也夠一個星期的題材了!”

“對了,就這樣辦,你們報募捐,我們當然會支持的!”

兩天以後,一個叫張學敏的年輕人就坐在程東的辦公桌前,自我介紹說是:沙市日報的記者,寫了篇兒童福利院的專訪,老總

關照,特地拿稿子給程董事長過目,程東見到文章寫得很實在也很有文彩,裡面提到他自己的名,他將名字劃掉了,改用“愛迪化妝品廠”捐贈,又見到吉雯的名,他也劃掉了,改用“一位

心公益,關懷幼童的女士。”文章裡還介紹了有關名義領養孩子的一些規定,他記得馮院長很希望宣傳一下,讓社會大眾都知道,看到這裡他點了點頭,對記者說:“小張,這篇文章發表後你也是做了件善事,許多天真無邪的幼嬰會因此受惠呢!”

小張答道:張總也看過這篇專訪,明天在第二版用大字登出來,報社另有一篇文章配合,要搞個募捐運動,我也很高興這個任務交給我做!”

辦完了這事,程東心中也特別高興,他想怎麼回事?為什麼自己那麼高興?一方面可能是想到能令吉雯高興,另一方面,他想也許自己也是為能夠幫到幾十個娃娃而高興呢!

兩天以後,他一早就打開了“沙市日報”。在第二版的頭條,登了“城北區兒童福利院專訪記”就是小張寫的文章,他改動的註方也都改動了,隱去了他和吉雯的名字。

當天下午他就接到了吉雯的電話,問他有沒有看過“沙市日報”登載她們福

利院的文章?福利院裡電話都來不及聽,都是要來看看和想提供幫助的善心人士,吉雯又加了一句:“民政局的副局長也表揚了馮院長工作做得好,要來視察一下,總結經驗。這個副局長就是平時去求他多批一些經費,老是唱窮的副局長。”

星期天,程東又去吉雯家吃晚飯,看到吉雯精神奕奕,程東還沒坐下,她就拿了一張方憶雯的照片給他看,照片上小娃娃穿了條寬身裙子,戴了頂帽子趣緻得很。程東望望吉雯,又望望相片,特意說道:“這娃娃好漂亮,她的眼睛模樣真是很像你的!”

“是嗎?媽也這麼說!她的小裙子和帽子都是我親手做的,漂亮不漂亮?”

“好漂亮,不過看來以後我的衣服,你沒時間做了!”

吉雯走上前來,吻了一下他的面頰,她很少這樣做的。

“這就當補償罷,也代表院裡的小朋友謝謝你。”她微笑地望著他,她又告訴程東,她每天去,主要就是照顧憶雯,馮院長要她幫助接待訪客,一起商量福利院的工作,又告訴程東從昨天開始,也就是他們上次訪問一星期後,所有孩子都用上紙尿片了,見到吉雯這麼興奮投入,他也很高興。

沙市日報也因為這件事聲名大噪!市民捐來的東西,單是用過一次,像新的一樣的嬰兒玩具就裝了一大卡車,衣物和錢也有不少,單是“愛迪化妝品廠”又捐了幾萬元,楊老總還親自打電話來致謝。

“程老闆,我要多謝你的建議!告訴你市的宣傳部部長親自打電話來表揚,說這是最好的道德教育,我們報社開了一個好的先例!說起來也真想不到,反映會那麼熱烈,好心人還真不少呢!”

“是不是?我出的生意不錯罷?什麼時候有空,一起吃晚飯?”

一頓豐盛的晚宴和一樣頗為名貴的禮品是少不了的。

第十二章

方教授暢論社會學,慶功宴巧遇慧安娜。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很快就來了,栽在馬路兩側的梧桐,枝幹上綻出了一片片細小嫩綠色的葉片,有些庭院裡的長青樹,在深綠色的去年的舊葉片的表面上,泛起了一層美麗的嫩綠色,那是才發出芽的新樹葉,一切都顯得生機勃勃。

“沙市日報”和“沙市外經貿部”聯合宣佈,開展一九九二年沙市傑出青年企業家評比活動,旨在鼓勵為沙市經濟作出貢獻的人,同時樹立榜樣,鼓勵更多的青年人,創業並作出貢獻。程東看到這段新聞,渾沒將它放在心上,直到接到了沙市日報”楊總的電話

“程老闆,你被選為我們市一九九二年傑出青年企業家了,我特意先通知你,並向你道賀,正式的文件你明後天大概也會收到了!”

“我?傑出青年企業家?別開玩笑了,我哪兒配得上?”

程東真有些驚奇了,他也不習慣出風頭的,聽到這些事有些怕怕,又怕羞,又怕煩。

“我會拿這事來開玩笑嗎?你是當之無愧的,告訴你,提名的人選有五、六十個呢!很多人還在走門路想要選上,這是陳市長最後親自選定的!”

“楊老總,我們老朋友了,我怕這些事,又怕拋頭露面又怕煩,你能不能給我推

了它?”

“拋頭露面有什麼不好,到時候會開一個全市大會,你們都站在台上,陳市長親自頒獎,那不就出名了?別人爭都爭不到!你還要推了它!你出了名也就是愛迪化妝品廠出了名,免費宣傳還不要!再說陳市長已經拍板了,怎麼推法?”

“我還是不想當,你幫我出個主意罷!”

“不理你了,我還忙著呢!恭喜了啊!”說著楊總就收線了。

程東再想想,也沒什麼大不了。他記得小時候媽老跟他說:“人怕出名,豬怕肥”又說出頭的椽子先爛。”本能上覺得這麼出風頭似乎不太好,又想想現在時代也變了,哪有“不肥的豬?”又哪有“出頭的椽子?”當了就當了罷,也就由得它去。

過了兩天,正式接到一九九二年沙市傑出青年企業家籌委會的通知,通知他已經正式當選,理由是為沙市化妝品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而且熱心公益為沙市兒童福利院捐出巨款。

他又看看其他九名當選的傑出企業家,其中有兩人是認識的,一位是馬小兵先生是馬氏機器廠的創辦人,以二把鋼銼起家,現在馬氏機器廠已經發展成三百多人的大廠,從為廠家做機器維修,發展到生產市場上熱銷的注塑機。程東知道小馬是自己爹的徒弟,叫慣了他小馬哥。

另一位認識的是沈明訓先生,文件上是這樣介紹他的:沈明訓先生有機會進

入一家外資百貨公司工作,期間他的工作表現

出色,不但吸取了外資零售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還能跟沙市市場的實際相結合,四年前創辦沙市第一家超級市場,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連鎖式超級市場集團,年營業額超過五億!

程東跟沈經理雖是老朋友了,偶然也通通電話,但很久沒有見面了,他也知道沈經理的超級市場做得不錯,他家附近就有一家。另一位算認識的傑出青年企業家,就是沙市最早出名的

個體大戶李大款。程東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大名叫“李小毛”,介紹的事蹟是勇於創新,從簡單地經營服裝商貿,發展成大規模的製衣集團,成為沙市的創匯大戶,再看看資料上的其他人,都不太認識了。

授獎大會定在下個星期,在新建的市體育館進行,屆時陳市長將親自為獲選者授獎。

一時,這件事成為沙市報紙上的熱門新聞,各份報紙紛紛發表了圖文並茂的“傑出青年專訪記。”當然也有幾份報紙要求訪問程東,但不知怎麼,程東感覺上還是不喜歡太高調,所有的訪問都被他拒絕了。

有一次他跟“沙市日報”的楊老總一起吃飯,楊老總告訴他

張雲鵬的名字也進入了傑出青年企業家最後甄選的名單,他經營的金鋪、首飾鋪和桑那浴室,規模很大。但最後他的名字還是被陳市長剔除了。也有一個說法是張雲鵬不願意自己的名字上榜,找了陳市長的一個祕書將自己名字

剔除了。

楊老總放底了嗓音對程東說:聽說這個張雲鵬是黑道上的人物,有錢有勢神通廣大。其實說到傑青祇有像你程老闆這樣,

實業致富才是實至名歸啊!在透露一些消息的同時,不忘討好一下程東。

很快就到了頒獎的日子,吉雯早幾天已經催促他去理了理髮,改了一下那十幾年都未變的髮型,說來也奇怪程東自己照照鏡子,也覺得是好看一些,今天一大早,吉雯又來了他家替他挑了一套深藏青色的西服,又帶來一條基本顏色是鮮黃色的,色彩鮮艷的領帶,作為祝賀的禮物。程東也一一依她。配上一對呈亮的黑皮鞋,吉雯望住了也禁不住驚嘆:“你真是好帥啊!”程東近年略胖了一些,更顯得高大壯實充滿一種男性的魅力。

“謝謝你讚我,親個臉啦!”程東笑說。

吉雯真的抓住了他的手臂,在他臉上親了一下。

接著問她“憶雯可好?”

說到憶雯,吉雯兩眼都放出光來,形容她如何趣緻,又告訴程東憶雯已經會翻身仰起個頭了,可是不會翻回去,累了就哭起來。兩人邊說邊笑。

接著說到福利院的事,臉上的笑容就不見了,她告訴程東,募捐

活動十分成功,現金有將近幾十萬!可是市民政局一定要他們上繳大部份,說福利院不僅她們一家,經費要統一運用,那錢就沒剩多少,領回來的一點錢馮院長準備將房子修一下,漏的地方補一下,再每個房間裝假天花,避免頂棚上

的髒東西掉下來,可是工程進行得拖拖拉拉,又懷疑院裡的會計跟工程隊是有關係的,收黑錢。想要吉雯去做工程監督。“可我沒這個經驗也不想老跟那些人講錢錢錢,我勸馮院長過得去就算了!福利院的捐款都要你爭我奪,這些人的良心去了那裡!”說著顯得很氣憤。

程東就勸她:“你看得開一些啦!你就管住憶雯,其他的事幫得了多少算多少,別去理他們了!現在娃娃們都用上紙尿片了,房子不管怎麼樣也在修了,不也是進步嗎?”

“也沒辦法祇能由得它了!”吉雯說的時候輕輕嘆了一下。這時,也到了出發的時候了,吉雯搭程東的車,到了體育場門口就下車了。她說:“爸爸媽媽今天也要來的,我們講好了在門口等的,你先進去吧!媽有車,散會以後我們自己回家,你不用操心,我看你也有的忙的了!”

程東也下了車,根據通知上的指示,他找到了受獎者集合的地方,那是一個很大的客廳,有一排沙發圍著,但沒人坐著,已經到的人有侍應送上不同飲料,又有工作人員走上前來,一一登記。每人發一個名牌掛在胸前,程東拿了一杯可樂,四處找尋是否有認識的人,他一眼就看到了“沙市日報”的楊老總,有一圈四、五個人圍著他,聽他口沫橫飛不知在說些什麼,他便趨向前去,這時楊老總也見到了他,大聲叫道:“我們的帥哥來了,來來,讓我來介紹這位是“愛迪化妝品廠”的程東,這位是……。”

程東見到了馬小兵叫他馬大哥,他們從小就認識的,親熱地握了手,又見到了

沈明訓經理,他卻是中年發福明顯地胖了,肚子圓圓的,凸了出來。李大款雖是久聞其名,程東都是一次都沒

見過,他心目中李大款是很高大,英明神武的一個人,但一見卻大失所望,但見他頭髮已經禿得僅在兩側剩下少少,他將兩側的頭髮留得很長,上了腊水,梳到中間來,非但遮不住禿了的地方,反而更難看了,人又長得矮,一對三角眼卻是炯炯有神的。程東忍住了笑,也跟他握手心中暗想道:“傑出青年企業家”,

李大款說什麼也五十開外了罷!還算青年?

一輪寒暄以後大家繼續聽楊老總說話,原來楊老總在說一個咸濕笑話,聽得個個都津津有味,說到精彩處爆發一場哄堂大笑。

正在這時大門口一陣騷動,說是市長來了,站在門口的人紛紛讓開,市長走了進來,程東見他大概五十來歲,保養得很好,頭髮上了油,梳得整整齐齊,中等身材。精神奕奕大步走了進來,走到主位的沙發椅旁站在那裡,一位祕書模樣的人走過來大聲說道:“請各位代表入座。”程東正在猶豫,怎麼個“入座”法?有一位漂亮的女服務員走上來,先拋了個媚眼,接著嗲聲問道:“是程東先生嗎?”程東點了點頭,這位服務員就說“請跟我來。”程東這才注意到每一個代表都有一個服務員招呼,大概從他入房間的第一分鐘起,已經給人認上了,他就跟著這位服務員,向陳市長站著的方向走去,很快就輪到他了,跟陳市長握了握手說了句:“深感榮幸”陳市長微笑著點了點頭,什麼也沒說。

程東覺得子市長的手軟軟的、小小的,接著又跟著服務員走到一張沙發前,那位服務員小聲說道:“這是您的位子。”程東正準備坐下,這位服務員又說道:“程先生廠裡是生產紅玫瑰化妝品的罷?”

程東說道:“是啊!”

“我就是用你們的產品的!”又是一個媚眼拋過來。

“噢!那謝謝了!”似乎沒有話說了,也沒有時候說話了。

那位祕書模樣的人,又清了清喉嚨宣佈“現在請陳市長講話。”

陳市長說了幾句勉勵的話,全體又都站起了身,準備去參加授獎儀式,授獎儀式在體育館臨時搭起的大台上舉行,程東坐在主席台上,他知道父母和很多街坊都在台下,他也知道吉雯一家也在,但望下去,一個個人就像螞蟻一樣細小,根本找不到他們。授獎的儀式很簡單,陳市長講了五分鐘的話,號召市民向傑出青年企業家學習,希望沙市湧現更多的傑出青年,又向獲選的代表說了幾句剛才在客廳裡說過的同樣的話,就開始由陳市長授獎了,司儀一個個宣讀名字,又用二三句話簡單介紹了得獎人的事跡,讀到名字的就走上前去,領取一張證書,很

快輪到了程東,閃光燈不停地在閃,台下一陣又一陣的掌聲,不知為什麼程東自我感覺非常好,感到自己已是一個人物了,不再是螞蟻群中的一只小螞蟻,這時他偶一回頭,看到在後台的門口擠著一群服務員,剛才領他入座的服務員在前排,看到了程東的眼光,報之以一個飛吻。

儀式很快結束了,接著由沙市著名的文藝團體表演。

程東離開了體育館,他爹媽和街坊要看表演,所以程東跟吉雯事先約好去她家吃飯,晚上則要出席市政府召開的慶功宴。

程東去到吉雯家時,吉雯跟她爸爸媽媽都已經回到家裡了,大家急不及待地問程東:“我們在台下都看到你了,好神氣啊!自己的感覺怎麼樣?”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但還是感到很開心,我在台上想找你們,我知道你們是在“C”區,但人太多了,根本不可能看清楚。”程東說。

“當然囉,你那時候高高在上,就是給別人看的嘛!怎麼看得見別人呢?那些領獎的人中間就數你最神氣了,最可笑是那個叫“李小毛”的人,頭髮都沒有了,又是那麼一副猥瑣的模樣,那也叫傑出青年?笑死人了。”吉雯說道。

吉雯媽卻感慨地說:“這樣的場面廿年前,無論想像力多豐富,都不會想到會在中國發生,私人企業家發了財,站在台上領獎!不可思議!”

方教授是不拘言笑的一個人,對吉雯的說法也不以為然,他說:“我看到這樣的授獎會很高興,也別小看那個李小毛,他不就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自己做生意的人嗎?聽說現在開了三家製衣廠,工人上千,產品出口到全世界,確是對沙市有貢獻的,就是程東,他現在肩上的責任有多重?馬小兵,沈明訓,我們雖知道他們剛創業時有不十分光彩的事,但英雄莫問出處,他們確實經歷了不平凡,幾經奮鬥才有今天,這些都是私有經濟,今天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肯定,這

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

程東問方教授：“改革開始以來，政策跟 74 年以前相比，確是大變了，會不會走上回頭路？”

“很多人向我問這個問題，我都回答他們不會，舊的計劃經濟的模式有兩個致命傷。第一，大家吃大鍋飯，挫傷了所有人的積極性。第二，經濟是太複雜的事，由上而下的計劃，就得不到市場反饋的信息，或者要造成嚴重的浪費以後，才能收到這樣的反饋。因此，註定是低效率的，一定要搞改革開放，一定要搞市場經濟，否則就是民窮國弱。改革開放十幾年了，一方面令大家清楚地看到了二種經濟的對比，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大批的既得利益階層，這裡面不但包括你和我，也包括很多政府的官員，既得利益集團，開明的有眼光的領導人，決不會允許政策回到老路上去。”方教授嚴肅地答道。

程東又問：“那麼馬克思的經濟學，那一套剩餘生產力被剝削的理論又是不是對的呢？是不是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中又有一批被剝削的窮苦大眾呢？”

“馬克思的理論是在他那個年代，由他看到的社會現象分析出來的，至於革命和共產是照邏輯學的推理而演繹出來的，資本主義後來的發展跟馬克思想像中的資本主義根本不同了，他預言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貧苦的工農將會革命，推翻佔人口百分之五的地主資本家，然後藉計劃經濟達到一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現在資本主義的現實是，並沒有 90% 的貧苦工農，工農祇

佔總人口不超過 10%,佔人口 70%的是中產

階級,即便是工農,現在發達的生產率,也令他們不那麼貧窮,所以 70%以上的人都是滿足於現狀的。這跟馬克思的推論相去太遠了,也就是說他的理論早就不符合今日的資本主義。

我這麼說,並不是在為資本主義的制度辯護,資本主義社會,仍有很多缺點,很多不平等,非正義的地方。但通過議會政治,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在通過新的法例,修正種種不平等的現象,整個制度還是富有彈性的,充滿活力的,這是歐美議會民主成功的地方,我不提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了,那裡的貧窮落後,各自有各自的政治,歷史的和文化的原因,說到底那裡沒有一個高效率的,有法制的制度在運作,本身生產力低下,自己都喂不飽自己,又有誰能剝削他們?這不關剝削的事了。”

方教授娓娓道來,程東專注地聽著。

吉雯這時插進來說:“爸,我也從來沒有聽你這樣說過,你們的文章裡還老是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那個,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等等,照你這樣說社會主義其實不那麼管用了,是不是?”

“也不盡然,我們不能脫離歷史”,方教授變得更嚴肅了,鄧小平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中國歷史上將會留名的,他一早已經看透了計劃經濟行不通,要不然為什麼要搞“改革開放?”為什麼要鼓勵“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現在開了綠燈,鼓勵資本主義的資本進來,這是“吸引外資”,鼓勵用資

本主義的方法去經營,這是“吸收國外先進經驗”,搞“市場經濟”。但是社會主義這塊招牌現在還不能丟。我們是在一個演變的過程中嘛!”

程東對方教授的欣佩與日俱增,聽到這裡他像大徹大悟一般,對方教授說:

“很多事想不明白的,經伯伯這麼一說我覺得明白了許多,做你的學生很幸運。”

吉雯媽見他們談得熱烈,將開飯時間也推遲了,這時才來催他們入座,吃飯的時候程東看到吉雯吃得很少,便說道:“你怎麼啦!最近胃口不好?不吃東西可不行啊!”

“不,我吃飽了,我沒事。”吉雯說道。

吉雯媽也用愛憐的目光望著女兒,同樣的話她大概說過很多次了。

“我總覺得福利院的事對你來說太辛苦了,比在銀行上班還辛苦,你就照顧好憶雯一個就行了,別去忙別的事了,你快像個副院長了,管那麼多事做怎麼?自己身體要緊。”程東繼續說道。

吉雯媽聽了也不斷點頭,這樣的話她可能也對吉雯說過很多次了。

吉雯笑了笑,說道:“我組織了一個叫“關懷城北區福利院聯會”的組織,現在已經有十幾個像我一樣熱心的人參加.我們每週去熱鬧的地方募捐,成績都很好,也爭取到自籌資金不必上繳民政局,現在院裡的娃娃們生活條件好多了,房舍也改善了,食物也改善了,都用上了紙尿片,玩具多得數不清,忙是忙一些不過我心裡很開心。我想通了,每個人都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早幾年或

晚幾年其實沒有很大的分別,我現在做的事,就是我想做的事,我想在臨終的那一天,可以對你們說:“我一生無憾。”

方教授夫婦和程東三人,聽了都不知怎麼回答好,心頭都覺得難受,尤其吉雯媽忍不住,淚水流了下來,她趕緊起身,離開了

餐桌,裝作有事,走進自己的臥室。

程東望著吉雯,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說道:“我會永遠支持你。”

當天晚上,市政府包了一家酒樓的全廳,舉行慶功宴。程東準時到了,一到就有服務員接他到一間小客廳,上午碰到的原班人馬,都已經到齊了,許多人都換了西服,尤其是李大款穿了一套燕尾禮服出席,看上去更是滑稽,他跟室內的人一一打過招呼,見到沈明訓經理身旁有一個空位,就坐了下來。沈經理忽然問他:“有沒有李萍的消息?”

“沒有”程東老實地答道。“自從她去了香港,我們沒有聯系過。”

“想不想知道她的消息?”沈經理又問道。

程東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聳了聳肩答道:“無所謂,你有她的消息嗎?現在戴幾卡拉的鑽戒?”

沈經理哈哈大笑,腹部的肥油也上下顫動:“我看你還有些醋意,現在十卡拉的鑽戒子你也買得起啦!一定好多女朋友罷?”

“也可以說有一個,也可以說沒有,但李萍我已經不太記得她了!”程東說道。

“怎麼可能,古人說:“一夜夫妻,百年情”,怎麼可能忘記?”沈經理狡黠地微笑著。

程東心中一震,怎麼沈經理知道他們是有性關係的?程東自以為這是一個在他和李萍之間的祕密。

“沈經理,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我們並不是夫妻啊!”程東不知道沈經理究竟知道多少,也不知他現在提起這些有無惡意,因此故意裝傻。

“是,是,是,你們並不是夫妻,要是這樣也算夫妻這世界就更複雜了。告訴你吧,她已經跟那位寶貨陳老闆離婚了,因為長得漂亮,在香港混得也不錯,最近又嫁人了,你知道嫁給誰了?”

程東一時反應不過來,接口問道:“嫁給了什麼人?”

“也是我們沙市人,大名鼎鼎的張雲鵬的弟弟叫張雲程的,聽說在香港混得也不錯,你認不認識這個人?”沈經理繼續說著。

“張雲程我倒是認識的,但不知道他的老婆就是李萍!”

程東也有些驚奇,這個世界實在很小!

“李萍可是個聰敏的女孩子,新時代的聰明女孩子,她總能找到她想找的男人。”

說到這裡門口又是一陣喧嚷,陳市長到了,沈經理趕緊打住了話題,說道:“下次再談罷。”程東說:“我再跟你聯絡。”兩人忙著起身,屋裡的人自然地站成一排,陳市長進來後跟大家一一握手,接著就由陳市長帶領走出大廳,大

廳裡已有四、五百人,圍坐在餐桌前,陳市長一行一出現,立刻是一遍爆雷一樣的掌聲。陳市長在首席首位坐了下來,每個座位前都有一張小紙牌,寫著客人的名字,大家找著自己的名字一一入座。

這張首席是一張特大的圓桌,大約可以坐十六、七人,彼此一邊入席一邊相互寒暄。程東知道除了他們十位代表外,其中有市人大的主席,市政協的主席,還有一位是陳市長的祕書,姓金的,人人對他都甚為巴結。還有一二位不知什麼身份,所有人都坐下後,程東發覺他的右手座位是空著的,名牌上的名字是“陳安娜”,似乎是一位女士不知為什麼沒來?

司儀宣佈晚宴正式開始了,陳市長致詞,接著將是人大的,政協的主席先後致詞,過了十幾分鐘,程東看到一位穿著時髦,臉上

略略化過妝的漂亮小姐,款款地走過來,向幾位首長點頭招呼,似乎很熟悉的樣子,跟著就在自己右側的空位坐了下來,程東自然地轉過身去,伸出手去招呼道:“是陳小姐罷?您好!我叫程東。”

陳小姐也微笑地伸出手來,學著介紹程東事跡的講詞說道:“為沙市化妝品工業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程東先生罷?”

說著爽朗地笑了起來,程東坐在餐桌前正覺得很拘束,給她這麼一笑,頓時覺得氣氛輕鬆不少,心裡很有好感就問道:“陳小姐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知道今天能坐到這張餐桌上的,都是“有來頭”的,也猜不透這位小姐是個什麼樣的人物,陳小姐在她精緻的手提包裡翻出一張卡片,遞給了程東:

“我是在市外經委工作的。”

程東接過了卡片看了一眼,上面寫著“陳安娜沙市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外事科副科長。”

同時,也趕緊從西服口袋裡拿出了自己的卡片,遞了過去,陳小姐看了他的卡片說道:“董事長,這個頭銜可大了,可惜現在用的人太多了,平時工作很忙罷?”

“也不太忙,歡迎陳小姐來參觀,我們是做化妝品的,也許陳小姐會有興趣看看呢?再說,我們也希望跟外經委多些聯絡,說不定能幫助我們的產品出口。”

“你可真懂得利用人啊!我們也未必能幫到你們,說到參觀,也許倒真的會來看看呢!”

這時程東注意到,坐在陳小姐另一側的另一位傑青,手裡拿著名片想要自己介紹,可這位陳小姐顧著和自己說話,頭也不回,搞得那位老兄很窘。程東就沒有回答陳小姐的話,目光看住了那位隔鄰的先生,陳小姐這才注意到他,轉過身去接過了那人的名片,說了兩句又轉過臉來,程東注意到她並沒有取出名片給那人,也沒將此事放在心上,祇聽陳小姐對他說:“程先生,你的名字上以前在東字前有沒有什麼“向”字“衛”字等等的字?這些名一看就知道是文革的名字。”

“沒有,我一向叫現在的名字,我爸爸媽媽不是文化很高的人,大概他們祇知道這個“東”字,就拿來做我的名了。”程東答道。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叫什麼名字?” 陳小姐問道。

“不知道。” 其實叫什麼名字有什麼關係?程東心中暗暗好笑,他認識這位陳小姐也才二分鐘,怎麼會知道她以前叫什麼名字?”

“我爸媽想把我名字取成“衛紅”,可又覺得太男性化,因此取了名叫“惠紅” 陳惠紅,還是那個意思,保衛紅衛兵運動,多難聽的名字!等我長大了,我就自己改了現在的名。”

“你的名字很西化,像是個外國人的名字。”

“本來就是外國人的名字,你有沒有看過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妮娜?”我取的就是這個名字。”

“我看過這本書,安娜是一個敢愛,敢作敢為的了不起的女人,可惜他的男朋友,沒有她那麼勇敢,還是給禮教父母,家族給束縛住了,造成了這樣一個悲劇故事。”

“我是很同情“安娜.卡列妮娜”的。”

“可惜這是一個悲劇!”

“其實悲劇或喜劇都無所謂,重要的是你是否按自己的原則,自己的喜好生活過,那個安娜看錯人了,如果她的眼光好一些,不也一樣可以喜劇收場?”

程東覺得這個女孩很特別,這時在近距離仔細看她,她剪了一頭短髮,顯得她更年青,看上去像是才廿三、四,但程東確定如果她是大學畢業,而又升到這個位上,至少廿七、八歲了,她高佻身材,眼神顧盼之間充滿自信,是一個會令

男人動心的漂亮女孩。

程東佻皮地拿起了啤酒杯,向她致意。“祝你的故事喜劇收場!”

陳安娜也微笑著跟他碰了碰杯,問他:“你有沒有女朋友?”

程東覺得很出乎意外,反問道:“我們認識了才二分鐘,你怎麼就問我這樣私人的問題?”

“我倒覺得我們好像認識很久了似的。”安娜一邊微笑著,一邊看了看表,

“我們認識已經七分鐘了,為什麼不能問?你有沒有女朋友?”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可以說有一個,而且是很親密的朋友……”

程東正說到一半,宴會進行到第一個高潮,市的幾位領導都站在擴音機前,向全體來賓祝酒,大家紛紛站了起來,程東和安娜

的話題給打斷了,他們兩人也隨著大家站了起來,舉杯共飲。這時宴會的氣氛轉趨活潑,來賓彼此祝酒,程東發覺來向安娜祝酒的人特別多,有一、二個個別來的,有五、六個一起來的,有跟安娜一樣年紀的女孩子,也有上了些年紀的中年男人,什麼人都有,大家像排了隊一樣輪流上前,這些人程東全不認識,他又不好意思坐下去,尷尬地陪在安娜的身邊,安娜不斷地向朋友介紹:

“這位是我的朋友程東。”程東也祇能陪著碰杯點頭,但對方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這個樣子大概過了有五分鐘,兩個人才能坐下來,但再要繼續兩個人的談話已經不可能了,完全不認識的人彼此打招呼,彼此交換名片宴會廳上

太熱鬧了,程東自己喝得很少,但他注意到安娜喝了很多,說了一聲:“你真能喝!”

安娜答道:“啤酒醉不了我,最多去多兩次廁所。”

程東從來沒見過女孩子這樣說話的,接不了口。

安娜接著說:“這樣的酒會,最得益的就是那些會拍馬屁的人,他走上來,你怎麼不高興也得跟他碰杯,喝一口呀,這些人就得意了。”

“我是第一次參加這樣子的酒會,收了一大疊名片了,回去都不知道是不是記得給我名片的人的模樣!”程東說道。

“那麼我給你那一張呢?會不會一起丟了?”安娜帶著開玩笑的口吻。

“那可不會,你看。”程東從西服裡面的口袋裡取出了安娜的名片。

“這張我單獨放在另一個口袋裡呢!”

這時又有人上前來敬酒了,這一次是“沙市日報”的楊老總。程東很高興在這裡見到他,也介紹道:“這位是我的朋友陳安娜小姐。”

楊老總滿臉堆笑,手中拿著早已預備著的名片,自我介紹是“沙市日報”的副總編,很榮幸認識陳小姐。

安娜向他點了點頭,算是打過招呼了,程東這才注意到,那麼多人上前來祝酒,安娜似乎一張名片都沒派過,楊老總也沒有這個面子。

在熙熙攘攘中,大會司儀宣佈宴會結束,賓客都起立,歡送市的幾個領導人離場。

安娜拿起了她的手提包,跟程東說:“我先走了,再通電話罷!

再見!”跟在幾個領導人的後面,裙的下擺搖曳著,款款地離開了,廳裡立刻亂成一片,大家爭先恐後的搶著離開,擔心走得慢了,沒有公車搭。

程東也起身離去,他知道司機小王等著很久了,也想快走,這時身後一隻手搭住了他肩膀,回頭一看是楊總,楊總問他:“有沒有車接你?”

“有啊!”程東答道

“帶我一程吧!我們報社那架老爺車又壞了,今天來的記者又多,他們才一架車,我怕容不下我呢!”

“送老總是應該的,咱們一起走吧!”

很快找到了那輛皇冠,兩人上了車,吩咐了小王先送楊老總回家。

車開動了,楊老總問程東:“你知不知道那位陳小姐是什麼人?”

“她是在外經委一個什麼科當科長的。怎麼啦?”

“你真的不知道?”楊老總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什麼?”程東有些給他搞糊塗了。

“她是陳市長的寶貝女兒呀!宴會上我看了你們很久了,她對你特好啊!你不覺得嗎?”

“她是陳市長的女兒?”程東驚奇地反問道。

“陳市長的獨生女,北大畢業的高材生,至今還是名花無主。憑我新聞工作者的敏銳感覺,她對你有好感!今天她坐在你的鄰座,也有玄機,說不定就是陳

大小姐自己安排的!對了,我的推測有九成是對的,這就是新聞工作者職業的敏感性!”

楊總自我感覺良好,搖頭晃腦地,得意非常。

“什麼新聞工作者的敏銳感覺?”我看是神經過敏罷,坐在一起純是巧合而已,我們也沒說什麼,你這個人無中生有的想像力豐富倒是真的!”程東反駁他。

“不,不,不,你聽我說。這麼大的場面,每一席坐什麼人都由搞禮賓的人精心安排的,像我坐第廿五席,因為我是大報的老總,小報的老總,我的同行呢?坐第三十五席,各局局長,大概是第一到第五席,各廳廳長又次一等,所以首席的座位安排更是非同小可,除了你們十個當選的,能有幾個坐得上去?想擠上去的

又有多少個?陳大小姐又怎麼會對這樣的宴會有興趣?就算她有興趣,怎麼會坐到主家席上跟一個陌生人程東坐在一起?她不會在別的地方跟自己的朋友坐在一起?告訴你,我的分析絕對正確----陳小姐看上了你!”

程東回想宴會上的情形,相信安娜可能真的是陳市長的女兒,其它的他並不全信楊總的話,不過也覺得有些道理,於是笑著答道:你准是酒喝得多了,胡說八道,如果陳小姐真是陳市長女兒,那又怎麼啦?也是兩個肩膀一個頭,一樣的一個人罷了。”

楊總搖搖頭說道:“第一,我沒喝多酒,更沒有醉。第二,陳大小姐當然是個人,

還是個漂亮的女人,更重要的她不是一個普通人。年輕人,好好把握你的機會!”

說著,車到了楊總家門口了,楊總雖然挺著個大肚子,動作倒還是很敏捷的,說明他確是沒有醉。

在回家的路上,程東一直在想安娜的儀態,模樣。她說話的爽直,不知怎麼的心中覺得甜甜地。

第二天早晨上班不久,祕書就打電話進來問:“有一位陳安娜小姐來電話,您接不接?”

電話接進來了,電話裡傳來了安娜爽朗的聲音:“程東,是你嗎?”

“安娜,你好!”程東答道聲音中帶著笑意。

“你邀請過我來參觀你們廠的,這個邀請還有效嗎?”

“歡迎,歡迎,您隨時可以來,什麼時候有空?”

“現在就有空,我十一點到你們廠,參觀一小時夠了罷?然後你請我午餐,下午我還有個會要參加,程老闆看行不行?”

“沒問題,十一點恭候大駕!”程東收了線。

他趕緊通知工廠的新產品研究中心,讓他們將全系列的紅玫瑰化妝品,每樣都挑一些,裝在禮盒裡,準備送給安娜的,又檢視了一下自己,雖然是運動衫牛仔褲,他對自己的外表還是很滿意,又吩咐劉祕書去一家五星級酒店的餐廳訂了位。

跟著又去廠裡各處看看,到處都很乾淨整齊,又去新產品研究中心見到張總工程師,告訴他有一位貴賓來參觀,請他相陪,看看十一點就快到了,他跟張總一起慢慢向工廠大門走去,差不多就在同時,一輛暗紅色“桑塔納”小車,毫不顯眼地駛進了工廠的大門口,程東和張總迎上前去,安娜款款地一個人從車裡走出來。

短髮,目光靈動的大眼睛,鼻子很高很挺,看得出來化了個淡妝,粉白的臉龐和薄薄的嘴唇。還是早春天氣,已經穿了一件緊身短袖的白色T恤,外披了一件薄薄的粉紅色的外套,粉紅的長褲,大概為了參觀工廠的關係穿了一雙球鞋。

程東迎上前去,伸出手來,微笑著打招呼:“安娜你好,歡迎光臨。”

安娜笑了笑也伸出手來:“你知道我為什麼說來就來?”

“來了就來了,這也有道理嗎?”程東倒沒想到這也是經過考慮的。

“我想看到你們廠平時真實的樣子,很多廠聽到有人來參觀就做作一番呢!”

“我們廠平時也沒什麼領導,要人來參觀,天天都是這樣的,總之歡迎你來。”

跟著向她介紹了張總工程師,跟著就問:“先看工廠還是先在辦公室坐一會?”

“我是客,由你安排罷。如果可以由我選,我選先參觀工廠。”

就在安娜停車的地方,是辦公樓前一個小小廣場,有一個小水池,隨圓形的有三米多長,裡面養著十幾尾錦鯉,園丁很留意照料,水碧清,魚都長得很大,有

幾條都有四、五尺長了,安詳地在水中游來游去,五色斑斕,安娜看了一眼,讚道:“這些錦鯉倒養的好,我家的那幾條,光吃不長大!”說著笑了起來。

程東說:“幾時讓我們的園丁幫你去看看,可能有些竅門的。”

接著就領著安娜去參觀化妝品的生產線,張總詳細介紹了產品的工藝流程,安娜似聽非聽,並不太留神,但遇上工人,她常會問上幾句:“工資多少啊!日子好過嗎?”有一次還順著一條管道,走到一處牆邊,伸手在管道後面摸摸,看看手上仍很乾淨,還是取出紙巾抹了一下,程東問:“那地方你去查什麼呀?”

“看看乾淨不乾淨。”

跟著進入了護膚霜的包裝車間,這裡是程東引以為豪的,中心就是一台自動包裝機。無數的空瓶,在傳送帶上就像有生命的東西,不斷碰撞不斷前進,最後排成了一行,在某個位置,被注入產品,跟著旋上蓋子,跟著又貼上標籤,然後十二瓶一箱,自動包裝好,印上產品的編號。程東介紹道:“這台機器是全自動

的,每秒鐘能包裝好四瓶,每分鐘就是 240 瓶,一天八小時出 43200 瓶,現在一班生產有時都來不及了,要生產 12 小時。”

安娜聽了點點頭,也不說什麼。

最後去到新產品試驗中心,張總告訴她:我廠生產的唇膏單是紅色就有 20 個色調,還有其他顏色的。現在流行紫黑色系列,我們也有生產,銷得不錯呢!又介紹了各種粉底,磨沙膏、緊膚水……。安娜也走馬觀花不甚經意,參觀結

束的時候張總說道：“我們已經將廠裡的主要產品，裝了一箱送給陳小姐，已經送去您的車上了，包括 20 種不同色調的紅色的唇膏共 100 支，看來陳小姐平時用的也是紅色的呢！”

“那麼多化妝品，叫我怎麼用呀！你們不用客氣。”

程東微笑著，但不出聲帶著安娜走回辦公室大樓，廠裡這兩年不斷在建設，路面都是高級瀝青鋪的，路邊都種了花草，到處都很整潔。安娜讚道：“你們廠還真管理得不錯呢！”

進了程東的辦公室，都是水磨石的地面鋪了地毯，程東的寫字桌的右邊，靠牆有六七個電視螢幕。現在都熄著，房間的另一角則擺了一張圓桌，四張椅子圍著，辦公桌週圍沿牆，都是矮的

文件櫃，櫃上還擺著一瓶鮮花。

程東在辦公桌後坐了下來，請安娜在桌子的對面坐下，微笑著道：“也走了不少路，累不累？這瓶鮮花平時是沒有的，准是我祕書臨時插起來的，我們廠平時的情形就是這樣，給提些意見罷！”

這時祕書送進了兩杯茶，悄悄又退了出去。

安娜笑著點點頭：“這比我預期見到的不知好了多少倍了，我還以為見到的會是亂七八糟，簡簡單單，人手操作的一個作坊罷了！”

“我們在設備方面可是捨得花錢的，我們在研究方面也很重視，這可是工廠的根本，我們盡力做到最好。”

“你寫字桌這邊一排排的電視螢幕是作什麼用的?可以監察到全廠嗎?”

“給你猜對了,我示範給你看。我還以為你沒興趣看這些!”

程東開了幾個開關,那些螢幕一一亮了起來,可以看到工廠的大門口,正駛入了二輛大卡車,還看到了安娜的車停在一處樹蔭下。

程東口說:“你的司機很有經驗呢!免得車子給太陽晒得太熱。”

註解 [vincent8]:

其他的螢幕上,看到一條條生產線,工人在忙碌的操作。程東略作切換,可以看到各個不同的角度。

“噢,你坐在這兒可以看到全廠的生產嗎?”

“基本可以,這套裝置是新裝的,不但可以讓我坐在這裡,看到全廠,而且據說有激勵生產的作用---老闆永遠在看著你。其實裝這麼一套系統,也不很貴,我平時也不大用的。”

“這些都是表面的問題,有些管理上的問題你們能解決嗎?---譬如採購人員收供應商的回佣,你們有沒有過到這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程東開始感到這個參觀者的份量了,她不是貪好玩來看看的。我們有規定,每樣主要的採購至少有二個供應商,我們更會同時向幾個中間商詢價,電腦會跟蹤主要十幾種原料的市價。記錄每一次我們的成交價,並能繪製曲線,將成交價跟詢價的平均價相比,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跟著程東開啟了案頭的電腦,選了一個主要原料示範給安娜

看,安娜走到程東的背後,將上身湊近了電腦,這時程東聞到了她身上隱隱的

香水味,感覺到她呼吸的氣息,電腦上兩條曲線果然吻合得很好,安娜又坐回了好的座位。又問道:“那麼你們銷售部又是怎麼控制的呢?有沒有巨額的應收款?”

“我們採用每個營業員聯系一片的方法,訂下每個營業員的獎金及應酬費用的上限,電腦可以追蹤每一筆交易,每個客戶的詳細資料信貸評級,每個客戶的放貸上限,都自動的記錄下來,對於金額大的客戶,我們還有保證金制度要求他們有一筆錢存在我們廠裡,因此應收賬是有,但沒有不合理的,這幾年也基本上沒有收不回的貸款。”程東很自信地介紹道,他又將電腦切換到銷售記錄,希望安娜再走到他身後,可以再聞到那一種女人的氣息,但安娜由得他示範,卻不走過來了。

程東接著介紹:“我每分鐘都掌握到全廠資金流動的情況,存貨週轉的速度,每個產品的邊際利潤以及一切其他重要的數據,這都要歸功於電腦了!”說的時候不無小小的得意。

這時安娜說:“程東,我知道你是本市第十五中學畢業的,後來也沒上過大學,這些生意之道及工廠管理你是哪裡學來的?”

程東吃了一驚,首先是安娜對他說話不是稱呼他程先生就是稱呼“你”。這是第一次稱呼他“程東”,其次,自己確是市第十五中學畢業的,這事除了她媽記得,恐怕沒有別人記得了,怎麼安娜會知道?

他定了一定,才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第十五中學畢業的,又怎麼知道我

沒上過大學?”

安娜卻吃吃地笑了起來說道：“這是大祕密嗎?你去看看介紹你們傑出青年了不起事蹟的那篇“沙市日報”的文章”。程東先生本市第十五中學七九年畢業生,隨即進入“沙市化工廠”工作。在繁忙工作的同時,不忘進修,得到北嶺大學經濟學,市場管理學基本化工流程及英語同等學歷的文憑……。

這不是說你沒入過大學嗎?”

程東也想起了那篇他們傑出青年的簡介,他自己都沒留意看,想不到安娜會那麼留意。

“我倒忘了,那篇簡介,自己都沒仔細看過呢!我確是第十五中學畢業的,也沒正規地上過大學,我爸沒錢也不希望我唸大學,很年青就做事了,直到今天還覺得遺憾呢!”

“你才答了我一半的問題呢!這些生意之道和企業管理的一套,你是哪裡學來的?” 安娜鏗而不捨地問道。

“我讀了很多北嶺大學的函授課程,現在還在學英文,我的很多知識,相信是那裡學來的,其次可能是十幾年做生意的實際經驗裡領悟出來的,還有很多別的人在幫我,例如技術方面,張總是專家,電腦方面有位小馬,都是他設計的,企業管理方面除了志強我的朋友,還有三、四個北嶺大學畢業的年青人在幫我!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也沒什麼難啊!”

安娜微笑著,若有所思靜了一靜。

程東說道：“你問了我很多問題了,我能不能也問一條?”說的時候帶些佻皮的神色。

“我知道你要問我什麼,你問罷!”安娜笑著說道。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你是陳市長的女兒,是不是真的?”

“是的,很多人在認識我之後都問我同樣的問題,真的很令我氣餒,如果我說不是,別人對我的看法以及我週圍的一切的一切,會不會不同呢?”安娜承認了她的身份,又問了程東一個問題。

“你要我說真話還是假話呢?”程東還是佻皮地說道。

“你的真話怎麼說?你的假話又是怎麼說呢?”安娜說

“真話就是,如果你不是陳市長的女兒,你可能還沒當上科長。假話就是,即使你不是陳市長的女兒,你現在也可能當上科長了。但我相信你還是當得上科長的,你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憑你的能力,你也坐上這個位置了,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你不是陳市長的女兒,不會有那麼多人圍著你轉,這一點絕對是肯定的。”程東說的倒是他的真心話。

“為了我爸當了市長,我總有一種感覺,好像生活在他的陰影下,無論我做了什麼事,別人都會說那是因為我父親是市長,我要想證明自己的能力。但別人總是不以為然,有時我自己都迷糊起來,因為父親是市長,辦事確是容易些,很多人圍著我轉,可我不是知道他們是不是祇是為了討我喜歡,但也有人因此疏遠我,普通朋友都做不成。

好了,你知道我是市長的女兒了,你會怎麼對待我呢?” 安娜說出了心裡的苦悶。

“你說有人因此疏遠你,這人也奇怪,是真的清高還是扮清高?我看你很放在心上的,是不是大學裡的同學?” 程東問。

“是的,不去說他了,你會怎麼對我?” 安娜還是問他。

程東歛起了笑容,認真地說道:“昨天那個朋友告訴了我,我就對他說,市長的女兒也是兩個肩膀頂著個頭,也是個普通人又怎麼啦?這就是我的態度。”

“我現在也慣了,我想的多的反而是怎麼証明自己的能力,要証明自己的能力,在我爸的年代,祇有一條路,“升官”,在我們這個年代,多了一條路,“致富”,像你這樣不是出名了嗎?我不喜歡做官,早晚有一天我會經商,而且一定會成功,所以我特別留意經濟方面的事。”

程東看了看錶,去吃飯的時間已經很緊迫了,趕緊說:“顧著說話差點誤了午餐的時間,我已在水晶宮餐廳訂了位,現在去罷!”

“不要,不要,我最怕到那些大餐廳去吃飯了,准會碰上你不想見的人,你們廠裡不是有食堂嗎?我們去食堂隨便吃些。我就要走了,下午還要見一批外賓呢!” 安娜說。

程東可難住了,總覺得這樣一位市長的大小姐去食堂跟那些農民工人一起用餐,似乎不很方便,他問安娜就在這辦公室用餐可好?安娜完全讚成,他就吩咐祕書叫食堂不拘什麼菜,立即

送幾樣到辦公室來。又想請張總跟志強來陪,安娜卻不同意。她說:“我們兩個還可以繼續談嘛,有人來了反而拘束了。”

程東也不堅持,不過幾分鐘食堂就四菜一湯送過來了,就在程東辦公室會客的小桌子上用起餐來。

二人一起吃飯,好像距離更拉近了,程東替安娜夾菜的時候,看到安娜望住了他。程東笑了笑說道:“真不好意思,這樣青菜蘿卜的菜,太怠慢客人了。”

安娜沒有答他卻提起昨天宴會上的事:“昨天宴會上我問你有沒有女朋友,你說:“可以說有一個而且是很親密的朋友”,那話給打斷了,今天能不能繼續下去?”

程東臉上的笑容不見了,昨天他是想告訴安娜實情的,那時他

以為這個女孩祇是很偶然到的,以後可能永遠都見不到了。但是現在似乎他跟安娜成了朋友了,他不想將吉雯有病的事說出來,想了一想說道:“我是一個有女朋友而且是很親密的”。可以看出安娜臉上的笑容也不見了。

“我很高興你這樣坦率地告訴我,但為什麼昨天說:“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又說“可以說有一個女朋友?”似乎事

實上並沒有女朋友,為什麼昨天那麼難說的事,今天變得這麼簡單?”

程東覺得似乎他觸動了安娜,的一個傷疤。

他祇能說:“安娜,我很高興認識你,而且很高興我們很談得來,但這件事還涉及到我的朋友,我確有難言之處,你一定要諒解我,我不能再進一步說什麼了,

我們談些別的事罷。”

安娜的自尊心毫無疑問受了傷害,她裝作無所謂的樣子說道:“好啊!你說談些什麼?”

程東就問她,她們單位工作的性質還,托她有適當的外商介紹給他們公司,他們可以代外商生產,也可以內銷更希望外銷。

雖然談話還是沒有冷場,但始終有一樣什麼東西,橫在他們中

間吃完了飯,安娜也急急走了。程東送她上了車,看著她的車在公路上很快消失,他的心中亂得很,他從來沒有體驗到這種感覺。

第十三章

心中惆悵,舊愛難圓。燈紅酒綠,新歡再見。

下午,又是一個十分忙碌的下午,晚上又有應酬。程東很晚才回到家。

他睡在床上的時候,想起了安娜今天來廠的情形,事實上即使在他忙於辦事的時候,安娜的模樣仍是不時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他心中明白自己是愛上了安娜,他也明白安娜是喜歡自己的,否則為什麼對自己的業務,對自己的過去那麼關心?他忽然明白到自己是渴望著有一段新的戀情出現的,自從吉雯得了病拒絕了他,至今已有將近一年了,對吉雯的愛憐並不能滿足他一個精力充沛的年青人對異性的追求。這不單是一種性的滿足的問題,他需要一個家庭,他需要有孩子。可是想起了吉雯,她的眼神以前是快樂和明亮的,現在

卻蒙上了一層憂鬱的影子,她以前是皮膚紅潤,身材豐滿的。現在都變得蒼白,並且略為消瘦了,他怎麼對吉雯解釋呢?雖然吉雯很大方的說過,想要見到有一個大嫂,程東也明白她是一個明理的人,講的也是真心話,可是當事情真的發生時,她能接受嗎?對她會造成多大的傷害?程東不敢繼續去想,他在床上轉展反側,這是一生中第一夜失眠,過了不知多久才朦朧睡著了,不知怎的似乎只有他和安娜兩人在一間燈光灰暗的房間裡,安娜轉過身來,兩人擁抱在一起,在正要接吻的那一霎那。忽然燈光全亮了,週圍很多人望著他們,她看到了楊老總和他凸出的大肚子,這時他醒來了,原來是一個夢。他乾脆起身拿了一疊文件,處理一些事務,又過了一個小時睡意漸濃,才伏在桌上睡著了,第二天很早就被路上行過的一輛汽車聲吵醒,這才發現自己是坐在桌旁,腰腿都覺得痠麻,他去沖了個熱水浴,又喝了些牛奶找了本小說讀起來,一直到小王來接他上班。

他努力地工作想要忘掉安娜,但安娜的一言一笑,仍不時躍出在他的腦海中。第二天也是一樣過去了,他兩次拿起電話想找安娜,兩次又放了下來,說些什麼好呢?如果他倆的關係再有發展,怎麼對吉雯說呢?幾十萬,幾百萬的投資都沒有令他猶豫過,這一件事真的令他為難了。

又是兩天過去了,他沒有去找安娜,安娜也沒有找過他。星期天又到了,晚上他像往常一樣去吉雯的家,看到憶雯也在。她已經一歲多一些了,吉雯媽買了一張厚地毯,讓他伸開小腿跑來跑去,方教授,吉雯媽和吉雯三人,佔據了地

毯的三個角落,大家拍手叫憶雯走到自己這兒來,程東按了幾次門鈴,蘇北來的小裸母來開門了,吉雯頭也沒有回,祇是大聲喊道:“是不是阿東?你快來看,憶雯會走路了!”

程東走過去加入他們三人也坐在地上,坐在吉雯的身邊,果然見到憶雯一邊張開了小口笑,一邊一搖一晃地離了方教授的手,向吉雯走過來,大約走了三四步吉雯就抱住了她,親了她幾下,對著她說:“小寶貝,你真了不起,會走路了,姐姐喜歡你!”指著程東問:“看誰來了”。憶雯已經會稱呼各人了就吃力地叫道:“哥哥”!“東哥哥”!滿屋洋溢著歡樂的氣氛。程東從口袋裡取出一樣玩具,一個塑膠圈搖著會發出“沙!沙”的響聲說道:“看這是什麼?東哥哥送給你的!”正想遞給憶雯,被吉雯劈手奪了過去,埋怨道:“外面拿回來的東西,洗也沒洗過,怎能就給憶雯玩?”

接著憶雯又從吉雯手裡,向吉雯媽走去,又笑又叫“媽—媽”,吉雯媽都笑得合不攏嘴。

玩了一會怕憶雯太累了,吉雯抱著她坐在沙發上,大家也都坐下來,吉雯說道:“最近院裡多了些外國夫婦來領養孩子,多是美國人,兩夫婦辦完了手續來挑孩子的,已經有二次了,憶雯差點給她們選了去。今天又來了一對,又是我做翻譯,他們又挑中了憶雯,我對他們說憶雯已經有人領養了,他們才罷手,通常他們都喜歡幾個月大的,憶雯一歲多了,大概太可愛了,我真擔心我不在的時候她給人領走了。”

程東覺得很奇怪：“怎麼？外國人可以來領養孩子？為什麼給他們領養？”

“那些老外倒都是好人，大多是自己沒法生育的，也有愛孩子想領養一個的，你不知道那些手續有多嚴謹，單是美國那邊的機構就要查至少一年時間，到了我們民政局也要查他們的家庭底細，最少半年，等到都通過了，他們才能來挑，還要跟孩子至少在一起住一個月，看看雙方是否適應才能帶孩子走。有時看到娃娃們被人領養，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又不捨得她們離開，又知道她們得到了一個好家庭，有好的前途該讓她們去。不過我們總算出過力了，救回了一個小生命，讓她們有了前途。”

這時吉雯媽說：“家裡有個娃娃多好！帶給我們多少快樂！我們是不是可以申請正式領養憶雯呢？讓她跟我們住在一起真正做一家人，反正還有一間房空著呢。”

方教授也竭力表示贊同。

倒是吉雯顯得有些擔心：“我早就想把她領回來了，但如果由你們出面，你們年紀很大了，又有了我這個女兒不知會不會不批准呢？如果由我出面，我又沒結過婚現在還沒了工作，可能也不給呢！”

吉雯媽說：“這有什麼難的，民政局也在建新樓，工程是我們院包的，我認識金局長，對他說一聲不就得了？”

方教授插了一句：“你又要去求人？又去走門路？”

吉雯媽生氣了：“你這個人！好像不食人間煙火的？我是為了憶雯啊！你是最

喜歡她的啊!”

方教授趕緊認錯:“是我不對,有些事找些人幫幫忙是難免的。”

程東卻說:“我看讓吉雯自己去申請或者更好,她跟福利院的關係那麼深,你們家的經濟和教育背景又那麼好,民政局沒理由不批准的,如果真有困難,我也可以托朋友,這事應該不難辦。”

吉雯抱著憶雯對著她說道:“憶雯跟吉雯姐姐一起住好不好?吉雯姐姐明天就去辦手續。”憶雯玩了一會有些累了,小眼睛一眨一眨地,不明白她說些什麼,吉雯抱著她去自己的房間,哄她睡覺去了。

程東輕聲問吉雯媽,最近吉雯驗血的結果好不好?吉雯媽沒回答,祇是搖了搖頭,大家的心頭又變得很沉重,很快就吃晚飯了,晚飯後憶雯已經醒了,吉雯又忙著照顧她,都沒希時間跟程東講幾句話。

因為離得近,程東沒有開車過來,他沿著乾淨的行人道,一個人靜靜地走回家去,心中充滿著一種悵惘的感覺,他乾脆慢跑步起來,不多一會就到了自己的家出了一身汗,似乎趕走了不少鬱悶的感覺。

第二天是星期一的早晨,他的習慣是仔仔細細巡視工廠的各處,有時志強陪著他,一邊看一邊商量著工作。今天也是這樣,平時沒有人那麼早就打電話給他的,這時身上的傳呼機卻嘟嘟地響起來了,原來是祕書告訴他,陳安娜小姐打電話來,請他快去辦公室。

他跟志強交代了兩句,就急急趕到辦公室,劉祕書告訴他陳小姐說了,過一會再打電話來。

程東坐下來處理文件,打電話找人談工作,但他覺得自己心中一直在等著安娜的電話,半個小時好像有一個世紀那麼長,終於劉祕書掛電話進來:“陳小姐的電話。”

程東急急拿起了電話,傳來了安娜清脆的聲音:“傑出青年企業家,你忙成怎麼樣啦?”

“市長千金,你又忙成怎麼樣啦?”

“我最不喜歡人家叫我市長千金,以後不要這樣稱呼我,好不好?”

“我也不喜歡人家叫我傑出青年什麼的,我們就算打和吧!”

“也好,程東,我是想問你明天下午有沒有時間?”

“有什麼事?應該是有空的。”

“沙市現在有一家香港商會俱樂部,他們那裡設備很不錯,明天放一部外國電影是得奧斯卡金像獎的,明天下午一起去看,去不去?”

“好啊!我都很久沒看過電影了。”

“電影是下午三點半開映,看完電影就在俱樂部裡陪我打一場網球,然後一起吃晚飯,那裡的西餐很不錯的。”

“好啊!一切遵命,不過我不會打網球,祇怕出醜。”

“我也打得不好,到時候請個教練教我們,不過有一點先講清楚,我請客。因

為我是會員。你付錢因為你是老闆。O.K?”

“O.K.明天三點半見。”

“拜拜!” 安娜收線了

程東也收了線,他心裡很高興,安娜主動打電話來,打破了他們之間的僵局,如果安娜不打電話來,恐怕自己也熬不住一、二天的也會打電話去。

看電影沒問題,但打網球答應是已經答應了,自己卻完全不會打,怎麼辦呢?他馬上查找黃頁,找到了三家公眾網球場,一個

個電話打出去,其中有一家當天下午有場地而且有教練,他馬上訂了二個小時的場,並約好了一位教練。下午去網球場的路上去了一家體育用品商店,買了全套的網球服,網球鞋、網球拍子和兩筒網球,整了兩小時,跟教練對練,他年青,體力好,反應又快,二個小時下來,雖然說不上打得好,但來球如果不是太急太刁鑽也都可以回過去了。

心中想著明天的約會,不自禁地有些興奮,期待著。

第二天下午他準時到了那個地方,穿了襯衣長褲拿住了一個手提袋,盛著運動衫鞋。網球拍子的柄端從手提袋的拉鍊口子裡伸了出來,不知底細的人還會以為是哪一位網球運動員來練球呢!

那是一個很大的花園,在一排矮樹組成的一片樹牆後是一個停車場,他一眼就看到安娜的深紅色“桑塔納”已經停在那裡,知道安娜已經來了,趕緊飛步入了俱樂部的大廳,接待處的小姐聽他說約了陳安娜小姐的,立即指引他

去一處露天的咖啡座,他見到安娜穿了一身黑色的緊身衣褲,正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前,面前有一杯咖啡,黑色的衣服更襯托出她白皙的皮膚和她美麗勻稱的身材。

程東帶著歉意道:“不好意思,希望我沒遲到!”

咖啡座裡祇有三、二個人,安娜老遠就看見他了,帶了微笑也沒有站起身,伸出了手跟程東的手輕輕握了一下說道:“你沒遲到,是我早到了一會,走罷電影快要放了。”

又讓程東將手提袋交給一個服務員,吩咐送去網球場。他帶領著程東沿著一條寬寬的樓梯上樓,程東看到地上都是滿鋪著大理石,牆上掛著大幅的現代畫,屋頂上都掛著漂亮的水晶吊燈,安娜看他留意這地方就告訴他:“這裡是香港商人來投資的,新開了不久,你大概沒來過罷?”

“沒來過,好漂亮的地方!怎麼好像很少人來?”

“這裡主要是服務外商的,不管你的身份,入會費五十萬,當然很少人來啦!”

“五十萬?那麼貴?不是會員不能來的了?”

“我是會員,開幕的時候他們送了十個會員籍給我們外經委,我拿了一個,我喜歡這裡沒有雜人,清靜一些。”

程東懂得了,要享受“清靜”是有代價的。

他們很快到了二樓的電影放映廳,那是很小的一個放映廳,不像外面的電影院,滿座可能也不到一百人,今天這一場包括他們倆人,祇有七八個人分散坐

著,他們隨便選了兩個座位坐下來,時間就到了,燈光暗淡下來,電影就開始播影了,放的是一個愛情故事,一對戀人在荒山野嶺裡發生了意外,帶著的糧和水都失去了,他們有一匹馬,但都明白沒有了糧和水那匹馬也不能負載他們倆人到有人跡的地方,一定是兩人都死於荒野,必須有一個人留下來,另一個人快馬加鞭快去快回,也許兩人都能獲救,男的和女的都要對方走,自己留下來,最後女的說服了男的。因為他更熟這裡的路,也許能早一些回來,那男的盡可能將剩下的糧和水留下來給女朋友,自己快馬加鞭走了,但天意弄人,當那男的不眠不休兩天兩夜趕回來接女朋友的時候,發現在女朋友留下的小山洞裡,祇有一些人骨和他女朋友被撕碎了的衣服,他的女朋友被狼群吃掉了。看電影的時候,他們坐得很近,肩膀跟肩膀不時碰觸到,程東常常望著安娜,他想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但始終鼓不起勇氣來,那電影是英語對白有中文字幕,安娜看得很入神有一次回過

頭來問他:“你聽得明白嗎?”

“聽得懂一半罷!有字幕都明白了!”

彼此相視一笑。

看到電影快結束的時候,螢幕上播出來女主角被狼撕碎的衣服碎片,被洞外吹來的一陣微風吹動了,在地上盤旋舞動,程東看到安娜取出了紙巾抹眼淚。

跟著燈慢慢地亮起來,程東問道:“你哭了?”

安娜眼紅紅地點了點頭,沉默了一會說道:“如果那個女的去求救,男的留下

來,也許能抵擋住狼。”

程東不知怎麼答好,想了一想說道:“這都是編出來的,如果女的求救回來,男的又打死了三五頭狼,二人重逢,恐怕就沒人掉眼淚了!”

安娜聽到他這麼說,倒笑了:“你說得也有道理,我太投入了,這電影很好看,是不是?”

“是很動人的畫面,攝影也都那麼美,謝謝你帶我來看這麼好的電影。”

安娜不知想到了什麼,幽幽地說道:“你們男人都是冷冷的,我們女人感情又太豐富。”

“我不同意你這麼說,電影裡的男主角失去了女友,心中是那麼悲痛,怎麼能說男人都是冷冷的?”

安娜向他望了一望含笑道:“我是隨便說說的,指一般的情形,男人是比女人冷靜一些,好像什麼事都不介意。我們去打球吧!心情也許會好一些。”

程東也不明白,為什麼安娜心情又不好。他也不準備問明白。

安娜帶他去了網球場,有四個場子,祇有二個外國老頭佔了一個場子,沒有其他人,他們去更衣室換了衣服,有服務員帶程東佔了一個場子,安娜還沒出來,約好了的教練已經來了,程東跟他打了個招呼,兩人要了兩杯飲料,坐著等安娜,不久安娜也出來了,程東覺得眼前一亮,她本就是短髮,戴了一個黑色的橡筋圈,白色低胸緊身運動衣,穿了一條短裙,更襯托出她修長勻稱的腿,顯得更加青春。

程東在安娜走近的時候,不自禁地讚道:“你好漂亮!”

這句話大概令她很高興,立時滿面笑容說道:“是嗎?我們開始打吧!”

因為程東說過,他從來沒打過網球,所以安娜請教練站在程東的一邊,幫他打球。

他們的場子緊挨著那二個外國人的場子,見到他們落場,其中一個老頭用英文跟安娜打招呼:“安娜小姐,你好!這位是你的男朋友嗎?好帥啊!”

安娜也用英文回答:“安德魯叔叔,你好!這位是我的男朋友,姓程”。

這時程東就必需跟這外國老人打招呼了,他學了英文三年了,不但有北嶺大學的函授教材,還練習過靈格風,一種教英語會話的唱片,像這種普通的寒暄難不倒他了,倒是因為這是一次真正跟一位外國人說話,他鎮定著慢慢地也用英文說道:“你好!很高興看到你,安德魯叔叔,你應該讚美安娜的,你不覺她特別漂亮嗎?”

他說得雖略慢一些,但發音清晰文法跟用字一點都沒錯。

那位叫安德魯的外國人笑了起來:“你說得不錯,安娜小姐是我們這裡的大美人,每一個人的偶像,我們已經讚美過她無數次了。”

程東答道:“安德魯叔叔,謝謝你!”

他說得很得體,安娜看來更高興了,發了個球過來,正式開始打球了。

初初那位教練看機會,幫程東回了兩個他打不到的球,慢慢地越打越順手,反而是安娜那邊頻頻失手。

註解 [vincent9]:

安娜不服氣的大聲喊道：“你說你從來沒打過網球的,是不是騙我?”

“怎麼會騙你,在昨天上午跟你通過電話以前,我碰都沒碰過網球,不過昨天下午上了兩個小時速成班。”

“我不信!” 安娜帶著撒嬌的模樣

“讓教練來幫你罷!”

“也好。”

教練就去了安娜那一側,打了半個小時大家休息了一會,一邊喝著冰凍的可樂,一邊享受著徐徐吹來的清風,這裡地處沙市的遠郊,每天在空氣中都聞到的煤煙味,這裡沒有,程東覺得彷彿置身仙境,渾身舒坦看安娜情緒也很高,告訴他:“安德魯叔叔是一家外資機器廠的總經理,他們工廠籌建過程中,安娜出

了不少力,又告訴程東有一個大項目是生產制冷機中的壓縮器的,投資額在10 億美元以上,沙市正在跟蘇州常州爭奪這個項目,外資仍沒確定設在哪裡。”

程東聽得很入神地說:“十億美元!算人民幣要八十多億,好大的項目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沙市有希望嗎?”

“沙市的優勢是除了公路交通,我們有長江水運,我們還答應低價批地,還是有希望的!”

“這些大項目要考慮的因素一定很多,你都懂嗎?”

“那些技術的東西我哪會懂,我祇懂英語和合資的法規,不過不懂的東西,如果是重要的,可以在談判中學,我們祇要明白他們關心些什麼和怎樣更符合他們的利益,能夠配合的盡量滿足他們,事情就談得成了。”

“我好佩服你!沙市多幾個你這樣的人才就好了,想想!八十億!能辦多少事!能帶來多少工作職位!”

“我也好佩服你!才打了兩個小時網球,就比我好了,我可是請了教練打了幾十次呢!說真的初初是為工作需要!玩玩自己也喜歡上了。”

“你別懊惱,我們男人體力上,反應上都比女人強些,如果說到語言,感情理介方面的事,可能就比不過你們了。”

“你倒也說的是,留給我一些自尊是不是?”

兩人坐在球場外面,談得很投契,又打了兩盤,安娜有些累了,離晚飯的時間還早,他們換了衣服,又去咖啡座。這時來的人多一些了,他們找了一個僻靜的角落。

坐下了以後安娜問他:“你的英文不錯啊?都是自學的?”

“是,我是北嶺大學的函授學生,學了三年了又自己聽靈格風跟著唸,剛才說的兩句都是靈格風裡現成的話。怎麼說得上“不錯!”。

“也不容易,以後英文有什麼不懂,你可以問我。”

“聽說你是北外語文系畢業的?”

“你怎麼知道?”

“沙市日報的楊總編告訴的,我們是很熟的朋友,他是個什麼事都知道的角色。”此時程東想起了楊總說的“職業新聞工作者的敏銳感覺,又說年青人,好好把握你的機會,不禁微笑起來。

“你想著什麼事了?那麼開心?”

“看了那麼好看的電影,坐在這麼舒服的地方,為什麼不開心?”

程東本來還想說了一句:“對住那麼漂亮的小姐”,後來想想覺得似乎顯得有些輕薄,忍住了沒說,因此又笑了起來。

安娜專心地望著她,仍繼續追問:“你想到什麼好笑的事?跟我讀大學有關係的,你沒有說老實話。”

“安娜,我是想起了楊總,想起了那天你沒給他名片的尷尬樣子,所以笑了。”

程東意識到一定要有一個解釋,安娜是一個觀察力很強的聰明女孩,如果沒有合理的解釋,不知她會想到那兒去。

“我沒給他名片可能是我不對,但像他這樣的人太多了,有一次一個自稱是聾啞協會的人,也在一個宴會上走上來打招呼,我很自然的也回了一張名片給他,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說給我聽聽。”

“那傢伙拿了我的名片,去市民政局找一個批款的副局長,你知道他們那裡常常有些捐款的,對那副局長說是我同意的,要他們局裡撥十萬元給他的機構,那個副局長還真批了那筆款,還打電話來告

訴我,我的吩咐他們已經照辦了。把我氣個半死,後來查出來那個聾啞協會根本是個騙局,我要爸爸將那個副局長免職,爸爸不同意,說這種事不宜張揚,從此我派名片就特別小心了。誰知道那個楊總是什麼人?”

“楊總倒真是“沙市日報”的副總編,照理說這種人掌握了宣傳喉舌,是得罪不得的,而且是我介紹的,你也不給面子?”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你是什麼人我都不敢肯定,為什麼要給面子你的朋友?下次見到楊總就說我問候他!爸爸倒是經常教訓我不能有特權思想的,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同學中父母是高幹的,也多的是,大家又是同學倒不覺得什麼,回了沙市我爸又是第一把手感覺上有不同了,我不喜歡這個身份,但有時為了辦成一件事,這關係確也有用,我的心裡也矛盾得很。”

安娜停了一停又說:“唉!說了很多我爸的事,說說你的爸媽吧!他們是怎麼的人?”

“我沒你那麼福氣,有那麼顯赫的爸爸,說給你聽你可能會覺得悶呢!”

“有關你的事,我都想知道,特別是你的爸爸媽媽,他們是怎麼樣的人?” 安娜不自覺地情深款款地望著程東。

“我爸爸沒讀過書,從小就進廠做修理機器的學徒,他老實、本份、膽小做了幾十年,熬了一個七級技工。我媽也沒有文化,在家做家務,帶孩子就這樣簡單。”

“我聽你提起過,你爸不讓你讀大學,心裡有沒有怨恨過?”

“那時候還年青,是有些不服氣,有的同學上了大學,暑假回來高談闊論,也很羨慕他們,可也沒法子,有時就阿 Q 一下,心中想:“如果我也能上大學,准能讀得比你好!”

安娜專注地聽著,聽到這兒也笑了。

程東接著說:“後來長大了,知道以我爸的生活體驗,他的決定也是為我好,而且那時候家裡確實窮,供不起我讀書,我不怨恨他們,他們生我、養我、愛我,這一輩子我都是欠著他們的,所以無論怎麼忙,每個星期天中午我一定回去陪他們吃飯,也沒什麼談的,但看看他們講些親戚朋友和街坊的鎖事,也是一種樂趣。”

“那你的事業,你的人生觀,你的待人處事的世故,其實他們的影響是很少的,是不是?”

“我也自己問過自己這樣的問題,結論是他們給我的影響很大,奇怪不奇怪?”

“為什麼這麼說呢?”

“從我很小很小剛學會走路開始,我媽就灌輸給我一種思想,不可做害人的事,天理有報應的,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人生哲理,我想我因此受益不淺的,另一點我媽常教我做人要有同情心,我爸又把那膽小怕事的態度教給我,要我明白可以退讓的時候要退讓,不要逼人太甚。其實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如果不仔細回味,我自己都不能體認到的,一個哲學家可以把這些道理寫成大文章,但不識字的小市民也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將這些哲理傳給他們的

下一代,我的父母當然沒有你的父母那麼顯赫,但在我心中,他們也是讓我感覺到自豪和感激的。”

安娜那麼專注地聽著,似乎深受感動,她慢慢地呷了一口咖啡,說道:“程東,我了解你越來越多了,初初我以為你們個體戶辦的廠,最多祇是一個作坊,設備落後操作原始,談不上管理。但

看了你的廠,在短短三五年內能達成這樣的規模,也令人吃驚,初初我以為你不過中學畢業,一定是學識淺薄油嘴滑舌,是現在所謂“活絡”的人,結果完全不是這麼會事,你在各方面都很有修養,說話也有說服力,毫不浮誇,所以說人要交往,主觀的見解都是靠不住的。”

“謝謝你這麼讚我!初初我也以為你是市長千金,一定脾氣很大,像我這樣怎麼也高攀不上的,事實上你也很平易近人啊!跟你在一起,感覺上很好,是不是一種緣份?”

“你別過早的讚我,以前我是沒什麼小姐脾氣的,那時我爸也才是機電局的一個工程師,有什麼神氣的?後來入了大學,高幹子弟多得很,也沒什麼特別,這三四年回沙市來做事,爸又升了市長,感覺確有不同,我也一直警惕自己,但也許也開始有了些小姐脾氣呢!不過你沒看到罷了。”

他們兩人都笑了,祇覺得很談得來,不覺得時間過去,直到安娜看了看手表才驚呼:“怎麼已經七點半了?我們已經誤了晚餐的時間了,快走吧!”

他們去了西餐廳,完全是古典的英式裝修,每張桌之空間留的
空間很大鋪著漿得筆挺的白色桌布,上面布置著精細的瓷器和呈亮的刀叉,
每張桌子中間的小花瓶里有一朵玫瑰,餐廳裡也沒有幾個人,服務員帶他們
到靠著落地大玻璃的一張桌邊坐下,隔著玻璃可以見到碧綠的草地和美麗
的花園景色。

程東從來沒到過這樣的地方,祇在電影裡見過,他很老實地告訴安娜:“這地
方真漂亮,我從來沒到過這樣的地方。”

“也沒什麼稀罕啊!這樣的地方就是為你這樣的老闆而開設的,初初我也為
地方的堂皇,服務員的彬彬有禮,而多少有些跼促的感覺,現在慣了,如果伺候
得不好,我會提意見哩!”說著笑了起來。

這時來了一個外籍的黃頭髮的年青人,用英文介紹自己,是今天的廚師,像背
書一樣介紹了五、六種今天準備的名菜,程東的英文這時不管用了,不知他
在說些什麼,祇能回頭望望安娜,安娜替他點了一道鵝肝,是開胃的頭盤,又點
了一道烤小牛肉,她自己則叫了魚。菜一道道來了。用過了鵝肝,來了一道
碎冰屑做成的酸酸的冷飲,跟著服務員推了一架小車過來,上面有各式紅酒
白酒,任由客人挑選,安娜選了一支紅酒。他們一

邊淺酌品嘗,一邊享受著小菜,用完以後又有服務員推來另一架小車,上面有
各式“起士”是一種乳酪經過發酵的製品,有十幾個不同品種,安娜說:“我
不吃這個東西。”程東卻有好奇心,隨便要了一種。入口的味道又咸又略帶

臭味。

安娜問他：“味道好不好？”

程東搖搖頭答道：“很咸,還有些臭味。”

安娜哈哈笑了,說道：“是有一種“起土” 據說像我們的臭豆腐一樣臭的,你真是好運氣,恰恰要到了這一種。”

程東想：“這東西大概很貴”,也就一口咬了下去,吃下肚以後卻覺得味道其實不壞。

又悄悄說了一句：“其實味道不錯呢!很特別的!”

安娜說：“你喜歡就好了,我是不吃,怕吃胖了。”

之後又有蛋糕又有水果,又有冰淇淋一樣一樣送上來,服務員都穿著制服,戴著雪白的手套。程東想起了食街“張王記”那攤擋,已經好久不去了,又想起了老闆娘胸口哪一粒快鈕不上的扣子,這邊是陽春白雪,那邊是下里巴人,對比有多強烈?想到這裡不禁又微微笑了起來。

安娜望著他,也笑著說：“你又想起什麼事了,這樣咪咪嘴笑了?”

“我想起了我們老家附近的大排擋,跟這裡可有天淵之別了,不過味道也一樣好,嘈嘈鬧鬧也另有一番滋味,幾時我帶你去吃好不好?你有沒有去過那種地方?”

“在北京時去過,回沙市後就沒去了,印象中那種地方,洗碗水也祇有一盆,什麼人的碗都放在同一盆水裡洗,怪不衛生的。”

“沒關係的,大菌食細菌嘛!我們都是有抵抗力的,再說那地方現在也有自來水了,包你乾淨!”

“也好啊!幾時你帶我去,看看好成什麼個樣。”

這時已經九時了,他們也沒留意有個角落裡來了一個小樂隊開始演奏音樂了,有三步的、四步的多是舞曲,一個小舞池裡已經有一對在跳舞了。

安娜口中慢慢呷著一口紅酒問道:“你不請我跳舞?”

這種三步、四步的舞,程東在廠工會辦的舞會上跳過的,但他不知道自己的舞技算不算好,怕出醜。祇好說:“我會是會的,可能跳得不好,你不介意嗎?”

“沒關係,其實沒有人在乎別人的舞姿的,祇要自己開心就行了,還不請我?”

程東站了起來,有意地學著電影裡見到的場面,優雅地彎下腰去,伸出一隻手做出邀請的姿勢,安娜將手輕輕遞給他,他們拉著手下了舞池,那是一曲慢的三步舞,二人陶醉在二人世界中,安娜飲了些酒臉上添了紅暈,他們四目相視都含情脈脈,安娜將臉貼在程東的胸前,程東緊緊地抱住了她,慢慢地擺動著,忘記了週圍的一切,程東很久沒有這樣子擁著一個女孩了,他跟吉雯也從來沒一起跳過舞,程東心中祇覺得湧起了一陣陣對安娜的愛意,他也領會到安娜的心情跟他一樣,二人接著又跳了幾個舞曲,看看時間不早了必需離去,他們手牽著手回到停車場,兩人一定得分手了,但握住了的手還是不想放開,程東將安娜拉近身邊,抱住了她,在她的嘴唇上親吻,安娜也熱烈地回應她,兩人

在停車場又停留了幾分鐘,終於安娜掙脫了他的擁抱說道:“我得走了,下次電話再相約吧!”

他們走向各自的車,程東讓安娜先發動了,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她的車後,到某一個路口安娜要轉灣向另一個方向駛去,特意開了燈號,向他示意告別,程東的心憶中覺得充滿著愛,真希望明天再跟安娜會面。

他們約會十分頻密,短短時間感情進展得飛快。

第十四章

救急病吉雯入醫院,愛安娜程東見家長。

一天,程東在上班的時候接到吉雯媽打來的電話,要他有空的時候去一次她的辦公室,程東不敢怠慢,下午就去了她的辦公室也像上次一樣,在大堂的接待處早有一位年青的接待員,受到秦院長的吩咐在等著她了,設計院的院長年老退休了,吉雯媽已經升為院長,也像上次一樣,那位接待員一直送他見到吉雯媽的祕書,祕書帶他入了吉雯媽的辦公室。

吉雯媽滿面笑容,起身跟程東握了握手,等祕書送進了兩杯茶,悄沒聲息地退出去以後,吉雯媽說:“不好意思,要你專門來一次。”

程東是每個星期都見到吉雯媽的,看到近一年來她的白髮增加了很多,但梳理得很好,精神也不錯。

他趕緊答道：“伯母別這麼說，這幾年來我受你們的恩惠可大了，有什麼吩咐祇管叫我去做。”

吉雯媽歛去了臉上的笑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才說道：“我也是把你看成是自己人，才請你來的。你知道方伯伯雖然是個教授，一個月工資也才二千多，加上出版書的稿費和其他收入，每個月也才四五千收入，我跟他也差不多，要是在平常，可以生活得不錯了，可現在吉雯得了這個病，她的醫療費用是非常非常之貴的，她原來工作的銀行很好，負擔了一大部份，可是還有一部份是病人要自己付的，吉雯又辭去了工作，沒了收入。現在我們又領養了憶雯，總之，這兩年都是人不敷出了，本來還有些積蓄也漸漸花完了，這事又不能跟方伯伯講，跟他講了他也祇會發愁，不會有什麼辦法，吉雯我更不能跟她說了。”

說到這裡，大概是想到了吉雯的病，也想到了自己持家的委屈，淚水都湧了上來，吉雯媽趕緊取出紙巾，抹了抹眼淚，很快又恢復平靜了。

程東說：“伯母，你別難過，慢慢說，經濟上的困難總有辦法解決的。”

吉雯媽又恢復了平靜，仰起了頭顯出一種自信和堅毅的表情

繼續說：“我知道你現在是很有錢的人，難得你對吉雯，對我們還是那麼好，現在有一個做地產生意的機會，我想介紹給你，有了利潤不論多少，分些給我作介紹費就行了，你有沒有興趣？”

“怎麼樣的一個機會？”

“市民政局在市區有一座福利院,也是平房式的,佔地倒不小,這幅地可以改建高層住宅,而且因為本來就是住宅地,又是福利院的地,我已經跟國土廳的領導講好,可以不補地價,民政局想發展,但沒資金又沒搞生意的經驗,他們想找人合作,他們出地,另一方出資金並負責籌建,籌建的事你不用擔心,那是我的專長了,你有沒有興趣投資?我已經叫人推算過了,利潤很驚人。”

“大概要投資多少呢?”

“也就是設計費和建築費,設計費我們可以給你最優惠的價格,建築監督也由我派人去做,可以基本不收費,建築費約要四千多萬,二年建成利潤毛估估大約有六千萬。不過無論此事成功與否,都不要在方伯伯面前說起,你是知道他脾氣的。”

“這些錢我還籌得到,伯母眼下你需要多少錢呢?不搞這個項目,我也願意幫你們的,方伯伯和你是我最崇敬的人,吉雯像是我妹妹一樣,我願意盡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廿萬夠不夠?”

大概程東的誠懇令她感動,可能提及吉雯又令她傷心,吉雯媽忍不住淚水又淌了出來,但她又很快鎮靜下來。“眼前有五萬,八萬也夠了,有些醫院的費用不能再拖了,就不知吉雯的病能不能好?”

說著淚水又淌了出來。

“伯母,您別著急,我明天就派人送廿萬國庫券來,那東西是不記名的,您需要錢用就拿些去賣了,隨時都可以套現。你也別當這是我給你的,其實這三年

裡吉雯幫我投資賺了不少錢,我要分給她,她都不肯要,這錢是她自己的一份,祇不過現在交給你罷了。”

“你真會說話,我還是要說一句,我代方伯伯代吉雯,謝謝你。那福利院建樓的事,你打不打算參加?”

“伯母如果希望搞的話,我一定參加。”

“你參加罷,我派我們這裡最得力的工程師去監工,建築質量你不用擔心,建築公司方面也不敢多收一分錢!”

程東從公司裡調了二個能幹的經理,都是方教授推薦的朝氣勃勃的年青人,組成了“東方物業發展公司”,經過吉雯媽的

介紹,很快跟民政局談妥了。由民政局出地“東方物業發展公司”出資金及策劃管理,利潤三、七開的協議。民政局局長也是一位女同志,聽說兩年後有上千萬可以分,高興得嘴也合不攏,她告訴程東:“我們在城西還有一處大院子,將來也跟你們合作發展!”

一切談判安排在吉雯媽幕後的幫助下,都進展順利。國土廳的廳長說:“這幅地本來是平房,改建高樓應該是要補一些地價的,但一則那地本就是住宅用途,二則為了照顧兒童福利院,作為支持社會福利事業,不收地價,政策上也允許,我們乾脆好事做到底罷,容積比例給你們再高一些,是那個區的最高容積比例!”

程東在極力稱讚了國土廳支持兒童福利事業,實在偉大之餘,早已派人給廳

長及各相關人員送去了厚禮,做這樣的事對他來說是十分嫻熟的了,一切都進展順利,二年多以後這一項目確實給程東帶來了以千萬計的利潤,這是後話了。

這又是一個星期天,程東從爸爸媽媽之家出來,順道去了小巴黎百貨公司,公司還在,但換了老闆了,原來投資的港商因為虧

損太大而清盤,由另外的公司收購了,還是一家高級的百貨公

司裡面有個童裝部,專賣高檔的童裝。程東已經來過幾次了,憶雯已有一歲多了,他請售貨員幫他挑選了二套小衫裙是送給憶雯的。程東知道吉雯心中疼愛著憶雯,雖然叫她小妹妹,其實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祇要討憶雯喜歡,吉雯也就喜歡了,所以他每次去吉雯家都買些女孩子喜歡的東西,那位售貨員也認識程東了,問他:“買給你女兒的?你女兒真福氣有你這樣一個好爸爸。”

程東笑了笑,也沒有出聲拿著包裝好的衣服就走了。

到了吉雯家,又是那個褓姆開了門,祇看到吉雯坐在一幅地毯上,正和憶雯遊戲,她的兩頰似乎更凹陷了,太陽穴的部位也縮進了一些,似乎更瘦更憔悴了,見到程東來似乎很高興,大聲說:

“程東,你來看憶雯會跳舞了!”

程東走了過去,在吉雯的身邊坐了下來,看憶雯二條小腿在地

上輪替著一蹬一蹬,小手在空中亂抓,在練習她自己的手腿的肌肉的配合動作,看著她那天真無邪的樣子,也煞是有趣,就取

出禮物袋來對憶雯說：“看大哥給你帶什麼啦？”

從袋裡取出兩套小的裙,吉雯取了過去,看看大小合適就叫憶雯走過去試穿穿,嘴里卻還在埋怨：“誰叫你買這些孩子衣服了?好看是好看,可是太貴了,花了不少錢吧!”

程東說：“祇要你喜歡,也不值什麼!”

一會兒功夫,憶雯已經新衣服穿好了,正合身穿著很漂亮。

吉雯對她說：“過去親親東東大哥,是大哥送給你的!”

憶雯乖乖地撲進了程東的懷裡,親了親他,用剛學會的呀呀語氣說道：“謝謝東東大哥!”

程東也高興得笑了,抱起了憶雯滿屋轉,憶雯最喜歡這樣玩了,咯咯咯咯笑個不停,吉雯卻叫他停下來說：“孩子的大腦很脆弱,經不起太劇烈的震盪的。”程東就放下了憶雯。

這時聽到程東來了,方教授從他的書房出來了,吉雯媽也從櫥房裡走出來,跟他打了個招呼,方教授告訴程東,他和一些同事

正在研究稅務如何改革。現有的稅務條例有很多的灰色地帶,又太複雜。

方教授在構思一種“增值稅”政策,如果實行,

不但國庫收入可以增加,稅制簡單了,也可以減少稅務的灰色地帶,程東饒有興趣地聽著,這對做生意的人來說,是一個切身利害關係,此時的程東已經不像幾年前那麼樣,他更有閱歷對於這一類問題也自有看法,他對方教授說

“稅固然是個問題,但地方政府的各種非稅務的攤派,對企業來說是一種更沉重的負擔,鄉政府、鎮政府隨時都可以借某些籍口向企業要錢,什麼地方教育基金啊!環保費啊!計劃生育基金啊!我老想不通為什麼地方搞計劃生育要向企業收錢?但也祇能繳,最奇怪我們那裡還有一項“社會保障金”。並不是保障我廠工人退休或生病的,不知保障什麼人,什麼事,也得照繳,話說回來稅也好,地方收費也好,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這裡面取決於“關係”。我看我們的問題不在於如何來收稅,稅制再改,如果沒有嚴格的執法,國家還是會少收好多稅”。

方教授嘆了口氣說道:“我們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祇是我們管不到這些事,唯有盡力而為罷,新稅制應該比舊稅制好!

程東這時注意到吉雯面色蒼白,坐在沙發上,兩手抓緊了沙發椅的扶手,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他趕緊走過去,問道:“吉雯,你怎麼啦?”

吉雯答道:“沒什麼,有些頭痛有些暈眩,可能我發燒了”。

憶雯還在叫著:“姐姐、姐姐,陪我玩!”

程東伸手到吉雯的額前一摸,覺得燙手得很,吉雯媽拿了探熱計來,一量有攝氏三十九度多。

吉雯還不願意進醫院,說服些退燒藥就會好了,她媽媽堅持要送她去醫院,程東有車,讓保姆照顧憶雯。程東跟吉雯媽兩人送吉雯去了醫院,經過初步鑑

定,懷疑她得了肺炎,要醫院安排她住了一個單人病房,醫生雖然用了藥,但體溫仍在上昇,吉雯也陷入昏迷狀態,吉雯媽坐在床邊,握住了女兒的手,忍不住流淚。程東比較冷靜,對吉雯媽說:“今天是星期天,這些值班的實習醫生不知道吉雯是有病的,她的免疫系統比常人差,他們用的藥可能太輕了,我去找平時看熟的主診醫生劉主任”。

劉主任是醫院內科的系主任,也是吉雯的主診醫生,程東早就體認到這是一種重要的“關係”,送過幾次貴重的禮物,並請

劉主任吃過兩次飯,他有劉主任家裡的電話和傳呼機的號碼,先打電話去劉主任家,說是不在家,去了親戚的家中,他萬分無

奈,祇能試著傳呼他,想不到覆電很快來了,劉醫生也記得吉雯的病,聽到程東焦急的聲音,反而安慰程東:“你不要著急,如果是肺炎應該不會有生命危險的,你先將電話交給值班醫生,我吩咐他們怎麼處理,我自己馬上來,半個小時就可以到。”

程東將電話交給值班的醫生,聽說是內科主任找他,那位本來漫不經心的值班醫生,這才緊張起來。程東看著他對住電話 恭敬地說:“是,劉主任,是,劉主任,”像個聽話的學生一樣,很快收線了,那值班醫生對他說:“劉主任吩咐馬上給方小姐降溫,再吊鹽水再加大抗菌素的劑量,我們這就去做。”

程東回到了病房,告訴吉雯媽,已經找到了劉主任,劉主任會親自來,這時看到那值班醫生帶了兩個護士進來,在吉雯的額上和兩腋下都放了冰袋,又拿來

了一包鹽水,那值班醫生解釋道,這是最強力的一種抗生素,用了以後一定有效的,針也插了入靜脈,很快地可以看到吉雯的抽搐停上了,呼吸也平穩了下來,過了一回劉醫生親自來了,又為吉雯作了檢查,對情形也相當滿意,吉雯媽眼裡閃著淚光,對住劉醫生千恩萬謝,劉醫生問:“方小姐最近跟什麼人接觸過?去過什麼地方?現在正在化

驗,但看來她受感染的病菌是很厲害的。”

她媽說:“也許就是前天,她跟兩位為“希望工程”工作的朋友一起到遠郊一個叫“大巴村”的窮村子去看那裡的學校,聽她說看到的孩子生活,比在兒童福利院裡的孩子還要苦,學校也不像學校,說不定是在那兒感染到的。

註解 [vincent10]:

劉醫生認真的聽著,接著說:“我們會向市衛生局反映,派人去那裡看看,你們兩人雖然健康,但每次護理過方小姐以後都要洗手消毒,你們自己也要注意一些。你們放心,用了這藥,方小姐的病一定會好,不過又會虛弱一些,要將養一段時間。”

說完了,劉主任又吩咐了護士幾句就走了。

吉雯媽和程東坐在病房的椅子裡,陪著吉雯。

吉雯媽含著淚說:“還好你在這裡,我的心好亂,不知能做些什麼?要不是及時找到劉醫生,吉雯就危險了。”

“我跟劉醫生是很熟的,吉雯的病來勢兇,現在有藥還是不難治的,你不必太擔心了。”

他們坐了很久,值班護士每半小時來探體溫,體溫不斷在下降,吉雯也醒來了,喝了點水,催促他們快回去,吉雯媽還要陪一會,一定要程東先走。程東才走了,他看到吉雯蒼白的臉,無力的模樣,心中是很難受。

第二天安娜來約他吃飯,他推說有事,推遲了一天,一下班就趕去醫院,見到吉雯已在床上坐了起來,方教授夫婦都在,看著吉雯吃東西。見到程東來了,吉雯非常高興,方教授夫婦也很高興,讓他坐了下來,告訴他吉雯發燒已經退掉了,醫生說沒大礙了,不過還要繼續再住幾天觀察一下。

程東問吉雯:“聽說你去了“大巴鄉”?那是什麼地方?怎麼我們聽都沒聽過?”

“那也是我們沙市的地方呀,在沙市最北面,是大片的鹽鹼地,草也不長的,那地方的人苦呀!我沒見過這樣苦的地方,有一間學校,房子都快塌了,可村裡沒錢修,有三十幾個學生,老師初中都沒有畢業!沒人願去教,村裡也請不起,唉!真不知怎麼樣才能幫助到他們?”

“醫生懷疑你的病是那裡的學生傳給你的,其實你該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體的,免得伯伯伯母又要為你擔憂。”

可能程東責備的語氣比較重了些,方教授夫婦都不好開口,吉雯也很少見程東用這樣的口吻跟她說話,靜了一會還是吉雯開口了打破沉默:

“小妹知錯了,程東大哥!累你們都為我擔心了,”說著笑了笑。

這時程東覺得方教授夫婦對他太客氣,覺得吉雯像個小女孩子,他坐在這裡其實沒什麼可做,他忽然想起安娜,安娜來約過他的,給他推了。現在安娜不知是否有空呢?一種強烈的衝動,令他想見到安娜,就站起來對吉雯說:“你好好休息,有人傳呼我,我出去覆個電話。他找到了醫院的公用電話,撥通了安娜辦公室的直線電話,很意外安娜親自接了電話,那一聲熟悉的清脆的聲音傳過來:“喂!”

“安娜,是程東,你還沒下班?”

“你不是說晚上有事嗎?我乾脆加班了,很多事積著沒辦呢!”

“我說的事已經辦完了,還是一起吃飯好嗎?”

“你沒事了,我可有事呢!你沒時間我就約了一個更重要的人

陪她晚餐,我要說 Sorry 了!”電話機裡傳來咯咯咯咯爽朗的笑聲。

程東倒是很認真,“你約了什麼朋友呀?能不能推一推?”

“我約了我媽呀!今晚陪她吃飯,我都好幾天沒回家吃飯了。”安娜銀鈴一樣的笑聲,似乎程東上了當,她更高興了。

“還是出來罷,我們外面吃飯,吃完飯跳一會舞,好不好?”

“好的,媽知道我有了個男朋友,不知多高興,不在乎這餐飯的,不過我的“桑塔納”入廠去修了,你來接我罷!”

“我立刻就來,廿分鐘後見。”

程東收了線，回到病房跟方教授夫婦和吉雯說，有個朋友有急事，他立刻要走了。

一路上他開得飛快，不到廿分鐘就到了安娜的辦公大樓，他看到安娜已經在路邊等候著他了，這時已經是盛夏，他們認識了四、五個月了，安娜穿了一身湖藍色無袖的連衣，戴了副黑眼鏡，車在她的面前停下，程東從車裡替她開了車門，安娜跨入了車，關上了車門便湊過來吻了他一下。程東笑著說：“本來以為今天見不到你了，結果又在一起了。”她拿掉了墨鏡，笑容更燦爛。

程東也回身來，不忙著開車摟住了安娜吻了又吻，然後問：“去哪裡吃飯？”

“去銀河酒店罷，那裡的樂隊好，音樂好。”

程東就調過了車頭，一直向銀河酒店駛去。

“喂”安娜說道：“剛才我打電話回家，告訴媽媽不回去吃飯了，媽就說‘准是又約了男朋友了，問問你爸那一天有時間帶男朋友家裡來讓我們看看罷！’見家長雖然老土一點，可還是免不了的，你什麼時候有空？”

“我？我沒問題，什麼時候你叫我我沒到？我的魂都給你勾去了，我見過你爸你媽怎麼樣的？”

“別放在心上，我媽可能對別人會發發脾氣，對我可好了，對你一定更客氣了。”

“你家裡怎麼樣的?很豪華罷?”

“我們住的是市裡的一幢解放前的洋房,不知是哪個有錢人的,現在當然全部翻新過了,也可以說很豪華罷,可是家裡其實沒什麼東西是我們自己的,房子、傢俱、褓姆、司機都是國家的,屬於我們自己的可能祇是自己的衣服吧?爸的工資也不高,他又清廉,那裡像你們那麼有錢?”

“沒有來討好送禮的嗎?像你說的拍馬屁的人?”

“那當然有,可多了,我們家煙、酒、蔘、茸直到母雞水魚,一年到頭也不斷的,我也不知媽怎麼處理的,爸說過現金不能收,貴重的金銀首飾不能收,很多次把禮物退回給人,做幹部的最怕犯錯,我爸謹慎著呢!”

“我要不要帶禮物來?送些什麼好?”

“別送貴重的東西,我爸喜歡吃桃子,新鮮水蜜桃上市了,你帶些來罷,准不會犯錯誤。”

“定了時間你通知我吧!”程東對要見市長並不興奮,這麼多年來事業的成功,財富的增加,令他的自信心也成比例地增加,見見市長和他的夫人也不是什麼大事。

“見過了你的家長,我也想認識一下我的父母,他們見到你一定會好開心的。”程東又補充了一句。

“我會來的,我可有些緊張,我怕自己太爽直,脫口而出說錯了話。”

“別操心,我爸爸媽媽都是老實巴結的人,你去看望他們,不知有多高興呢!”

很快到了銀河酒店,她們去西餐廳一道道的菜還沒吃完,樂隊就開始奏樂了。

安娜拉了程東就下了舞池,舞池裡一個人也沒有,那是首快速的四步舞,他們兩人都跳得很好,快速地旋轉著,一會兒擁抱在一起,胸膊貼著胸膊,程東覺得身上像火燒一樣,一種慾望突然升起,他常常能壓抑著自己,今天卻情不自禁地在樂隊還在演奏時,突然停了下了拉住了安娜。將她緊緊地抱在胸前,他覺得安娜嬌喘著,忘情地投入他的懷抱,兩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緊緊地擁吻,樂曲結束了。那幾位樂手看著他們,放下了樂器拍起手來,程東和安娜這才像從夢中醒來一樣,向樂手們點頭致謝,手拉著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們沒有作聲,各人呷了一口紅酒,然後四目相視,忽然都像明白了什麼似地。

程東湊到安娜的耳邊輕輕說:“我要你!”

安娜的兩眼閃著光,流露出興奮快樂和期待,點了點頭。

程東又輕聲說:“我們走吧!去我的家”。

安娜又點了點頭。

他們結了賬離開了餐廳,在程東開車的時候,他伸出了右手,安

娜握緊了他的右手,不斷地吻著,最後將程東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程東用力弄著她的大腿,又摟緊了她的腰拉向自己,很快他們到家了。

進了屋子,程東又緊緊地抱住了安娜,吻她的嘴吻她的頭,伸手去她身後將拉鍊拉開,安娜的衣服委到地上,程東又解開她的胸罩,吻著她的乳頭。安娜也

激動不已,解開了程東的外套,他的襯衣,程東抱起了安娜美麗的胴體進到房間,兩人滾到了床上,程東的那話兒像支鐵棒一樣,他們如痴如醉如癡如狂,狂野了很久,終於像鼓足了氣的氣球洩了氣一樣,高潮過去以後,靜靜地躺在床上,兩人都還是赤裸裸地,安娜側著身將胸脯緊貼在程東身上,頭靠在他的肩上,程東問她:“開不開心?”

安娜點了點頭回答道:“我希望這一刻永遠不要移動,太美妙了,程東,我愛你!”

“我也是。可是時候還是要移動的,不過下一刻也是美妙的。”

他又開始吻安娜,先是嘴唇接著吻她的乳頭,用舌頭舔著她的胸脯,再繼續到她的小腹,安娜再次興奮起來,也用手去撩撥程

東的那話兒,那話兒已經堅挺起來,很快地他們又進入興奮的狀態慾仙慾死。

安娜大聲地叫嚷著,她完全放開了自己,享受著性愛的愉悅。

又一個高潮過去了,程東已經覺得有些暈暈欲睡的感覺,安娜的頭還是枕在他身上,半清醒半迷糊地他說道:“安娜,我們結婚罷!”

“嗯!” 安娜答道

安娜並沒有睡著,她眼睛張得大大地,忽然問程東:“程東,你以前有沒有跟別的女人上過床?”

程東本已要睡著了,聽到這話猛地驚醒過來:“我都快睡著了,現在問這個幹嗎?”

“我可不能睡,待會還是要回去的,你回答我的問題,純屬好奇!”

“有的,差不多十多年以前,我有一個初戀情人,我們上過床的。”

“後來呢?那女的還在嗎?”

“她嫁了個香港人走了,再也沒見過她。”

註解 [vincent11]:

“想不想她?”

“沒有,是她拋棄了我,想起了會不開心就不去想它了。”

“怎麼不問我同樣的問題?”

“什麼?”

“我有沒有跟別的男孩子上床?”

“為什麼要問,給大家留一點私人的感情空間不是更有紳士風度嗎?”

“我要你問我。”

“那麼你有沒有跟別的男孩子上過床呢?”

“有的,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是一個同學。”

“為什麼沒有嫁給他呢?”

“我發現他還跟另一個女同學上床,有一次摑了他一巴掌,再也沒有理睬他。”

“我們結婚罷,嫁給我罷!”

安娜仍沒有回答他的求婚,順著她自己的思路繼續說道:“我

不知道你還另有一個初戀情人的,我以為跟你上床的是方吉雯,你們有沒有

上過床?”

這時程東完全清醒過來了：“你怎麼知道方吉雯的？你認識她？你還知道些什麼關於她的事？”

“我不認識她，但見過她的相片，很漂亮。在銀行工作，得了不治之症，現在在做照顧孤兒的事。”

“你怎麼知道那麼多？”程東翻過身來，眼睛望著安娜的眼睛“你派人去打聽過她的事？”聲音裡有些些憤怒的意思。

“是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當時不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又聽你說你有一個女朋友，就是那時候我派人打聽過她的事。如果不是她生病，就輪不到我了，這就是緣份，是不是？阿東，我好愛你！”說著伸開雙臂抱住了程東。

程東本來很有一些怒意，經過安娜這麼一說，氣也消了。不過還是說著道：

“以後你可不能瞞著我查我的事，你想知道什麼，直接問我好了！”

安娜點了點頭：“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是雞還是狗？”

程東的嘴唇又印到她的嘴唇上，他們又纏綿了好久，程東才送

安娜回家。

那時已是半夜二點鐘了，程東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城東的大宅

門口還有一個警衛伸過頭來，一看小姐坐在車裡敬了個禮就放行了，車一直到房子的門口停下來。底層客廳裡的燈光還亮著，安娜口裡說：“糟了，准要給媽罵了。”臉上卻滿是笑容，又抱住了程東吻了好久才下車離去，程東也

調轉車頭回去了。

安娜進門一看,她媽還在看錄像,聽到門響看到安娜進來,大聲地問道:“你去哪兒了!電話也不打一個回來,可不把媽急死了?”

安娜滿面春風,上前抱了抱媽,帶著撒嬌的口吻道:“就算我不好,別怪我了好嗎?媽,我有一個消息告訴你!”

“什麼消息?”她媽一時還反應不過來。

“你不是老擔心我嫁不出去嗎?現在有人要我了,程東今天向我求婚了。”

“你有沒有答應他?”

安娜點了點頭“嗯”了一聲。

“哎呀!這麼大事怎麼也不跟我和你爹商量一下?那個叫程東的人品究竟怎麼樣啊!也不讓我幫你看一看?”

“你什麼時候要看他?他隨時都可以來呢!”

她媽急急走上樓去叫醒了她的丈夫,陳市長:“一迪,安娜告訴我她已經答應嫁給程東了,成不成啊?”

陳市長的名字叫一迪,這時睡眼惺鬆地醒了過來。

“現在什麼時代了?女兒的婚事我們還管得著嗎?不嫁你又不放心,嫁了你又不放心,你能老把她帶在身邊?”陳市長答道。

“我是說你該找人調查調查,這個叫程東的背景什麼的,也好放心一些。”

“我早叫人查過了,政治上沒什麼問題,年輕、能幹現在是資產幾仟萬的一

個私人企業家,我們女兒不笨的,不必你操這份心!”

很快約定了後天,安娜帶他去見家長。

安娜家的房子是一幢古老的英國式的洋房,進門有一間小小的門廳,跟著是小客廳,大客廳和餐廳。各有縷花的玻璃門分隔著,大客廳裡鋪著厚厚的地毯,放著兩組沙發,大概是接待外賓用的,天花上都有倒模的飛天仙女,當然少不了水晶吊燈,牆上掛著本地名家的字畫,放在這西式的客廳裡似乎有些不倫不類。

聽了安娜的意見,他買了兩箱水蜜桃,是給她爸的禮物,買了一條印度羊毛絨的大披肩是給她媽媽的。他帶來的禮品聽了安娜的話,在入門廳時就放在門廳的一個角落裡,程東看到那個角落裡,煙酒、食品各式禮盆已經放著許多。安娜對他說:“這些禮品都是每天有人送來的,大概我媽沒空,沒來看過,你也把東西放在這裡罷!”

程東覺得很奇怪,自己誠意買來的東西,怎麼放在這裡就可以了?主人家知道是誰送的嗎?但規矩是這樣,他也這樣做了。

穿過了小客廳就進了大客廳,陳市長夫婦已經在等著他們了。

程東大方地招呼道:“伯父,伯母”並一一握了手,安娜媽媽大約一見這個未來女婿就印象很好,笑容滿面說道:“歡迎,歡迎,安娜經常都提起你的,好高興今天能見到你。”

接著穿著制服的兩個青年裸姆,拿著精緻的托盤,送來了茶和二碟水果,隔著一張大茶几,程東和安娜坐一邊,陳市長和他夫人坐在對面。

他們先從天氣談起,接著安娜媽就說道:“程先生,聽說你就是“愛迪”化妝品廠的老闆,紅玫瑰化妝品是名牌產品,我和我許多朋友都用的。”

“謝謝,伯母。”

“你們廠有多少僱員?”

“大約四百多吧?”

“你還做別的生意嗎?”

這時安娜出聲了:“媽!你別像查戶口的那樣問這問那呀!”

市長插了進來說:“我看了你當選傑出青年企業家的材料很好,年青人是要精神奮發做一番事業。”

程東不自覺地改了稱呼說道:“謝謝陳市長的鼓勵,我今後應該更努力。”

“聽安娜說你中學畢業後一直不斷地自己進修,不簡單,學些什麼呀?”

“最初學的是北嶺大學的經濟學,企業管理學,化工流程,最近在學英文。”

“爸爸,那天我們在網球場上碰到安德魯,程東跟他英語對答得很好!”安娜不無得意地幫程東說好話。

“北嶺大學的經濟學,企管學,他們學校這方面比較強尤其是方教授,著作等身,是個有名的學者,對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理論很有貢獻,我也很欣賞他的。”陳市長接著說。

程東聽了,眼睛也發亮起來,初初的拘謹拋開了許多:“陳市長也知道方教授的嗎?他是最敬佩的人。他每次回沙市,我們差不多都見面的,我的很多知識都是他教我的。”

“你認識他?我們祇是在幾次會議上見過面,不算太熟的。他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學術界是很有影響力的。”

程東這時忍不住說道:“方教授告訴我其實沒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會事,真正的,徹底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那本書的後面八章“市場經濟”是他寫的,前面二章“社會主義的”是他的助手寫的,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

“他真的對你這樣說的?”陳市長笑了,“學究還是學究,方教授也有些學究氣啊!”

“他的看法不對嗎?確實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嗎?將來是否還是變成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兩者有什麼區別呢?”

程東有些糊塗了,他本來是完全信奉方教授的理論的,現在,在面前好像另有一位高明的權威。

“當然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我們國家就在實行這種經濟,而且已經證明是很成功的,二種市場經濟本質根本不同,差別就在於政治制度的不同,我們是以黨的領導為主導的,人民大眾利益為依歸的市場經濟,跟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選民選出的代表,代表不同地區,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同的文化宗教種族,總之各種聲音都能反映出來,各方不斷妥協不斷推出新的立法,糾正社會上的弊病。但我們祇有黨的領導,會不會聽不到民間那麼多不同的聲音?”

“你說的議會民主,我們也有,人大就是議會,各方的聲音都是聽得見的,說到代表地方利益,各地的代表當然維護本地的利益,我出去開會,也是為沙市爭項目,爭優惠,爭地方利益,我們的制度比資本主義的制度更優越,因為我們不但有民主,還有

“集中”。資本主義的議會民主,有時候祇是政治鬧劇或則是亂轟轟,什麼也辦不成,或者是大的利益集團背後操縱。很多政策不一定有民意基礎,我們則不同,祇要中央拍板了,許多事立刻可以辦起來,效率高得多,看看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印尼,我們發展速度比他們快多少?大家都是發展中國家,誰的制度更好,不是一目了然嗎?”

程東一聽,跟方教授的說法雖然不同,但似乎也很有說服力,一時語塞,想了想才說道:“我們有過反右運動,經歷過文化革命,我們年青沒經歷到,但聽說國家元氣大傷,那又是怎麼造成的?”

“我們說黨的領導,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內涵,全國解放以後,為了鞏固政權,我們搞了土改,打倒反革命。那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後來的問題也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不能用現在的標準去衡量。現在看來有些時期有些問題,但在

當時或者是必要的,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撥亂反正,很多問題迅速得到糾正,現在“黨的領導”的內涵,就是團結全國人民,發展四個現代化,為了這個目標,我們在搞“市場經濟”。“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我們黨也不斷新陳代謝,變得越來越年青化,越來越聰明,我們的制度將是經得住考驗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不但存在,而且將長期存在。”

程東聽了以後,覺得陳市長很有學問,但總覺得什麼地方有些不對勁,他想問問:“私人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是不能入黨的,如果不能入黨,那麼誰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呢?”但覺得不能頂撞市長,可能這問題太過份了,終於也沒有問出口,心中在想也許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很多黨的幹部或他們的子女成了資本擁有者,這個問題不是也解決了嗎?接著,陳市長開始問他如何經營業務?有什麼具體困難?兩人談得也很熱烈。

程東看到安娜去了門廳,將他買的印度羊毛絨的披肩拿給她媽看,母女倆也談得好熱烈,最後褓姆來通知晚餐準備好了,才一起去飯廳,換了別的輕鬆的話題。

程東告辭,安娜送了他出來,在門廳他們倆人又擁吻。安娜耳語地告訴他:

“我爸爸媽媽對你可滿意了,媽媽說你樣子不錯,人又聰明。爸爸就說了“不錯”這是他對別人最好的評價了。”

程東也很高興覺得市長很平易近人,安娜的家庭也很溫暖,自此之後他們天天都要通幾個電話,幾乎每天都見面,或者看戲或者跳舞,也常去程東的家。

安娜已經像那裡的女主人一樣,換過各種擺設,各種傢俱。程東也無可無不可,由得她佈置。

第十五章

買碼頭,一躍登龍門。

投懷抱,吉雯表真情。

程東也帶安娜到城南的化工廠宿舍見了自己的爸媽,安娜對兩老表顯了十分的尊敬,甚至要程東媽教她針線。程東媽頸上戴的珍珠是程東新買的,南洋的真海珠顆顆都很大,不再是以前的那一串假珍珠了。

很快他們訂在 10 月份註冊結婚,還有三個月時間可以籌備,安娜新居想要買一幢獨立的洋房,現在沙市也建了不少這樣的房子,她四出看屋,選好了屋又要找人設計裝修忙得不得了。

程東心裡一直有一件事,他跟安娜的事一直都沒有告訴過吉雯,他不知怎麼跟她說才好,但總之不能再拖了。他終於拿起了電話找吉雯的媽,吉雯媽一聽是程東打來的,忙問他:“什麼事?”

程東告訴她:“伯母,我有了一個女朋友,姓陳的,我們很要好,

已經決定結婚了,這事我不知道怎麼跟吉雯說才好,想先跟您商量一下。”

電話裡沉寂了一會,接著傳來了吉雯媽的聲音:“程東,我知道這事總是要發

生的,我應該祝賀你,我還是為此高興的。”

“伯母,我想讓你先知道這事,吉雯那兒我還是要親自告訴她的,我怕她難過,不知怎麼說好?”

“吉雯身體不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想她祇將你當個大哥,或者她也會為你找到了意中人高興的,你自己不要介懷,你並沒有做錯什麼事,希望以後你還是會常來我家,跟以前一樣。要不要我先說一些給吉雯聽?你對她說的時候不會感到太突然。”

“我是想這樣,我還是有些擔心,我心裡好矛盾。這個星期天我會對她說的。”程東說得有些語無倫次。

“星期天見罷!其實並沒有什麼,我們都明白這事會發生的,我和方伯伯都為你感到高興。”吉雯媽收線了,程東似乎聽到收線時吉雯媽的一聲嘆息聲。又是一個星期天,程東像平時一樣買了一些玩具和衣服,是送給憶雯的。

在他到方家的時候,吉雯還逗著憶雯教她跳舞,憶雯模仿著她的樣,又揮手又踢腳,方教授夫婦在旁看著,樂得笑哈哈。

見是“東哥哥”來了,憶雯撲到他的懷裡,程東抱起了她,在她可愛的小臉上親了一下。

吉雯又埋怨他:“你從外面進來的,先去洗洗手,洗個臉吧。當心什麼髒東西,傳染給了憶雯。”

程東取出了禮品,一聲不響地去廁所洗手洗臉。

吉雯最近剛輸過血,看上去精神不差,程東回到客廳以後就喋喋不休地告訴他,“關心兒童福利會”又有了更多的會員,某人某人如何熱心,又告訴他“大巴村”的小學校舍終於籌到錢重修了一下,老師也換了一個有正式師範學校文憑的年青人,一切都有進步,原來她已經正式參加了“希望工程”的工作。程東一直想找個機會告訴她安娜的事,可是老是猶豫不決,開不了口。

人某人如何熱心,又告訴他“大巴村”的小學校舍終於籌到錢重修了一下,老師也換了一個有正式師範學校文憑的年青人,一切都有進步,原來她已經正式參加了“希望工程”的工作。程東一直想找個機會告訴她安娜的事,可是老是猶豫不決,開不了口。

晚飯以後,吉雯回房間哄憶雯睡覺了。客廳裡祇剩下了方教授夫婦和程東三個人。

方教授說:“吉雯媽已經告訴我,你有了對象就要結婚了,我們都很高興,真心的祝福你!”

“謝謝你們,等一會我會親自告訴吉雯這件事。”

“我們已經告訴她了,不過你還是該親口對她說一聲的。”

這時,憶雯已經睡著了,吉雯也來了廳裡,坐了下來。程東鼓起了勇氣馬上說

道：“吉雯，我有些事跟你講。”

“嗯？我聽著呢！”

“我有了個女朋友，我們已經訂了十月份結婚，你不會怪我的罷？”

沉默了一會，看得出吉雯壓抑著心中的激動。

“不會，我把你看成哥哥一樣，有個嫂嫂是開心的事嘛！”吉雯盡量表現得平靜，但眼淚卻禁不住從眼眶裡流下來，她很快地站起身，用手蒙住了臉走進了自己的房間。

方教授夫婦和程東三個人，面面相覷都不出聲，不知說什麼好，這樣靜了好幾分鐘，吉雯媽站了起來，說道：“我去房里看看。”她還沒走，吉雯已經從房裡出來了，恢復了常態坐了下來：“剛才是我不好，不知怎麼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是真心為你高興的，你別介意。未來嫂子有沒有照相，給我們看看？她是做什麼的？”

在程東的皮夾裡有一張安娜一個人的照片，但程東不想取出來。

“我身邊沒有照片，她是在市外經委工作的”。程東盡量說得簡單。

“什麼時候註冊？什麼時候結婚？婚禮會請很多客人嗎？”

“十月中註冊，十月底舉行婚禮，總會請一些親戚朋友的，希望你們也都賞面。”

“我們當然會來，希望在婚禮上見見嫂子的樣子，一定很漂亮罷？”

“我會寄請柬來。”

接著吉雯媽就問起一些憶雯的事來,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程東本來有些擔心的,擔心什麼他自己都不清楚。現在一切似乎都很容易地過去了,他在心中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又坐了一會也告辭了。

工廠每天在開工,生活每天都在進行。路上似乎有了更多的人,更多的車。

每天也有忙不完的事,新房子已經買下來了,那

是一間獨立的,有一個小花園的洋房,安娜正在忙著佈置,他們現在差不多每天都要見一次面。

這天,下班以後他們約好了在一家新開的日式餐廳見面。

程東正想開口問新房子裝修的事,因為他知道這是安娜最關心,最有興趣的事,但一坐下來安娜就很認真的對他說:“有樁生意,你有沒有興趣做?”

“什麼生意?你也做起生意來了?”

“你知不知道我們沙市碼頭區的第九號碼頭?”

“知道,那是專運沙石建築材料的,破破爛爛的一個小碼頭。”

“你又知不知道那碼頭的位置實際上是非常好的?”

“這怎麼說?”程東也打起了精神,憑他十幾年在商場打滾的經驗,他知道安娜將要告訴他一些很重要的消息。

“長江水從上游下來,卻卻沖刷著我們市的碼頭區,所以不須疏浚,也可以建深水碼頭,以前祇有一、二、三、四號碼頭是深水的,可以泊二萬噸甚至更大的船,所以國際碼頭設在那邊。但由於水流沖刷及流向的問題,現在甚至

九號碼頭的水深也可以停泊遠洋船了。一、二、三號碼頭反而需要經常疏浚,現在九號碼頭以西的河段,有一部份都可以建深水碼頭了,不過這件事很少人知道。”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你聽我慢慢說,九號碼頭本來是淺水碼頭,運些磚瓦的現在磚瓦都用貨車直接從工廠運去工地,因此很少人用,也因此碼頭營運困難,入不敷出國家每年虧本。”

“嗯,那又怎麼樣?”

“現在市裡決定將九號碼頭拿出來拍賣,甩了這個包袱。”

“我們去將它買下來,改為深水碼頭,接泊遠洋大船!”

程東興奮得雙眼發光,差點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你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我的計劃還沒說完呢!”

“我聽著呢!你接著說!”程東伸出手去握住了安娜的手,十指尖尖,軟綿綿的一隻手。

“現在的九號碼頭的腹地是很小的,也沒有堆放貨物的地方,如果有了堆場,那碼頭就太值錢了,不定有多少人會來爭奪,所以現在拍賣的是小小的九號碼頭,我們不論出什麼價錢去把它買下來,跟著向市裡要一個准運水產品的許可證,那變成我們的專利,再向市裡買碼頭後面的空地,建一個水產市場,或者再建一幢冷藏庫,到那時整個蘇北的水產市場可以操控在我們手裡,那可

不是一盤大生意?跟著,由於我們的碼頭隔絕了其他碼頭,我們可以向西至少建二個新碼頭,接泊遠洋船,你看這有多大的潛力?”

程東聽了,微微笑著,拉了安娜的手說道:“這麼大的計劃都是你想出來的嗎?你說的“我們”,“又是指誰呢?”

安娜也笑了說道:“誰想出來的,你就別去理了,總之,拿許可證批地的事,我來辦。如果需要資金,銀行那邊祇是一句話的事情,“我們”當然是指你和我啦,我們合作來搞。你佔大份六份,我佔小份四份,怎麼樣?我一直想自己做生意,爸爸說小打小鬧沒意思,又不放心我自己做生意的能力,這一次有了你做拍擋,他也讚成了。”

程東當然明白這是必賺的大生意,這時他們才叫服務員過來點了菜,安娜顯得還很興奮,告訴程東走上海沙市的三萬噸船吃水多深,九號碼頭的水深又是多少,江水的流向為什麼會改變某處的水深等等。

程東問道:“那我們合作的細節怎麼進行呢?”

安娜也早已胸有成竹,反問他:“你現在能拿出多少錢?”

“三、五百萬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罷!”

“那就拿三百萬出來,借給我一百廿萬,等我去註冊一家公司,然後我用我公司名義出面,與你的公司合組一家合營公司。那合營公司實收資本額三百萬,去拍賣會上買這個碼頭,你做董事長我什麼都不做,做個小小董事,這樣行

不行?”

“你當然是董事總經理囉,為什麼為什麼職位都不要?不怕太吃虧嗎?”

“例不是跟你客氣,我還是姿態低些好,免得人家閒話。你借給我的錢,我也照開借條給你,將來分了紅利還給你。”安娜說得很認真。

“再過二個月十一天,你就是我的老婆了,還用這麼計較嗎?”程東帶著開頑笑的口吻。

“不是這麼說,錢上的事還是得明明白白的,是不是?噢,我們的新公司叫什麼名字?”

“你給起一個,要不要就叫“安娜與程東有限公司?”外國人很喜歡這麼起名的。”

“別開玩笑了,我的名字一定不能顯出來,我不喜歡。你的大本營不是叫

“東方化工廠”嗎?新公司也叫“東方”罷,“東方碼頭有限公司”怎麼樣?”程東一想也不差,就這麼決定下來了。

拍賣會兩個星期以後就舉行了,程東跟安娜剛趕得及完成一切成立公司的註冊工作,拍賣會進行的那天,安娜不願露面,讓程東一個人去。照拍賣章程要競投九號碼頭的公司,資本額不得祇於三百萬,“東方碼頭有公司”剛剛符合標準,也事前登記了要競投九號碼頭。

拍賣會上將要拍賣好幾家國企,進入拍賣場的時候每個人的身份都得到確認,並獲派一張通告,上面列出了有意拍賣某國企的企業或個人各字。程東

一看九號碼頭名下,有一長串有意來買的企業名字,其中有從一號到八號所有的碼頭公司,還有市裡有名的好多家大企業。此時程東心中有些發慌,他帶了公司一位叫馮一帆的年青人一起來的,馮一帆是北嶺大學

企業管理系畢業的方教授介紹來的,非常能幹,在短短二年多時間裡,一直提拔到總經理的地位,跟志強平級了。負責一切企業的發展和規劃項目跟兒童福利會合作的地產項目,也是馮先生在搞,這次拍賣會程東特意帶了他來,看到這個陣勢,他回頭問馮一帆:“那麼多公司來買九號碼頭,你怎麼看?”

馮一帆答道:“董事長,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來買這個碼頭,我詳細研究過招標書,這個碼頭十分簡陋,而且面積很小,以前是小船將磚瓦運到這裡,當場就運走了,沒有堆場。如果沒有把握買得到緊挨著碼頭的政府地,這個碼頭是沒有什麼用的,可標書上明明白白寫著祇拍賣這個碼頭,不包括任何相鄰地,又規定這碼頭是專運建築材料的,那買下來有什麼用?”

“那又為什麼有這麼多公司來競投?”

“我不明白,那幾個碼頭公司也許還有打算,可以將貨駁到他們自己的地方,市裡那幾家公司可能祇是來看看,價錢如果便宜,他們可能也會買,在江邊有個立足點,等待將來的機會,董事長你為什麼來參加拍賣?你準備出到什麼價錢?”

程東暗暗佩服馮一帆的分析,隨口回答道:“我也是來看看也許有機會呢?”

拍賣場本是一家電影院,現在大半坐滿了人,拍賣開始了,拍賣的節奏很快,前面幾家國企也有人爭著要的,也有沒人要的,很快都完成了,九號碼頭是最後一個項目,這時大廳裡的人也散去了一半,拍賣官開出底價五十萬,很快有個老頭承了價,接著五萬元一口價,很快就升到了一百萬,程東注意到原來承價的那些人,一個個都不出聲了,祇是作壁上觀,現在場裡出價的都是現在經營碼頭的企業,價錢升到了 195 萬。

程東覺得有些緊張起來,細細的汗珠從額上滲了出來,他舉高了手---200 萬。這時很多人回頭來望著他,價錢繼續在上,205 萬、210 萬,程東現在是在跟經營七號及八號的碼頭公司在爭奪。馮一帆也驚奇地望著他。這時程東聽到一陣竊竊私語,似乎有人在說他是陳市長的女婿,叫到 220 萬時那唯一的對手放棄了。“東方碼頭有限公司”奪得了九號碼頭!程東深深地呼了一口氣,他的本能告訴他,他奪到一樣寶貝了。馮一帆則略有些擔心,他怎麼也算不通這筆賬,但他也不著急,他猜到自己的老闆一定有什麼內幕消息。

走出了拍賣的大堂,他立刻給安娜掛了個電話,告訴她拍賣會結束了,二百廿萬買到了九號碼頭,電話裡傳來安娜興奮的聲音:“二百廿萬就買到了啊?我都好擔心的,擔心五百萬不知能否拿下來?那簡直太好了!”

“一起去吃晚飯?慶祝一下。”

“今天不行了,來了一個大學的好朋友,我要招待她,約好了一起吃飯看戲。”

“那不邀我一起來?”

“不行啊!那個女同學可漂亮了,最糟的是到現在還在找男朋友,如果讓她搶走了你,那可怎麼辦?”電話那邊傳來咯咯咯咯爽朗的笑聲。

“是啊,“田納西華爾滋”的故事是不是?你對我那麼沒信心?”

“可不是這麼說,我為什麼要冒這個險?給你個 Kiss 罷!”電話裡傳來了“啜”的一聲收線了。

程東留住了馮一帆,請他一起吃飯。

馮一帆又說起了剛才拍賣的事:“董事長,如果照招標書上的條件,這個碼頭不值什麼錢的,可是碼頭不是隨處可建的,我們沙市也就這幾個深水碼頭,長遠來說應該是有價值的。”

“我們會想辦法買到一幅跟碼頭緊鄰的地,將來作堆貨場,作市場。這碼頭的價值就能反映出來了,將來這兒的事我也想交給你管。”

這時程東忽然想到,今天賣出的另外幾家國企,可能跟九號碼頭一樣,每一個交易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一個內幕。

馮一帆正想搭話,程東的傳呼機響起來了,是吉雯找他!

吉雯很少傳呼他的,他倒有些擔心,發生什麼事,趕快用餐廳電話覆去,吉雯正等著接他的電話。

“阿東,你今天晚上有事嗎?”

“現在正跟一個同事吃飯,吃完飯就沒事了,你有什麼事嗎?”

“嗯,是有點事。”。吉雯說話有些吞吞吐吐“你幾點回到家裡?”

“你有事我來看你,很快可以到你那裡。”

“不要,不要,我來你那裡。”吉雯似乎拿定了主意。

“什麼事?我來接你罷!”

“不要,一小時以後我到你那兒來。”說著收了線了。

程東心中有些納悶,吉雯有些什麼事呢?不管怎麼,他還是急急
用完晚餐趕回家去。

過了不久就聽到敲門聲,開出門來便見到吉雯,略有些踟躇地站在門口,程東
見她新燙的髮,梳理得很整齊,臉上搽著些胭脂,兩頰帶著紅暈,嘴唇上塗著淺
紅的唇膏還劃著唇線,穿著一件無袖的緊身黑色上衣,玲瓏地凸顯著她胸脯
的線條,穿著一條黑色的長裙,高跟鞋,看得出來是精心打扮過的,自從病後已
經很久沒見過吉雯這個樣子了,她手裡提著一個精巧的紅色小皮包,就那樣
站在他的面前,眼睛大大的,眼神裡帶著她常有的憂隋,程東很驚異地看著她,
甚至忘了請她入內。

“怎麼啦?不請我進去坐著?”

“請進!請進!我看著你真美,你看我像個傻瓜一樣。”

吉雯很久沒來過這裡了,她看到傢俱裝飾都換過了,她細細地欣賞牆上的一
幅畫,那是一幅西洋油畫,安娜不知那裡弄來的,畫的是一條小河,河岸邊的草
和遠處的樹叢。

“這畫好美,傢俱也很漂亮是安娜佈置的罷?”吉雯問道。

“是的”除此之外,程東不知道答些什麼好?

“結婚以後你們是不是準備住在這兒?”

這時吉雯坐了下來。

“不是,我已另買了新屋,我們會搬到新屋去住。我知道你喜歡喝茉莉花茶,我這裡有,我去給你沖一杯。”

程東邊說邊轉過身想去櫥房,吉雯伸出了手拉住了他說:“不要,你先坐下來。”拉住程東坐在她的身邊,程東坐了下來,他覺得今天吉雯說話,舉止都很奇怪,不知為什麼?

他坐了下來,吉雯用一隻手摟住了他的腰,自己側著頭依在他的身上眼睛裡露著淚光。

程東在她額上親了一下,看到二行淚水像從她的臉頰上無聲地淌下來。

他輕聲問:“你怎麼啦?”

吉雯突然轉過身來,兩手環繞在程東的頸上,身體緊緊地壓在他的身上:“阿東!我愛你!我要給你!我要把我的身體給你!我不想做一個處女去死,我要做一個真正的女人!”

她是那麼激動,全身都在顫抖。

程東很震驚,他沒想到吉雯要這樣,祇能也抱住了吉雯,用手輕輕撫摸她的背,輕聲說道:“吉雯,吉雯,冷靜一些不要這樣,冷靜一些,我是愛你的!”

吉雯最初的衝動過去了,停止了流淚,微微還有些顫抖,掙脫了程東環繞著她的身子的手,站了起來。慢慢地解開了自己恤衫的鈕扣,脫下了外衣,接著又自己除去了胸罩,程東目定口呆地看著她,不知該說些什麼,該做些什麼?吉雯又脫下了自己的裙和襯衣,全身赤裸裸地站在他的面前,聲音裡帶著顫抖說道:“你還不過來?你來搞我吧!我祇要這一次,我知道你跟別的女人也搞過的!”

程東像在夢遊一樣,站了起來,過去抱住了吉雯,吉雯幫他鬆開了褲頭的皮帶……。

晚上,程東開車送吉雯回家,激情過去了。

吉雯平靜地說:“你不用擔心,我祇要這一次,我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程東默不作聲。

“我的身體越來越差了,我自己知道。我常覺得很冷,很冷,很累,很累,我的時間不多了,除了覺得不能報答父母親情,心中難受,這一輩子也別無所憾了,我愛過一個人,這個人也愛我,我把自己看成是你的人了,我很滿足,你又健康,又能幹,前途似錦,祇要遠遠看著你成功幸福,我也滿足了,以後不要再來看我了,讓一切變成美麗的回憶,我將會帶著這些美麗的回憶離開這個世界,答應我一點,好好照顧憶雯,將來送她進最好的學校,這是我的最後的一個要求,你能答應我嗎?”

程東聽著聽著,不禁也流下淚來,他回憶起他們一起渡過的美好時光,想起濱

江花園的帶著草香的草地,想起一對一對翩翩起舞的“白露”鳥。

“吉雯,別說了,你的病還能拖很多年的,也許能等到新的藥發明出來,我們之間一切如常,我也還會來看你的,至於憶雯我把她看成我的親妹妹,我會給她這世界上一切最好的東西,你放心。”

“不要,結婚註冊以後你別上我們家來了,你的婚禮我還是會來的,我想見一見那位安娜小姐,以後我再也不會來找你了,我會在遠處望著你,望著你祝福你,你明白嗎?”

吉雯說到這裡已經泣不成聲,車也到了吉雯家的門口了,車就靜靜地停在那裡,他們的手握緊在一起不能恢復平靜。

回到家中,程東的心情還是有點不能平靜,是不是有些對不起安娜?這個念頭老是一閃一閃出現在他的心頭,不過程東的性格無論做了什麼,總是很容易找到替自己辯護的理由。因此在他替自己沖了一杯濃濃的香片茶,坐下來看電視的時候,這種對安娜略有內疚的感覺已經消失了,他祇是滿足了吉雯的一個要求而已,而且吉雯病得很厲害,他是不能拒絕她的要求的,終究他還是會娶安娜的。這種事祇不過是每個人生活空間中,保留給自己的一點空間。

第十六章

盛大婚禮,程東迎娶安娜。

巨大利益,黃毛伏小稱兄。

電話鈴響起了,在電話的另一端傳來安娜的聲音時,他的回答已經十分之自然,像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達令”安娜爽朗的聲音,程東也沒注意到安娜對他的稱呼是什麼時候改成“達令”的,“今天晚上做了些什麼?”

“跟馮一帆一起吃晚飯,我想把碼頭的事也交給他做,然後就回家看電視。”

“poor 達令,很抱歉今天不能來陪你。”

“你跟你的老同學玩得開心嗎?”

“我請她來陪我去挑婚紗的,可是跑遍了沙市所有的婚紗店,那些款式都古老的像是十九世紀的設計。我打電話來是要告訴你,明天我們要去上海,也許那裡才買得到新款些的婚紗和婚宴上我穿的衣服。”

“這麼複雜?整個沙市買不到一套婚紗?”程東真是有些吃驚。

“你不明白的了!我不要那些大家看慣,穿慣的款式,我要時俏一些,適合我穿的衣服!除了婚紗,宴會上至少要換三套衣服,我們沙市沒服裝設計人才,我們明天就走,可能要三、四天才能回來,你陪不陪我去?”

程東的頭都要炸了,剛買了九號碼頭,很多法律上的手續要辦,又要向國土廳申請買相鄰的地,又要找人設計重建碼頭,再說日常的工作也一大堆,他怎麼走得開?他真不明白,那幾件衣服真的那麼重要?

“眼前有多少事要辦,我怎麼走得開?我還擔心批地的事呢!你不在,有事的時候找誰說?衣服婚紗不能讓你的女同學替你去買嗎?你這幾天最好你也別離開沙市。”

“你們男人祇知道事業、賺錢,我早說過你不會明白的了,婚禮的衣服一定要親身去試的,你也不想我鬧出笑話來的罷?那麼不要你陪我去!如果有事你可以找金祕書,叫他去說一聲,什麼事都能辦了。”

“那麼祇能這樣了,早點回來,我要想你的!”

“我也想你的呀,我盡早回來,達令,bye.啜!”電話裡傳來親一個吻的聲音,安娜收線了。

跟著的兩天,都在跟馮一帆研究改建九號碼頭的事,馮一帆不知在那裡已經收集到九號碼頭以及以西一段的水文資料,他告訴程東那一帶正受江水沖刷,九號碼頭可以停靠三萬噸級的大船,以西的一段河床也在逐年加深,而一、二、三號碼頭,現在泥沙沉積很厲害,每天用疏浚船挖都來不及,而疏浚船會阻礙船舶停靠,未來的十年廿年裡,碼頭將會西移,這跟安娜告訴他的情形完全一樣,程東很仔細地聽著,然後問:“你的意思我們怎麼做?”

“我跑過國土廳,運氣很好。”說到這裡他停了一停,帶著狡黠的笑容望著程東。

“說下去,怎麼運氣好?”程東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問道。“國土廳一口答應,將緊挨著九號碼頭的一幅四十畝的地,以農地價格批給我們,

說是支持市裡的菜籃子工程計劃,這一下不用擔心碼頭的運作了,市工商局我也去過了,支持我們的構想,考慮發給我們專營水產品儲運的牌照。不過我想機會這麼好,我們不如將計劃搞得再大些。”

“你的意思是?”程東問道。

“我們可以再向國土廳,申請九號碼頭以西一千公尺範圍內的農地,將來再擴建碼頭也行,做船舶修造廠也成,畢竟深水的河床難得啊!九號碼頭是塊寶地,我看值一億也不止!”

程東心中很讚賞馮一帆的能力,臉上卻不露出來,淡淡地說:“結果怎麼樣還要看碼頭運作以後才知道,你的建議等我再想一想。”

等馮一帆離開了他的辦公室,他立刻掛了個電話給金祕書,他跟金祕書見過二、三次面,知道金祕書是陳市長的機要祕書,權大著哩。

電話很快掛通了,當然,金祕書也知道他程東是什麼人。

“金祕書,我是程東,不好意思來打擾您,關於九號碼頭,有些事想跟您商量,不知金祕書什麼時候方便?我來看您?”

“程先生,你好!緊靠碼頭的四十畝地,有沒有批給你們?”

“我們的人去過了,國土廳那邊說沒什麼問題,手續正在辦,應該沒問題了。”

“工商局那邊,水產專用碼頭的批文有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我們的人也去過了,申請書已經交上去了。”

“那還有什麼問題呢?”

程東沒想到金祕書對九號碼頭的事知道得這樣清楚,祇能說:“是關於九號碼頭未來發展的計劃的,我跟安娜有些想法,想聽聽金祕書的意見。”

對方不知是習慣性地還是有意的,口氣中有些咄咄逼人,程東本不想提起安娜的名字的,到這時不由自主地提了出來,擋一擋。

對方的口吻不知是否因為聽到了安娜的名字,轉得柔和得多了:“我現在就有時間,我來您的辦公室罷。”

程東還要推讓,但金祕書堅持他來比較好,就收線了。程東趕快問劉祕書,公司準備送人的禮物中還有些什麼比較貴重的?

劉祕書看了看一張單子,告訴程東有一隻進口的卡地亞男裝錶,約值二萬多,有一些珠寶價值從幾仟到上萬,又有兩支進口白蘭地,價值每枝約千元,又有領帶、衣料一長串東西。這些禮物是時時預備著的,準備應酬各種各式的來客,程東吩咐她將錶跟兩支白蘭地包裝好了,送進他的辦公室。

程東的辦公室為了管理的方便,已經搬到新城區金水橋區了,新建的辦公大樓,買下了整整一層,裝修得富麗堂皇,裝修公司是吉雯介紹的,那也是一個個體戶,現在也賺了大錢了。

程東關照了接待處的小姐,有一位金先生來訪,要特別禮貌帶進辦公室來。

不久,金祕書就由劉祕書領進了房,程東滿臉笑容站起來迎客,兩人在圍著一組的沙發上,在相鄰的兩張椅上坐了下來。

在劉祕書送茶退出的一段時間中,兩人說了很多客氣話,在劉祕書退出以後,

轉入了正題。

金祕書問道：“九號碼頭的事,我都照安娜小姐的吩咐,給國土廳和工商局都打過招呼了,辦的時候有沒有困難?我隨時可以幫忙的。”

“謝謝金祕書做的工作,我們的人兩邊都去過了,也開始辦手續了。應該沒有問題,現在我們有進一步的構思,充分發揮沿江地的地理優勢,從現在的九號碼頭向西,是不是可能再劃岸長一千公尺的地給我們?那一帶或者可以建新的碼頭,或者可以建修船廠,也可以用來拆舊船有發展潛力。”

金祕書摘下了他的一付金邊眼鏡,拿出潔白的手帕,慢慢地擦著似笑非笑地說道：“程先生不愧是成功的生意人,有眼光。沿江地不經市裡批准,國土廳也無權批出去的,安娜小姐沒跟程先生說過?”

程東一下子楞住了,他跟別人作商業談判有無數次了,差不多每次都能聽出來對方話中的弦外之音。但這一次他完全不明白金祕書的意思,覺得很窘。祇得老實說道：“安娜沒跟我說過,沿江地要經市裡批准,跟我們的計劃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批不出來?”

金祕書又戴上了眼鏡,在眼鏡片後面的眼睛看起來似乎更精神些,他這才明白程東對九號碼頭的事並不是全知道的,他必需作一些解釋,否則可能引起程東對他的誤會,臉上堆起了更

多的笑容說道：“整個九號碼頭的發展,都經過我們詳細的研究,第一步是買回碼頭,接著是批地,建水產品市場及發給九號碼頭鮮活產品裝卸的專營權。

這個計劃是市裡“菜籃子計劃”中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等一切都建成並運作起來,到適當的時機再發展九號碼頭以西沿江的深水區,不經市裡批准,那段岸地是不會批給任何人的,程先生現在可以放心了罷?”

這一回程東明白了,那一段沿江地都是為他和安娜的公司留著的,現在還不需付出任何代價。

他的臉上也堆起了笑臉答道:“可能安娜太忙了,沒告訴我這一點反而引起了一些誤會。現在這樣安排當然更好,剛才金祕書提起“我們”,除了安娜以外還有誰在一起研究的?”

“噢!有不少人都參予過意見的,不過這個題還是讓安娜小姐直接跟你說更好,我的職責祇是執行要我做的事,其實所知也不多。”金祕書得體地回答著,臉上閃過一絲謙卑的表情,也許他自己也沒自覺到的。

真正的談話其實就到此為止,接著又說了些客套話,在金祕書告辭的時候,程東將準備好的禮物交給了他說著:“小小禮物,不成敬意。”

金祕書說了聲謝謝,拿了禮物就走了,也不問一聲是什麼東西。

安娜從上海回來了,眉飛色舞,上海畢竟是上海,現在巴黎最流行的婚紗式樣都可以訂做,另外還做了三套出席婚宴的晚禮物,她告訴程東一共花六萬多元。“也不算貴?是不是?畢竟是結婚嗎,我一定要是全場最漂亮的。”

“就是沒有那些衣服,你也是最漂亮的啦!”程東在客廳裡抱住了她吻了一

下,他們已經搬入了新房子住在一起了,程東的爸爸還是不肯離開城南化工廠的宿舍房子,程東的那個單位暫時丟空著。

籌備婚禮的事,越來越忙碌了。程東請他媽開了一張預定邀請的賓客名單,方嬸、劉嬸幾家街坊,還有兩位遠親坐下來不過一圍半的人,他又叫劉祕書準備一份賓客名單,除了眾多的業務上往來的朋友,還請了公司的主要職員,十大傑出青年,此外他還請了黃毛,張雲鵬。程東發現還必須請一大幫人,工廠所在地大隊的領導,鄉的領導、稅務局的,消防局的,環保局的計劃生育小組的……。他知道當地消防局有大約二十來人,一個都得罪不起,個個都請了。他自己名下的賓客有三百多人,他把名單交給了安娜,安娜也給他看了女方要請的人,多是局長、廳長、處長,也有三百多人。屆時包了沙市最新最豪華的“水晶宮”大酒店二個宴會大廳,安娜有科裡兩個女同事幫手,忙著發請柬、收禮物。禮物像潮水一樣湧來。

一天,程東回到家中,安娜給他看一份禮物。禮物盒上寫著“寄程東世侄”,安娜已經打開了,裏面附了一封信,除了祝賀婚禮外,講了許多“故人之情”他是有眼光早就知道程東非池中物,前途不可限量,落款是江永南。安娜問他:“這位是誰?”江永南?這個名字他似乎聽過,但一時想不起,安娜遞了一張名片給他:“人家可是市化工局的局長,你搞化工的都不認識?”程東這才想起:“這不是“東方化工廠”的江廠長嗎?現在升了局長了?”

他忙對安娜說:“我想起來了,這是我最初在“東方化工廠”工作時當時的

廠長,後來知道他升了副局長,沒想到現在升了局長了!”

“你在化工廠工作時,是他提拔你的?”

“也可以這麼說,但我對他毫無好感,好好的一個“東方化工廠”就敗在他手裡,又派了他的親侄兒,來搶我的飯碗。”

安娜聽了笑著說:“那可真是恩人了,沒他侄兒來搶飯碗,你會不會自己創業?”

“我也不知道,早晚會吧,可能沒那麼早。”

“你來看看他送的什麼禮物?”

安娜兩隻手拿起兩隻小盒子。

“給我看看”程東說。

安娜打開了一個盒子,是一隻黃澄澄的“羅萊克斯”手錶。

“你再看看這個”安娜打開了另一隻盒子,是一隻大鑽石戒指,還有証書重4.76 克拉。

“錶是你的,戒指是我的。戒指環的大小跟我的手指正好吻合,你說會不會是巧合?單是這份禮物啊,我看值七、八十萬都不止!這人哪來這麼多錢?又這麼大膽!”

“這人我知道,貪得厲害呢!把禮物退回去吧!我也不希罕他的東西!”

“這樣的禮物我爸准不收,可沒說我也不收呀!不收白不收,我們也沒好處給

他,怕什麼?”

“你會不會告訴你爹,化工局局長是這麼樣一個人?”

“也許----不會” 安娜想了一想才說: “而且說了又怎麼樣?你不明白,政壇上的事有多複雜,我爹知道了也不一定處理,認真查起來,你就不定得罪了什麼人,也許是省裡的,也許是中央的,惹來好多麻煩,這些事我現在算是懂一些了。”

程東在想著什麼,沉默不語。

“你要不要我跟爹說?這人算不算你的仇人?我勸你省事些吧。”

“仇人?算不上,不說也罷了,我們也收了人家的厚禮了。這種事到處都有。”

程東本來就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並不是一定想看著江廠長倒下去。

“我們怎麼同?我們收了禮不給他辦事,算他倒霉罷了。” 安娜說著咯咯笑了起來,大概是收到了很多禮品,心情很好罷。

“嗨!你的相好,那位方小姐和他爸爸媽媽一起送來了一份禮品呢!”

程東知道方教授將送他一本親筆簽名的,他新出版的經濟學的著作,但不知道是否還有別的什麼東西?聽到安娜這麼說心頭一震,他怕有什麼東西會令安娜不愉快。

“什麼東西?讓我看看?” 他急急地問道

“一本方教授親筆簽名的書,還有一幅畫。”

“一幅畫?” 程東一頭霧水,什麼畫?

安娜將書和畫遞了過來,很親昵地在程東身邊坐了下來。

“這幅畫像是一個小孩子亂塗的東西,有些高樓有幾棵樹,歪歪斜斜寫著

“祝東哥哥新婚快樂”幾個字,下面落款是憶雯妹妹,這是什麼人呀?”

程東取過了畫,看得出是憶雯用心畫出來的,尤其那幾個字,一定練習過許多次才寫得出來的。畫鑲在鏡框裡很趣緻的,程東邊看,邊想到憶雯可愛的模樣,嘴角自然地帶出了微笑。

“這個妹妹看上去最多二歲大,她是什麼人?” 安娜見程東沒回答她,繼續追問。

“這就是吉雯從兒童福利會領回來的孤兒,也是她的命好,方教授一家將她當女兒一樣看待,叫我“東哥哥”的。”程東解釋道。

“真是這麼簡單?” 安娜又問。雖然還是帶著親昵地笑容,程東這才覺得安娜在多心。

“你以為她是什麼人?這可以去城北兒童福利會查那裡的記錄的,這個女孩我也很喜歡的,我還答應過吉雯將來要送她去最好的學校。你別多心,我心裡祇有你!”

說著,他把安娜拉到身邊,又抱她坐在自己大腿上,吻著她。

安娜含含糊糊地說道:“我明白你們的關係,也知道方吉雯不會來搶你,但還是有小小妒忌,我也想見見這個女孩,將來我跟你一起為她找學校,好不好?我

也真想見見方吉雯,我們婚禮他會來的,是不是?”

程東不停地吻她,手又滑到了她的內衣底下。

很快就到了舉行婚禮的日子,差不多所有城裡的高官顯要都出席了,宴會上衣香繚影。酒店門口汽車川流不息,但本地傳媒一點報道都沒有,是事先有人打過招呼還是各報自律,則不得而知,總之場面可以大,但姿態卻要低一些,已經成了一種官場社交的不成文規定。

程東穿著西式禮服,翻出來的黑色領子是鑲著黑緞子的。閃閃發光圍著寬寬的紅色腰封,新理的髮,帶著一條外國名牌的領帶,確是英氣勃發,全套的衣服皮鞋都是安娜替他挑的,他也無可無不可,就這麼穿戴起來。覺得自己很像外國電影裡的某個人,可一時又想不起來,也不再去想,他站在大廳裡跟到訪的來賓一、一握手,他注意到自己的爸爸媽媽跟一班鄰居,早早就到了,在一間作休息室的大廳裡坐著聊天,他媽穿了一套旗袍,上面有大朵大朵粉紅,桃紅的牡丹花圖案。也抹了胭脂,也塗了口紅,帶著一串南洋珠的項鍊,手指上還帶著一隻小小的鑽石戒指,程東有些後悔,沒替媽買一顆大一些的,她媽正興高彩烈地跟一般阿婆阿孀談程東小時候的頑皮事,大家一致同意程東自小就特別聰敏,再看看他爹,也穿了一套西裝,很貼身的帶了領帶穿了呈亮的皮鞋,但那蹩扭的樣子比他穿新的中山裝時的樣子,又厲害了一倍,程東很高興看到他們,上前去一、一招呼。他媽卻趕著他走:“我們都是老姐妹了,

不用你來招呼,那麼多客人,有你忙的了,去罷!去罷!”

程東又去站在門口那迎賓的位置,不斷跟人握手,身邊有二位安娜請來搞禮賓的專家,向他介紹來賓是誰-----很多人他是不認識的,而安娜正在化妝,她是不會出現的,照計劃她將在 6:30 分穿著婚紗,由伴娘引導,從大廳二樓的一條寬闊雲石梯階走下來,那樓梯兩側都已裝飾好鮮花。

自己公司的重要職員,三、三、兩兩,是最早來的,接著都是朋友,或生意上有來往的,其中很多,程東也已經不認識了,因為很多生意是手下同事在跟對方來往,接著張雲鵬也到了,帶了一個年青人,程東跟他寒暄了一會,跟著沈明訓經理也來了,這都是老朋友了,李大款也來了,穿上了一套新的燕尾服,左襟上閃閃發光,帶著一個不知什麼來頭的襟章,頭髮更禿了,也握了手,算老朋友了,跟著來的就是 xx 廳長,xx 局長。程東一個也不認識,將近六點二十分,賓客更是潮湧一樣,握一握手報個名字就過去了,這時一個胖胖的中年人,滿面堆笑握住了他的手:“程東,我是江永南啊!老朋友都不認得了”?旁邊負責禮賓的輕聲提醒他:“化工局江局長”,程東這才想起,不就是他的老上司,江廠長嗎?八年不見胖了很多,又換了眼鏡,自己一時竟沒認出來。

“噢,江局長,怎麼會不認識?不過江局長發福了許多,事業身體都好啊!”

“托福,托福,今後還望多多關照!”

接著看到方教授夫婦跟吉雯一起來了,程東高興得很,迎上了幾步,帶他們到自己爸爸坐的地方,大家擠了一擠,他們都坐下了,在跟吉雯握手的時候,祇見

她微笑著說了：“恭喜你”！三個字。程東是千遍一律的“謝謝！謝謝。”

這時賓客基本上到齊了，有的相熟的聚在一起閑聊，有的在看自己應坐在哪一圍席上。一片熱鬧，陳市長夫婦這時也到了。這時六時半到了，廣播里響起了柔和的音樂，有一位司儀宣佈新娘將要出現，喧嚷聲都停了下來坐在休息室裡的賓客也都擁到大廳裡來，本來碩大無比的大廳都擠滿了人，個個都翹首仰望，但見在音樂伴奏下安娜穿著婚紗，化著盛裝由六七個她的女同學或同事陪伴，一步一步由高高的台階上走下來，伴娘們也個個穿著緞子的旗袍像一群仙子，由天而降，這是多少女孩，夢寐以求的一刻，大廳裡不知是誰帶頭鼓起掌來，跟著就是一片熱烈的掌聲。程東傻傻地站在那裡，他也被這氣氛感染了，覺得安娜太美了，都忘了自己是男主角的角色，虧得旁邊負責禮儀的提醒他：“快去樓梯口等著，扶住陳小姐的手！”

他才急急走過去，看到安娜走到了最後一級，伸出手去扶住了她的手。這時請來的攝影師不停地影相，廣播裡又傳來，新娘新郎跟眾親友來賓影相，第一張是雙方家長跟新郎新娘合影，跟著就是隨意讓來賓站上去，跟新郎新娘影相。程東找機會輕輕在安娜耳邊說：“你真美”，安娜卻不理他，反問他：“今天方吉雯有沒有來？”

“來了，跟我媽坐在一起呢”！

照相繼續了半個鐘，七點正賓客入席了，主家席就是雙方家長跟新郎新娘，待所有賓客都坐定了，廣播裡響起了婚禮進行曲。由伴娘前導，程東挽著安娜

的手,緩步行入宴會廳,又是一陣掌聲響起。

安娜已經換去了婚紗,換穿了一套中式旗袍,到底是上海師傅做的,料子跟剪裁都是一流。安娜高挑的身材,豐滿的胸部,穿

著旗袍更漂亮了,頭髮也挽了一個髮髻,留海披向一邊是一種最時尚的打扮,安娜大概很滿意自己的樣子,滿臉微笑,看到相熟的朋友不斷跟他們點頭打招呼,慢慢走近了主家席,程東看到方嬌她們街坊朋友一圍,方教授一家應該跟她們坐在一起的。但三個座位都空著,很快他們走到了主家席,接受了雙方父母的祝福,也坐了下來。

程東注意到在他們來之前,她媽正跟市長太太說著什麼,他爸則筆挺地坐在那兒,像個機器人一樣一動不動,宴會請來了北京清華大學一位副校長做主禮嘉賓,這位副校長是陳市長寫畢業論文的導師,他的出席和幽默風趣的講話,令婚宴添了一些文化氣息。

婚宴進行到中途,新娘又退席重新化妝,換了一套西式的名牌套裝,長裙拽地,但大半個背心都裸露在外面,帶著密密幾層珍珠項鍊,加上前襟上一個大蝴蝶襟針,轉了一個新款式的卷髮髮型,整個人似乎在熠熠發光,到了新郎新娘向來賓祝酒的時間。新郎新娘在前,由伴娘相陪,雙方家長跟著挨桌敬酒,男方的親戚,也就是方嬌那一桌街坊,是貴賓,安排離主家席很近。

程東和安娜很快敬到了這一圍,來賓紛紛起立,相互祝酒,安娜輕聲問程東:

“方小姐是不是應該坐在這一席上的?” 程東點點頭

“怎麼不見她?”

程東明知他們一家並沒有入席,故意問方嬌:“方教授跟吉雯她們呢?”

“宴會開始見到他們來的,後來不知怎麼沒有入席?”

安娜顯得有小小失望,但祇是一瞬間的事,大家又投入了眼前的熱鬧之中,沒有出席的也很快被遺忘了。

敬到某一席的時候,有一個圓圓的肚子一直頂到程東的身邊,嚷嚷著“乾杯,乾杯!”

程東一看是“沙市日報”的楊總,就向安娜介紹了,安娜嫣然一笑,露出了新娘特有的羞答答的表情說道:“楊老總,多飲一杯!謝謝光臨,我還欠你一張名片呢!”楊老總雖然不明白這句話什麼意思,但市長小姐笑咪咪地敬酒總是好意,顯得十分興奮,敬完了新人,又去向市長敬酒。這樣的機會是千載難逢的,管宣傳的副市長他經常見面,但這樣面對面地向市長介紹自己,還是令人興奮。

晚宴到十時結束,朋友們也都很體諒一對新人,沒有搞鬧新房什麼的。程東和安娜回到家裡也不算太晚,回家路上,程東在車上對安娜說了很多次:“你真漂亮!你真漂亮!”安娜則挽住了他的手,偎依在他的身上。

九號碼頭將有四個泊位,正在日夜施工,相鄰的一幅地上,也在趕建一座水產交易市場,市政局已經宣佈了,本來城西舊城區的水產市場,因為場地狹小,又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環境,已決定限期關閉,所有交易攤位將遷到九號碼頭

水產品市場中去,那裡地方確實寬敞,道路設施也方便。

建市場是很低成本的投資,而且容易施工,預計三個月後就可以啟用了。

程東跟馮一帆及幾位同事一起商量,怎麼樣將攤位租出去,但他們對水產品市場的運作不很熟悉,有些舉棋不定,一下子定不下一個辦法來。馮一帆已經打聽過舊的市場大約有二百個租戶,每月租金有二三百萬之多,他們想到的其中一個辦法是招標,而且由於交易設施的投資其實很少,因此預計每月如有四百萬的租金收入就很滿意了,雖然有了個譜,但一切仍未決定。

一天,忽然黃毛張雲鵬打電話給他,當劉祕書將電話駁進來的時,程東心中有少少不安,似乎黃毛又將帶壞消息給他,一拿起電話程東就說:“鵬哥,婚禮那天,賓客太多沒能好好招待,還望擔待。”張雲鵬卻豪爽地說:“東哥!你今時不同往日,成了貴人了,小弟也要攀龍附鳳沾點貴氣了,我是想談談將來水產品市場的事,三言兩語也說不清,什麼時間有空?我們一起吃餐飯罷。”

程東本想說無須客氣,來辦公室談好了,後來想起像黃毛這樣的人,是不願輕易去別人的地方的,要不是在他自己的地方,至少要在一個眾目睽睽的公眾地方,他也落得大方,讓對方選時間、地點,結果說好了就是當天下午,在城北區的水晶宮酒店咖啡廳。由於工作實在太忙,他跟安娜蜜月也沒有,吉雯沒有出席婚宴,也令自己耿耿於懷,他知道當天晚上安娜要宴請一個外國投資代表團,就想在跟黃毛談過以後去吉雯家,他打了電話給吉雯媽,吉雯媽說吉雯很好,歡迎他去。

下午他準時到了“水晶宮”酒店的咖啡座,黃毛已經到了,有一個年輕人陪著他。程東趨前寒暄了兩句,談話就入了正題:

黃毛說:“東哥……”程東立即止住他說道:“叫我程東吧,你才是我的哥輩。”

黃毛笑了說道:“按理我們在一條街上長大,我大你幾歲也算得個哥,可你如今成了大老闆,大貴人,我叫你一聲東哥也不為過呀!”

程東也就由得他。他周圍看看,似乎不像上次見面那樣,沒有其他的保鏢在左右。

黃毛清了清喉嚨,還是說道:“東哥!你們的水產市場就快建好罷?”

“大概還要一個月罷,內部的運輸設施,衛生設施,外面的配套道路都在施工,這個水產品市場很先進哩!”賣瓜的總要讚瓜好,程東也有了這個本能。

“投資不少罷?”黃毛問。

程東的做生意的警覺性馬上給勾了起來。

黃毛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程東一點都不知道,唯一肯定的一

點就是他對水產市場很有興趣,但是為什麼有興趣,程東也不知道,本能告訴他沒理由把投資說成很少的,但正在建和將來建成擺在那裡的建築設備。

大家都看得見的,說得太高也難令別人置信。

他祇能含糊地說道:“那地是緊挨著碼頭的,地價不是一般的地價可比。雖然道路建築花錢還有個譜,水產市場有專營權,每月繳給市裡的費用可不少

呢!”事實上他是從市裡低價批到那幅地的,跟農地價差不多。而且市裡雖然給了專營權,並沒有要求交專營費。因為這是所謂“菜籃子工程”的一部份,原意是讓老百姓買到便宜一些的水產。

黃毛當然不知,但對程東說的話信到十足,因為邏輯上太有說服力了。

“你們準備怎麼經營呢?”黃毛繼續問。

“我們自己當然不會來經營,將來有兩百多個攤位,必要時還可以增加一些,我們準備用投標方法招租,鵬哥,你怎麼對水產市場有這麼大興趣?”

程東終於有機會反問一句。

黃毛的表情顯得有些吃驚,但一瞬即過。

“可能你不知道經營水產是我生意中很重要的一部份,現在城西區的市場中,有七成半的攤位是我的兄弟在經營,現在你明白了罷,為什麼我這麼有興趣?”

“噢!鵬哥還經營水產生意,我一點不知道,正好可以向鵬哥請教,這市場怎麼運作的?”

“漁市場是市裡最早開放給個體戶經營的市場,比食街、服裝街還要早,那活兒又髒又累,又要半夜就開工,所以初初做的人並不多,牌照費管理費極低,還有攤位租不出去,但很快入行的人就發現這生意,利潤極高,攤租和牌費也節節上漲,彼此之間為了爭奪貨源,爭奪好的位置,在市場內部,不同背景的人結成很多派別,械鬥是常有的事,我也派自己兄弟去裡面經營,這大概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漸漸市場裡形成了兩大幫,一幫是我的兄弟,另一幫是城北區

來的,兩幫小吵不斷,大爭奪也有二次,現在想起我還心有餘悸。每次出動上百人,拿了刀棍真刀真槍你來我往,我還有二個好兄弟死在爭鬥中。”

黃毛說到這裡,似乎也有點激動,停了一下呷了一口茶。程東

聽到目瞪口呆,想像得到那刀光劍影的情象,他知道以黃毛的性情一定是帶領著手下,衝在前面的。

“後來我們這派漸漸佔了上風,但始終沒法趕絕對方,現在大約我們佔 75% 的生意對方佔 25%,大家劃地為界,大部份時間相安無事,小爭小鬥是在所難免了。”

“公安怎麼不管這事?” 程東驚奇地問。

“這又不是什麼大事,擺賣的商販互相斗毆每天都有,平常得很,公安哪管得了那麼多?”

“那麼死了人呢?” 程東還不明白

“誰會報是打死了呢!都是因病死亡,自然得很。”

“那麼鵬哥,你的意思是?” 話題觸及到最敏感的問題了-----錢。

“我們估計你們會將攤位逐個招標拍賣,城北幫的老大已經來找過我了,建議我們聯手壓低入標價。” 黃毛氣定神閒地說了一句,又拿起茶杯慢慢呷了一口。

“你們兩幫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嗎?怎麼還能聯手?” 程東索性裝傻問道。

“遇到大家有共同利害關係時,我們也會聯手的,最近城西水產市場要加管

理費,全體漁販罷賣,這事東哥大約聽說過罷?”

程東記得是看到過這樣的新聞,最後管理費沒加。

“那大哥來是要我怎麼做呢?”

“我沒答應城北幫那個長腳宋,為怕程東不明白,他又加了句。“就是他們幫的大哥,我想跟你商量,由我一家包租,城西市場現在每月月租收入大約四百萬不到一些,我出你八百萬,每三年續租一次,租金到時候再議。”

聽到這裡,程東心中暗喜,馮一帆打聽到的消息不確,原來租金是那麼高的!

“我們這裡地方要大很多,設備也先進很多,租金當然比西區的要高,但這事不是我一人可以作主的,我還要跟人商量一下,三天之內給鵬哥答覆,怎麼樣?”

“也好,如果由我們一家包租,我可以保證市場秩序良好,管理處完全不必操心。而且,這事上你幫了大哥,下次有用得著的去處,祇管吩咐!”

這話也可以理介為客氣,也可以理介為威脅,程東露出滿臉笑

容答道:“等我跟合伙人商量一下,能幫到忙的我一定幫忙!”

他們的會面就這樣結束了。

程東立刻召來了馮一帆,把這一段對話告訴他,並問道:“你去過調查,說城西市場的月租水平大約二百萬,看來這個消息不確實呢!”

馮一帆的臉一下子紅了上了,停了一下才回答道:“我查到他們那裡月租三百多萬,不到四百萬的,回來時特意說少一些,希望將來招標時容易拿到好成績,董事長這是我的私心了。”

程東笑了笑,露出不介意的樣子。“那你覺得我該不該答應那位張先生呢?”

“他肯出的租金很高很高了,不過這事還是董事長拿主意,我沒意見。”

馮一帆退了出去,程東望著他的身影消失了,辦公室的門也關上了,他心中有些惆悵,一個他這麼信任的人,一個工資獎金那麼高的主管級的同事,也並不是對他講真心話的,在他主管的業務上,還有什麼事隱瞞著自己的呢?

他又打了個電話給安娜,將跟黃毛見面的詳細情形講給她聽,

問問她的意見,聽到了那麼高的租金收入,安娜也很興奮,不過她有些擔心:

“跟這種黑社會的人打交道有沒有危險?將來他們是唯一的承租戶,會不會霸住地盤後來要挾我們?”程東略有擔心的也是這個問題,最後安娜說:“等我跟朋友商量後再覆你。”

程東明白她說的“朋友”就是她的爸爸和他的一班智囊,但安娜從不說破這一點,程東也就不問。

看看是時候去吉雯家了。

他站在吉雯家門口,按了按門鐘,這時他打量著這度門,本來的油漆已經有些斑駁脫落了,門把手也移動了,需要重新翻新一下,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來這兒的情形,當時他怎麼會覺得這個地方十分豪華?

還是那個蘇北來的褓姆開了門,他也記得第一次見這個褓姆的時候,她叫他:

“程少爺”,後來方教授要她改稱“程先生”。這一切都歷歷在目,但是吉雯病了,方教授夫婦蒼老了很多,屋裡的傢俱擺設也都開始陳舊,似乎處處都在

顯示出來,這是一個不幸的家庭。

吉雯媽出來迎接他說:“吉雯帶著憶雯去散步了,她們很快就會回來了。”

乘這機會程東取出了早已準備好的一個公文袋,交給吉雯媽:“伯母,這裡面是十萬元不記名的國庫券,您收下罷。”

吉雯媽急忙收過了,藏在一邊“阿東,謝謝你,兒童福利會重建那個項目進行得怎樣?”

“一切都順利,樓建成了大約三份一,已經開始賣了,這個項目真可以賺到過千萬呢!”

“新娘子很漂亮啊,真該恭喜你,婚禮那天我們來了,看到了新娘從大樓梯上走下來的樣子。”吉雯媽轉了個話題。

“怎麼後來沒見你們入席?”程東問

“吉雯突然說頭暈,很不舒服,我們就陪她回來了,見你忙得不得了,也沒跟你說一聲。”

“吉雯這兩天身體怎麼樣?”程東關切地問道

“身體還是那樣,每三個月要輸一次血,但是我好擔心啊!”

吉雯媽說著,眼裡露出了淚光。

“伯母,吉雯她怎麼了?”

“她以前還是很堅強的,不知是出於真心,還是不願意令我們傷心,總之挺著身子,拚命找事做,幫著福利院幫著大巴村的小學,但最近我見她的情緒很差,

已經幾次跟我說這樣活著沒有意思,我不知道她怎麼想的,心中好害怕。”

說著說著眼淚都淌了下來。

“伯母你可不能這樣,這個家還得靠你撐著!吉雯還要靠你照顧呢!”

吉雯媽抹乾了眼淚,又回復了平時鎮靜安詳的模樣。

“我明白無論如何我都要撐下去,經濟上有你幫助,我放心了不少,剛才我擔心著吉雯的身體,有些失態了,我沒事的。”

程東望著吉雯媽,一種欣佩之心油然而生,這個女人,多麼了不起,在工作上是能幹的,有威信的領導,在家裡又是耐心的,心細如塵地體貼著丈夫和女兒的賢妻良母,她的肩上擔著多麼重的擔子,但她永遠腰幹筆挺,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衣著合身,也許祇有程東才能了解她。

程東忍不住說:“伯母,我明白你的擔子有多重,如果有事我能幫忙,你打個電話給我好了,我永遠站在你的身邊。”

聽了這話,吉雯媽眼淚幾乎又要流出來,她強忍住了說道:“阿東!你是個好孩子,是吉……”她想說:“是吉雯沒福氣”。但強忍住了。

又過了一會吉雯回來了,在門口就聽到她和憶雯咯咯咯咯一邊笑一邊說話的聲音。憶雯一開門就見到了程東,嘴裡嚷叫著“東哥哥”,就撲到程東的懷裡來,卻給吉雯叫住了:“從外面回家先要做什麼事?”

“先要洗手”憶雯大聲覆述著,掙脫了程東的懷抱,去洗手了,憶雯已經二歲多了,又蹦又跳的活潑得很,程東也是很喜歡她的。

憶雯走開了,吉雯媽也去了廚房做些甜湯給程東吃,廳裡只剩下吉雯和程東二人。

吉雯用很客氣的口吻問道:“今天有空啊?”

“是啊,來看看你和伯母,還有憶雯,她又長高了,好可愛啊!”

“我們都好,你該多花些時間陪新嫂子的,怎麼沒有出門渡蜜月?”

“工作太忙了,實在走不開,今晚安娜陪一個外國投資考察團吃飯,我有些時間。”程東說完了卻有些後悔,他好像說錯了些什麼話,豈不是等於說安娜如果沒事,他今晚也不會來?”

吉雯卻沒有抓住這一點嘲笑他,祇是淡淡的,笑了笑說道:“你事業大了,又成了家,少來我們這裡一些沒人會責怪你的。”

程東想問問婚禮那天怎麼不舒服了?話到了口邊,覺得不必多問的好,忍住了沒說,改口問道:“兒童福利院跟“大巴村”小學的事忙不忙?”

“跟以前也差不多,現在熱心人越來越多,我去或不去關係已經不大了。”

吉雯說

“那些事都是很有意義的,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身體,有精神多做一些,累了就多休息一些。”

“就是我想做得多,也做不了多少了,我現在輸血更頻繁了,不斷地醫院裡出出入入,浪費了醫生寶貴的時間,浪費了寶貴的血液,我究竟在做什麼?我在做社會公益工作?我在幫助別人?都不是,這些事別人做得比我更好,我是自欺

欺人,其實我是在等,在等那一天,到了那一天,也許我倒是得到解脫了。”

憶雯跑了進來,張大了眼睛望著吉雯,給吉雯看她的手洗得很

乾淨,他完全不明白大人們在說些什麼。

程東不知怎麼回答好,想了一想才說:“你的看法好灰色,其實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的,如果沒有你帶頭,沒有報紙的呼籲,兒童福利院可能還是無人關心,孩子還是住在破房子裡,用著濕尿片,如果沒有你熱心為大巴村小學的學生奔走,籌款,也許他們的校舍都已經坍了,不合格的老師也沒了,你做了很多工作,怎麼能說沒有意義呢?你的病,醫院和國家是有責任幫你醫治的,也許有康復的一天,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機會呢?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觀點,你要振作一些,積極一些,就是為了憶雯,為了伯伯、伯母,你也應該振作起來。”

這時吉雯媽也進來了,坐在沙發上靜靜地聽程東的話,並不插話。吉雯將憶雯摟在懷裡,並不反駁程東的話,靜靜地聽他講完了,才輕輕嘆一口氣。幽幽地說道:“你們健康的人,說起大道理來是很容易的,如果我有健康,我也會像你一樣去勸別人,不過你的口才很好,我也許說得沒你說的好,但當一個人失去了健康,那種無奈、無助,對生病的懼怕,健康的人是沒法理解的,那個陰影是那麼濃重,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壓你的心頭,那可真是難受啊!無論我怎麼說,你們都是不能理解的,我也想忙些別的事,不去想病,做個堅強的人,但當你發現身體越來越差,甚至剛醒來的時候,也是全身痠痛乏力,甚至夏天也會覺得很冷,那種累乏和冰冷的感覺,是從骨髓裡出來的,是沒法擺脫的。我不想說

這些話令媽媽傷心,但我不能忍受。你們明白嗎?我有時候希望有一種解脫,給我永恆的寂靜不再痛苦。”她說著伸出手去,握住了她媽的手。

吉雯媽緊緊地握住了女兒的手,眼淚無聲地流下來。

程東也無言以對,他對吉雯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吉雯可以說是他唯一知心的朋友,甚至也是他的沒有名份的妻子,在他成長的一段重要的路上,一直陪著和幫助著他的人,聽了這話他的淚水也流了下來,他很少這樣真情流露,此時心中的難受也難以形容。

這時他想起了一件事:“我前幾天看過一篇有關你的病的文章,文章裡提到你這樣的病,其實有二種,一種是嚴重的,另一種是不太嚴重的。但醫生似乎從來沒跟我們提起過這一點,不如由伯母陪著你去美國看看最權威的醫生,讓他們檢查檢查,普通的通訊並不可靠,可能見了醫生還有些辦法的呢?”

程東的話似乎帶來了新的希望,吉雯和她媽都專心地聽著,程東又加了一句:

“經濟上你們不用擔心,無論要花多少錢都是我來負責。”

沒有人懷疑他的真誠,吉雯跟她媽對望了一眼,吉雯媽說:“阿東,真謝謝你,我跟吉雯會再找些文獻,跟醫生商量一下,也許我們會聽你的意見去一次美國。”

憶雯在吉雯的懷中,她知道大人們之間進行著嚴肅的談話,不像平時一樣,沒有人注意她,她也乖乖的不出聲。

這時話題才轉到孩子身上,憶雯也活潑起來,氣氛不再那麼凝重了。

程東回到家中,安娜還沒有回來,他就開了電視,祿姆早已將茶送上,電視上的本地新聞台正在播放新聞,提到市裡宏大的“菜籃子”工程正在全面展開,作為這一工程的重要組成部份,九號鮮活產品碼頭及配套的冷凍倉正在全速施工,本市的水鮮市場也將由城西的舊市場遷往新址,預期屆時市民將有更多的水產食物供應,在新聞的間歇中播的廣告又是紅玫瑰“愛迪”系列化妝品。那位嬌嗲的紅歌星用“你可以和我一樣美”結束了廣告,這句話現已成了家喻戶曉的口頭禪了。

程東慢慢品著茶,一種成功感很令他陶醉。

這時安娜回來了,穿著低胸晚裝,一顆閃光的寶石墜子懸在胸前非常顯眼。她穿著高跟鞋,但還是快步走上前來吻了一下程東:“達令,今天跟外國人的談判非常成功,那家做空氣壓縮機的十億元項目,已經落實投資在我們沙市,外國人說因為他們認為跟我們容易溝通!”

“噢!那是你的功勞囉,不全是你在跟他們談判嗎?”

“當然是啦,我的英文比他們說的還要純正,我的牛津音調常使那些外國鄉下人驚嘆呢!”安娜容光煥發十分興奮。

“不知哪個老外讚了她幾下,就高興成這樣。”程東心中暗想,不過無論如何也是一件高興事,他也祝賀了安娜。

“你什麼時候正式辭去外經委的事?”程東忽然想起問道。

“爸爸說碼頭的事由你管理也可以了,我最好姿態低些,還是在外經委做下

去吧。還有,你今天問我黃毛的事,就租給他罷。祇要租金好租給誰都一樣,這個人雖是黑社會的,卻聰明得很,不會鬧事的。”

“他確是這樣一個人,可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怎麼會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人,別人告訴我的!”

程東也就不再問下去。

第二天他就打電話給黃毛,說已經跟合伙人商量過了,可以答應他獨家承租的要求,祇是價錢方面是否可以再提高一些?黃毛的嗓門大得很,祇聽到電話裡傳來。xxxx 一串粗口,接著說:“這些龜孫子,我終於可以一腳踢開他們了。東哥,我再加你 50 萬,850 萬月租怎麼樣?”

“一言為定,三年租期”程東也很高興,這個生意究竟有多大,他現在慢慢有些懂得了。

第十七章

見利忘義,孫敏說王強。

遠渡重洋,吉雯再覓醫。

自從自己搬到了市內的總公司辦公以後,他很少有時間去“愛迪”廠,想想將廠完全交給志強去管,有些不太放心,志強有時太小心眼,有一次他擅自打電話通知廣告公司,大幅削減廣告支出,是自己及時發現並制止了,又有一次

志強作主,用一種次等的原料,想省一些原料成本,也是自己及時制止了,那兩次他都跟志強談過,為什麼不能這麼做!志強還不以為然。他覺得廣告費是浪費,能省一元公司就多賺一元。他又認為用一些次等的原料混合著用,用戶不會感覺到品質有什麼差異,不是又可以多賺一些?程東向他再三解釋,宣傳廣告的重要性,再三解釋保持品質的重要性,志強似乎還是不以為然。他想起了市場拓展科的科長李永民,是個很能幹懂業務的大學生,也是方教授介紹來的,決定將他也提到副總經理的位置上跟志強平級,廠裡的事讓他多留意些,主意決定以後,他通知志強孫敏和李永民三人到自己的辦公室來,當面宣佈了這一決定。

程東說:“有一件事請你們幾個一起來商量一下,我現在搞了碼頭,魚市場,冷凍倉和兒童福利院的地產項目,工作太忙了顧不到“愛迪”,可是“愛迪”是我們的基礎,是我們多年心血培植出來的,祇能將它越辦越好,李永民是“愛迪”招聘的第一批大學生中的一個,幾年來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我已決定從現在起,提升李先生為“愛迪”的副總經理,協助志強工作,主要負責產品宣傳,市場推廣和質量控制,志強則負責全廠行政,生產,和財務,有事你們商量著辦,決定不了的再找我,你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李永民客氣了一翻,當然沒有異議,志強倒也顯得很高興:“東哥的眼光不會錯的,我也是實在太忙,芝麻綠豆一把抓,有事不知找誰商量,小李是該升一升了,我也有個幫手。”

程東又說：“主要有幾點：一是搞好宣傳廣告保持我們名牌的形象，過一段時間要搞些新包裝新創意，這方面不能放鬆，不能省錢。二是保持質量，提高效率，有新款的好的機器，要捨得投資，質量檢驗的關要把得牢，做到這兩點生意會一直興旺，眼光要放得遠些。”

大家均無異議！很快就散會了。

志強和孫敏在初初搞“東方化工廠”時就結了婚，生了個兒子都有六歲大了，他們也早已搬出城南的舊房子，在城北區買了個四室二廳的大單位，志強還買了架“皇冠”大橋車，每天上下班都自己開車。

他們從程東的辦公室出來，志強就見到孫敏黑著塊臉，坐上車的時候又將車門呼地大力拍上，志強不禁問：“你怎麼啦？生誰的氣？”

“生你的氣！你這沒用鬼！”

“好好地又發什麼脾氣？”

志強一邊發動了汽車，開始緩緩地駛出街心。

“小李也是副總經理了，跟你平起平坐。人家是大學生你是什麼資格？早晚要叫你掃地去！”

“你又來這一套了！搞銷售，搞市場，我不行，現在東哥忙，把他提上來幫著我，不是很好？”

“你真是沒用！還說是提上來幫你，照我看是提上來監視住你，也保不住那天，你這個副總經理也要下崗了。”

“你說到那裡去了!我不但是副總經理,還是董事呢!“愛迪”和“東方”我都有 20%股權的,哪聽過股東老闆下崗呢?再說東哥也不是這樣的人。我入行是他介紹的,我做生意是他教的,就是我們的股份也都沒出一分錢,東哥哪兒對不住我們了?”

“你呀你!東哥長,東哥短的,提那些陳芝麻舊綠豆的事,那時候辦廠,你日日夜夜在廠裡熬,就是今天也每天忙得像隻磨盤上的驢。這些不都是你應得的?想替他省錢,還給他批評“目光不要那麼短淺!”你就知道替別人做牛做馬?就不知道為自己打算打算?程東現在是大老闆了,又做碼頭又做地產,怎麼都沒有你的份?”

志強給孫敏說得出不了聲,過了半響才說道:“做人要講良心,當初我去溫州遇劫,要不是東哥拿了幾千元,陪你一起來醫院接我,當時就不知怎麼過,今天我們洋樓、汽車都有了,還想怎麼樣?”

這一下孫敏真是惱羞成怒了,嗓門也升高了:“你受的祇是皮肉傷,二個星期就長好了,那是你命大,跟別人什麼相干?你做牛做馬不知替他賺了多少錢,難道還是咱們欠他?我就說你沒用,不為自己著想也得為個兒子想想啊!總得為他留一份家業啊!”

“你想要怎麼辦?”

“愛迪”跟“東方”都那麼賺錢,我們沒理由就等年底那份分紅的,做得那麼辛苦拿多些錢也是應該的。”

志強不出聲,祇聽到汽車引擎的嗡嗡聲。

“我是管財務的,現在看得透了,那電腦雖然厲害,可是也是機器,是死的,有二個辦法,拿了錢沒人會知道的,對生產也沒有影響。”

“怎麼個做法?”

“一個是我們報大廣告開支,跟廣告商說好了,我們十足付錢,但要回三成或四成佣給我們,不是說廣告開支不能省嗎?咱就再增加一些,怎麼看得出來?”

“以後宣傳跟廣告的事要讓小李來管,這樣做恐怕不行罷?他知道了怎麼辦?”

“不是說財務還是我管嗎?錢的事都是我們來管,最多廣告內容讓小李去傷腦筋去,又有誰敢說個“不”字?”

“另一個做法呢?”

“報大應酬開支,譬如我明天給了消防局十萬,誰會來查這筆錢?怎麼查法?不就入了我們袋裡?作應酬開支 消了,總之,你不用理,包你不會惹出麻煩。”

志強一臉無奈說道:“你要怎麼做你就做吧,我心中總有些不安,對不住東哥!”

“你就是做牛做馬的命,我自會打算的了。”

沉默了一會車也到了廠門口了,差不多十幾年前,程東曾經在“沙市化工廠”做過的事。現在,在“愛迪”也發生了,世事真是很奇妙。

一年以後,九號碼頭的重建也完成了,有四個泊位都可以停靠

幾萬噸級的最大的內河—遠洋輪。還有一位付市長來剪了彩,冷凍倉也建成

了,魚市場裡將近三百個攤位都已租出去了,正在計劃要擴建,整個沙市及蘇州,常熟、無錫、常州一帶的海鮮和魚鮮市場,都控制在東方碼頭公司和東方凍倉公司手中,財源滾滾而來。

方教授托了他的美國朋友擔保,吉雯和她媽申請到了護照,又經過幾次曲折,才好不容易拿到了美國領事館的簽證,這事前後拖了一年多,程東匯了三十萬美元,在洛杉磯美國銀行替吉雯媽開了個戶口,機票也買定了,定在後天走。程東跟安娜說了一聲:“我今天不回來吃飯了有些事要辦。”

“是不是去那位方小姐家替她送行啊?”

程東非常驚異,祇能說:“是的,她去美國看醫生,你怎麼知道的?”

“我怎麼不知道?有人告訴我的,方小姐的病如果治得好,你怎麼處置我?會不會把我休掉?”

安娜似真似假又似嘲諷,步步進逼。

程東祇能裝作聽不懂,若無其事地說:“她的病恐怕很難治,美國的醫生也說他們可以試試,成功機會低於二成,方吉雯得了這病其實很可憐的。”

“我見過她幾次,臉色蒼白,人瘦得權骨都聳起了,有什麼好看?偏偏她的命好,有一位程大哥疼她,去美國看醫生的錢都是你給的罷?一個窮教授家能有什麼錢?”

一股怒火從程東心中慢慢升起,他還是壓抑自己,盡量平靜地說:“錢是我付

的。你也不要嘲笑方教授,他的學問和人品,我們遠遠比不上的。我幫她們並不等於我對你不好,這是兩回事,不要扯在一起談嘛!”

“錢是你的,你喜歡怎麼花我也管不了,你對別的女孩子那麼有情有義,也不准我發一句牢騷?” 安娜大概體會到了程東的憤怒,自己在找下台階了。

“安娜,你是我的老婆,吉雯祇是我的一個普通朋友,那關係怎麼同呢?你實在不必生氣的。” 程東也下了台階

“達令,我怎麼敢生氣?早點回來,我等著你的。”

又是啜的一聲,一個吻掛線了。

程東的心情總是不能平靜,似乎一直有人受安娜的指使,偵察

著他的一舉一動,他覺得受到束縛,甚至是一種受到侮辱的感覺,雖然他已經投訴過無數次,但安娜總是不承認,這一點令程東很困惑。

他到了吉雯家,方教授也回來了,在太太和女兒離開之前陪她們幾天。見到程東來一家都很高興,憶雯第一個撲到他的懷裡“東哥”“東哥”叫個不停,程東也照例有新衣服和巧力克糖送給她。吉雯笑著說:“憶雯都讓你給慣壞了,現在才那麼大,也會嫌衣服不好看,巧克力也吃得太多了!”

他們坐下來,談起了這次美國之行,洛杉磯的美國醫生打算從吉雯媽的身上抽出少量骨髓,然後分離出一種造血機能健全的細胞,再用體外培養的方法,繁殖足夠量的這一類細胞,再注入吉雯的骨髓組織中。如果這些外來的骨髓能存活,吉雯就有救了,據說這是一種最新的技術,但成功率低於 20%,還有很

多因素是現代科技未明了的。程東聽了以後也似懂非懂,但似乎希望還是有的,就是吉雯也像變了個人似的,臉上有了笑容,恢復了她往日文靜而常帶笑容的模樣,她祇說了一句:“祇是媽媽要受苦,了聽說抽骨髓是很痛的。”

吉雯媽說:“你擔心什麼呀!現在有麻醉術,我一點都不會有痛苦的,祇要能醫好你的病,媽什麼都願意犧牲!”

吉雯又說:“東哥!要你花那麼多錢,我也過意不去。”

程東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他也為了這一絲希望很激動說道:“吉雯,別這麼說,我們是什麼樣的交情?祇要你的病能好,不論花多少錢我都願意。”

吉雯輕輕地將手從他的手掌中抽出來,說道:“我去做個蛋糕你吃完飯再走吧!”

吉雯媽也去了廚房,廳裡就剩下他和方教授兩人。

方教授問道:“怎麼樣,阿東聽說你又在搞碼頭,又在搞魚市場,又在搞地產是不是忙得不可交啊!”

“是啊!可以說十分忙,什麼事都不敢疏忽,又擔心別人辦得不好,又擔心有的人不可靠,壓力很大呢!”

“我可以理解,企業大了,你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來管,凡事親力親為非累死了你不可,你應該將各項業務清楚劃分,同一類的業務交給同一系列的公司運作,分清核心的業務和非核心的業務,賺錢的業務和不賺錢的業務,如果有不賺錢的業務要

弄清楚不賺錢的原因。如果一時不能扭轉虧損,要果斷地結束它,非核心的業務,如果沒有發展前途的,也要結束它,最好的方法是賣給別人,自己集中經營有優勢的,有潛質的核心業務,要捨得花錢,請有能力的專業的人才來幫你分別負責處理業務,你自己則應該擺脫一切鎖碎的雜務,站得高些,冷靜地思考全盤生意的發展方向和做重大的決策,要在每個企業建立運作的制度,部門的主管要建立責任制,有賞有罰。主要負責人工資要高些,獎金要優厚些,減低貪污受賄的誘因,這樣才能管好一個大企業。”

“伯伯的意思我應該重組企業,招攬人才,高薪納賢?”

“是的,而且這是一個永不停止的過程。”

“我在管理方面遇到最大的問題,一個是業務擴充太快,我跟同事都要學著做,專才難請。二是不知下面主管的人有沒有營私自肥?很傷腦筋。”

“將公司按不同生意,分條條管理,員工都精於自己本行,自己公司也可以培養人,也可以高薪到市場上去挖好的人才,高薪高獎金可以減少受賄的誘因,總公司還應該組織核查小組,不定時不定期去旗下各公司查賬,增強內部的監督,減低外部的誘因,一定會有效地制止或減少這種行為。”

程東不斷點頭,細細咀嚼其中的道理。

吉雯媽拿了一籃水果,從樹房裡出來了,聽到了幾句方教授的話就埋怨道:

“你開口就是經濟學,閉口又是經濟學,今天是給我和吉雯餞行,說些別的話好不好?”

程東卻說：“伯母，我可喜歡聽方伯伯的教誨呢！對我幫助很大。”

不過話題還是轉入了美國之行，她們會從上海直飛美國洛杉磯市，住在方教授的朋友家中，到步二天後就會去醫院檢查。程東覺得既然醫生說得出一套治療方法，成功機會還是很大的，20%可能是醫生故意說得低些，在成功的時候可以多一分喜悅，但方教授認為國外大醫院的名醫，不會這麼做的。他們說了成功率是 20%，一定是 20% 不會誇大也不會縮小。但即使祇有 20% 也是值得一試，安娜還年青，整體健康情形還可以，用的骨髓又是自己媽媽的，血統上非常接近，成功的機會決不會低於 20%，無論如何值得一試，兩個男人在熱烈討論兩個女人，吉雯和她媽卻一聲不響，待了一會吉雯媽說話了：“昨天，我去了一次觀音廟，求觀音菩薩保佑雯雯，菩薩好慈祥她一定會保佑我們的。”程東突然想起了，她媽也是為了吉雯去觀音廟求了一支籤，是下下籤一陣不祥的預兆突然湧上他的心頭，他的舌頭像打了結一樣出不了聲。

吉雯說：“媽媽，你什麼時候變得迷信了？那些神都是我們人造出來的，沒聽說你信過神呀！”

“不知為什麼，我這一陣心中老覺得不踏實，心慌慌的，去拜了拜菩薩，倒好像安心了些，也許冥冥中真有一個神的，願她保佑我們！”吉雯媽說道

“媽！你為我太操心了，你要當心自己的身體啊！我或許就在這成功的 20% 裡呢？聽你這麼講，我也想去拜一拜呢！”

“那還不容易，我們明天還有一天時間，明天一起去罷！”

那天晚上的水果有一樣是桂圓,吉雯見程東一粒都沒有吃,就走過來坐在他的身邊,默默地一顆一顆替他剝了殼,放在他面前的盤子裡。

程東見了趕緊挺直了身,伸手去拿,口中說道:“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吉雯說:“我替你剝罷,你只管吃,下次不知幾時才能見到你了。”說著有些眼濕濕地。

程東說:“去治病是一個機會,是好事嘛,我也會記掛著你的,願菩薩保佑你可治好病回來。”

“但願如此,否則我也對不起你,我和媽都不在。雖然家裡有褓姆照顧,你有空常來看看憶雯。”

“我會的,你跟伯母也萬事小心,聽說那邊白天晚上溫差很大,水土也不一樣,總之小心身體。”

吉雯抬起頭來,望住了他的眼睛點了點頭當作回答。

程東接著說:“後天我公司有一個重要會議,我不來機場送你了,多保重。”

吉雯又點了點頭。

程東晚上還有跟客戶的約會,吃了些桂圓就起身告辭了,吉雯一直送他到她們大樓的樓下,看到門廳裡沒有人,吉雯抱住了

程東,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東哥!你也保重。”

程東俯身吻了她的額頭說道:“我也會祈求菩薩,保佑你健康回來!”

程東走出了大門,上了自己的車,司機開動了車,他看到大門的玻璃後面,吉雯

還站在那裡。

不知怎麼的,程東又想起了他媽求到的簽,他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感覺十分惆悵。

第十八章

碼頭意外,假出口險遭揭露。

應付得法,大危機消弭無影。

那已是九五年的夏季了,沙市這個夏季好似格外的熱,這天安娜又約了他一起去“香港俱樂部”游泳,安娜約了他好幾次去打球,去跳舞,去吃飯都因為忙和提不起興緻而給他推搪了。再推可能安娜會不高興,他跟安娜午飯後一起去了俱樂部,這時的俱樂部不再像他們初來時那麼寥寥可數的人了,俱樂部的會員多了很多,當然都是達官貴人或外國人,很難再避免跟人打招呼,敷衍了。

程東跟安娜才游了二個來回,程東聽到自己的手提電話響了起來,電話是跟毛巾一起放在一張休閒的長橙上的,他對安娜說:“這東西的確方便,但這時候響起來了就不方便了。”

當時手提電話還是剛開始流行的新生事物,能手裡拿一個的,是身份的像徵。

“你快去聽罷!說不定什麼人有要緊事找你。”

程東從池中走了上來,電話已經響了很久,但對方似乎耐性很好,鈴聲還在響著。程東拿起了電話,是志強打來的:“東哥!出事了。”志強的聲音中充滿著驚惶。

“出什麼事?”程東也吃了一驚

“貨櫃斷了一根鋼索,一個工人跌死了!”志強說得有些語無倫次。

安娜在池中也看到了程東霎那間的緊張態度,從泳池中爬了上來,站在程東的身邊。

“你慢慢說!什麼?斷了一根鋼索?誰跌死了?”程東也很緊張問道。

“我們出口到香港的貨,這次是十個貨櫃,在碼頭上起吊裝船的時候,有一個貨櫃吊住四角的四根鋼索,突然斷了一根,站在櫃頂的裝卸工人,滑落到下面船上的甲板上摔死了。”志強終於說得有條理些了。

程東覺得放心了一些,這最多祇是一件工傷事故,而且是碼頭上的事,似乎跟自己公司是沒什麼大關係的。

“噢,那也不是我們的責任啊!最多我們也賠償一些就是了,你怎麼那麼著急?”程東似乎有些責怪志強大驚小怪了。

“東哥!事情不是這樣簡單!那個貨櫃現在傾斜著,還是吊在半空中,由於我們填報的是含有溶劑的易燃品,碼頭上的消防隊也經出動了,還有市裡的消防車也都在趕來。碼頭上出了事,大批危險品吊在空中,這消息已經傳了出去,已經有記者在碼頭上了。”志強越說越急,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

程東還沒有領會到全部事情的嚴重性,但他已感到有些問題了,他們的出口產品是擺擺樣子的,所謂“產品”到香港是倒掉的,他這才感覺到裡面有些問題。

“消防和記者來了,那又怎麼樣?”他還是鎮定地問道。

註解 [vincent13]:

“東哥!我們十個櫃的貨全是自來水呀!這事如果揚了出去,那還了得?”

程東的擔心獲得了証實,這生意已經做了十來年了,都是志強在負責。程東總以為還是有一點化工“產品”的樣子的,怎麼知道都是自來水!他也明白了事情的嚴重性。

“你現在在哪裡?”他問志強。

“我還在廠裡。”

“你立刻派個機靈些的,---最好你叫孫敏去,去碼頭上看著隨時將碼頭上的事報告過來,你立刻來總公司我的辦公室,我也立刻回去,我們在辦公室見。”接著程東收了線。

安娜關切地問:“什麼事?志強打來的嗎?幹嗎那麼緊張?”

“化工廠有一批出口貨,在裝船的時候斷了一根鋼索,摔死了一個裝卸工人。”

“那是碼頭上的事啊,跟你們貨主無關的。有了損失找保險公司賠,有什麼緊張的?”

程東覺得對安娜也難於隱瞞,說不定將來有事還要她幫一下忙,就說道:“我

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聽志強說這批貨有一部份不是易燃品,不含溶劑的,但他們報了含溶劑的產品,現在記者也到了消防局也大規模出動了,他怕事情揚出來不好看。”

“噢,我明白了,你們准是虛報出口,用來核銷進口的產品,而進口產品都是在國內市場賣了,賺那逃來的稅是不是?你幹嗎還講得吞吞吐吐的?”

“以前我們是做過,但我早已叫志強不要再做這樣的生意了,這次也還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我要見到他才知道,也許祇是部份產品發錯了貨。”程東盡量將事向志強身上推,又盡量說得輕描淡寫。

安娜可不含糊:“我總以為你們個體實業家都有些不清不白的往事,要不然怎麼可能短短時間發了起來?看看你的過去,夠乾淨的,想不到也有這些事!你可別當作小事,這事處理不當稅務局罰你的稅還是小事,如果記者一報導,我們還怎麼見人?”

“你別沒見風就是雨的,我不正要趕回辦公室去處理嗎?”程東心情也很壞。

“我跟你一起去,這事可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急忙換了衣服就上車趕回公司。

在路上程東一路都在想,如何處置此事,他立刻用手提電話找到了志強:“志強,我是程東,你說城南消防局也出動了?”

“是,剛才孫敏來電話,斜吊在空中的貨櫃已經安全放到地上了,消防員正在

開櫃。”

“你現在立刻去找城南消防隊的蘇大隊長,我估計這批貨消防局要全數扣壓起來的,你讓蘇隊長將貨全部運到他們局裡的堆場上,今晚我們派人去將所有的貨用含溶劑的貨換出來,明白嗎?”

“明白了,我這就去安排。”

“等等,還有一件事,你問問蘇隊長,如果現場的消防員取了樣本,他們會送去哪裡化驗?”

“大概是市消防局的化驗室罷,這裡消防局有事,他們的樣品也送去那裡的。”

“你跟蘇隊長說一聲,是否可跟那邊化驗室的人打個招呼,別把所有樣本的報告說成是水,如果有十個樣本,二個說是水,八個說含溶劑,要多少好處祇要蘇隊長開口一句話。這錢不能省!明白嗎?”

“是,東哥,明白了。” 有程東在指揮,志強覺得踏實些了。

跟志強講完以後他又想起一件事,立即給“沙市日報”的楊老總掛電話,他通常都在報社的,今天也很容易找到了他。

“楊總,我是程東啊!”

“噢,程老闆,你現在春風得意啊,化妝品生意沙市第一,不在話下,現在又添了碼頭、凍倉,我看你可能是沙市首富了!” 電話那一側傳來哈哈哈哈哈的笑聲。

“別開玩笑,有些正經事想請你幫忙呢!”

“程老闆是我們的老客戶,大客戶又是老朋友,什麼事小弟可以幫忙?” 楊老總已經敏銳的嗅到了些什麼,等著程東說話。

“今天碼頭上出了事,摔死了一個裝卸工人,你聽說了沒有?”

“當然聽說了,那准是明天的頭條,我們的記者已經在那兒了。”

“你的記者有沒有什麼報告給你?”

“我還不知道,他如果有什麼消息先會報告本地新聞版的主編,我跟記者隔著二、三層呢!”

“那批在裝船的貨,是我屬下一家工廠的。”

“噢!那又怎麼樣?” 楊總打起了精神,耳朵都豎了起來。

“可能廠裡發錯了小部份的貨,詳情怎麼樣正在調查,總之如果你們記者有報道這件事,請多多關照,盡量不讓不利的傳聞見報,我就感激不盡了。” 程東說道。

“噢!小事一樁,小事一樁!我會留意的了,你們是我們最大的廣告客戶,怎麼敢得罪呢!大家又是老朋友,你放心。” 楊總一貫的口吻,可是程東還擔心別的事。

“聽說在現場的記者不少,老總在報業的影響力不小,能不能幫個忙?” 程東直截了當地說道

註解 [vincent14]:

“這個……,有小小麻煩。沙市有些規模的報紙一共五家,我們平時常在一起開會,都是很相熟的了,但這樣的事很難叫別人白出力氣幫忙啊!而

且……。”

楊總還沒說完,程東就插話:“祇要報道上大事化小,每位老總我送五萬元的禮,楊總你本人,我當然要面謝的了,怎麼樣?”

“程老闆這麼說,我就老了臉祇管說說,試試看。”電話收線了。

“程東接著又給市電視台廣告業務部的毛經理打了個電話,電話裡也是差不多意思,請他關照一下,明天的碼頭新聞不要

有什麼不利於工廠的消息出現。毛經理說:“程老闆是我們台的大客戶,您的意思我明白,但編輯部那邊不到我管,我祇管跟老總去說說。”

這樣佈置了一下,他覺得心中略略安定些。

這時車已經到了公司門口了,他三步併作二步,直奔自己的辦公室,志強也已經到了,一路上安娜一言不發,看著他怎麼處理這件事,她很快也跟著進來了。

志強告訴他,孫敏在碼頭上有消息來,消防隊已經取了樣品,已經懷疑產品裡面並沒有易燃成份。全場有十多個記者,還有許多碼頭的工作人員,這個消息傳出後全場嘩然。程東聽了,鎖緊了雙眉,又問消防局蘇隊長那邊有沒有消息?

“蘇隊長倒是一口答應幫忙的,那批貨市里消防局也不願管,由城南消防局負責扣留。廠裡正在加班,務求傍晚前準備好替換的產品。”

程東對他說:“這事絕不能揚了出來,最關鍵是今晚將所有貨物換出來,消防局的化驗報告如能含糊其詞,就不會有大事了。我們將事情說成工人操作

不小心,將部份清洗中的大桶,

當作產品運了出去,是工廠管理上的小小失誤。這樣就沒事了,你現在就趕回工廠,一方面親自監督住今晚換貨的事,另外約束住任何人不准向外洩漏任何消息,一切等明天,看情形再走下一步,蘇隊長那邊跟化驗所的聯絡也是重要的,有消息立刻告訴我。”

“這事蘇隊長已經跟我提過了,他們那化驗所才三個人,那個頭還是他的親外甥,給他們每人三萬,報告就會說“十二個樣本,十個是含溶劑的,二個不含溶劑,其他什麼都不提。”

“那可好了”!程東呼了一口氣。“這事辦了沒有?”他又有些不放心的問道。

“我想反正就要見到你,問你一聲比較好。”

“還要問我什麼?不管多少錢趕快答應人家!立刻就打電話!”程東氣得頭上都要冒煙了,看住志強立刻跟蘇隊長通了話,講妥了才算放心。

“你快回廠裡,晚上一定要把所有貨換出來,祇留個十來桶原來的貨在那裡,加班的工人都有獎金!誰走漏了消息誰下崗,罰錢!”

志強急急站起身來走了出去。

辦公室裡祇剩下安娜跟程東兩人。

安娜埋怨道:“這事可要好好處理,否則面子向哪兒放?你們這些個體企業家,有幾個是乾淨的?”

程東聽著,心中滿不是味兒,忍著氣一聲不出。

這時程東的手提電話又響了,他趕緊拿起來聽,原來是“沙市日報”楊老總打來的。

“楊老總,你好,怎麼樣?”

“程老闆呀,這事可不簡單啦!”楊老總說“我們的記者已經有報告回來了,那貨報的是危險品,搞得半個市的消防都出動了,但打開櫃裡面一點溶劑的味都沒有,消防員懷疑全都是水!”接著他不自覺地壓低了聲音

“是不是為了推銷搞的假出口啊?”

“楊總,我打電話給你就是希望不要有這些捕風捉影的消息,我已經查過,是廠裡的工人不小心,將少量的正在清洗的桶混了進去,是小事,我們內部會處理的。”程東若無其事地說。

“我也希望沒事,不過這事還是不簡單。”楊總又壓低了聲音“剛才賈付市長打來了電話,專門問起這事,要我們“揭露真相,狠狠打擊偷稅漏稅的腐敗現象。”這是怎麼會事?”

“賈付市長也來過問這事了?我不知道,看你怎麼處理了。”

程東知道楊總為人,既已告訴他賈市長的事,當然表示站在自己這一邊,但仍冷冷地說,給他一些壓力。

“程老闆,別誤會,我們是多年交情,我不幫你幫誰?你放心。”

“楊總,還要靠你幫忙,事完以後一定重謝!”

程東雙眉鑽得更緊了,安娜在旁聽到電話也問他:“怎麼提到賈付市長?”

程東把楊總的話覆述了一遍,反問:“賈付市長是管什麼的?他怎麼那麼快得到這個消息?像是想來整我們,為什麼?你知道嗎?”

“賈付市長是負責分管經濟的,他和他的一幫人也想染指九號碼頭,也許他還有更大野心,這事我得跟金祕書說一聲,你這邊盡量干淨地了結了這事就是了。”

安娜跟金祕書通了電話,把事情說得跟程東的說法一樣,告訴他賈付市長正在插手此事,不料金祕書要親自跟程東說兩句,程東接過了安娜手裡的電話,招呼道:“金祕書不好意思,麻煩到你了。”

金祕書卻不跟他寒暄,直接了當地問他:“程先生,你們那批貨是不是確有問題的?你一定要實話實說,我們是自己人,我也許還能小小幫忙。”

程東口中說“請等一等,”捂住了電話回過頭來對安娜說:“金祕書要我告訴他實情,告訴他罷,怎麼樣?”安娜有些驚訝,還是點了點頭。

程東就對金祕書說:“那批貨確實跟報關單不符,有問題的。”

“那你現在怎麼處理,請盡量詳細告訴我。”

程東詳細地說給金祕書他的佈置。

金祕書聽他講完以後,說道:“你這樣佈置很好,暫時也祇能做到這樣了,但如有賈付市長介入,我們都要小心些。最重要的是消防局那邊的化驗報告還有晚上換貨出來的事。你已有安排,我還是暫不介入為好,晚上換貨的時候要

關照你們的人,多派人多派車,最好半夜一時動手,三時全部做妥。屆時要派人巡查周圍,有沒有可疑的人在監視?不能疏忽了。”

程東連聲答應,金祕書收了線,也不說什麼“隨時跟我聯系”的話似乎他自會了解一切。

程東又給志強掛了電話,要他組織人力卡車,凌晨一時才動手,二個小時內務必完成,又叫他留意周圍有沒有陌生人出現,隨時向他報告。

暫時沒有什麼可做了,他擰開了收音機,收聽本地台的新聞,新聞播出了,提到碼頭上發上了事故,一個裝卸工人在意外中從空中摔下來,工傷致死,據說那批裝運中的貨物是易燃品,幸虧沒有釀成事故,其他什麼也沒提。

他對安娜說:“應該不會有什麼事的了,你先回去罷,我得在辦公室裡,也許今晚不回來了。”

安娜也就走了,臨走對他說:“這事一定要處理好,如果揚了出來我的臉往哪兒擱?”

到了晚上七點多鐘志強打電話來,消防局堆場裡值夜班的二個工作人員都給他派去的人拉出去吃飯喝酒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貨也準備好了,人手車輛都已準備好,程東放心了不少。

八點多鐘,志強又打了個電話核,告訴程東,駛來了一輛箱型車,車上有二個人,停在貨場門口,不知來幹什麼的?”

程東關照不要打草驚蛇,反正還早著呢,他心中則嘀咕金祕書說得不錯,有人

在作對呢!

到了十一點志強又打電話來,車裡兩人在玩撲克牌,又備了乾糧啤酒,一點沒有離開的意思,程東叫他再等等,眼看快到一點鐘了,志強又打電話來請示。

他說:“那兩個傢伙還沒走,在車廂裡打瞌睡,不像想離開的樣子,怎麼辦?”

程東沉吟了一下,如果明天再有人來取樣,事情就徹底曝光了,不管怎麼樣也要將這批貨掉包出來,他果斷地吩咐志強:“志強那兩人顯然是不懷好意,來看住那批貨的,無論如何攆走他們,你讓大牛二牛帶著保安隊的人,穿著他們平時的便裝,裝著隊裡民兵的樣子,就說懷疑他們是壞人,把他們拉去村公所,收了他們的手提電話、傳呼機。他們一定會表露身份,再說是誤會一場,煙酒招待一番。總之,拖到我們辦完事,明白嗎?”

“明白了!我這就去佈置。”

“這兩個人可不能傷著他們。”

“是”志強收了線。

雖然是午夜了,但程東還在辦公室裡,心中牽掛著將貨掉包出

來的事,又擔心第二天的報紙上新聞中,那些記者不知會怎麼寫。

在城南“東方化工廠”裡氣氛很緊張,幾十個人,十幾架車都在等著,但停在消防局堆場門口的那架箱形車,還沒有走。接到程東的電話後,他立即找到了大虎、二虎,還有三個工廠保安隊的人,志強對大虎說:“在消防局堆場門口,停著一輛箱形車,車裡兩個人,從傍晚八點直到現在還沒有走,不知什麼來

頭,鬼頭鬼腦的,我看不是好人。大虎你們幾個人去,以生產隊民兵的身份,不理三七二十一。請他們到村公所你們民兵的辦事處坐一會,收了他們的手提電話和傳呼機,也不要盤問他們,就說等隊長來,我會來問話的,辦得俐落一些,不能傷著了人,在民兵辦事處裡還要茶水管待他們,明白了嗎?”

“是,王付總經理,明白了。”

“記著你們的身份是村裡的民兵,記住了!”

“是!”

大牛、二牛帶著三個人走了,不到二十分鐘,大虎回來報告了。“那兩個人連人帶車都帶到了村公所民兵辦事處,二個傢

伙大吵大鬧說是工商管理局的,有任務在身,我們也不睬他就說等隊長來發落。”

志強高興地說:“辦得好!”

同時已經上著貨的汽車和幾十個人都出動了,堆場裡外都是志強的手下,不到二個小時,所有的貨都掉包換走了,地上的痕跡也掃得乾乾淨淨,志強這才去民兵辦公室。

祇見兩個人愁眉苦臉,坐在那兒抽煙。大牛、二牛帶著三個民兵,五雙眼睛盯住了他們,他們的民兵身份倒是一點不假的,看到志強進來一起站了起來:

“大隊長,這二個傢伙從八點鐘就守在咱村口直到半夜,我們看著可疑,拉著來等隊長處理。”

志強問：“你們是什麼人？來我們村幹嗎？最近村裡治安不好，還有個小姑娘給人強姦了，我們兄弟緊張了一些。”

其中一個略瘦的戴著眼鏡，見是有人來了像見了救星一樣，委屈地說道：“隊長，我們是市工商管理局的，有任務在身，你們兄弟一點理都不講，把我們扣在這裡，這可怎麼說！”

“市工商管理局？跑我們村口來幹什麼了？有沒有證件？”

“有證件，這不？”說著他拿出工作證給志強看，志強一看是市工商管理局稽察員，姓蔡的。

“工商管理局？你們來這裡幹嗎？”

“我們任務可不能隨便說。”姓蔡的說道

大牛接口道：“隊長，這年頭假證件多著呢！咱們可不敢輕信。”

志強卻向大牛一瞪眼：“蔡先生這麼斯文，又是開車來的，又有證件。我看是你們莽闖，誤會了好人了，蔡先生你們現在是就走呢？還是在這兒過夜，村裡也有一家賓館的。”

“隊長說得對，把車還給我們罷，我們還辦正經事去。”

姓蔡的兩人取回了電話、汽車，還滿心歡喜又去消防局的堆場門口守著。

這時的夜晚漆黑一片，狗也不叫一聲，跟他們剛才離開時一樣，他們兩個又放低了座位，在車裡打起瞌睡來。

程東接到志強的電話，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現在証據拿回來了，發生過什麼

事怎麼說都行了。這時時鐘指向了凌晨三點,忽然他的手機響了,原來是金祕書來的電話,問他事情辦成怎麼樣了,他一五一十都告訴了金祕書,聽到他在電話的那一端

說:“辦得好!工商管理處姓蔡的?我會去查的。”

程東也很佩服金祕書,他思考周密,而且確實關心他和安娜的事。

他回到家中已經凌晨四時了,為了不吵醒安娜,胡亂在客房的床上睡了一會。

醒來的時候跟平時也差不多,才七點鐘,但體力已經完全恢復了,像往常一樣,他繞著周圍的街道,跑了半個小時,看到一個報販正在整理當天的報紙。雖然家裡訂有報紙,但他有些等不及了,即時買了二份沙市銷量最大的報紙,先翻開“沙市日報”第一版就是碼頭裝卸發生意外,死了一個裝卸工人的消息,其他的只字未提。另一份是“快報”,也提及了碼頭的事,提及了消防到場戒備,可幸沒有發生其他意外,沒有任何暗示,這意外還可能別有內情。程東又放心不少,這時安娜也起身了,還穿著睡衣,走進程東的書房來。她的睡衣是名牌的進口貨,縷絲的半透明的,胸罩和內褲都隱隱看得見。程東見了帶點責怪的口吻說:“你怎麼穿了這樣的衣服走出房間來?”

安娜笑哈哈地答道:“家裡就兩個褓姆,看見了有什麼關係?你

說我身材好不好?我還巴不得有人看見我呢!看你怎麼吃醋?”

說著,站在程東身邊,用手撫摸著他濃密的頭髮,接著問:“昨晚幾點鐘回來的?”

“大約三點半罷!”

“事情辦得怎麼樣?”

程東約略說了一遍。

“有沒有告訴金祕書?”

“他半夜三點還打電話來,已經都知道了。”

說到這裡程東忽然想起就問安娜:

“這事關賈付市長什麼事?”

“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大約賈付市長在省裡有一些關係,想扳倒我爸,他自己升這個位,這次九號碼頭,他也想吞了去。可惜標書上列明,承投的單位一定要有三百萬資金。他來不及安排給擠了出去,總之,勾心斗角複雜著呢,聽說他不是個好人,經濟問題不少呢!”

程東沒有再問,安娜見他正在看報就問:“碼頭上的事,今天報上怎麼說的?你的電話有沒有作用?”

程東將報紙遞給她:“你自己看罷,沒都沒提什麼,我看此事遮得過去了。”

安娜拿了報紙,在程東房裡的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說道:“現在沒事了?還有誰敢亂說?證據都沒有了,昨天剛聽說的時候,我也嚇了一跳呢?”

程東打開了收音機,本市新聞裡也沒提什麼,用了早餐他就上班去了。

剛到辦公室金祕書就來了電話,說一份報紙叫“沙市新聞”的,發表了昨天碼頭上的意外新聞,就在該段新聞旁,發表了一篇記者訪問市工商局一位發

言人的談話,那位發言人暗示昨天碼頭的事故,驚動了半個地城區的消防局,結果發現那批貨並不含有易燃成份,懷疑有人虛報出口,工商局已將貨品嚴密看管,將要嚴查此事,金祕書並用傳真送來了一份該報報導的副本,囑咐程東要準備好,今天有記者會去廠裡追查此事。收到這個消息,程東的心又一下子緊張起來,他立刻通知志強無論什麼人,如果上廠裡來追查此事,什麼都不要說,讓他們來總公司。

他則寫了一則公司聲明,解釋道整批七百餘桶貨品中,由於管理上的疏忽混入了十幾桶清洗程序中的裝著水的桶,廠方已經檢討了整個操作程序,以後決不會發生這一類事故。對於在裝卸工作中工傷死亡的工人,工廠方面本來無需負責,這是碼頭方面的設備故障引起的。但出於人道考慮,廠方決定給死亡工人家屬發放恩恤金五萬元……。

他將這篇公司聲明傳真給“沙市日報”的楊總,請他明天在報紙上登出來。果然,不久之後就有不少各報的記者來訪,程東也一概不見就吩咐劉祕書,公司已有聲明每位記者派一份。

志強又有電話來,消防的蘇局長告訴他,市工商局又派了人來,開了十幾桶他們扣著的貨,取樣去化驗。

程東跟志強輕鬆地說:“讓他們隨意取樣罷,反正我們的貨沒有問題。”

程東雖然覺得很放心了,還是給金祕書打了個電話,告訴他事情的安排和進展,金祕書說:“你處理得很好,應該沒事了,賈付市長也就要自顧不暇了。”

說著陰陰地笑了幾聲。

程東也不太明白所指何事,但總之不必再擔心賈令市長再有什麼花招了。

接著幾天,這事就過去了,沒有人再提。志強和程東則忙得不得了,四處應酬消防的蘇局長,沙市日報的楊總是不消說了,就是城南稅務局局長,完全沒有介入這件事的,程東都請他吃了一餐飯,送了一份貴重禮物,局長也沒有明言,但再三強調,他們也理介工廠生產工序上產生一些混亂是在所難免的。程東懷疑他猜到了所有的實情,所以這麼說是要程東明白,他的禮不是白拿的。一場彌天大禍就消弭於無影,程東私下對志強說,以後這樣的假出口不要再做了,這些利潤對整個集團已不再重要。

第十九章

美國求醫,醫生束手病難治。

難忍病磨,吉雯撒手離塵環。

自從吉雯跟她媽去了洛杉磯,每過三、五天,他們就通一個電話,通常沙市上班的時候,就是洛杉磯的傍晚。傳來的消息,有時是令人鼓舞的,有時又令人失望。大約二個月後,吉雯第一次接受了骨髓細胞的注射,初初兩三天,一切還似乎是充滿希望的,二個星期以後醫生宣佈,手術是失敗的。吉雯的身體沒有接受新注入的細胞,但醫生的意見,還值得再一次嘗試,仍是

有希望的,一切過程再重復了一次,又是三個月過去。吉雯第二次再接受了注射,觀察了二個星期後,醫生也失望了,再次宣佈手術還是失敗了,醫院決定放棄再作努力,吉雯又接受了一次普通輸血,準備回家了。去了美國前後有半年,程東的印象是吉雯和她媽兩人都精疲力盡了。

飛機從洛杉磯直飛上海,程東跟方教授說好了,由他開車,陪方教授一起去上海機場接她們母女。

提早了二天,程東告訴了安娜這樣的安排,當天去上海,當天回來。

“她的病怎麼樣啦?” 安娜冷冷地問道。

“美國醫生也沒有辦法,這手術有 20%的機會的,可吉雯不在這 20%裡。”

程東難過地說道。

“你失望了,是不是?” 如果她的病能醫,你準備將我怎麼安排?安娜的臉色更冷峻了。

“我當然希望她的病有救的。這跟我們的關係不相干的,我們是夫妻,吉雯最多是我的朋友,如果她健康,她也會交朋友結婚的。你生什麼氣!” 程東話裡也帶些氣。

“我知道你心裡祇有她,得不到她了,才來找我,是不是?你總不能指望我的心裡跟你一樣,吉雯,吉雯,叫得那麼肉麻。”

“唉,人家病重,在這世界上也不知能活多久了,全身都在受煎熬,你計較這些幹什麼呀!” 程東很有些無奈。

“我就是計較她在我們婚禮那天,見都不見我一面,那麼驕傲,看來老天也不幫她!”安娜說道,心底裡帶著一種深深的妒意。

“別這麼計較,她是特意來參加我們婚禮的,臨時不舒服才走的,應該可憐她才對!”

“也用不著我來可憐啊!有我們程東大哥可憐就夠了。”她是在影射吉雯的昂貴醫藥費都是程東拿出來的。

程東默不作聲,也不跟她再辯下去。

二天後他開了車去接了方教授,一起去上海機場。他見到方教授更顯得老了,頭髮全灰白了,也變得更稀疏了,背都有些拘偻。以前他不是這樣的,他覺得方教授可能也得了病,但不便說出口來,程東開著車,方教授坐在旁邊的坐位上,都默默無言,過了一回,程東看到了方教授拿出紙巾來,揉搓著眼睛,老人家顯然淚水汪汪的,雙肩聳了起來。程東心裡很難受,他伸出了

右手,握住了方教授瘦瘦的左臂說道:“方伯伯,不要這樣,你也要保重自己的身體啊!”

方教授將臉放在雙手的手掌中,再也控制不住,哭出聲來。程東望著他,也沒有什麼可以安慰的話,車沿著高速公路快捷地行駛著,車中的空氣像凝固起來一樣。

二個小時的車程就到了機場,飛機也快到達了,他倆在接機大堂裡等候著。

程東為方教授找了一個座位,讓他坐著,自己站在到達旅客出來的通道旁等,

大約又過了半小時,他看到有一輛輪椅,由機場工作人員推了出來,初初也沒有在意,直到看到吉雯媽跟在那輪椅後面走出來,這才注意到坐在輪椅裡的是吉雯,他快步迎上前去,吉雯和她媽也都見到了他,疲倦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他看到吉雯媽略瘦了一些,但腰幹還是挺得筆直,頭髮也梳理得一絲不拘,模樣沒有太大變化,但吉雯就瘦了很多,兩邊太陽穴跟面頰都深深地凹陷下去,本來貼身的衣服都顯得寬寬蕩蕩了。

程東招呼道:“伯母,吉雯。”

吉雯望著他,帶著苦笑說道:“沒想到吧?我會坐著輪椅回來。”

邊說著話邊站了起來,吉雯媽說:“吉雯是可以自己走的,但我擔心機場裡要走太多路,還是替她要了部輪椅。”

程東幫吉雯媽推著行李,來到方教授身邊,方教授先抱了抱吉雯媽跟著抱了吉雯,大家都沒說什麼,但程東注意到吉雯眼眶裡有著淚水。

程東把行李推到停車場,將車開了過來,他們很快就在回家的路上了。

可以看出來,吉雯是非常疲倦了,她上了車就閉上了眼睛,靜靜地坐在後椅上,方教授問他太太,住在美國朋友家裡習慣不習慣?

吉雯媽連聲讚道主人家是那麼熱情,那麼願意幫忙,令她和吉雯都很感動。

每次去醫院來回都要二個小時車程,都是主人家兩夫婦不辭勞苦親自接送,說到醫院的醫生、護士。吉雯媽也讚不絕口,讚揚他們認真負責,體貼病人的精神,但沒有人提到一句,治療的結果是失敗的,說了幾句之後,吉雯媽也閉

目養神,她大概也累透了。

車子就在寂靜中駛向沙市,公路上的車也不多,祇聽得到車子引擎嗡嗡聲。

二個小時很快又過去了,車子在方教授他們家的大樓門口停住了。程東幫著拿了兩人箱子,送他們回到家中,雖然已經很夜了,但憶雯還沒睡,等著他們回來,當她見到吉雯和她媽的時候,高興地撲到她們懷裡,要姐姐抱,吉雯說:“妹妹乖,姐姐抱不動你了,就親一親罷。”

程東看到沒什麼事他可以幫忙了,也告辭了說:“伯母,吉雯,你們都累了,早些休息罷,過兩天我來看你們。”

他下了樓坐進了車裡,並沒有馬上發動的汽車,而是靜靜地坐在那裡,一種無名的恐懼襲上他的心頭,他自己也不明白是為了什麼,定了定神,他撻上了引擎,將車駛回家裡,他注意到樓上睡房里昏暗的燈光還亮著,可能安娜正在等他,他輕聲地推門入房,安娜已經睡在床上,可是聽到了推門聲,立即驚醒過,張大了眼睛問道:“回來了?”程東點點頭

“她怎麼樣?”

“瘦了很多,坐了輪椅推出機場的。”

“真的?那麼嚴重了?”

程東又點了點頭。

“唉!也真可憐,她還那麼年輕,我看外國醫生沒辦法,還是看中醫調理罷,你

註解 [vincent15]:

也開了一個下午的車了,累不累?早些休息罷!”

程東本來準備著,不知會聽到什麼挖苦的話,安娜的態度令他有小小感到意外,他走向前去在安娜的額上吻了一下。

“我不累!倒累你晚睡了,你也睡吧!”

“嗯!” 安娜閉上了眼睛,很快就沉沉睡去。

程東在洗手間裡沖涼,那一種莫名的恐懼又一次襲來,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這樣?

過了兩天,他打電話去吉雯家,想去探望一下,接電話是那蘇北來的限褓姆,程東告訴她自己是“程先生。” 問吉雯跟她媽去了哪裡?

“小姐生病,入了醫院,太太陪她去了醫院。”

程東吃了一驚,他知道吉雯總是在沙市第二人民醫院看病的,趕緊飛車趕去了醫院,在登記處找到了吉雯的名字,已經入了病房,是一間單身病房,吉雯已經入住過許多次了,登記處的小姐都已經認識程東了,都以為他是吉雯的哥哥,見他來了對他

說:“你快去看你妹妹罷,她不太好呢!” 程東更著急了,三步併作二步跑到了病房門口,他定了一下神,然後輕輕的敲門,吉雯媽來開了門。

“伯母,怎麼吉雯病了都不通知我?”

“本想等她好些,回到家裡時才告訴你的,你也忙怎麼好意思什麼事都來煩你?你又怎麼知道的?”

程東也沒有答話,向著病床走去看到瘦弱的吉雯雙眼緊閉,躺在病床上。蓋著醫院的白色床單,臉色更是白得像紙一樣,大概聽到程東的聲音,吉雯這時張開了眼睛,眼睛仍是那麼大,那麼熟悉,那對曾經經常出現在程東夢境中的眼睛。

“你覺得怎麼樣?哪兒不舒服?” 程東問道。

吉雯祇是用那雙大眼睛望住了他,搖了搖頭不出聲。

吉雯媽走上前來說道:“可能是旅途勞頓了,昨天她就發高燒,來醫院檢查以後確診是肺炎,可是她拒絕吃藥,拒絕打針也不願意說話,你勸勸她罷!”

吉雯媽說完了,又退後,站在病房門口,讓他們可以兩人說話。

程東拉著張椅子,在吉雯床邊坐下,不知該怎麼說好,沉默了一

會。他終於說道:“吉雯,你是一個堅強的人,不要讓病將你折磨倒了。肺炎並不是什麼大病,打幾針就好了,別讓伯母擔心。”

吉雯依然搖搖頭,說話的聲音輕得像游絲一樣:“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也不是一个堅強的人,你以後也不要再來看我了。”

說了這幾句,她似乎已經筋疲力盡,二滴眼淚沿著雙頰淌了下來。

程東心裡好難受,但他強忍著繼續勸道:“吉雯,你一直都是一個堅強的人,我有好多次聽到你對那些事業失敗的,或生病年老的人,勸他們要堅強一些支撐下去。將來會更好的,為什麼你自己不對自己這麼說呢?”

“堅強……是很難的。” 吉雯一邊說,一邊似乎氣都要接不上來,微微喘著。

“當你說一句話的力氣也沒有時,怎麼再堅強呢?” 她的手從床單底下伸出來,程東趕緊伸手過去抓住了她的手,大概是發燒的關係,她的手也是很熱的。

“握著我的手,我覺得很舒服。” 吉雯繼續說道。

“你在發燒一定要立刻打針吃藥,否則時間長了,你身體受不了。你總不能讓你媽媽,讓我就這麼看著你發燒罷?你替你媽想想,你能忍心嗎?如果你再拒絕用藥,我們綁住你也要替你打針的,你聽到了嗎?”

吉雯的眼睛在握到程東的手以後閉上了,這時又張了開來。大概體溫太高的關係,她已經有些陷入暈迷的狀態。程東叫吉雯媽過來,握住了吉雯的手,自己去找醫生和護士。那些醫生護士都是很熟的了,馬上進病房來替吉雯注射吊鹽水。程東和吉雯媽在病床邊陪了很久,看到吉雯體溫降低了,呼吸也不那麼急促才放下心來。

吉雯以後沒有再拒絕用藥,但她變得很沉默,出院前的一天。程東又去看望她,肺炎已經痊癒,精神好多了。進了病房程東就問:“吉雯,你好一點了罷?” 吉雯張大了眼睛,深情地望著他點了點頭。

吉雯媽本來坐在沙發上打瞌睡的,見到程東來找了個藉口,出病房吹吹風。程東拉了椅子,在吉雯的病房床邊坐了下來,抓住了吉雯伸出來的手。

“東哥,你以後不要再來看我了。” 吉雯又這樣說。

“為什麼不要再見到我?幾時開始討厭我的呢!”

“不是,我照照鏡子,自己的樣子有些像個老巫婆,更像個鬼。我不想將來你想到我的時候是這個樣子的。”

“你祇是比以前瘦一些罷了,等你身體好了,吃多些肉多些菜,很快就跟以前一樣了,到時候或者你會怕自己太胖了呢!”

“不會的,我的病不會好的了,我希望你將來想起我的時候,是我們一起在濱江公園時的樣子。當時你的手常常不老實呢!”一絲笑容在她的臉上掠過。

“要不要我再不老實一次?”程東做出了要把手伸到被單底下的樣子。

“不要!不要!”吉雯慌得當作程東真要這麼做。“你已經結婚了,而且嫂子那樣美,你可不能對不住她。”

“你也很美的,如果再加些化妝,再加上漂亮衣服再加上一個漂亮環境。你也是一個仙女!”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東哥,你信不信人有來生?”吉雯忽然問道

“不信,人死了就煙消雲散什麼都沒有了。”

“我也不信,但我但願有,如果有但願來生再會遇到你。”

初初還說得挺高興的,結局是這麼一句話。程東不知答什麼好!“不要胡思亂想,你現在身體好好的。以後日子長著呢!”他祇能這麼說。

“我不想活那麼長了,我活著祇是使別人痛苦,浪費醫院的資源。對我自己則是不停地倒數那有限的日子,我想過為孩子,為可憐的人做些事。但我已筋疲力盡,我已經幫不到任何人了。東哥,除了爸爸媽媽,你是我最親的人了,

我有時甚至想,如果我真有一個親哥哥,也不會比你更親的。我有心事祇能對你訴說,這也是緣份,對不對?”

註解 [vincent16]:

“吉雯,我也有一樣的感覺,就是為了我,為了你爸你媽,你也要頑強地活下去,也許有一天你的病變成可以治療。那我們可以再試希望!明白嗎?希望!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我明白,但願我做不到!”吉雯反過手掌握住了程東的手,病房裡靜得可以聽到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

沉默了幾分鐘,吉雯說:“東哥,這次在美國的醫院裡,第二次

給我做注射細胞的手術後的一天,不知發生什麼事,我突然完全暈迷過去。

一大群醫生和護士擁進我的病房,進行搶救。後來我又醒過來了,就在那一段時間裡,我看到眼前出現一片很明亮的橙色的光,在橙色光的背景下,有一堵牆,我自己的身體就躺在牆邊,四周一片寧靜,沒有痛苦沒有憂傷。我祇是奇怪自己怎麼躺在那裡?後來就醒來了,你說這是不是所謂的“臨終”感覺?在那一刻我的靈魂已經離開了我的軀體,不知怎麼又回了人世間來?”

“我不知道,有很多人生命瀕危,又活了下了有各種各樣的講法,我想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祇是一種幻覺。”

“我相信在那一刻我已經死去了,一點都不痛苦祇感到安靜,真的。”吉雯安詳地說道,他的回憶似乎又去到了那一幕。

“吉雯,別胡思亂想,做人祇要一口氣還在,總要活下去,也許很快就有治你病

的方法呢?”

“東哥,你不知道,那種喝一口水的力氣也沒有的感覺,是很痛苦的。那種生命正在離開你的感覺也是很痛苦的,我祇能對你說這些話,我不敢對媽說,她總要捂住我的口,不讓我說的。”

“我也要捂住你的口了,醫生說過很多次,你的病並非立刻致命的,可以活很多年,不要再胡思亂想了,想生存的意志是很重要的。你還有爸爸媽媽、憶雯和我,生命總是美好的。要想這一點,活下去!抱著希望!聽我的話?嗯!”

吉雯的大眼睛望著他,柔情地點頭,不再說下去了。他們四目相望,這一刻是屬於他們的。

吉雯的肺炎已經痊癒,回到了家中,不少朋友、同學、舊同事知道她從美國回來了,都想來看望她,但她都一、一拒絕了。吉雯媽也覺得少些人來打攪,不會令吉雯太疲勞,又少些感染的機會,也不鼓勵親戚朋友來。

程東心中那種無名的恐懼,又常常襲來。跟吉雯在病房裡的一席談話令他明白了,吉雯想自殺,自己也就是為了這一點而驚怕。這一天是吉雯出院以後一個星期,這種恐懼再度襲來,他拿起了電話想打給吉雯媽,讓她看住了吉雯,不要讓不幸的事發生,電話已經駁通了,聽到對方的鈴聲,他又放下了電話,他覺得自己沒有理由無端地對吉雯媽說這樣的話。放下了電話,但中感到很無助,很沮喪,心神不寧。

就在第二天清早七點多鐘,他剛起身不久,書房裡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來,

他覺得奇怪是什麼人這麼早就打電話來？

拿起了電話，聽到是吉雯媽的聲音，已經泣不成聲。告訴他：“阿東，吉雯……她死了，她服安眠藥自盡了！”

就像一聲霹靂震在頭的上方，程東驚得話都說不出來，過了沉默的幾秒，眼淚無聲地滴了下來，他早已有了預感的。可怕的事終於發生了，他啜泣著對吉雯媽說：“我馬上來，你保重身體！”

放下了電話他早餐也沒有吃，奔去車房開了車直馳吉雯家，在他到達的時候，家裡已經來了派出所的民警和醫院的醫生，來確定死者的死因和簽發死亡證的。醫生已經做完了他的工作，房間裡整整齊齊一塵不染。吉雯仰臥在床上，雙眼緊閉像熟睡了一樣，嘴角上似乎還帶著一絲微笑。她是那樣安詳地躺在那裡，程東禁不住又熱淚盈眶，淚珠像線一樣流下來，他也由著淚淌下來，俯身向前在吉雯的前額上吻了一下。

多少個溫馨浪漫的約會，多少次在江邊的寂靜中喁喁情話，又有多少次彼此的掛念，分享痛苦和希望，一切的一切到這裡都畫上了一個句號。

程東此時回到客廳裡，才看到吉雯媽坐在沙發上，用手蒙著臉還在哭泣，憶雯偎依在她的身旁，幼小的心靈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雙眼張得大大地，眼神中充滿著困惑和恐懼。

程東抹乾了眼淚，在吉雯媽的身邊坐了下來，伸手握住了憶雯的小手說道：

“不要怕,吉雯姐睡著了,來東哥哥這裡。”把憶雯拉到自己的懷中,溫柔地摩挲著她的頭髮,憶雯似乎安心了很多。

他又對吉雯媽說:“伯母,吉雯有這樣想法,已經很久了。她這樣去了,對她也未必不是一種解脫,病痛折磨了她幾年了,要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您要節哀順變啊!”

吉雯媽抬起了頭,她的眼睛又紅又腫:“我又何尚不清楚,我每天都小心檢查她的房間,看有沒有危險的東西,但不知她從什麼地方弄來這整瓶安眠藥。

昨晚她服了大約有四十多顆,我真沒用!我怎麼沒能發現!”說著,吉雯媽又哭了起來,程東也陪著她流淚,又過了不久民政局又來了人,將吉雯抬走了。

所有的人都走了,程東這時才看到那個蘇北小嫗,從櫥房的

門後面走了出來,一臉驚惶。這時吉雯媽才想起:“阿東,吉雯有一封遺書留給你的,我昏了頭了,差點忘了。”她從手袋裡找出了一個藍色的信封,“遺書沒有入信封,你拿去罷!”程東又問“伯伯呢?”

“他正在趕回來。”

“後事怎麼處理呢?要不要我幫忙辦?”

“我心裡很亂一切等明天再說罷,你也走罷,真不好意思,三番四次地麻煩您。”

“伯母,我走了,你自己保重。”

這時有吉雯媽的老朋友聞訊趕來了,陪伴著她。

程東拿住那藍色的信封,坐進了車裡,他想靜一靜,叫司機開去濱江公園。

他已經有三、四年沒有來過這裡了,當他走到當年他跟吉雯常來的那片江邊草地時,似乎一切都沒有變,草保養得很好。碧綠的一片厚厚的,剪得很平整,他又聞到了那股沁人心肺的草香味,周圍的樹似乎又高大了一些,白露鳥可能都出去獵食了,它們要到傍晚才回來,遙望江心可以看見船來船往,但距離很遠,聽不到船上的聲音,這是一片寧靜的地方,他心中的鬱悶,似乎也減輕了一些。他的手伸在衣袋裡,輕輕觸及那信封,在草地上坐了下來,取出了信封,久久卻不敢打開它,又過了幾分鐘,他覺得心情比較平復了,慢慢地將信箋從信封裡抽出來,吉雯一手秀麗的字體,出現在他的眼前。

“東哥,我一直都喜歡向你傾訴我的心事的,這一次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就要去一個遙遠的地方,那裡沒有病痛沒有憂傷,祇有寧靜,不要悲傷,為我祝福罷。我就像每一個普通的女孩一樣,有過許多美麗的夢。那些夢境也有一個時候似乎離我並不遙遠,但是我的病突然來了,一切都倒轉過來,留給我的祇有病痛、擔憂和絕望。我也努力過,要做一個堅強的人,去幫助那些最無助的孤兒和兒童。但我能做的實在不多,我太累了。我經常有寒冷的感覺是從骨髓中出來的,是那麼令人痛苦。我記得祇有你的手握住我的手的時候,從你溫暖的手掌上傳過來的熱,才使我能舒服一些,我永遠記著那溫暖的感覺。東哥,請原諒我選擇了這一條路,我不是一個堅強的人,請原諒我。

我也不敢說“來生再續前緣”這樣的話,你已然有了一個美麗的妻子,但是

我也不抱怨,畢竟我也曾經愛過和被愛過。

東哥,永別了,那些藥已經在發生作用了,我的頭覺得沉重,我就要去了。憶雯
我是當她女兒一樣的,爸媽也老了,也許無力照顧她,你能不能時時去關心她?

永遠永遠永遠愛著你

的雯

一九九六年 x 月 x 日

程東讀完了信,他發現自己的淚水也已經滴在信箋上,他又讀了一遍彷彿吉
雯就坐在他的身邊,在向他囁囁細語,他甚至向身旁望了望,周圍一個人都沒
有。

由於太專心讀信,他沒有留意到天氣已經變了,烏雲壓得很低,隨著一道閃電,
霹靂聲隆隆地傳來,像黃豆般大的雨點灑了下來。程東將吉雯的遺書藏在
貼身的口袋裡,他想起附近有個涼亭可以避雨,趕快奔入那個涼亭裡,涼亭裡
也祇有他一個人,雨勢很大,很快從涼亭頂上淌下來的水滴,就像一片水簾圍
住了他。這時他的手機響了,他意識到他又回到現實的世界,一個人走了,生
活還在繼續。

電話是安娜打來的。

“今早什麼事?你聽了一個電話,早餐也沒吃就那麼急跑出去了?”

沉默了一會,程東答道:“吉雯過身了。”他心中仍在暗暗流淚。

“什麼?”安娜顯然也吃了一驚。“怎麼會的?”

“她服安眠藥自盡了,遺言是再也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

安娜也沉默了一會,然後說:“阿東,我的心裡也很難過的。”

停了一停她繼續說:“今天上午原訂的董事局會議取消了罷?我們另找一個時間開會。”

“不必了,按原定計劃開會,吉雯的後事將很簡單,也不需要我幫什麼忙,我會準時到公司開會的。”程東收了線。這時雨漸漸停了,天上的烏雲也散開了一些,涼亭周圍的簷上仍在滴水。但疏疏落落的。程東將外套擋著雨走出了濱江公園。

第二十章

重整公司,遠見卓識大展宏圖。

造物弄人,程東入主“沙市化工”。

程東跟安娜商量過重組公司的計劃,安娜和她的一班智囊也都很讚同。今天就是新董事局的第一次會議。

他們的計劃是成立一家“東方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程東佔六成股權,安娜佔四成。由集團公司分控旗下的眾多公司,執行董事共有六位,程東舉薦三人,安娜舉薦三人。程東是董事會主席,因此在必要時他的一方穩操多數,旗

下的公司按業務的性質分成幾家骨幹公司。“化工與化妝品”；“碼頭及運輸”；“水產品及冷凍倉”；“地產發展”；“金融與證券”，分由不同的董事兼任骨幹公司的總經理。董事的薪酬比以前調高了幾倍，並且年終按公司的業績，有一定比例的分紅。程東一方派出了志強，馮一帆和小馬，小馬負責整個集團的電腦系統設計和運作，安娜的一方派來的人，一位是金祕書的侄兒叫金為民，另二位是他爸爸介紹來的金融專家。

小馬在受命的時候，曾經推辭過。他告訴程東他正和朋友一起發展一些電腦新的軟件，他們可能將會自己創立公司，自行創業。但時間未定，程東還是說服他參加了董事局，程東想在高薪厚酬的待遇下，小馬也許會長期做下去。

會上作了分工。

最後程東做了總結發言，他說：“我們集團的業務，已經到了一個相當大的規模，以前我一個人，樣樣都管的局面已經不合時宜了。今後我們要走上企業化，科學化經營的道路，希望各位各司其職，按照董事局會議的精神將各自主管的業務，向深度和廣度拓展，我們的目標是在我們每一樣經營的業務上，都不斷提高效率，提供第一流的服務，不斷提高市場佔有率和利潤。企業也像一個有機體一樣，需要不斷新陳代謝，淘汰所有非核心或出現虧損的企業單位，擴展和開拓核心的業務和有前途的業務。總公司的會計部，將會成立一個稽查小組，每年三、四次去屬下各公司稽查賬目，不論什麼人不不論什麼職位，都不允許瞞著公司營私舞弊，一經發覺一定開除，另一方面，

我們是大公司了,在經營上一定要守法。即使有時法令上有灰色地帶,我們至少也要做到基本守法,不能冒觸犯法律的風險。我們的水產和冷凍倉業務,雖然佔有優勢,但銷售的價格和各項收費必須合理,不能要求太高的利潤,那是一種殺雞取卵的做法。反而,我們要爭取更多的漁船來我們這兒停靠,將整個蘇北、蘇南腹地的生意也控制起來。我們的地產項目,也要密切了解市場,發展居民能買得起的,切合市場需要的項目,而不是盲目追求高級。我們的“金融和證券”業務,要充分預見到風險的大小,暫時祇做代客買賣證券,但公司決不自己坐盤,財務借貸也要有足夠的抵押才能放錢出去。總之,我們控制風險同時要善待自己的職工,培育一種向心力,公司興旺人人都得益。有事或有意見的時候可以跟我談,也可以拿到董事會上來討論,我們一定能合作愉快,共同來造就一翻事業!”

安娜也出席了會議,是以一個股票持有人的身份列席的,開會時她一句話也沒有說,這時程東問她要不要說兩句?她笑了一笑搖了搖頭,說道:“我沒什麼說的,像董事長說的,我們一起齊心去做罷”。

會議就散了,也到了吃午飯的時候,程東向安娜提議:“就去我們街角新開的那家“紫盧小館”吃飯罷,菜還不錯。”

走兩步路就到了,是一家個體戶經營的小館子,是利用街邊的房子,將地下幾間拆通再裝修過的,典型的中國裝飾。牆上掛著字畫,桌椅都是紅木的,每張檯上還扞著一支白玫瑰,典雅得很。賣的是北京菜,他倆坐了下來點了菜,品

著香茗。

安娜又問：“吉雯怎麼死的？”

“她媽今早發現她比平時遲了，還不起身，想去叫醒她時，發現已經過身了，服了四十多顆安眠藥，不過她有這個心已經很久了。”

“達令，聽到這個消息我真的很難過，以前因為她認識你在先，我不免總有些妒嫉，現在要對她說對不起也來不及了”。安娜也黯然神傷。

“吉雯是個好人，他們一家都是好人，就是她鼓勵我不斷學習，就是方教授教了我很多理論和做人的道理，否則我不會有今天的。”程東心中的悲傷又勾了起來。

“她有沒有什麼遺言？”安娜問，卻又加了一句：“如果不適合我看你也不必給我看了，現在我跟她還有什麼計較的？”

“有的”。程東說道：“吉雯是個光明磊落的人，我給你看她的遺言。”

他小心翼翼地從貼身的口袋裡取出那藍色的信封，信封上還帶著他的體溫。安娜默默地看完了吉雯的遺書，也掉下了眼淚，她抹乾了眼淚問道：“那女孩你想不想領回來，讓我們來領養？方教授夫婦年紀也大了，也許沒精力照顧她。”

“他們也很愛憶雯的，這事我慢慢跟他們商量。”

“今天的會我本來以為你不能參加了，但你還是很鎮靜呢，一點都看不出，就在幾個小時前，你精神上受到這樣大的打擊。”

“一個人走了,生活還得繼續,那麼多人等著我開會,我怎麼能不來呢?”

“達令,你真不簡單,會還開得不錯,別人如果不知道,還以為你是外國讀過工商管理的呢!指揮那一般人,句句有道理呢!”

程東笑了一笑說道:“你還是因為我祇有中學畢業有些耿耿於懷,是不是?你不知道有一樁事叫做“不斷學習”嗎?我現在的財經知識和做生意的經驗,不比外國的博士差呢!”

“你說的對了!我們跟“北嶺大學”有那麼多關係,馮一帆不就是北嶺大學畢業的嗎?讓他去跟學校說說,我們捐一筆錢,拿一個博士銜也不錯啊?”

“你真的這麼介意這事?”程東問。

“也沒有,管得住公司賺得到錢不就得了?”安娜又替自己下了台階。

吉雯的葬禮很簡單的過去了,來了她的一些朋友舊同事和親戚,開了一個追悼會。送方教授夫婦回家後,程東向吉雯媽提出來憶雯要不要暫時由她跟安娜領養?兩老可以休息一下,吉雯媽一口拒絕了,她說:“我們剛失去了一個女兒,就將憶雯當作小女兒養大她罷,吉雯去了也不需要昂貴的醫藥費了,我們的退休金盡夠了”。她將程東帶去的,裝著錢的大文件袋還了給程東,還補充了一句:“這個家永遠歡迎你來,憶雯也喜歡你。”

程東離開他們家的時候,吉雯媽一直送他到門口,看著他的汽車緩緩駛入街心,程東回首還看到吉雯媽挺直地站在路邊,風吹起了她的蒼蒼白髮,她還在揮手道別,程東的心裡無限感慨。

“東方(集團)有限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程東明白是因為他有三樣“法寶”,一是安娜爸爸的權力蔭庇,二是公司手中有錢,銀彈絕不缺乏,三是內部的管理嚴密。

商場和官場上的賄賂和貪污已經滲入到了每個角落,但程東已不再親手去做這些事,那些有大權的顯貴們,也不會親自收這一類錢,一切都有代理人在操作,大家也明白“路子”在那裡“權”“錢”交易一切都在不言中。

一天負責房地產開發的馮一帆,跟金祕書的侄兒,也是公司董事的金為民一起來找他,向他匯報城南舊區“東方化工廠”,因為資不抵債,要拍賣了,那幅地在城南區中心,有一百多畝,在市政規劃中已經劃入了作商業和住宅發展,尚未公佈而已,問程東的意見是否要去參加拍賣,金為民補充說:“這幅地這次拍賣時還會嚴格劃定作工業用途,而且買家要負責所有員工的安置,我們買下後去申請改用途,一定批准的。”

程東又問:“地價怎麼補法?我們一定能賺錢嗎?”

金為民笑笑說道:“董事長祇管放心,我們可以提議在那幅地上建些公用設施,例如老人院啊,福利院啊,然後交給政府,用這樣的名義,可以援用特例,少補地價的。”

“東方化工廠還有多少員工?遣散他們需要多少資金?”

“東方化工廠全盛時員工過千人,後來業務經營不利,已有超過一半人下崗了,我們將來的發展計劃將會很龐大,保安全管理,清潔都需要很多人,估計實際

上需遣散的人不會太多,不會構成太大的負擔的。”

程東明白,像不少其定項目一樣,很多檯底的安排已經做好了,程東要求他們拿一份書面的評估報告出來,馮一帆打開公事包,報告早已準備好了,程東也立即同意參預這個發展項目。

金為民接著說道:“如果這幅地我們能買到,以建築樓面計,我們公司的地產發展規模將是全市第一位了。”

等他們兩人走了,程東從心裡笑了出來,也有今天!如果江廠長的侄兒還在供銷科,他要親自去辭退他!

自從跟安娜結婚以後,星期天晚上他經常陪安娜去陳市長家,大約有一半時間會遇到陳市長,安娜媽媽很喜歡程東,程東也

經常帶禮物給她,陳市長也很隨和,有時還會跟他下一局圍棋,但棋藝相差太遠,陳市長要讓他二字,也還是輸多贏少,他跟陳市長之間,不知為什麼,沒什麼共同話題,無論對什麼事,陳市長都很少發表意見,笑咪咪地坐在那里,甚至不問程東公司業務好不好。陪安娜去看他父母變成一種例行公事,初初程東還嘗試用後輩和學生的身份,提出些對事的看法,但他很快發覺陳市長從不表態,坐一會以後就回書房辦事去了。

有一次他們在回家的路上,程東甚至問安娜:

“你爸爸是不是不喜歡我?”

安娜聽了哈哈大笑起來,反問道:“你怎麼會這麼想的?”

“你爸很少跟我說話,也從來不喜歡討論時事,經濟這些話題。”

“他對別人也是這樣的,也許搞政治的人都是這樣的?他很讚賞你的,否則我怎麼那麼容易就嫁了給你?又跟你合伙做生意?我爸的城府深著呢!什麼事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不表露出來。噢,我想起一件事,上次想搗鬼的賈付市長,你記得嗎?”程東知道她指的是碼頭上出事那一件事,反問道:“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因為受賄罪,正在接受調查,證據確鑿,他這次罷官是免不了的了。”

“噢”了一聲,程東沒有再出聲。

沉默了一會,程東又問:“你平時會不會有些怕你的爸爸?因為不了解他?”

“我爸是個很隨和的人,也最愛我,如果我堅持要的東西,他也不會拒絕我,你今天怎麼啦?怎麼老說這些?”

“沒什麼,他們是你的爸爸媽媽,又是市長,有水平有學問,我當然敬重他們的。”程東說道但他不經意地將陳市長夫婦跟方教授夫婦作比較,他覺得跟後者很親近,但跟前者感覺不到這種親切,特別是陳市長,在他身邊好像築起著一道無形的牆,也許這牆保護著他自己,但也令別人無法親近他,大概祇有安娜,他的親女兒,才感覺不到那堵無形的牆。

“明天我想去香港俱樂部,打網球游泳,陪我一起去好嗎?”安娜問道。

程東卻因為吉雯的死,受到很大的打擊,外表看不出來心中常

常想到吉雯的音容,心情一直不好,他拼命工作似乎祇有工作,賺錢才能麻醉

自己,他說:“你自己去罷,我明天約好了馮一帆,看他們新建的凍倉,新倉比舊倉大一倍,設備更先進,急凍的速度更快,更保鮮。”

程東已經不是第一次拒絕她了,安娜也不堅持就說:“那你忙罷,我自己去。”

又是二個星期過去了,“東方化工廠”的地正式拍賣了,程東坐在辦公室裡,通過無線電話了解到拍賣場上的情形,開價一千萬,每口價五十萬跳升,到拍賣價二千萬時,馮一帆參加了爭奪。他們訂的目標價是五千萬,但喊到三千七百萬的時候,其他競爭者都退出了。“東方物業發展有限公司”奪得了這幅地皮,程東合上了電話,很滿意拍賣的結果,要劉秘書再泡了杯濃濃的香片茶,這是他唯一的享受了。

一邊喝著茶,一邊拿出一個小本子來,那本子是他最祕密的文件,記錄著一切在他名下的資產,他的資金已經是那麼龐大,那麼複雜,再也不是站在公共汽車裡用心算一下就可以計出來的了,他開始做一件他喜歡做的事,算算自己到底有多少家

產,所有的有價證券,主要是國庫券,再加上銀行存款,已接近一億。所有在各公司的股權,不算安娜的那份,大概值四億,就是說他的淨資產已有五億之多。

這些計算花了他半小時的時間,給他一種滿足感,他開始想這樣多現金,是否有更好的投資呢?他又想起了吉雯,他本可以跟她商量的,但現在已香消玉殞了。

這時馮一帆又打電話來,東方化工廠的地在付款以後兩週就可以接收了。馮

一帆又匯報了各項準備工作,程東告訴他接收工廠那天他要親自去,馮一帆說:“日子定了,我會通知劉祕書的”就收線了。

大約一個月後,馮一帆帶著幾個公司同事,陪著程東去“東方化工廠”,他是新的老闆了。

程東離開這裡十三年了,他曾在這裡工作了四年,這是一個多麼熟悉的地方。但從踏進門口就讓人感到像是進了一個破落了的大戶人家,沿牆一帶種著的樹大部份枯死了,在沙市這樣一個多雨的地方,樹是不會乾枯死去的,多半是生了蟲沒

去治。踏進廠門,不遠處那個壁報欄還在,就是當年小馬貼

大字報的地方,但油漆都剝落了,半傾側著就要倒下來的樣子。程東一行走進了公廠的辦公大樓,每個辦公室都有人在,留下來的職工都在等新老闆的光臨。程東一路走著,沒見著什麼認識的人,他直向銷售科的辦公室走去,馮一帆一行十幾個人,緊跟在他的背後,大家都有些奇怪,董事長似乎對這裡很熟悉,很快就到了銷售科的門口,終於有二個老同事認出了他:“這不是程東?我們的老科長?”程東微笑著跟他們一一握手,問好,這時一種慶幸自己事業成功,像一個將軍凱旋歸來似的感覺升上心頭,這是一種很美妙的感覺,跟他在計算自己的財富,視察碼頭工廠時的那種擁有感差不多的感覺,一樣的美妙。

其中一位同事說道:“我們都知道科長自己做生意,成了大老闆了,也祇知道

你是“愛迪”的老板啊!怎麼?你買下了我們廠?那可要三千多萬!不得了啊!”

“你們都好嗎?”程東問道

“好個屁!飯都快沒得吃了,每個月靠那一百幾十元吊命,怎麼過日子啊!”他們指的是困難企業國家發給職工的最低生活費。

“現在是誰當廠長啊?”程東問

“就是以前常務付廠長老宋。”

程東想起了老宋對人冷峻的樣子,對著江廠長卻奉承拍馬屁,臉上掠過了一絲微笑。

“那麼誰是銷售科科長呢?”

“還是江科長囉。”一個同事答道。

這時看到江科長也從辦公室裡出來了,肩彎腰,滿臉諂笑,不停口地說:“我還以為是誰,原來是程董事長,是您收購了我們廠罷?我伯父早幾天就告訴我了,他的眼光確有道理,十幾年前就說您非池中物,今天果然成就非凡,成就非凡!”程東冷冷地跟他打了招呼,又問:“我以前辦公的地方還在嗎?”

“還在,還在”。江科長帶著他轉入銷售科的大房間,程東在昏暗的光線中,看到自己做科長時用的小房間,雖很破舊,還在那兒。他想起了自己有了一間單獨的辦公室的時候,當時心中的高興,臉上不經意地帶出了一絲微笑,這時宋廠長也已

趕來,跟程東握著手說道:“現在好了,現在好了,有程董事長回來主持大局,我

們廠有救了。”

當年程東離開的時候,他還是四十來歲緊跟著江廠長的精明外露的人,現在精神雖然尚好,卻已是老態畢露了。

程東問道:“我們可以在這小房間裡談兩句嗎?”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不過程董事長也可以到我的辦公室裡去,那裡地方寬敞一些。”

“不,我喜歡這裡。”程東帶頭走了進去。

也不知現在是誰在用這間房,一走進去一股濃烈的煙味撲鼻而來。程東就在寫字椅後坐了下來,示意宋廠長和馮一帆在桌前另二張桌子上坐下來,那房間很小,其他人祇能留在門外,程東請宋廠長把門關上,問道:

“現在廠裡究竟情形怎樣?”

“唉,一言難盡,程董事長也知道,江廠長調到局裡去的時候,留給我的是一個爛攤子,應收貨款都是收不回來的,倉裡的存貨都是用戶退回來的廢品,工廠沒有流動資金,銀行又不肯貸款,我的頭髮就是那時急白的,勉強撐持著,還做了幾年。後來就更不行了,產品賣不出去人心惶惶,有辦法的都各自找門路走了,剩下些工人和沒辦法的人,就開始賣廠裡資產,能賣的都賣,汽車設備鋼材原料什麼都賣。職工獎金都取消,祇拿基本工資又撐了幾年,最近二年更不行了。靠國家的救濟金,每人拿一份補貼,一個月才一百多元,這日子怎麼過啊?總不見得大家都去做小販?最後市裡覺得沒得救了,就像現在這樣拍賣

了,程董事長你能出三千萬買下來,也能再投入幾仟萬,把廠開起來罷?全廠幾百人都指望著你呢!”宋廠長最後熱切地問,想要有個答案,將來怎麼樣?

程東聽完了,冷冷地笑了笑說道:“工人當然苦了,你們當幹部的怎麼會苦?以前撈的不算,破船還有三斤釘呢!賣機器賣設備就沒有油水?”

這一句話像把鋒利的刀一樣,直插宋廠長的心中,過了好一陣,他才回過神來:

“程董事長講笑了,我們怎麼敢撈?別人我不知,我自己是最老實的,如果我撈的話,現在也不會窮成這個樣啦,不瞞董事長說,我和老伴現在在靠補助金過日子,將來老了,日子還不知怎麼過呢!”

“採購科的郝大姐呢?現在還在不在?”程東又問道。

說起郝大姐,宋廠長氣不打一處來,“她們採購科最黑了,回佣不知收了多少,買進來的都是次貨!她一早撈足了,廠裡有了困難就辭職走了,開了一家婚紗相店,生意還很好呢?聽說又開了分店,現在人家也是富婆了。”

“銷售科的江科長呢?他怎麼還在這裡,也拿一份補助金?他的局長伯父怎麼不調他去別的肥缺上?”

“唉!”宋廠長嘆了口氣,不自覺地四周望望,似乎生怕說話給人聽了去。

程東說:“不怕,你只管說,我不計舊賬,馮先生也是自己人。”

“江科長這個位,是全廠最肥的位,否則他伯父也不會把他擺在這個位上,我們廠就是壞在他身上,聽說幾仟萬收不回來的賬,其實都是他跟他的朋友串通了向廠裡拿貨,賣了貨分錢廠裡就收不到錢,等我們去收錢,他那些朋友的

公司就結業了,人也跑得無影無蹤,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廠仍有幾仟萬的應收賬,何至於弄到這個地步?”

程東點了點頭表示讚同宋廠長的意見,這一點令宋廠長高興了一點。

“那他撈了那麼多錢怎麼現在還留在廠裡領一份生活補貼?他伯伯不把他再挪個位?”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宋廠長清了清喉嚨,放低了聲音說“聽說他吃喝嫖賭樣樣都來,搞了一身暗病,玩股票又輸了大錢,就是他伯父,江局長也跟他鬧翻了,這個人沒得救了。”

這時程東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他問宋廠長:“那時機修車間的馬小兵借了廠裡兩台機床,在外面自己接維修機器的生意,你那時候是常務副廠長,小馬每個月有沒有好處孝敬你的?”

宋廠長聽到了程東的話,他咬了咬下唇很感為難,很久都沒有開口。

程東笑著,接著說道:“宋廠長,我這次來不是來算舊賬的,再說我們之間在當時也並無嫌隙,你說了真話現在的職位你繼續做下去,工資比補助金總要高些罷!你不願說,你還是不信任我,讓我怎樣信任你呢?”

程東的話衝破了宋廠長最後的一道防線。

他咬了咬嘴唇說:“有的。”

“每月給你多少好處?”

“五百元。可那兩部機床廠裡化了四十多萬才買回的呀!”

“除了這五百元,他還有沒有另付租金給廠裡?”

“沒有。”

“後來小馬辭職,自己出去開廠了,這兩台機床有沒有還給廠裡?”

“沒有,真的是太便宜他了!”宋廠長又咬住了嘴唇恨恨地說。

“為什麼當時不將這兩台機器要回來?”

“我也去要過,可他說不該我去要的,我得過好處的,後來也沒有敢去要,事情也不了了之了。”

“宋廠長你放心,我祇是好奇問問當時的情形,以後這裡的事由這位馮先生負責,暫時你還是留在廠長的位上,我保證不會讓你下崗,以後有事你幫著馮先生辦就是了。”

宋廠長心頭的石頭落了下來,他轉過身去,跟馮一帆握手不斷說著:“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喜形於色。

程東又對馮一帆說:“明天就出一封信給銷售科江科長,通知他下崗,即日生效。”

說完了他站起來,對馮一帆說:“我們各處走走,去看看。”

見到熟人程東都停下來,一一握手笑容滿面地打招呼,也還有一些老年職工,他要稱呼叔叔伯伯的,當他走進生產車間的時候,真是吃了一驚,一切拆得空空蕩蕩,就是安裝在地下的機器底座,也挖了出來。大約當廢鐵賣了,留下一

註解 [vincent17]:

個大坑,每個車間都是如此,雖然有時回家,他爸也會向他抱怨兩句,說到“廠不像廠”,但他還是想像不到“東方化工廠”成了這個樣子。

第二十一章

妒意填胸,觀看“拉丁舞。”

綠帽疑雲,難解心中結。

這一天晚上,程東應酬了市內幾位領導很晚才回家裡,他發現安娜也才回到家,像往常一樣安娜見他回來,就迎上前來擁抱一下,吻了他一下,容光煥發地說道:“達令,你猜猜看,今天我遇上了誰?”

程東漫無頭緒,說了兩個大家相熟的朋友的名字,安娜都搖頭說不是,程東說:“那麼你告訴我罷!”

“是那家外商壓縮機廠派來的談判代表彼得啊!”

程東見過彼得一面,三十五六歲臉上永遠帶著微笑,金髮碧眼,高高的鼻子,魁梧的身材還能說幾句普通話,他們曾一起在

“香港俱樂部”打過一次網球。

“彼得怎麼又來了,談判不是結束了嗎?”

“他是正式給公司派來當這裡工廠的副經理的,昨天才到,今天就打電話給我,要我陪他去辦一些手續,他說一年不見我,說我更有女人的韻味了,不再是一個小妹妹的樣子了。”

“這個外國人挺會甜言蜜語的!他們那麼大的投資,已經聘用了許多本地人,什麼手續要麻煩你陪他去辦?”程東的語氣裡似乎有少少的妒嫉。

“他要辦居住證,準許工作證。照正常手續一個月都辦不下來,我陪他去,明天就可以取證呢!人家萬里迢迢離鄉別井的,幫一點忙也是應該的,對不對?”程東保持沉默,過了一會他忽然想起問道:“你怎麼也這麼晚才回來?”

“下午辦完手續,彼得請我去了香港俱樂部,看了部電影,打了一會網球,吃了晚飯才回來的!你呢?”

“我跟市裡工商局的局長、副局長一起吃飯,晚飯以後還陪他們去夜總會,也真是沒辦法。”

“人在江湖就是這樣一會事的了,那些頭頭別人想巴結都巴結不到呢!”安娜說。

“我知道”程東答道又是一陣沉默。

安娜突然想起什麼事,對程東說:“現在中央反走私,反腐敗查得很厲害,還出了文件,勸喻地方領導幹部要約束家屬,子女,特別強調不宜在領導人本身的管區內經商,你聽說了沒有?”

程東也聽到了這個消息。

他問道:“這跟我們合作的生意有沒有關係?我們可是一點違法違規的事都沒有啊!”

“當然有關係,我爸是地方領導嘛,其實我們的事也很容易解決。”

“你的意思是?”

“我們是夫妻關係,對不對?”

“當然。”

“我把我名下的股份以一個象徵式的價錢,例如一百元,全部轉讓給你。”

“嗯?” 程東聚精會神地聽著。

“然後我們簽一份夫婦間的契約,所有你的財產,現在跟將來的財產有 40% 是屬於我的,你賺到的每一分錢,也有 40% 是我的,就算將來有一天會離婚,也是一樣。那一切都不必改變,我也不用掛上做生意的名了,你看好不好?” 安娜說得條理清晰,程東知道這又是她爸爸的安排。

“我這方面當然沒問題啦,其實什麼都沒有變到,祇是我是你爸的女婿,文件裡有沒有提到地方領導的女婿能否經商?”

“文件本身也祇是勸喻性質的,我避一避就可以了,我們結婚前你就是做生意的,沒理由不准你做生意的,文件裡也沒提得那麼細。”

“那好吧,就這樣辨罷。老婆祇佔 40% 豈不是我還便宜了? 外國人離婚老婆要分一半的!”

“你什麼時候吃虧過了?” 安娜笑著回答。

程東見到她神采飛揚,兩頰微紅漂亮得很,就走上前去,從背後抱住了她: “今晚我再佔些便宜,行不行?” 說著已經吻著安娜頸後,手也插到她的胸衣裡,安娜咯咯笑著,爭脫了他說道: “今天不行,大姑媽來了!”

第二天他們就去律師事務所,辦了股份轉讓手術和夫婦協議書。

不知道為什麼當他將那份簡單的,僅有二頁的協議書拿在手上的時候,他覺得跟安娜的婚姻關係很奇怪,老是提及錢、錢、錢。

當然他明白沒有這層關係,他的事業不可能那麼順利,也不可能賺現在那麼多的-----錢。

很快已經是九七年的秋天了,吉雯逝世一週年的忌日,程東早幾天就打電話給吉雯媽,問她跟方教授會不會去墳上拜祭。吉雯媽說準備去的,程東就約定了一起去。

那天秋高氣爽高空有風,吹散了煙,天空難得那麼清朗,由於空氣的污染,藍藍的天空已經是難得見到的了。吉雯媽為陪吉雯去美國治病,已經提早退休了,所以沒有了小車,程東一早就自己開車,去接了他們倆老和憶雯去吉雯的墳上,在車上又取出了給憶雯的禮物,兩套孩子的套裝,幾本彩色精裝的書,二本鋼琴譜和許多巧克力糖。這些都是程東吩咐劉祕書去買的,他知道是些什麼東西,但他自己都沒有打開看過,憶雯已經

快四歲了,高興地拆開一袋袋、一包包的禮物。

吉雯媽笑著說:“你要寵壞憶雯了,上次你送給她的衣服,我去“小巴黎”百貨公司看過,要幾百元一件呢!憶雯還小哪用得著這麼考究的衣服?再說她個子長得快,一件新衣服穿不了幾次就穿不下了,不是浪費嗎?”

憶雯也學著大人的口吻說:“東哥哥,你送給我東西不要太貴,那是浪費。”

程東哈哈地笑著說道：“東哥哥知道了，東哥哥下次不浪費了。”

他覺得很久沒有這麼舒暢過了，像跟家人在一起。拜祭以後回到家裡，吉雯媽忙著下廚房幫祿姆準備飯菜。

方教授和程東坐在客廳裡，憶雯已經在學鋼琴叮叮噹噹表演了兩個曲子，程東覺得這個家庭恢復了生氣，就是方教授和吉雯媽，精神也明顯好了，還略胖了一些，方教授臉上的縐紋也似乎少了一些。

程東想起了投資的事，想聽聽方教授的意見。

“伯伯，我現在手頭有些錢，買了些國庫券或存在銀行，但現在利息這麼低，似乎不太合算，再說我也不想所有的錢都留在國內，我想調些去香港投資房地產，你看怎麼樣？”

張雲程已經好幾次來游說他投資香港的房地產，據說他自己在五年裡將本金翻了十倍，似乎樓價還會再漲。

方教授聽了程東的話，不停地搖頭說道：“別的投資還可以研究一下，香港的房地產你絕對不要去碰。”

“不少人都在香港的房地產投資上賺了錢，我還聽說不少國營企業去香港做了幾年生意，本業都虧損就是買的寫字樓和員工宿舍賺了錢，伯伯怎麼這麼不以為然？”

“香港的房地產價格，由於種種特殊的因素湊巧碰在一起，已經漲到不合理的地步，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是一種泡沫現象，也就是基本經濟因素支持不

了這樣的高地價,高樓價。調整是必然的事,早則一、二年,晚則三、五年一定會大幅向下調整。”

“那伯伯會介紹我作些什麼投資呢?”程東繼續問。

“投資的銀碼大不大?對你是否很重要?”

“投資額可以上億,對我是很重要的。”

方教授想了好久,最後說:“你可以投資在香港上市的國營企業,但他們大都透明度不足,董事局誠信存疑,風險還是不少的,你也可投資香港的藍籌股,但香港股市波幅很大,你未必有足夠時間和經驗,留意住你的投資,如果投資這麼大,我建議你投資美國的互惠基金,部份投資於美國 AAA 級的債券,不過投資債券比較複雜,如果不明利率走勢,風險也不少,我建議你還是投資美國的互惠基金罷,有些基金已經連續增長幾十年了,很靠得住的。”

“互惠基金的概念我懂的,但怎麼知道哪些是好的基金,哪些是不太好的基金呢?”程東又問。

方教授站起身來,對程東說:“你跟我來”。帶程東進了他的書房。

程東雖然常來方家,但方教授的書房他從來沒進來過,一進書房就見到四周牆上都是書架,橫的、豎的堆滿了書,有中文的有英文的,還有很多大概是方教授的手稿,整整齐齊地堆放在不同角落,靠窗是一張大寫字桌,桌上有一台電腦。

方教授開啟了電腦,向程東解釋道,我現在要上互聯網去,很快

上了互聯網,方教授搜尋到一個財經網站,又進入了一個互惠基金的報價系統,他隨便找了一個專門投資在銀行的互惠基金,顯示出這個基金成立已有三十多年。現在資產超過二百億美元,在過去二十年,除了極少的一、二年沒有增值,該基金每年都增值,而且增值可觀。

程東聽小馬講過互聯網這會事,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簡直興奮莫名。

方教授告訴他從機票價格,到購買書籍,從財金新聞到旅遊指南,從時事新聞到藥品性能,都在網上可以查到你要的資料。

方教授最後說:“我明天花些時間,挑十隻互惠基金的名字出來給你,供你參考,最好是銀行,高科技、能源、藥品分四五種基金,分散一些投資,雖不敢說一定賺大錢,但比存銀行一定好得多。”邊說邊流露一種滿足感,可以幫到程東是令他很感高興的一件事,最後他補充一句:“你也可以裝一部電腦上網,像我這樣操作,你每天可以知道你的投資成績如何!”

程東的情緒是如此興奮,令自己也感到奇怪:“方伯伯,太好了沒有你教我,怎麼想得到!我明天就讓同事幫我裝起來!”

一老一少那麼高興,引得憶雯走進來望望他們,告訴他們午餐準備好了。

到了飯廳,程東才注意到在一個角落裡放著一張小小的供桌,上面放著一張吉雯微笑著的大側影的相片,就是相親時他媽給他的那張相片,他還珍藏著呢!憶雯一本正經地將一小碟小菜放在相架前,還放了一雙筷子並鞠了一個躬,程東站在她的身後,也跟著鞠了一個躬,然後才開始吃飯。

憶雯就快要進幼稚園了,程東想送她進一家專為外商子女開的幼兒園,那裡條件好些,吉雯媽不讚成,她不願意憶雯從小就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要她進普通的幼兒園,程東也不堅持,憶雯睜大了眼,知道大人們在討論有關她的事,但不明白大人們的意思。

第二天方教授一如所諾,給他傳真來一份材料,列出了十一隻基金的名字,建議他可以從中選擇,並用整齊的蠅頭小字,詳細列明了每一隻基金的投資範圍規模,行業的前景等等,程東認識一家外資大經紀行在上海辦事處的代表,請他在他們香港公司給他開了個戶口,他調出了超過一千萬元的美元,買入了其中的幾隻,這件事他沒有告訴安娜,他也請人替他在辦公室和家裡都裝起了電腦,很容易地就學會了上網,以後每個晚上九點半以後,美國股市開市的時候,他習慣地都會上網,看到美國股市一片好景,自己買入的基金昇了又昇。

安娜現在晚上常常很晚回來,據說大部份是應酬外國的代表團,現在來投資的外商愈來愈多,有時則是朋友或同事的聚會,程東也不常問,因此也常常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一天晚上,安娜又是很晚才回來走進書房,看到他在玩電腦,走上前來親了一下,很親昵地說道:“達令,你什麼時候上了電腦癮?”

程東聞到一股酒香,就反問道:“今天在那裡吃的晚飯?你還喝了不少酒呢!”

“我跟彼得在一起,在香港俱樂部,達令,跟他們外國人比,我們都是悶蛋!祇

知道工作賺錢!你沒見彼得和他的朋友,玩得真癲,真會享受,又幽默風趣會說笑話,幾時你也一起來!”

“我老了,他們又會跳舞又會喝酒,我跟不上了。”程東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道。

“你老了?”哈哈哈哈哈安娜大笑起來:“彼得比你還大二歲,他的那些朋友,有些四十幾五十幾了,都一起玩得那麼開心!

我們中國人太嚴肅了,祇懂得工作存錢!一點生活情趣都不懂!後天,“香港俱樂部”有一個拉丁之夜,你來不來?”

“後天?我有空去見識見識也好啊!”

到了後天,程東特意早一些回家。安娜已經在家了,她經心地化了妝,要程東穿了禮服,戴上蝴蝶結領帶,再穿上名牌的皮鞋才出發了。程東見她帶著一個很大的膠袋,問是什麼東西?

“跳舞時穿的衣服和鞋,舞會開始前換的。”

到了香港俱樂部,他們下了車就向舞會所在處的大餐廳走去,程東看到彼得跟他一樣,衣冠楚楚卻站餐廳的門口,像等著什麼人,見到安娜喜笑顏開,迎上前來跟安娜擁抱了一下,並吻了她的雙頰用英文說:“Miss 陳,你怎麼來的遲了?”

彼得雖然曾經跟程東見過一面的,程東記得彼得,彼得卻已然忘記了,安娜又給他們介紹了一次,彼得帶他們到午池邊一張桌邊,吩咐服務員再加多一張

椅子,那是一張吃西餐的小方桌,中央插著一朵紅玫瑰,對面對放著兩張椅,明顯地是彼得跟安娜的坐位,現在加了一個位。彼得雖然堅持他坐在側位,但程東還是覺得他自己似乎是一個多餘的人。

安娜替他叫了一碟鵝肝一碟鴨胸,主菜是半熟的美國牛排,她自己叫了魚子醬和挪威的龍蝦。程東向四周望去,來客絕大多數都是外國人,有些甚至五、六十歲,看上去很老了,但每個人都帶著舞伴,也有一二位外國婦人,但多數都是年青貌美身材又好的中國女孩子,經常有外國朋友過來跟他們打招呼,都說著英文,說得很快,有時說起什麼,大家捧腹大笑。程東的英文還沒到這個水平,不明白他們說些什麼,又為什麼好笑,但也裝出笑的樣子來,安娜和彼得初初還用普通話說一兩句。但彼得的普通話太差了,最後兩人還是用英文熱烈地討論著,程東猜想他們是在談論待會拉丁舞的舞步。

大約十點來鐘晚餐都吃得差不多了,擴音器裡英語響起了。

“女仕們,先生們,拉丁舞之夜現在開始了,先由 XXXXX 跟 XXXXX 表演”。強烈的射燈突然照亮了中央的舞池,兩個外國男女,旋轉著像一陣風一樣,轉到了舞池中央向四周的來賓鞠躬,圍著舞池的餐桌上響起了一陣掌聲,安娜告訴程東,這是一對拉

丁舞教師,據說是很有些名氣的。

程東見到那位男老師穿著禮服,帶著跟他他一樣的蝴蝶結領帶,瘦瘦高高畢挺地站著,那位女老師上身穿著一件透明的黑色緊身衫低胸,似乎胸罩都沒

戴,兩個乳突若隱若顯,下身則斜披了一塊透明的黑色的紗內褲都看得清清楚楚,隨著音樂的節奏,兩人忽而旋轉忽而擁抱,彼此的大腿還不時交叉,互相擦碰著對方。

在兩位老師還在表演的時候,擴音器裡又響起了聲音:“請各位尊貴的來賓都來舞池裡盡情地跳罷。”

這時彼得說了一聲失陪,站了起來很優雅地向安娜鞠躬,安娜也站了起來說道:“我去換衣服,你在這裡看我們罷!”

彼得一手拉著安娜離去了,桌上剩下了程東一人。

周圍桌上的男女都紛紛離開了座位,不久舞池裡就有不少的人在跳舞,程東看到彼得扶著安娜的手也入了場,安娜穿的是貼身超短裙,衣服下面的流蘇祇遮住了半個屁股,她跟彼得跳得那麼投入。舞池裡的男女也都跳得那麼忘情,一時大步地旋轉,一時擁抱。到第一個曲子終了的時候,舞伴們都抱住了擁吻,他看到彼得正抱緊了安娜,嘴唇貼著嘴唇。

舞曲停了大約祇有十秒鐘,第二個曲子又開始了。程東覺得腦子裡一片空白,自己的老婆正在跟別的男人摟摟抱抱,甚至接吻。他心中有一股妒意恨意,另一方面他又不斷地要自己平靜下來,祇是在跳舞罷了,沒什麼不對啊?外國人將親嘴也看得很隨便的,自己反應不要太敏感了,要冷靜冷靜。

大概一個小時後,雖說音樂還在進行,安娜已經換了衣服跟彼得一起回來了,程東對著彼得還拍了兩下手稱讚他:“你舞跳得真好!”

轉過身來對安娜說：“累了罷？時間也不早了，我們回去罷。”

安娜似乎還想坐一會的，但還是順從了程東，彼得送他們出了大餐廳的門，又回去喝酒了。

程東將車開了過來，安娜上了車，他們在回家的路上了，程東一聲不吭，沉默了一會，安娜說話了：“你怎麼啦？吃醋了？”

“沒---有”程東違心地說道。“不過這舞也夠妖氣的。”

“拉丁舞就是這麼跳的，有什麼妖氣不妖氣？你的頭腦還在封建時代！”安娜說著帶著些怒氣。

“好了，好了，是我封建，不過我不會不讓你跳的，別讓我學就得”了。

安娜舒了舒腰，仰靠在座椅上說道：“我有些後悔，今天不該帶你一起來的。”

程東不作聲，一路上他們再也沒有說話。

以後的半個月裡安娜再也沒有提到彼得，晚上出外的應酬也少了，似乎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又過了半個月安娜又經常很晚回來了，理由大多是招待外國代表團，或單位裡加班。程東常常是坐在電腦前等她回來，有一次安娜走前來吻他時，他覺得似乎聞到一種男人用的古龍水的香味。

這一天安娜又打電話告訴他，晚上有一個同事家開派對，要晚一些回來，程東要她玩得開心些，電話收線以後他將司機小王叫來，吩咐他：“今天下午你不用開我的車了，我叫劉祕書安排一輛公司車給你，你去跟縱太太，她到了哪裡

跟什麼人在一起,總之你看到的一舉一動都報告給我,這事對任何人都不能說,明白嗎?”小王是很忠心的一個人,多年前有人要綁架程東他就已經在為他開車了。

“明白”。小王一個字也不多說就退了出去

五點多時小王有電話來,看到太太來到辦公室的樓下,有一個外國人,開了架大房車,太太上了他的車。

半個小時以後電話又來了,太太跟那個外國人去了一家酒吧。七點多鐘電話又來了,小王正跟蹤著他們的車。

太太跟那外國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廳。

九點鐘他們離開了餐廳,到了金水橋區一座高級公寓,十一點鐘太太出來了那外國人開車送太太回辦公室的樓下。最後的報告是:“太太開了自己的車出停車場了在回家的路上。”

程東吩咐小楊不必再跟蹤了。

他自己還是坐在電腦前。

整整一個下午,他受盡了折磨,他希望安娜真是去出席同事的派對的,但是沒有,安娜是什麼時候開始瞞騙他?應當就是近二個星期的事,他的心中暴怒。

第一個反應就是等安娜回家就揭穿她,然後大鬧一場離婚。但很快他就想到了公司,公司是他的驕傲是他的孩子,是他的一切,如果跟安娜鬧翻了,公司怎麼辦?當然,公司不一定立即拆散,但公司享有的種種無形有形

的特權可能不會再繼續下去了。安娜爸爸和他的智囊一定會想法另作安排,不再相信或利用他程東了。公司肯定會漸漸解體,他手裡雖然有錢,但一切能重頭開始嗎?

再想想安娜對自己也一直是不錯的,來了個彼得才搞成現在這樣子,彼得畢竟是外國人,他遲早會走的,安娜也許會再回到自己身邊,想到這裡,他又焦躁起來,他不能忍受這種戴綠帽子的感覺,他恨安娜!

但接著想到的卻又是他們結婚幾年來在一起的甜蜜時光,他的心中很亂,一會覺得沮喪一會覺得憤怒,一會又覺得要冷靜些,像走馬燈一樣各種念頭轉來轉去,但初初的憤怒一點一點地消退了,當他聽到安娜的汽車駛進花園的聲音時,他覺得已足夠冷靜,他決定揭穿安娜的謊言。但不能發脾氣不能走的太遠,一切要留有餘地,將來怎麼樣他還要再好好想想。

聽到安娜橐橐的皮鞋聲越來越近,聽到安娜銀鈴一樣,今天似乎更加嬌嗲的聲音:“達令,你還在玩電腦嗎?”

隨著聲音安娜已經入房了,程東的神經像是上緊了的弦,望著電腦沒有回過頭來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帶著微笑問道:“同事家的派對開心嗎?”他準備著,如果安娜撒謊就立即揭穿她。

“後來我沒去同事家,彼得打電話來約我一起去吃日本菜,說是新開了一家日式餐廳,老闆去日本留學了十年,學了一手好手藝,那菜真的不錯呢!幾時我們一起去!”

這個回答大出程東意料之外,他繼續問:“吃飯怎麼到現在才回來?”

“彼得的朋友寄來了一張光碟,是本屆得金像獎的電影,他也沒看過,吃完飯一起去他家裡欣賞電影,是一部風趣幽默的故事片,可把我笑死了!”

程東的神經一下子鬆弛下來,安娜並沒有騙他,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達令,你在家悶不悶?”

“不悶,我在電腦上縱橫世界,可有趣著呢!”

“等我看看你現在看的是些什麼東西?別是色情的罷?”又加了一句“有好看的色情片叫我一起看!”說著咯咯笑了起來,將頭伸到程東背後,看到螢幕上都是基金的名字及報價。

我在看財經,在看美國的股市。”

“我知道,這些都是互惠基金。我爸也投資這個,當然用的是我的名,基金的名字也差不多的,你也投資這些?”

“沒有,看看而已,我還在學”。平時在必要時程東可以毫不猶豫地撒謊,現在卻微微有些覺得不好意思,今天撒謊的不是安娜,反而是他自己。

已經夜深了,他們很快沖涼睡覺。睡在被窩裡程東覺得安娜一隻手伸了進來,撫摸著他的胸脯,跟著安娜整個人滑了進來,扳過了他的臉,吻著他,嘴裡喃喃說道:“今天要不要佔我的便宜?”這已經成了他們房圍中的密語了,程東伸出他健壯的雙臂,抱住了她。

一陣歡悅之後,安娜全身赤裸著,頭靠在他的胸脯上。程東的手輕輕地撫弄

著她的頭髮,程東突然說道:“安娜,你不要吃藥了,我們生個孩子罷!”

安娜回答道:“不行,趁現在還年青,玩多幾年再說啦!”

“我都三十多了,你也三十了,不算年青了,再不生什麼時候生啊!”

“你說得好輕鬆,生個孩子!生了下來要多少功夫,多少心思去照顧她?”

“不要你操一分心,請五個褓姆我親自監督,讓孩子像個小公主一樣長大,好不好?”

“不行!不行!等二年再說,肚子會漲大,人會變得難看,你要喜歡你自己去生罷!”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安娜還是拒絕了他。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他又叮囑司機小王,昨天的事對任何人都不可提起,小王祇簡單地說:“明白。”

程東細細回想,慶幸自己沒有太魯莽,他想可能安娜學的是外國文,又跟外國人接觸得多,也有了些外國人的性格,男女之間摟摟抱抱甚至親個嘴都不當一會事,倒是自己太多心了?

但他跟安娜之間還是有些問題,安娜喜好運動,喜好熱鬧。同事之間外國朋友之間,派對約會幾乎每天都有,但程東的性格

比較好靜。跟一班外國人一起,由於語言的隔閡,他會很不自在跟安娜的朋友、同事在一起,別人又會因為他的大老板身份和不拘言笑,有他在場就覺

得拘束。因此漸漸安娜一個人出去玩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多,有時候告訴他,有時甚至不告訴他,她去了哪裡。程東每天一早就起身跑步,早餐後就上班了。安娜卻要睡得晚些,因此他們常常一星期祇有一、二次在睡覺以前照個面。程東也慢慢習慣了,有時候他又聞到安娜身上有一陣男性古龍水的味,心中總有些疑惑。但他再也不追問,也不叫司機去跟蹤,揭露了真相----如果真有真相的話----又怎麼樣呢?漸漸地這種感覺形成了一種不愉快的壓力,令程東覺得受壓抑,他甚至不能對別人訴說,唯有默默地忍受。

繁忙的工作和計算自己的財產,成了他的生活樂趣,下班以後他常常繼續加班,很晚才回去。

第二十二章

窮十年時間識忠心祕書,僅三日時光墮溫柔情網。

第二座冷凍倉建成了,原“東方化工廠”的地正在發展成一個龐大的社區,叫“東方花園”。九號碼頭以西的一千米地,已經買下來了,十號碼頭將建成液化天然氣輪停泊碼頭。在十號碼頭的腹地,將建巨型的液化天然氣儲罐群,沙市跟附近一帶的城市,現在用的燃氣是靠將煤氣化而來的,但成本高污染嚴重,液化天然氣已開始廣泛應用,取代煤氣是必然的變化,十一號碼頭將可停泊貨櫃巨輪,也已經在規劃中。

每天有許多人想約見他,但一切約會都要經過他的祕書劉莉莉安排,工作雖

然忙碌但填補了他心中的空虛。

公司總部的舊地方已經不敷應用,已經搬到了沙市新建的一座摩天樓的頂樓。

程東的辦公室周圍都是落地的大玻璃幕牆,望出去可以看到整個沙市全景,甚至看到遠處的長江婉延而過,坐在這裡真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感覺。

這天,又像平常一樣。程東在加班工作,晚餐是食堂大師傅精心準備的二碟冷盆,四樣小菜,吃完晚飯他去了一下洗手間,當他從洗手間出來的時候,要經過一間準備咖啡茶水的房間,他聽到祕書劉莉莉正在教一個新來的助手:

“董事長喝的不是這種茶,董事長喝的茶放在這裡,這茶泡的時候你大約要
用上

這麼一抓茶葉子,少了味道就不夠了,然後用滾透的水先沖下去,五秒鐘以後將水倒掉,然後再用滾水沖,離杯口大約半吋光景的水,然後合上蓋子,這茶就濃郁可口了。”顯然她正在手把手教這位新來的助手。

程東從來沒有想過泡一杯茶也是這麼複雜的,心中頗有感觸。自己先回到辦公室,過了一會那位新來的祕書小姐送茶進來了。程東品了一口,確是濃郁噴香。他這才想起在公司喝到的茶,似乎確是比外面餐廳裡喝到的茶味道好些。在那女孩子退出房間時,他說:“請劉祕書進來一下。”

劉祕書很快進來了像平常一樣,手裡拿著紙筆站在程東辦公桌的一側準備速記。

劉祕書已經在他身邊很多年了,工作也從來沒有出過錯。但程東從來沒有怎

麼留意過她,也沒有跟她聊過家常,似乎付出了工資,做好一切工作是她的本份。

這時他才仔細打量了一下,劉祕書是屬於嬌小玲瓏的一類女孩,個子不高穿了高跟鞋,穿了一身淺米色的套裝很大方,樣子說不上漂亮,但也絕不難看。單眼皮,因此眼睛看上去不太大,鼻樑挺直嘴唇上塗著淺淺的紅色唇膏,靜靜地站

在那裡等著程東的吩咐。

“小劉,別那麼拘束,我也沒什麼特別的事,坐下來吧!我們隨便聊聊。”程東指著他桌子對面的椅子。

劉祕書驚奇地抬起了頭望著程東,程東這才注意到她的眼睛,眼梢很長也是很美麗的。

“坐啊!坐下來!”程東笑著再說了一遍

劉祕書這才繃腆地在對面那張椅上坐了下來,身軀前傾坐得筆直略帶些緊張問道:“董事長叫我有什麼事?”

“小劉,你來我們公司多少年了?八年了吧?”程東似乎依稀記得。

“愛迪”化妝品廠第一次招工的時候我就來了,那是 87 年秋天,現在是 97 年春天十足十年了。”劉莉莉說道。

“我記得你是中學畢業生,這十年來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文件什麼也都井井有條的,又能速記,都是哪兒學的?”

“進廠以後我就跟了董事長,為保住這個職位,我上夜校學祕書科,都有得教的。這幾年我還在學英文,祇是工作忙了,時間也不夠,學得不好”。莉莉說著嫣然一笑有些難為情的樣子。

“我每天都加班,其實你不一定要加班的。”

“董事長在加班,我們做祕書的怎麼能走?這是我份內的工作。”

“你做了都十年了,現在工資有多少?”

“工資加獎金,每月大約有一千六百元。”

“有沒有加班費?”

“沒有,加班我都沒有報,如果報了人事部那邊要核實的,好麻煩,反正我回去也沒事,加班也不辛苦。”

程東心中有小小感動,身邊有這樣一個多年來忠心耿耿的祕書,自己怎麼從來沒有注意到她?

“那公司真是欠了你不少,我跟人事部說一聲,一次過補一筆錢給你罷,你的工資也要升一升。”

“不要!不要!董事長,公司有制度的,如果這麼做了,閑話會好多的,再說我的工資在沙市也算是不低的了,不用補給我,也不必加我工資。”

“程東沉默了一下,然後說:那等明年年頭調整工資時再加罷,公司的制度也有靈活性的嘛,到時候我會吩咐人事部。”

“謝謝董事長。”莉莉顯得很開心。

“結婚了嗎?家裡還有什麼人?”

說到這裡,莉莉有少少扭妮:“還沒結婚,家裡有爸媽和一個弟弟。”

“怎麼?還沒結婚?”程東脫口而出,他想中學畢業工作了十年,至少二十七、八歲了,怎麼還沒結婚?

“沒人鐘意我嘛!”莉莉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道。

程東覺得這個話題很難繼續下去,又轉問道:“我剛才走過茶水間,剛巧聽到你在教新來的同事泡茶,我都不知道原來泡茶有這樣多學問的呢?”

“董事長喜歡喝香片茶,每一種茶都有不同的特性,泡法也略有不同的!”

“我這個人一點都不講究的,你說我喜歡喝香片茶,其實是因為我剛出來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外面吃飯,那位朋友叫了香片茶,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喝香片茶,因為不懂別的茶的名字,後來知道得多了,習慣卻已經形成了,別的茶我都沒怎麼試過,不知道味道怎麼樣?你說是不是很好笑?”他又加了一句:“我年青時家裡是很窮的,媽買了一些茶葉,祇有來客人的時候才用的,平時喝的都是白開水!”程東回憶起了少年時,不知怎麼心頭甜甜地,臉上不自覺地露出了笑容。

“茶有幾百種呢!各有各的味道”。莉莉也帶著笑說道

“怎麼看你似很內行的?你也喜歡喝茶?”程東問道。

“我自己喝什麼都無所謂,我爸是專門研究茶道的,我是跟他學的。”

“你爸做什麼工作?”

“他以前是一家機器廠的技術人員,但自己喜歡研究茶道和氣功,現在辭了職開了一家茶館,教別人茶道和氣功,我見董事長愛喝香片茶,就跟我爸去學的。”

“茶道館?是一個新的意念,我以為祇有日本才有的?我們沙市也有了?”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我爸說外國人愛喝咖啡,有那麼多咖啡館,我們中國人愛喝茶,為什麼就不能開些茶館?以前的舊式茶館,都是八仙桌、硬板凳不舒服,也沒有點心供應,我爸的意念是裝修得舒服些,兼賣一些中式糕點,現在生意很好,當然特色還是茶,他茶館至少有二百來種不同的茶,有趣得很呢!”

茶道館的意念勾起了程東的好奇心。

“能不能去你爸的茶館看看?”

“怎麼不能?我爸的茶道館是打開門做生意的,每天從清晨開到深夜,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程東看了看錶,才八點多鐘,安娜今晚又要很晚回家,公司的事也都不急著要辦,就提議:“如果方便,我們現在就去看看,行不行?”

“當然行!” 莉莉給她爸打了個電話。

十幾分鐘後,程東就跟莉莉來到了她爸開的茶道館。

莉莉的爸爸媽媽都還在店裡,見到莉莉陪著程東進來,滿臉笑容地迎了出來。店裡的裝修古色古香,牆上掛著條幅和幾幅國畫,看來都是出自名家手筆,但

店裡的桌椅卻跟西餐廳差不多,桌面上鋪著白色上漿的桌布,座位是舒適的沙發椅,大堂裡大約有三十來張小桌子,幾乎滿座。

莉莉向她爸媽介紹道:“這位是我的老闆,程先生。”

莉莉爸爸伸過雙手,握住了程東伸出的右手說道:“久仰大名了,真高興今天有貴客光臨。”

跟著帶著程東和莉莉進了一間獨立的雅室,小小的一間房,中間擺著一張紅木的矮茶几,兩側相對各有三張座位,椅子也是紅木的,但椅上鋪著軟墊,請程東坐了下來。莉莉在一側相陪,她爸自己就坐在茶几對住門口的一端,站起了火煮水。

接著他爸就解釋了:“茶在我們中國文化傳統中已有悠久的歷史了,要喝好茶一是茶要好,二是水要好,三是要懂得每種茶的特性,懂得沖泡,紅樓夢裡的妙玉,講究要用花瓣上的雪融化的水,現在做不到了,也有說用泉水特好,其實都沒有科學根據,我們現在用的是蒸餾水。總之,水不能有味,我知道程先生獨沽一味---香片茶。今天我請程先生試試“大紅袍”和“台灣凍頂茶”,您試試味。”

“好啊!我也是來開開眼界。”程東見到在透明的玻璃咖啡壺裡的水,已經開始有氣升上來了,大約正在很快升溫,覺得氣氛很溫馨很輕鬆。

這時有服務小姐上來,在每人面前佈上兩個杯子,一個是小小

茶杯,另一個是瘦身高高的杯子,莉莉爸爸見到程東打量著那杯子,就解釋道:

“這杯叫“聞香杯”等一會沖好了茶,先斟在這杯裡,舉到口邊聞那茶的香味,一二分鐘後才傾入茶杯裡,那時茶水不太燙了,剛適合飲。”

“劉伯伯”程東執晚輩之禮問道:“這茶道館生意還不錯呢!”莉莉爸爸笑了笑,不無得意地說道:“茶是健康飲品,祇要營造一個舒適,乾淨的環境,再配合好的服務,一定有客人來的,來我們這裡的。有周圍的居民,每天來喝茶聊天,有來談生意的,有來談戀愛的,我們又供應點心,除了可口的甜食外,還有飽子,管飽!所以營業以來生意出乎意外的好,我正準備再開多一間,再說,這也是我的愛好,收集不同地方的好茶,品嚐天下名茶也是一樂。”

“聽莉莉說您還研究氣功?”水還沒有滾,他們有時間聊聊。

“是啊!我練氣功是自己靜修,體會出來的,它使你能隨意靜心,放鬆精神對身體是很好好處的,我不信特異功能那一套,那都是嘩眾取寵騙飯吃的!”

“氣功能不能學呢?我也想學學呢!”

“可以,可以,我們喝了茶以後,講幾個要點,你自己估量著練就可以了,每個人的體會可能都不同的,你可以自己體會一下。”

“伯父真了不起,在茶道和氣功兩方面都有那麼深的造詣。”

“程先生取笑了,我們這些雕蟲小技跟程先生經營大生意怎麼能比啊!我們莉莉最崇拜你了!”莉莉的爸爸無心的說了一句。

程東回頭去望了望莉莉,祇見她滿臉紅暈埋怨道:“爸爸,你怎麼老亂說話?”

“爸爸老了,爸爸老了。”莉莉爸爸打了兩個哈哈,尷尬場面瞬即過去了,沉

默了一下,莉莉爸爸自言自語地說道:“開店也有難處啊!”

“怎麼啦?”程東問道

“那些稅務員,街道委員會什麼的,也不去說它了,最麻煩的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敲竹槓,你不給他們些吧,就來惹事生非,你給罷,又似個無底洞,真不知怎麼算好?”

“這些人有沒有什麼幫會背景的?”程東問

“他們自稱大哥是黃毛,要我們識相一些,我問過周圍的商戶,大家都不齊心,講都怕跟你講也不知別人給不給錢?”

聽說是黃毛,程東微微笑道:“如果是黃毛的手下,就沒事了。黃毛是他綽號他本人姓張,幾時我約他本人來您這兒喝一次茶,那些人就不敢來難為你了!”

“真的?那敢情好!”莉莉的爸爸很高興。

這時水也滾了,莉莉爸爸去身後的架上取下了一罐標著“大紅袍的茶葉,滿滿的將茶葉塞在一個小茶壺裡,然後用滾水沖到壺裡,大約四五秒後立即將水倒掉了,然後再用滾水注入茶壺中,等了二三分鐘才斟在程東和莉莉的

“聞香杯”裡說道:“請聞聞,這味道怎麼樣?”

程東舉起了“聞香杯”學著莉莉的樣子,將杯舉到鼻下,用右手輕輕煽動,果然一陣陣茶香撲鼻沁入心肺,不自禁地讚道:“好香!好香!”

接著將茶從“聞香杯”斟入茶杯裡,慢慢地品用,那茶杯極小,喝兩口就沒了。然後再重複。

品完了茶服務員又送上兩碟甜點,一塊是綠豆糕,一塊是棗泥糕,入口就溶了甜而不膩。程東從來沒吃過這些東西,也是讚不絕口。

用完了點心,莉莉爸爸又帶他們去隔鄰一間房,祇見沿牆擺著十來個蒲團,房中央一個,莉莉爸爸自己在中央蒲團上盤膝坐下來。讓程東跟莉莉各自都坐下來,跟著教如何調氣息,如何將注意力集中在身體的每一個不同部位,並放鬆、放鬆,做了十幾分鐘,就完成了。莉莉爸爸又告訴程東,可以在家裡,在辦公室,可以躺著可以用任何舒適的姿勢,重複一樣的過程,放鬆自己,到了

一定時期,練習的人,可以很快進入一種“假寐”的狀態,身體越放鬆,身體也就越健康,這樣的知識這樣的訓練,對程東也是第一次,他很好奇做完了,感覺也很好,想再做一次,莉莉爸爸都卻說三十分鐘是可以的,但不應再長,每次十五分鐘就夠了。

程東也就告辭了,他想問費用是多少。莉莉爸爸怎麼也不肯收錢,說道:“程先生來我們這裡蓬蓽生光,任何時候都歡迎你來。”

他們離開的時候,看到茶廳裡還是有很多客人。

程東問莉莉:“你住哪兒,我送你回去。”

莉莉卻說她搭公車很方便,程東堅持要送,莉莉才上了車,很難為情的樣子。

程東說:“真是謝謝你了,今晚的見識真不少。”

莉莉似乎也很高興,說道:“董事長高興就行了。”

程東覺得有些彆扭說道:“別叫我董事長罷,怪別扭的。”

註解 [vincent19]:

“那叫什麼呢?” 莉莉帶些頑皮回頭望著他。

程東想了一下,叫名字顯然不行,叫程先生似乎一樣彆扭,回頭去四目相視,因為想不出適當的稱呼,哈哈哈哈哈笑了起來,說道:“那麼還是叫我董事長罷。”很快就到了莉莉住處的樓下,程東知道因為她弟弟要結婚,家裡地方小,莉莉搬了出來一個人住。

第二天上班,莉莉送了一杯“大紅袍”茶進來,說道:“您昨天喝過,說不錯的。這茶暖胃,比香片更有益。”程東對飲食是毫不講究的人,“大紅袍”的茶味也不錯。

吃過午飯,程東給莉莉打了個電話,說自己要練氣功,在半小時內不要接電話進來,說完就坐在沙發上,照昨天學到的方法,調習氣息,意念從額後開始,到兩顎,到肩到腰再到雙腿,意念集中在什麼地方,就放鬆那兒的肌肉,很快他就進入一種“假寐”的狀態,過了一會,他似乎聽到有人很小聲的開門,並走到了自己身邊,張開眼來是莉莉站在旁邊,再一看錶他已經做了氣功二十多分鐘了,他對莉莉說:“你爸教的辦法真管用,我好像睡著了一樣,有什麼事嗎?”

“我進來看看董事長,爹說每一次練的時間太長是不好的。”

程東心裡很感動,莉莉在自己身邊,事事都關心著自己,自己怎麼會懵然不覺呢!他望住了莉莉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種愛念和慾念,他望住了莉莉,在那一瞬間,他的眼神一定很古怪,也在那一瞬間,莉莉也盯住了他的眼睛,他們之間的

心靈相通了。程東伸出了手,抓住了莉莉的手,把她拉向自己的身邊,莉莉也坐了下來,程東雙手捧住了她的雙頰,吻在她的嘴唇上,程東感覺到莉莉全身在顫動,像觸了電一樣,程東伸手想解開她的裙扣,莉莉掙扎了一下,站了起來喃喃說道:“不要,不要!”

程東也站了起來,雙手扶住了她的肩,低下頭問道:“怎麼啦?”

莉莉低下了頭,程東祇看到她濃密的秀髮和聞到她身上的女人的氣息。

“不要,不要在這兒。”莉莉輕聲說道。

“下班後我送你回家去?”程東問道。

“好的。”

就在那一夜,程東佔有了莉莉,莉莉對他說:“這是我的第一次。”

程東的心情很好,公司的各項業務都進展順利。他跟莉莉也經常幽會,莉莉是那麼柔順,什麼事都依他,什麼事都聽他,替他準備他最喜歡的菜。最喜歡吃的甜點,最喜歡喝的茶,程東自己沒有想到的,她都想到了,程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一位異性,令他很快樂很滿足,難得見到一二次安娜,他對安娜的笑臉也多些了,他也不太在乎安娜身上是否有古龍水的味道,一切都看起來正常,什麼也沒變。

有一次跟莉莉幽會時,他略帶遺憾地說:“莉莉,可惜我不能給你一個名份,每次都要偷偷地幽會。”

註解 [vincent20]:

莉莉卻大聲地說道：“我喜歡你，祇要你不拋棄我，我不稀罕什麼名份。”

第二十二章

沈經理情急求告貸，慧安娜明理容莉莉。

一天，沈明訓經理打了個電話來，一定要親自上來拜會一下，程東原想跟他客氣一番，去外面什麼咖啡廳見面的，但他一定堅持要上辦公室來。程東也就由得他，在約定的時候，沈經理上來了，莉莉帶他進了程東的辦公室。

若大的辦公室，豪華的裝修，四周一望無際的景色，自有一種懾人的氣勢。

他一進來，程東起身去迎接他。

“哇！老兄，這才叫氣派，這就叫高高在上啊！”沈經理感嘆地說著。

“沈經理過獎了，什麼風吹得你老兄來這兒的？我們大約有三四年沒見面了罷？”程東邊說邊打量著他。三、四年前選上傑出青年時見過他，才短短三四年沈經理顯得老了些，雖然還是西裝革履，還看得出是名牌的，但臉上沒有了意氣風發的神彩。

“唉，有些事想請老兄幫忙的，難於啟齒，祇能老著臉上來囉！”沈經理略顯得頹傷。

程東請他在沙發上坐下來，莉莉送來了程東的茶杯，又問：“沈先生愛喝些什麼？”

“給我一杯茶罷!” 沈經理說道。

“什麼茶呢?” 莉莉又問。

沈經理有些顫然,好像這裡是茶館一樣。

“什麼茶都行。” 沈經理祇能說

“那也來杯大紅袍罷!”

“謝謝”。

莉莉又送進了茶,然後悄悄地退出去。

“沈經理什麼事我可以幫忙的?” 程東問道。

“現在超級市場生意不好,程老哥也知道的罷?” 沈經理反問道。

“我從報紙上也看到一些,似乎是競爭激烈加上通貨收縮,造成經營困難,我總以為你們的超市辦得早,有困難的是那些新開出來的超市”。

“那些新開的超市才狼呢!減了價又減,我們祇能跟著減,根本要蝕本!還有一個致命傷,就是店舖盜竊!”

“店舖盜竊?那祇不過是小偷小摸,影響得了利潤?” 程東驚

訝地問道。

“唉,你有所不知了,有一次我們進了五百隻德州燒雞,分在五個市場裡賣,員工檢查貨架時,不到兩小時就全賣完了。可是收銀處的記錄,五個市場祇有六十六隻燒雞是付了錢,賣出去的,那麼其餘的燒雞去了哪裡呢?清潔工人打掃廁所的時候才發現廁所裡滿是雞皮,雞骨頭,把抽水馬桶的去水道都堵了,

四百三十四隻燒雞是給顧客在廁所裡吃掉了!”

程東聽了差點笑出聲來,但看到沈經理痛心疾首的樣子,終於忍住了笑,說道:

“有這樣的事?”

“這還是小兒科呢!最大的漏洞是收銀員跟親戚朋友串通了,買一百元的貨,付十元錢入賬,其餘的就那麼拿走了,你查出一個換一個,不用幾天也學會了這一套,再說就是加強保安。可不用多久,保安也跟她們串通了,真叫你防不勝防,這生意可難做呢!”沈經理邊說邊搖頭。

程東祇能跟著搖頭,表示同情,他已經猜到沈經理來是為了借錢,等著他開口。

果然沈經理接著說道:“我開的超市,初初幾年還算順手,沒這

麼多人競爭,盜竊也不嚴重,所以開了一家又一家,這幾年不成

了,家家都虧本,老本一點一點都填進去,現在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最近

有一筆銀行債務到期,實在周轉不過來了,老兄能不能念在故人的情份上,幫

個忙?我想借二佰萬,三個月後有一筆錢可以收到,到時一定奉還!”

程東知道沈經理不是一個靠得住的人,可是也算十幾年的朋友了,想著怎麼

應付的方法,這時忽然想起沈經理上次跟他提起過李萍的事,李萍嫁給了黃

毛的弟弟張雲程,何不趁機問問李萍的事?或者可以讓他向黃毛去借錢?

就說道:“這事我們慢慢商量,你上次說起李萍的事,後來話題給打斷了,她為

什麼跟那位香港的陳老闆離了婚?”

為了討好程東,沈經理打起精神講起李萍的事。

“那個陳老闆,李萍嫁給他的時候,我就告訴她,他並不是真的老闆,在公司有小小股份的職員而已,她不聽我勸,給一顆鑽石迷了心竅,到了香港才知道我說的對,陳老闆並不是真的有錢人。過了沒多久,又發覺那男人跟家裡的菲律賓女傭人鬼混,後來終於把那菲律賓人趕走了。誰知道陳老闆又在賭桌上輸了大錢,回家硬將給了李萍的鑽戒搶了回去,賣了錢還賭債,這還沒完,李萍給公司的真老闆看上了,她老公為了錢,將自己老闆帶回家,自己避了出去,讓老闆欺負了李萍,李萍這才忍無可忍,住到了她一個同學的姐姐家裡,跟陳老闆也離了婚,李萍就像個交際花那樣,給不同的男人包,過一段時間就換個男人,仗著年青貌美,日子也過得不錯,後來不知怎麼搭上了咱們同鄉那個姓張的,嫁了給他,聽說金融風暴,那個姓張的欠了一屁股債,逃回沙市來了,李萍不肯跟他回來,大概又再做交際花了罷?”

程東聽得入了神,他是聽說張雲程回了沙市,但總以為又去了香港,所以沒有聯絡過,他有些驚奇,忍不住問道:“李萍的事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我的姐夫就是那個陳老闆公司的真大老闆呀!再說我跟李萍有時也通通電話。要不要我打電話給她,讓她回來看看你?”

“不用!不用!”程東這才覺得自己說得太多了。“我跟李萍祇是普通朋友而已,再說十幾年過去了,什麼都變了我祇是好奇問問。”

“程老闆,我說的事怎麼樣!無論如何幫個忙!”

程東猶豫了一下,一點不幫面子上下不去,全借給他,收回的機會也不大,於是

說道：“沈經理，你別看我這裡似乎很有氣派，但生意大用錢也多，也是將錢挪來挪去，現金是很緊的。”

說到這裡沈經理露出一付失望的表情，他的手哆嗦著，從西服裡面的口袋裡摸出一個紙包，放在程東面前的辦公桌上，慢慢打開了程東一看是一顆光閃閃的鑽石，他現在見得多了，估計這顆鑽可也有三、四卡拉。

不知沈經理是什麼意思，他就問道：“這幹嗎？”

“這是我送給老婆的鑽石，有四卡拉罷，雖然祇值五、六十萬，也留在老哥這裡，權作抵押，能不能至少借一佰萬給我？老哥如果不幫忙，我這一關難過呀！”沈經理著急的樣子，像快要哭出來了。

程東趕緊說：“鑽石請您收起來，我不敢收。這樣罷，我替你做一個擔保，你去工商銀行借一佰萬，到時候你直接還給銀行好了，其它的錢是不是可以向李小毛，張雲程那裡挪挪？”

聽到這裡，沈經理喜出望外：“謝謝老兄！謝謝老兄！他又壓低了嗓音，繼續說：

“李小毛破產了，您不知道嗎？”

“真的？”程東想起了他身穿燕尾服，禿頂的好笑模樣。

“他去上海炒股票，給上海股市裡的大鱷吞掉了，現在房子都被人查封了，還欠一屁股債呢！”

程東顎然。他拿起了電話，給銀行一個經理打了個電話，然後告訴沈經理去某分行找某經理，立刻可以貸到一百萬。

沈經理謝了又謝小心地包好了那顆鑽石,放在內襟的衣袋裡,起身告辭了,程東送他出了辦公室看他背形已經有些 佝,步履緩慢地消失在電梯大堂轉彎的長廊裡。

轉眼間又是九八年的秋天了,十號液化天然氣碼頭已經建成,龐大的天然氣儲罐群也已竣工,現在就是市煤氣公司也要向程東的“液化天然氣儲運公司”購買天然氣。這天,十號碼頭舉行了一個落成典禮,新來的主管經濟的副市長也出席了慶典,原來的賈付市長,已經因為貪污受賄受審判刑了。程東上台發表了一篇簡短講話,感謝各方關心,並宣佈沙市將進入一個低污染,有更好環境的新時代,站在高台上看到在九號碼頭,三四條遠洋漁船正在卸貨,漁市場在遠處也能隱約看到,向西則看到正在緊張施工的十一號碼頭,黑鴉連片幾公里的設施,都是他程東公司名下的,心中的成功感令他感動。從講台上下來看到“沙市日報”的楊老總,腆著他的大肚子,正快步向他走來,程東遠遠的就向他招呼:“楊老總慢慢走,派個記者來就得了,何必你自己來?”

楊老總已經氣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程老闆我是特意來找你的,我找了你兩天了,你每天都在開會,見你一面很難呢!”

程東說了聲不好意思問道:“什麼事找我那麼急?”

楊老總待氣喘平伏了一些才說道:“我們報社的社長要退休了,按資格該我升上去的,但我們有另一位付總跟市宣傳部的人熟,可能會升他,如果升了他

我這付老臉向哪兒擱?想來想去唯有請老兄幫個忙,如果能跟宣傳部那邊打個招呼,什麼事都解決了。”

程東沉吟了一下,他知道這事去跟金祕書說,准有辦法,金祕書跟他私交也很好,再說楊老總也是多年朋友了,不知怎麼他對楊老總一向都有好感,就決定幫他去說說,因此答道:“我祇管幫你去說說,有用沒用可不能擔保。”

等楊總走了他拿出電話來,給金祕書掛了一個電話.告訴他楊總托他的事,金祕書說:“這個楊老總我也認識的,人也不壞,你真的想幫他?”

“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再說:“沙市日報”是市裡的喉舌,有個朋友在那兒當主管,總不錯罷?”

“你說的是,這事我試試安排一下。”金祕書答應幫忙,大概沒問題了,一星期以反後,宣傳部就宣佈楊總當了社長,這是後話了。

註解 [vincent21]:

典禮很快就結束了,程東送走了付市長,上了自己的車回公司去。他的心情特別好,正在這時他的手提電話又響了,是莉莉打來的口氣猶猶豫豫的,好像心事重重說道:“阿東,我有了”。

“你有了?你有了什麼了?”程東立刻興奮起來,耳朵都豎起來了。

“我懷孕了,四個多月了,一直不敢告訴你,今天去醫院檢查說是一個男孩。”

“真的?”程東高興得整個人像要爆炸了一樣。

“你現在在哪裡?”

“在家裡。”

“我現在就來!”

他吩咐小王,不去公司了,去莉莉家。

到了莉莉家樓下,他三步併作二步,衝進了莉莉的家,莉莉來開的門,程東抱住了她不斷吻她,嘴裡喃喃說道:“我有個兒子了,你怎麼懷孕幾個月了都不告訴我?”

莉莉卻不像他那麼高彩烈的,滿臉愁雲:“我們的事就要瞞不住了,安娜知道了怎麼辦?”

“莉莉!你真傻,祇要我在,誰敢欺負你?就是安娜也不會怎麼樣的,你放心。你明天開始不用上班了,最最重要的就是養好身子,我今天就派人出去找房子,買一個四房三廳的大單位,用二個褓姆等你把孩子生出來。你媽能不能過來陪你住?女人的事我可不懂有人照應,我會放心些。什麼都不要放在心上,更不用害怕明白嗎?”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你一走我又會害怕,上班我還是可以的,等肚子真大了,才休息吧!”

“那也好。”他又想了一想問道:“你媽能不能現在就來陪你?”莉莉點了點頭。

“我在這兒陪你,等你媽來了我才走,去辦些事,你的身體最要緊,不要怕。”他抱住了莉莉坐在沙發上,想起自己有了個兒子,又從心底裡笑了出來。

莉莉媽來了,程東走了出來,吩咐人事部門一個同事,幫他找房子找褓姆,靜下來以後就開始考慮要不要告訴安娜?怎麼跟她說?又再想安娜會有什麼反應?為了兒子,他什麼都肯做,跪地求饒都可以,決定以後他打了個電話給安娜。問她今天能不能早些回家?他有些事要跟她談,安娜一口答應了。“我今晚本來沒什麼事,一起回家吃晚飯罷!達令你怎麼啦?口氣那麼嚴肅,可我覺得你的心在笑呢!”

安娜是一個難於捉摸的女人,她已經知道些什麼了?

下班以後程東早早回到了家了,安娜還沒回來,他緊張得有些心神不寧,索性做起氣功來,很快就入靜了。不久,就聽到安娜的車回來了,她已不再用那架桑塔納,換了架卡迪拉克的大轎車。

跟著聽到安娜皮鞋的橐橐聲,程東坐在客廳裡等她。安娜容光煥發地出現了,那銀鈴樣的聲音響了起來:“達令,什麼事啊?找得我這麼急?”

程東準備著挨罵,帶著一付哭喪臉開口了:“安娜,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

但是他的話給安娜打斷了,安娜還是滿臉笑容說道:“等等,你的表情令我發笑,我從沒見你今天這樣的表情呢!你是不是想告訴我莉莉的肚子里已經有了個孩子,你有了一個兒子?”

程東大吃一驚問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有人告訴我的嘛!”她的臉上還帶著微笑。

程東愛子心切方寸大亂,他幾乎是勵聲地說道:“你想要怎麼樣?如果你敢碰莉莉一根手指頭,我就跟你拚命!”

“程東啊!程東,我說過多少次了,你的腦筋還停留在十九世紀,我容得了一個莉莉,為什麼容不了一個孩子?說不定將來我還挺喜歡這個孩子呢!不過有三個條件。”

程東的神經放鬆一些了:“什麼條件?祇要我能做到的我都能答應,這事是我對不起你。”

“這才像話一些,這事如果發生在十年前,我一定一個耳摑子 摑過來,現在不同了,是不是文學家稱為一個人“成熟了?”我的條件是第一:莉莉永遠沒有名份,她不過跟你同居而已,孩子也不能姓程,跟她媽的姓,姓劉,你做得到嗎?”程東雖然希望孩子姓程,但想了一下還是妥協了,心中盤算將來再想辦法,點了點頭。問道:第二呢?”

“我的第二個條件是:我今天已經在外經委辭職了,明天開始我在你公司上班,我的頭銜是財務總管,倒不是為了看住你,我知道你的脾氣。如果我多些時間陪你,替你生二三個孩子,也不會有莉莉的事,現在你也不會再去拈花惹草,我來是幫你看住公司的財務,這不會有問題罷?”

程東微微笑了起來說道:“你也是大股東,你肯來管事再好沒有了,我不單止不反對,還舉手讚成呢!”

“我的第三個條件是：以後每個星期你五天要回家，二天可以去莉莉那裡，我告訴你罷，是你整天神經過敏，我從沒有給你戴過綠帽，信不信由你。從今以後我也要替你生幾個兒子女兒，他們都姓程！”

程東聽了這話，簡直目瞪口呆，這個安娜！程東永遠猜不透她心中想什麼，他心中狂喜，站起來抱住了安娜，在她耳邊輕聲說：“安娜，是我對不起，請原諒我！”安娜也輕聲答道：“我也厭倦了夜夜笙歌的生活，我也是個女人，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他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公司的事情十分繁忙，這天程東召集馮一帆跟金為民兩位一起開會，開完會程東送他們出了辦公室，在電梯大堂裡等電梯的時候，馮一帆對金為民長說：“東方花園”有一百五十萬回佣，是老兄名下的，今天已經過銀行付到你的賬戶裡了。”

金為民長笑了笑，說“謝謝”。又問道：“這個項目會有多少回佣？”

“不少於二千萬罷。”

金董事又說：“老兄魚市場的那一份紅利，這兩天大概也可以過數了。”

說完以後二人相視，微笑起來。

馮一帆又想起一事：“金先生，財務科稽查組查出來，王志強兩夫婦收廣告公司回佣，這事你知道罷？你看怎麼處理？要不要告訴老闆？”他用手向程東的辦公室指指。

註解 [vincent22]:

金為民緩緩地答道：“照我看就不必了，那姓王的有把柄在我們手裡，隨時可以叫他聽話，不是更好？”

馮一帆笑說：“老兄！高，果然高招。”

註解 [vincent23]:

電梯到了，他們二人走了。

他們走了，小馬來了。程東見到小馬總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他的直覺告訴他，小馬是來辭職的。果然坐了下來小馬就說：“東哥，我是來向你正式辭職的，我跟朋友已經決定成立公司，推廣我們發明的一系列電腦軟件，多年來東哥關心我教悔我，我特意來說一聲謝謝的。”

程東知道他去意已決，也不再留他，祇是問道：“資訊的年代已經來臨了，我都用上了電腦，祝你前途無限，或者我們還有合作的機會呢？”

小馬接口說：“我也是為這個來的，我們公司有技術，但缺資金，我們想籌五佰萬資金，但這祇佔我們公司股值的四分之一，我

和我的朋友出技術佔四份三，已經有多家公司表示願意投資，我對朋友說讓

我問問東哥，如果你信得過我們，我們跟你一個人合作最好，東哥有沒有興趣？”

五佰萬對程東是個小數目，而且他信任小馬，因此爽快地答應道：“這是你們看得起我，沒問題，我投資五佰萬，隨時可以付錢。”

“東哥，謝謝你了，我們還是可以合作下去，我雖然不敢擔保，但我相信你不會後悔的，幾年內你的投資將會有十倍的回報。”

小馬走了。

程東覺得精力分外充沛,他又投入了工作,現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了一個目標,他是為兒子的將來在工作,生活充實了。

(完)